

民國十一年真光雜誌應付非基督教非宗教兩同盟的紀念品

批評非基督教言
論彙刊全編

本書經出版者
自行審查決定銷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1570B

序

此書爲應付一九二二年中華民國十一年三四月間之非教風潮而作，緣其時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係應請來吾國北京清華學校開會，一般神經過敏之智識階級，受挾有某項作用及一二捕風捉影造謠惑衆者之暗示，遂無老無少，羣然起而反對。宣言通電，雪片紛飛，或稱爲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或稱爲非宗教大同盟，起於北京，徧於各省。而廣東得其時之教育會會長汪精衛先生起而響應，爲羣樂倡，并撰文登報大肆抨擊，莘莘學子，益爭先恐後，唯攻教之是務。全省報紙，幾無一而非彼輩之礮壘。單張小冊之逢人散派，無論矣。真光雜誌同人念此，能乘機取而辯駁，亦一文字佈道之絕好機會。時真光係月出兩冊，於是卽於其年四月下半月之一冊，與五月上半月之一冊，卽真光第廿一卷第八第九兩號，將之合刊爲一，專載批駁該兩同盟之文字。名之曰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逆料購者必多，因特印多一二十倍，卽二萬冊，不一月而售罄。同月卽須再版，爲中國雜誌界從來所未有。十與十一兩號，仍是載此類文字，名之曰續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銷路亦甚暢。自時厥後，十二與十三，十四與十五，十六與十七，十八與十九，二十與廿一各號，亦均是合冊，亦均有批評非基督教言論文字，不過非專載，不名之曰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而已。而該兩彙刊因發售至數萬冊之夥，據各方閱者報告收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序

1

1572388

效亦頗不小。以致賣罄之後，仍頻頻有人來函或登門索購。昨今兩年尤甚。經理楊元勛先生苦無以應，因搜得一冊，囑亟再版。但祇正刊，而無續刊，購者必并欲得正續兩刊，余案頭又無復有單冊者，存後承廣州曾郁根君代覓兩冊寄來，乃獲得正續兩批評非基督敎言論彙刊在上海付印。又此種批評文字，當日之兩彙刊既未能盡載，應并採及後數合冊以足之，故十二二十三至十八十九各合冊所載，亦多收入。書成，因名之曰批評非基督敎言論彙刊全編，雖間尙有遺者，及所採容亦有未盡當者，而在忙碌如今日之我，剛編發特刊（二十五週紀念號）叢刊兩巨帙，同時又須出此，亦祇能如斯而已矣。閱者諒之。

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日編者亦鏡識

原序

以已有信教自由約法之國家。而忽有滅教的運動發生自國中之智識階級。復一唱百和。全國鼎沸。實全球萬國所未之前聞之事。而惟我中華民國乃有此特色。考茲事之起。祇藉口於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中國北京開會。別無理由。而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祇一種宗教聚會。與尋常國內一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之宗教團體大會。無若何大不同之處。更無可以反對之理由。（若這都要反對尋常的宗教聚會。就應該早反對了。）乃始則以學生名義。（實在是沒有一個人署名負責任。）組織一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出而抗拒。繼則以北京各學校同人名義。組織一非宗教大同盟出而抗拒。宣言通電。一與討賊檄文無殊。吠聲盲從之衆。抑且更甚。誠不知其對於此大會有何深仇宿怨。而至須如此對待。真莫名其妙。尤可異是。以此波及教會全體。廢教狂熱。就廣州一隅觀察。學報工各界。幾已聯絡一致。第二拳禍。懸在眉睫。及周作人君等五人主張信教自由宣言。間接達到此間。空氣雖稍趨緩和。而仍有人詆教徒（周等並非教徒）藉約法爲護符。大有非實行破壞民國信教自由約法。不足以遂其剷殺野心之勢。迹其論據。又祇在宗教抵抗科學一點。絕不知科學有大部分係宗教徒所發明。抵抗祇前數世紀羅馬教教皇。及一班頑固不學之教士所爲。非宗教之罪。更與我輩今日所提倡之宗教無關。我輩今

日所提倡之宗教。富科學知識者。不知凡幾。即羅馬教教士。其科學知識。亦遠非今日中國非宗教學者所能企及。明徐光啓。即已是由學見道。今日彼教中哲士。尤視昔加盛。非宗教學者。乃欲以科學援宗教。不知其會與信宗教學者。一較量科學程度否。况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既皆是富有新思想之智識階級。復多數是社會革命實行家。觀所揭發之五十五條議題。已可概見。乃又有一方面反其說。以淆亂觀聽。謂其所討論之議案。祇二條。除如何令世界學生悉為基督化外。其一即是討論如何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及如何使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嗚呼。人非目盲心盲。并鼻盲及別有肺腸。何至如是乎。（廣東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謂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是北京清華學校所發起。尤憐得可憐。）記者憫之。不忍以其無辯駁價值。置而不問。因與三數友人。撰文糾正。以成斯編。顏曰。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假真光半月刊發表。以文多。非一冊半月刊所能盡出。故合第廿一卷第八第九兩號為一冊。即為本半月刊之特號。意在使凡曾作非教言論。及凡曾為非教言論所動。而加入其同盟者。皆覺悟其此次非教之出發點。完全錯誤。因而進考。已今日所非之教之自身。是否有應非之罪惡。又考察世界各教會。若者是與其教之自身相違迕。若者是不與其教之自身相違迕。并旁參西文本教會史。科學史。社會主義史。及各大思想家大發明家本傳。俟統已洞悉靡遺。然後再執筆將己意所見為非者。大非而特非。乃為有價值文字。而亦記者及一般同志所歡迎。望非基督教同盟諸君勉之。一九二二年四月廿三日編者識。

目錄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
國運動委員會藏書

(提明)本彙刊在民十一年四月初發刊時，本擬照『糾正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言論之謬誤總論』所列，逐篇批駁。故於該總論後，即列(一)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二)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由余與梁均默譚希天……數人分擔。比批評至綺園的『基督教與共產主義』而各方閱者已紛紛函催趕速出版，時最惹人注目之首要一篇『汪精衛的力斥耶教三大謬』，猶未評及。於是乃變更原定計畫，舍綺園下各篇而越評汪精衛的力斥耶教三大謬。首一冊彙刊出後，續刊因又有較新較要者出現，益不能依總論次序逐篇駁下，而擇駁其較新較要者。此正續兩彙刊目次與總論所列不符之原因也。今取而集為一帙，因有序末所述因由，不獲將之細加訂正，不得不一仍其舊。其採及兩彙刊後之數合冊，則以須略具類別，於原刊號數，亦不免有先後倒亂之差，不及於每篇題下或篇末注明，只得補注之於目錄之內。如出自正編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者，則於最後一題下注『八九合冊』字樣；(詳序，下同)出自續編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者，注『十一合冊』字樣；餘則注『十二十三合冊』、『十四十五合冊』、『十六十七合冊』、『十八十九合冊』字樣。予閱者遇某篇有本冊或前彙刊……等字句時，可以一覆按目次，而知其係真光第幾卷之某號某號合冊也。至總論後每題加一二三四等數目字於上，原刊祇正編有續編無之，今則一例加上，至第十七『批評繆鳳林之非耶教』篇止。選稿以下，始不着此，又當日共產

黨之在學界勢甚猖獗，非基督教最劇烈即此輩。在粵益屬之城狐社鼠，莫敢誰何。故本彙刊關於共產黨徒的言論之批駁，祇有下氣向之解釋，不敢斥言其非，未可以今日已清黨後之情勢相繩。至編中關於批駁各偉人之非教言論，詞鋒雖未免過於凌厲，亦一時見道之直宜爾，於各偉人之革命事業，固終生崇拜不置也。合說明本彙刊全編目次如下：

我們對此次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底感想和態度.....均 默(一)

糾正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言論之謬誤(總論).....亦 鏡(五)

(一)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亦 鏡(一四)

(二)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亦 鏡(二一)

附評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電及宣言.....(二七)

非宗教同盟第二次通電(亦有批).....(四一)

周作人等五人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有附識).....(四七)

(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章程.....(五二)

(四)批評赤光的基督教與世界改造.....亦 鏡(五三)

(五)批評盧淑的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均 默(六二)

(六)批評綺園的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均 默(七四)

(七)批評汪精衛的力斥耶教三大謬(八九合冊).....亦 鏡(八七)

(篇內第二款)「人心裏的王一層」句下即 9 3 頁十二行「早前猶太人看錯」句起至 9 5 頁第四行「其實這一切都還是形式」句止應從刪而加「因為」二字於下句「耶穌來世」語之上似較直截了當)

(八)請汪精衛先生要慎重些……………譚希天(一〇二)

(九)駁汪精衛國民教育之危機論(十一合冊)……………亦 鏡(一〇五)

此文入手處即 1 0 7 頁第十二行「他隨處設立中小學祇自行其立達之仁有何不可」語「祇」字應改為「倘完全是」

(十)駁汪精衛的宗教毒民論(二十三合冊)……………亦 鏡(一一六)

(十一)忠告廣東教育會長汪精衛君……………徐 謙(一三八)

(十二)駁蔡元培在非宗教大同盟的演說詞……………亦 鏡(一四三)

(十三)批評朱執信著耶穌是什麼東西之謬妄……………均 默(一六二)

(十四)批評哲學的基督教與婦女……………亦 鏡(一六八)

(十五)駁玄廬的「敢問非宗教信仰徒底反對非基督教運動」(十一合冊)……………亦 鏡(一七一)

(十六)與陳獨秀先生說「基督教與基督教會」(二十三合冊)……………亦 鏡(一九一)

(十七)批評謬鳳林之非耶教(六十七合冊與八十九合冊)……………亦 鏡(二一四)

選錄

評非宗教同盟(十四十五合册).....梁啓起(二五一)

對於非宗教大同盟之諍言(十一合册).....常乃德(二六〇)

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有書後)(十八十九合册).....陳衡哲(二三〇)

非宗教大同盟(有書後)(十六十七合册).....武昌聖公會報記者(二九七)

非宗教與正式政府(十一合册).....天河(三〇六)

來稿

忠告非宗教諸君(全上).....靜觀(三一〇)

與黃時中先生論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書(有書後)(十六十七合册).....劉紹寬(三一三)

補錄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合紀略(十一合册).....(三一九)

一封自非基督教同盟來的信(附覆)(全上).....(三三一)

隨感錄

哀廣東某報.....知白(三三五)

欲欺誰哉.....知白(三三六)

好一個梅劍鳳女士.....亦鏡(三三七)

丈八燈臺(十一合册).....亦鏡(三三八)

反駁人的話是這樣說的麼.....	亦鏡(三三九)
這樣是不平等的待遇麼.....	亦鏡(全上)
竟有說基督徒到人家頭干涉人研究科學的怪話.....	亦鏡(三四〇)
均默說的認是亦鏡說的.....	亦鏡(全上)
剛認錯人名又記錯題目.....	亦鏡(全上)
真光雜誌第幾篇.....	亦鏡(三四一)
自己失了國民外交的好機會反非毀人家利用這機會.....	亦鏡(全上)
何苦要這樣詭辯.....	亦鏡(三四二)
又何苦要這樣詭辯.....	亦鏡(全上)
真光雜誌第十期.....	亦鏡(三四三)
瘋狗.....	亦鏡(全上)
科倫布不是篤信上帝的教徒麼(十二三合冊).....	亦鏡(三四五)
沒命的罵.....	亦鏡(三四六)
越樽代俎.....	亦鏡(三四八)
基督教是會變會迎合會投機會投降的麼.....	亦鏡(三四九)
罵人骯髒東西底阮嘯仙.....	知白(三五一)

厚面皮的學生.....知白(三五二)

慎重些好.....知白(三五三)

真是迷懵到底嗎(十四十五合册).....均默(全上)

好一位幫基督教罵教會的朴先生.....亦鏡(三五五)

廣東非基督大本營羣報之停版原因(十六十七合册).....知白(三五九)

附錄

好一位通人(二十三合册).....梁宗岱(三六〇)

快人快語(十一合册).....(三六三)

編餘贅錄.....(三六五)

我們對此次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底感想和態度

度

自行審查決定銷毀

基督教之在人間，無論何時何地，都脫不掉人們底謗讟，排斥和壓迫。照我們基督教徒信奉底聖經也早經注定要逢着世人這樣底待遇了。所以古今中外底基督教徒——真的基督教徒——對於非基督教徒和偽基督教徒底謗讟，排斥和攻擊，從來都看做很尋常的事情，祇有愈加要擔起衛道傳道底責任，而決不會畏葸退縮的。

基督教傳入中國已經百多年了。這百多年間也照常過他和艱難奮鬥底生活，犧牲了幾許的生命，精神，能力，總掙扎得有今日底地位。但我們所遇着的艱困，除却一九〇〇年——即庚子年——義和團一役，曾殺了幾千的基督教徒之外，就算今年——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是風浪最大的了。

庚子底義和團是由一般頭腦頑舊底滿洲皇族和漢人中之廢儒拳匪所主動。其動機是起於單純的仇洋排外底思想。這回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却由一般號稱智識階級底青年所主動。其動機是由於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開一大會於北京，因而惹起他們眼紅底反對。照他們所發表底言論看來，

除略帶一些排外底色以外，大都以為基督教是思想界之桎梏，資本主義之護身符，與現在最得勢底科學和社會主義有相牴觸。至不惜悍然發出『有宗教無人類，有人類無宗教』底怪論。（見北京非宗教同盟宣言）這是稍研究過基督教底人，都知道他們所說，完全是一種『以為』Suppose絕沒有經過一番嚴重考慮的。其中種種錯誤之點，我們已決定逐篇辯明，現在不必贅說，但我們在中國這兩次最大的反對基督教風潮看來，覺得有一件最可痛可惜的事，就是我國人平素有兩種最大的弊病，現在還發現於號稱智識階級底人啊！

這兩種弊病是什麼呢？第一是缺乏深厚的人類同情，第二是缺乏縝密的研究態度。前者由於情感方面之無素養，所以就把嫉妬仇恨底惡意，盡地暴發而無遺了。後者是由於理智方面之無素養，所以有『閉起眼睛瞎說』『閉着門做文章』『看雜誌做雜誌』底種種笑話，而把一切討論真理之事都拿做出風頭底機會了。這真是中國底不幸！尤其是中國智識界底大不幸！

但我們做基督徒的，對於此次風潮究竟應該起什麼感想，持怎樣態度纔對呢？這是凡屬基督徒都應該思想應該知道的。

第一我們要知道對於反對基督教底人，要寬恕他是靈界貧弱底分子；試想他們也有天賦底良知——與生俱來的理性——他們底心是和我們差不多的；為什麼却發出這種忿恨、惡毒的言論呢？

因為他們是看輕靈性的修養啊。他們也許有超羣的聰明，也許有科學底頭腦，但一有不良的情感，他們就把人類通病底誇大誑發作起來了！他們忘記自己是有盡的了！他們縱有清明的理性，也被胸中的惡感遮蔽着了！……這是人們底弱點，我們也有時不免的。我們未識真理之前，或許也試過有同一的謬妄了。我們不應該原諒他們，寬恕他們，替他們祈禱麼？基督教訓我們，是要愛仇敵的，持無抵抗主義的。我們不要也被血氣的勇敢，蔽着靈性底和平，我們永不要忘記基督所說：

『爾聞有言曰：友者愛之；敵者憾之。惟我語爾：敵爾者愛之；誚爾者祝之；憾爾者善待之；毀謗爾者遂爾者爲之祈禱。如此，則可爲天父之子。蓋天父使日照善者，惡者降雨於義者，不義者。若爾祇愛愛爾者，有何賞耶？稅吏不亦如是行乎？若僅問爾兄弟安，有何過於人耶？異邦人不亦如是行乎？故爾當純全如爾在天之父焉。』

這是何等偉大的胸襟！不是我們所應該躬行實踐的麼？

第二我們要知道這時候正是傳播基督教底大好機會。照着我們傳道底經驗，憑着那些聞道而無所可否底人，無異是播種於磽瘠之地。他們滿口敷衍着說：『基督教道理也是很好的，也無非勸人爲善的。』這等人實在很難有明道底日子呢！因為他們實在沒有誠意，不過將心門關上，拿圓滑的說詞來搪塞罷了！我們若遇着那些聞道而竭力反駁不肯放過底人，這正是他聞道後心有反響底表示。

基督底真理，就在他心上有一箇很深底印象了。他愈肯辯難，就是愈肯研究，離道也就不遠了。近幾年來，社會人士對於基督教雖然略有歡迎底表示，其實是不冷不熱的，窺不着基督教底真相。我們想向他傳道麼，他却如睡着一般的，把口頭敷衍堵住我們了。我們要知道他對於基督教底真實態度麼，他又那裏肯說給我們聽，但如今就不然了。有這回反對基督教底大風潮，把全國人都替我們喚醒來了。人人都向基督教加以注目了。反對底人已經把他們真實的態度宣布出來了。這正是千載一時底傳道機會。我們所欠他們底福音債，現在正是償還底時候了。我們深信耶穌說：『就是真理』。這一句話是不錯的。我們更深信真理是不怕人研究的；是得最後之勝利的。我們應該抱持着誠懇公平的態度，博愛寬恕的精神，預備着明瞭正確言語，快暢流利的文章，趁此時機就把真理介紹給他們了。

第三我們要知道這次風潮於基督教會自身實在是有莫大的裨益。基督教會之最大目的，是在乎真理之完全實現，天國之完全發展。現在所以還未能做到這箇地步，一方是由於有碍基督教之勢力之壓迫，一方是由於偽基督教徒——也就是非基督教徒了——之掩蔽。經過這次劇烈的風潮，有名無實的偽基督教徒，他們自己不肯承認，就自然淘汰去了。真實的基督徒就愈加奮興，更向真理加以幽深的探討了。教會中制度或事業之不合基督教真理的，現在也要漸漸改良，求吻合於基督傳授的真理了。這正是基督教汰種留良，刮垢磨光底一箇大好機會。我們研究教會歷史，就知道神道學之

發生也起於非基督教人底攻擊我深信從此以後中國底神學也一定發揚光輝對於世界有很大的貢獻。我的朋友芮博士 (Dr. T. B. Ray) 曾有說過：「壓迫對於福音，祇能成全而不能摧敗。」這句話是在歷史可以作證的。然則我們對於此次非基督教人底攻擊，不更應該表示十分的歡迎麼？

以上三點，是我們中國基督徒今日應有底觀念，也就是我們今日應取的態度。

基督徒啊！我如今更把基督遺下的幾句話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見約翰福音四之三、五。

耶穌被猶太人釘在十字架上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事他們不曉得。」（路加廿三章三十四節）

我儕知萬事皆來，無非益諸愛上帝者（羅馬人書八章廿八節）

糾正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言論之謬誤（總論）

亦 鏡

今年四月四日至九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我們中國北京清華學校開第十一次的大會，聽說歐洲各國皆以為此次大會的時機重大，將於其間產生美滿的效果，事前曾有好幾國想他在歐洲

召集，後因中國的代表一再請求，乃決定在中國北京舉行，實中國莫大的榮幸。論交際，他們既是世界各國的優秀分子，又各抱一種改造世界的熱誠而來；我們中國得為地主，理應不分學生非學生，基督教學生非基督教學生，都該一致表示歡迎，以一盡東道之誼。叫他散會之後，得一個美好印像，帶歸各國，纔是道理。誰知不然，竟有什麼「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出而抵抗，并且羅織罪惡，痛下攻擊。千言萬語，沒一句有道理，徒自出中國人的醜，叫外國人多一笑柄，真正可惱！

他這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曾於本年三月十五號，在一個叫做「先驅」半月刊的第四號，出一張「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內容共九件：

- (一)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
- (二)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
- (三)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章程

以下是言論

(一) 基督教與世界改造

著者 赤光

(二) 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著者 盧淑

(三)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著者 綺園

(一) 基督教與婦女

著者 哲華

(一) 基督教與基督教會

著者 陳獨秀

以下是一首白話詩一段隨感錄

(一) 阿們

著者 季陶

(一) 吃虧的總是青年們

著者 裳

這種半月刊，不知在什麼地方出版，並沒有注明發行地點，祇於章程末加一行字說：『注意，來信暫由蒲柏路四三九號張悟厂君轉』而已。我所得這一份，是我的朋友用半分郵票作寄費，函向廣州市素波巷十九號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索來的，是否即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所編輯，不得而知，也不用理會他那麼多。

他的言論，除『基督教與世界改造』、『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三篇是針對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而發者外，第四篇『基督教與婦女』經先於去年二三月間，在廣東羣報所附屬的『勞動與婦女』週刊第二期發表過。那時的著者是署拈華，不是署哲華。我的朋友函人君（即均默）曾做了一篇『批評拈華君基督教與婦女的謬誤』，文登在第二十卷第六號至第九號，即一九二一年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十五號至五月一號出版的本真光雜誌。這篇已是與他們此次非

基督教學生同盟無關的舊作了。

第五篇陳獨秀做的『基督教與基督教會』查也沒有一個字是針對着此次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聽說也是舊作，曾登過新青年雜誌的我漏了好幾號的新青年沒有買得來看，無從證實總之無論他是舊作是新作，陳獨秀經在民國九年二月一號出版的第七卷第三號新青年發表過一篇『基督教與中國人』說得基督教非常的重要，內容有如下的可注意之點：

(一)基督教在中國，已經行了四五百年，(連天主教計算)奉教的人，雖然不全是因為信仰，而因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發生了許多重大問題……現在若仍然輕視他，不把他當作我們生活上一種重大的問題說他是邪教，終久是要被我們聖教淘汰的，那麼，將來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並且在社會問題上還要發生紛擾……我盼望我們青年不要隨着不懂事的老輩，閉起眼睛瞎說。

(二)我以為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崩壞了。

(三)我們中國人，回顧從前的歷史，(指排斥基督教)實在是慚愧！但現在是覺悟到什麼程度？我盼望聖衛道的先生們，總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橫蠻，橫蠻是孟軻韓愈底態度，孔子不是那樣。

(四)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救起。

(五)我們不用請教什麼神學；不用依賴什麼教儀；也不要藉重什麼宗派！我們直接去敲耶穌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

(六)列舉聖經，證明耶穌的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平等的博愛精神，說這就是耶穌教我們的人格，教我們的情感，也就是基督的根本教義……這種根本教義，科學家不會破壞，將來也不會破壞。

陳獨秀所持的態度是這樣，此次『先驅』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反登他的文字來做與基督教宣戰的資料，就許他是新作，也已自與他前言衝突了。

第六那首『阿們』詩，早見於前三年上海的『星期評論』，而且他在篇末，也已經注明是『基督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活祭前三日作』，更可不問而知他是舊作，非因為反對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而作的了。

第七那段隨感錄，有『這一次佢們在中國設了一個大綱，要想把中國底青年一起打在佢們的

網羅裏去供他們的驅使，做他們底奴隸而後止……」的話，却是針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發的，與前三篇口吻相同。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的東西是這麼多，經挨次見廣東羣報發載。此外在廣東羣報和他報發表的，還有很多，據我開首作這篇糾正文那一天（四月五日）所已見的。

（一）非基督教的我見，著者樵僊，見四月一日的廣東羣報。

（一）我對於基督教的感想，著者顛寰，見四月三日四日的廣東羣報。

（一）我們還信仰基督嗎？著者王錫中，見四月五日的廣東羣報。

（一）汪精衛力斥耶教之三大謬，見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各日報。

（一）一個會入過長老會做過傳道和長老的順德人吳曦如之讀汪精衛痛論耶教三大謬感言。

（一）即是幫同非毀基督教）見四月一二兩日廣州共和及人權等報。

（一）汪精衛之非宗教論，見四月四五兩日廣州現象報及他報。

又此次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廣州響應未久，恰值基督教聯會聯同各界於四月一日作請願廢娼的大巡行，反對者又聯帶攻擊廣州青年會與基督教的貞潔運動，故連日廣州各報紙，又有如下的幾篇怪論出見。

(一) 宗教與貞潔運動著者補碎大意說淫業不過污及肉體，宗教污及精神，貞潔運動應該熱烈進行，非宗教運動也，刻不容緩。宗教裏最猖獗的，算是基督教了。我們應該馬上和他宣戰，爭個他死我活，如果苟且縱容，真個小不忍則亂大謀，還怕縱敵為數世憂呢。見三月卅一日的廣東羣報。

(二) 我對於今天貞潔運動廢娼運動的懷疑，著者魯易全篇都是為娼妓辯護。說當娼是光明正大的事，是現代社會自然的產物。末又罵基督教，把社會之有娼妓歸罪於基督教，說你們幫助資本主義，已經將婦女誘脅成了娼妓，已經使伊們不得不從事賣淫，你們現在又打着慈善的招牌，不要伊們作娼妓，你們是否想將伊們引入天國，偽善的人們呵！你們負着耶穌的靈牌子騙人，如果真是有天國，請你早點進去罷。見四月一日的廣東羣報。

同日又見現象報和共和報載有廢娼聲中又有廢教運動的新聞一則，說頃聞現有男女學生多人，以基督教實人類之大敵，尤為青年學生之大敵，若不根本剷除，將來必陷中國於不可救藥之地。除一致加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外，並擬在粵發起廢教運動，以圖基督教根本消滅。昨日經在南園會議一切進行云。煞是好笑。

(三) 要慎重些，著者汪精衛是嘲笑教會提倡廢娼運動，是偽善，是借題目出風頭。見四月三日的廣東羣報。

(一)基督教與貞潔運動，著者何覺甫，更是全篇都是掩着良心替娼妓罵基督教，看他題目下幾條附題，已會把人笑死。附題怎樣說呢？他說：「基督是不貞潔的淵源，——基督教啓導多妻制度，——基督教啓導賣淫制度，——貞潔運動是基督教的把戲，——真貞潔的人們被假貞潔的基督教愚弄，——小不貞潔的娼妓被大不貞潔的基督教犧牲，——貞潔運動應取的態度，——對於製造不貞潔的資本制根本革命，——對於啓導不貞潔的基督教猛烈攻擊，——這豈不更是亙古未聞的大笑話嗎！見四月四五兩日的廣東羣報。」

此外關於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和廢娼運動的新聞論說，與各處往來的函電，還不知道幾多，沒一字一句不足挑動人鬧殺教大亂。汪精衛爲廣東教育會長，既著論助其兇燄，復發一電與他的朋友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發起人李石曾說：「耶教與科學不並立，與進化學尤不並立，歐洲自陸謨克達爾文以後，耶教家已無立足之地，乃轉其毒燄於亞洲，豈謂東方無人？諸君弘願廓清，無任贊佩，論文即日寄奉。」（大約即「非宗教論」）並乞教正。廣東省教育會長汪兆銘東（見四月三日廣州各報）居然謂耶教在歐洲已無立足之地，謂傳教來亞洲是轉其毒燄，不將其殄滅，是東方無人，今得非宗教大同盟立弘願廓清，渠無任贊佩！此是何等說話！倘學界暴烈分子，誤會其意，不以科學進化學與耶教辯難，而勾結兇徒，實行所謂廓清毒燄的舉動，以重釀庚子召聯軍入京之禍，此責問歸誰負？難道汪精衛以現在

中國之危爲未足要促他速亡然後快活麼？況歐洲科學進化學愈發達，耶教亦愈進步，烏有不並立之事？更烏有自陸謨克達爾文以後耶教家已無立足之地之事？達爾文的好友英國最近代的進化論鉅子窪勒斯，不嘗以進化學證明有上帝之存在，而立願刷新宗教嗎？上海尙志學會有窪勒斯的生物之世界出版，汪精衛怎麼不買來看看呢？抑已看過了，而仍守舊聞，或心有所偏，爲成見及情感所蔽，雖看亦如未看呢？可嘆！

我們基督教會的明達之士，皆恪守基督不敵惡主義，見此旬日內各報紙所揭載各種兇惡的攻教文字，概付之一笑。一美國人對一中國的教會領袖說：我們很盼望你南方政府能奠定中國，從今後不再有外患。今若此！我很替你們中國危！萬一有亂事發生，環伺中國的野心國，必很喜歡有這個機會來給他在中國發展；那時想但像一千九百年北方的禍亂那麼結局，恐不可得！你們是愛國的人，望設法提醒他們，要慎重些。我不是怕我們外國人在南方受像在北方二十二年前所受的禍，我們傳教士是以能爲義爲基督名被惡人殺死爲榮的，但我很不願你們方興的中國，給他們弄壞。那位領袖，只拿南方政府不像前時北方政府那麼黑暗，必不至會有亂事發生的話，安慰他，並不提出向言論界警告，祇可憐他們出話太過沒有考慮而已！

我是本雜誌的記者，有以文字佈道和糾正人評論宗教的文字之謬誤之責，得此應不可放棄，故

把他逐篇逐件收攏來批評，或者能得各言者的省悟，免對此問題再生紛擾，也未可定。批評之法，先錄其原文於前，而逐段加按於後，如下所列：

(一) 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

原文第一段

我們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為擁護人門幸福而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現在把我們底真態度宣布給人們看。

批

世界基督教的學生同盟，已開了十個大會在東西各國，怎麼前十個大會，總不見他們在開會的地點，有什麼非基督教的學生出而反對？難道他們各國，統沒有非基督教的學生麼？抑是他們已沒有了人們幸福，無從擁護，故聽他開會不問呢？那麼，要算中國是今世界的頭等文明國了。

原文第二段

我們知道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在歷史上，曾製造了許多罪惡，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現在正在那兒製造或將製造的罪惡，凡我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墮落的人，決不能容忍彼寬恕彼。

批

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要在中國製造罪惡，叫你們墮落麼？歷史上的事，你既說不要管彼，我也不必提起來說，基督教會或因會岐之故，不能一致表現基督的真理，無有瑕疵，我也不必一一替他辯護；但單說基督的教，你們所崇拜的陳獨秀，不是有「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救起」的話，在他所作的「基督教與中國人」那篇文章之中嗎？你們自命有血性有良心不甘墮落的人，而乃這樣的反對基督教，實所不解。

原文第三段

我們知道：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這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面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就是一方面有掠奪階級，壓迫階級；他方面有被掠奪階級，被壓迫階級；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

批

這更與我們現在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風馬牛不相及，惟說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天主教，和其

他有「國教」的國的國教會是這樣，就可以我們都是反對這兩種教制的平民教會的教徒。（日本井上圓了稱這種教會爲齊民教見歐美政教紀原第二百八十五）查考教會的歷史和西來的教士傳說，他們的祖宗在某國，受上面那兩種教制掠奪壓迫得很辛苦！某老牧師，曾因反抗這些教制，被政府拉去坐了好幾次的牢，今你們罵教會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正是替我們母會的先進出氣；罵不到我們這個基督教及基督教會。要知道分別。

原文第四段

我們認定這種殘酷的壓迫的悲慘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圖建造不可。所以我們認定這個「助桀爲虐」的惡魔！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的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

批

他如果真是這樣，誠應該這樣對待；我們反抗教皇和國教制的平民教會的教徒，自古卽是宣傳基督的平等自由真理，鼓動勞工與惡政府和資本家，并當時的專制教會作對爲首一人，算是創始。以英語譯拉丁文聖經的維克烈夫 John Wycliffe 他死了之後，經過四十多年，還被當時的教會，追論他的罪惡，把他的骸骨起出，化灰投水。他這個人，是開始叫人反羅馬舊教復基督教之真的教

會先哲，也是社會主義家的鼻祖。那時候，聽他的教訓而與掠奪壓迫階級決戰的不知道死掉多少！這些死的，都是反羅馬教歸維克烈夫所傳的教的教徒。德國當十六世紀時，此類人死了五萬。據士德勒 Charles Stedler『社會學』『社會之變遷情狀及其組織』篇這五萬人，是基督教平民教會中復行沒禮的農民。你看基督徒與資本主義和與助桀爲虐的惡魔決戰，何等勇猛！你們遇着你的仇敵，能够像這樣與他決戰，我很欽佩！但是你現在所反對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不是你的仇敵，倒是你的同心好友，因爲他的祖宗已與你的仇敵決過死戰，今還是堅抱這個主義，是你的仇敵，卽是他的仇敵，而今反待你仇敵的仇敵作仇敵，那就未免太沒分曉了！

原文第五段

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發生成熟而將崩壞了。各國資本家！不論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盡手段，冀延殘喘於萬一。於是就先後擁入中國，實行經濟的侵略主義了。而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這經濟侵略底先鋒隊。

批

這實是深文羅織妄入人罪的話！基督教那麼賤視金錢（詳下第六段批第四行）那有反肯做外國資本家經濟侵略底先鋒隊的道理。你們這些話，究竟是從那裏說起？又有什麼憑據？他這先鋒隊，又

怎樣做？我實在看不明白；也沒法找得出這種事實；還要你們指教。

原文第六段

各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教會，無非要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在中國設立基督教青年會，無非要養成資本家的良善走狗。簡單一句，目的即在於吮吸中國人民底膏血，因此我們反對資本主義同時必須反對這擁護資本主義欺騙一般平民的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

批

哦！原來如此。中國的教會，如誠是外國資本家設立的，他設立教會的目的，又誠是在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無怪你們反對。但你會悉心調查過沒有？有一個教會是這樣？有不有憑據？你會知道各教會兩人所用的款項，多是他母會男女教友各人量力捐起來的嗎？你會知道基督教義，如「事上帝不得兼事瑪門」，「瑪門即財」，「勿積財於地」，「宜散所有以濟貧」諸經訓，即是資本主義的仇敵嗎？凡事不知就莫說；說出來錯了，徒貽笑柄哩！青年會之設立，也不是一個資本家的事；他的款項，也是從各方面多多少少捐集起來的。有錢的人捐多些，就事所必有。會內各幹事，照會章分盡德智體羣四育的任務，原是為社會服役，說不得是資本家的走狗。倘若資本家個個能這樣犧牲他金錢，養幹這些事的走狗，我又很恭維這一類的資本家。比方革命事業，有大資本家拿一大筆款出來幫助革

命的黨徒，就得以着着進行，成就大事；能說這是做資本家的走狗嗎？又能說資本家這樣做是不對嗎？本來資本制度，是不應存在的；但得攔他的錢來用以改良社會，利益羣衆，深刻點來說，也已與無產階級掠奪有產階級的行爲差不多；正和你們講共產的社會主義相吻合，也已可說是你們共產黨推倒資本制度的先鋒隊；何可厚非？再看你下句，『簡單一句，目的即在吮吸中國人民底膏血，』更足證我這話之不錯。因爲這些有膏血給青年會吮吸的中國人民，都是些有產階級，卽不盡然，而他所吮吸出來的錢，也通是拿來做種種有益社會的事，衆目共見，有什麼不可告人，情事，可以供你們指摘？你們說你們反對資本主義，同時必須反對這擁護資本主義欺騙一般平民的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照我這批評看來，你對於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簡直是未有一點觀察力。

原文第七段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爲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的產物，但他們預備於本年四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所討論者，無非是些怎樣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及怎樣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把戲。我們認彼爲污辱我國青年，欺騙我國人民，掠奪我國經濟的強盜會議，故憤然組織這個同盟，決然與彼宣戰。

批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爲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的產物，真的我們很喜歡。有這種佳子弟至說『佢們預備於本年四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全世界基督教徒七個字，就說得大錯特錯了！因爲他是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不是世界基督教徒同盟。世界基督教徒，佔全世界人數一千五百兆之三分之一，比中國人民全數四萬萬還多。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莫說北京清華學校沒有那麼寬的地方，即全中國四千萬方里，通關來做會場，都恐怕還不够用。無怪你們會起那麼大的恐慌！但何不斟酌題目才做文章，而這樣輕遮着筆，徒活繪一後生家頭腦單簡神經過敏，無事自擾，手忙腳亂的情形於紙上，真正可笑亦復可憐。說他所討論者無非是些怎樣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及怎樣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把戲。這更牛頭不對馬嘴。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所討論之問題，共五十五條，沒一條是夾有資本主義的臭味在內。維持和發展，更非基督教學生所屑掛齒。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分股討論之題目具在（見青年進步第五十冊附錄）何不拿來看看，而乃貿然說：『我們認彼爲污辱我國青年，欺騙我國人民，掠奪我國經濟的強盜會議，故憤然組織這個同盟，決然與彼宣戰。』咳！他如果真是來中國弄這些把戲，做這些強盜會議，我們中國的基督教學生，就够要與他決戰了，何待你們非基督教學生。因爲我們基督教學生，沒一個不服膺基督平等自由主義，而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秘

護資本主義的人的。只是你們一向外視教會，不肯進來考察；或雖考察了，又淺嘗輒止，只見其形式，沒有見着他的精神；故不能知道基督教的底細，纔羣然以基督教所反對的來反對基督教罷了。

原文第八段

學生諸君，青年諸君！勞動者諸君！我們誰不知道資本主義底罪惡；我們誰不知道資本家底殘酷無情；現在眼見這些資本家走狗，在那裏開會討論支配我們，我們怎能不起而反對起！起！起！大家一同起！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一九二二、三九。

批

這純是無病而呻。基督教學生同盟，絕對的與資本家無關；也絕對的不是討論支配你們；有他於事前揭示的五十五條議題可查。你們起而反對他，究竟爲什麼緣故？韓人見人口動，說是罵他；誰知別人自講別人的話，與他無絲毫關係。你們這宣言，就是像這個樣。獨可惜你們有耳朵可聽，不去聽斟酌人家說的是什麼東西，遽然說是討論支配你們，就急急宣言反對，弄得全國騷然，不知道在北京聚會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們看見，當你們是什麼！耶穌降生一九二二年四月七日

(二) 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

原文

北京清華學校學生諸君，暨全國各學校學生諸君公鑒：自文藝復興以來，人智日開，宗教日促，是以政教分離，及教育與宗教分離之說，日漸瀰漫於歐洲。彼昏不悟，仍欲移其餘孽於域外，以延長其寄生生活。政府巨商，以利其為殖民之先道；於是四福音書，遂挾金鐵之威以臨東土。金鐵奴我以物質，福音奴我以精神。東南文盛之區，悉變而為耶教化資本化，無復清寧之氣。豈不可悲！華府會議，辱我至矣！上帝慈悲，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無端集合於我弱國之首都；吾愛國青年之血淚未乾，焉能強顏以頌上帝。且北京不乏耶教會場，清華為國校，非教會所立，又焉能供一教之用。此而不拒，中國無人矣！伏乞諸君發為議論，共斥橫逆，以期永潔我青年教育界。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叩灰。（三月十日）

批

文藝復興，係始於十一世紀。其時人智雖已因之漸開，亦不過漸悟教皇所為之非，以開路得改革之先河而已。而羅馬教究仍甚昌熾也。及至十六世紀，路得脫離羅馬舊教，別組耶穌新教（即復耶教之舊）之後，而羅馬舊教之勢乃漸蹙。故謂自路得改教以來，新教日盛，舊教日促，則可。謂自文藝復興以來，人智日開，宗教日促，則不可以。彼已開智之人，仍是宗教信徒，其所悟祇是教皇之非，不是宗教之非。教皇之愚民術，既為一最有智之人路得氏所揭破，而宗教——真基督教——益蒸蒸日上。何

促之與有

政教分離，作始於美，其時美未立國，祇一班自英遷往之教徒，鑒於母國有以政統教之國教制之弊，聲言在新大陸必須使教會獨立，與政治脫離關係，乃能保人民之信仰自由。此政教分離一名詞所由昉也。教育與宗教，則視其學校是國家所立，是教會所立，是國家所立，則該學校所在地，如有數教人民雜處，卽有數教人民盡納稅之義務，而該地國家所立之學校，卽爲教教所公有，校內自不能課一教之教書，教育便宜與宗教分離。是教會所立，則教授宗教，權在教會，無分離之可言矣。此亦美所立之先例。自此例行後，其教之流行仍如故。且較昔加盛。此在凡曾遊歷美國者皆能見之。歐洲各國亦如是（天主舊教國或不然）並非一經分離，其教會便不復有立足之地也。

西人傳教中國，實因其調查得此間亦有人生於其中之所召，耶穌最後之遺命曰：「爾曹往普天下傳福音於一切人。」信徒守之，故全世界有人處所，幾無一不有傳教士足跡。亦自昔已然，不自今始。吾國當唐初時代，卽已有人將是教傳入，其時名曰景教，尙有完好之碑碣可考。假使誠如此通電所言，彼唐初時代之歐洲，曷嘗有政教分離及教育與宗教分離之說，以促其宗教，何以亦遠來中國傳佈。豈亦得謂是「彼昏不悟，欲移其餘孽於外域，以延長其寄生生活」耶？

「政府巨商，以利其爲殖民之先導；」則既曰「政教分離，」爲此通電者，不知政教分離厥初原是

教使政離，誤謂一律是政迫教離如法國之於天主教，又已目移於域外者爲『餘孽』。顯謂彼教在本國已不容於其政府，亦已無爲之教徒者；寄生生活，在本國既已絕望，乃不得不遠來中國，作避地計。冀中國政府，不如其本國政府之暴虐，仍可動之以神道，使之爲康士但定第二樂撥庫帑，活彼涸鱗，乃足以完其上文『彼昏不悟，仍欲移其餘孽於域外，以延長其寄生生活』之說也。今忽接以『政府巨商，以利其爲殖民之先導』是彼國政教分離，原屬欺人之語，此移於域外者，亦原非餘孽，仍有巨商在其本國爲之後盾，彼之寄生生活，仍是寄之於其本國，不過蔓延一小枝至中國，以拓張其勢力耳。上數語是，此二語爲不可通；此二語是，上數語又屬疣贅；用事與行文如是，誠堪以本電『彼昏不悟』四字轉相持贈也已！况彼政府巨商，亦並無利其爲殖民先導之事，英據印度，歐美傳教士至印，轉遭英商局禁阻，謂傳教啓人以智，恐將不易於駕馭，說詳馬懇西泰西新史攬要。舉此爲例，而此語及下又所謂『四福音書挾金鐵之威以臨東土』語，悉屬不知傳教真相者之謗言矣。

『金鐵奴我以物質，福音奴我以精神』，金鐵與福音不同問題，中國人是否已爲彼之金鐵所奴，我不用問。若夫福音，則正回復人之主人資格，使勿再爲罪之奴。陳獨秀所謂『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血裏，把我們從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救起』，卽是有見及此。奴於何有？卽以誠是奴而論，則君等固仍處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未受此精神所奴者，爾仍可永

永在彼坑中抗拒，無人能強爾受其奴也，何必爾？

『東南文盛之區，悉變爲耶教化，』不好麼？『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是什麼』說：『文化底內容，是包含着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又說：『宗教在舊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知識上的理性、德義，都不及美術音樂宗教底力量大。……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棒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文內所稱之宗教，悉是指耶教而言。東南文盛之區，如果真能悉變爲耶教化，照陳獨秀見解，正適合新文化運動，何反謂無復清寧之氣，而以爲可悲？資本化，在陳獨秀如彼精研耶教，且未見其連帶提及；此通電乃如此相提并論，可不辯而知其爲無知妄談矣。

華府會議之如何辱我，與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無絲毫關係；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祇討論基督教學生茲後之進行方針，並不用非基督教學生參與末議；且其此次之大會，係屬第十一次；其獲來中國北京開會，係經上年委員會，及一九二一年六月荷蘭之執行部會議，吾國之代表兩次請求，乃始肯來；并非『無端』。夫既與華府會議無關；又不用非基督教學生與會；又係承吾國之代表一再請求而來；何爲而作此『華府會議辱我至矣！上帝慈悲，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無端集合於

我弱國之首都，吾愛國青年之血淚未乾，焉能強顏以頌上帝？之無意識之慨歎，以示己頭腦之混沌？君等既未信教，又不與會，何用爾強顏以頌上帝？况上文既曰彼中「宗教日促」，其遠來中國，係因彼歐洲已爲「政教分離及教育與宗教分離之說」所瀰漫，無復有噉飯之餘地，乃不得不「移其餘孽於域外，以延長其寄生生活」，是基督教徒，祇吾中國有，歐洲不復有矣，何以今日忽有此「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無端集合於我弱國之首都？世界基督教學生，是否多數係從歐西各國而來？事實與言論之前後矛盾如此，益足徵其出言之絕無考慮矣。

謂「清華爲國校，非教會所立，不能供一教之用」，茲吾勿論清華之性質何若，即使純粹與基督教無關，而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之聯翩戾止，吾中國爲東道之主，即騰出一最寬敞最適用之公所以予之開會，亦地主之誼所應爾，况其爲清華學校。往歲（一九二〇，十五）世界主日學大會，在日本東京開會，彼日本人且專爲此大會以十五萬日金建造一大會場以歡迎之後，會所失慎，日人又騰出帝國大劇場以爲之會所，夫帝國大劇場，與國校，其非教會所立，一也，何以日學生無一反對，且備致其愛敬；中國則舉國譁然，視爲大敵，視國者，有以知兩國之優劣之所在矣！吾方惜吾中國智識階級之坐失此國民外交之良好機會，爲中國無人，乃反以「此而不担」爲「中國無人」，并電聳全國，「共斥橫逆，以永潔我青年教育界」！嗚呼！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之應請來吾國北京清華

學校開此第十一次大會，固是橫逆耶？固是有污我國青年教育界耶？以此譯示彼各國來會之衆，不知對吾國智識階級，當生何感想也已！可悲！可悲！一九二二、四、八。

附評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電及宣言

此電及宣言，係錄三月廿一日之上海民國日報，亦經載三月廿七八兩日之廣東羣報及新民國報，惟此兩家報，均未將他另單的人名印出，致香港大光報那位慕法先生於三月卅日根據新民國報而作的『非宗教大同盟質疑』，有『他們的宣言，既沒有負責人，祇憑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那封被電，就任意寫篇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這又與匿名揭帖何異呢？又何難令人疑是該報自造的呢？』的話。這實莫能爲兩報解。

又此電及宣言，後灰電七日發，均是快郵代電。灰電是『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此電是『非宗教大同盟』。灰電是反對他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此電則不提清華學校，而反對他『舉行於北京首都之地』，範圍又較廣些。灰電只署『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而見之於『先驅』及廣州各報者，均不載有發電地點，及負責人姓名；此電則署『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名詳另單）同叩』，另單實簽有七十七個負責的人名，與灰電截然不同。因附錄這電，特先說明如右（也有批評）。

電報原文

快郵代電。北京晨報。京報。上海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天津河北日報。廣東羣報。漢口江聲報。長沙大公報。成都川報。山東濟南日報。廣西民報。雲南民聲報。福州閩報。奉天關東報。吉林吉長日報。黑龍江公報。哈爾濱國際協報。山西日報。河南新中州報。陝西新秦日報。甘肅通俗日報。安徽皖江日報。江西實報。浙江兩浙日報。南京大江南報。請轉全國各報館。各學校。各團體。各界同胞。各國同志。均鑒。教毒熾真。理易泯。邪說橫行。人道弗彰。我國本為無教之國。乃近代受害。日趨日深。近聞世界耶教學生第十一次開會。今年四月。又欲舉行於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將於我中國。宣傳迷信。增長高同人等。特發起組織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覺。掃人羣之障霧。本科學之精神。吐進化之光華。同盟宗旨。僅非宗教。既無種族國家男女老幼之別。尤與一切黨派作用無關。同志加入。一體歡迎。分途組織。亦為會友。惟信教非教。中無兩可之地。愛人救人。必有一致之心。凡我同志。尚希明決。急起直追。幸勿猶豫。亟盼覆示。請寄北京大學第一院金家鳳君收交。臨電屏營。無任禱切。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名詳另單）同叩。敬。

批

教是毒耶？沒真理者耶？是邪說耶？反人道者耶？此教是何教？姑以意推測，謂是指耶教。爾等曾一卽耶教而精心研究否？徐光啓曰：『部臣而伺察詳盡，亦復如臣；其推轂獎許，亦不後於臣矣。』爾等之

如是非毀耶教，適自明其於耶教毫無所知耳。

『我國本爲無教之國。』此教又是何物？教育是否亦可謂之教？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爾等寧母皆禽獸耶！爾等雖皆甘自居於禽獸，而吾國人，必有大多數不肯承認我國是無教之國也。幸母以此辱吾國，并辱吾全國人。

况卽不言教育而言宗教，吾中國在周秦時已有道教，入東漢，又已有佛教，至唐，又已有回回教；而耶穌教亦經於唐初有人傳入，彼孔教會，且力爭孔教亦是一宗教，此皆有之於二千年前或千年前者也。何得曰我國本爲無教之國？必拗曰此一教字，是耶教之簡言，爲耶教所專有，不能以分稱佛道回孔；耶教雖自唐已入，非我國所本有，故曰我國本爲無教之國；然則彼歐美各國，亦無一非本爲無耶教之國；耶教所自出之國，乃亞洲之猶太；是惟猶太乃可稱本爲有教之國，而歐美各國皆不容有耶教之存在矣。何以彼各國於耶教皆視爲固有，而世守勿替？

再進一步言之：科學進化學，亦概來自歐美，亦可曰『我國本爲無學之國。』何以爾等對於學，乃如彼歡迎，對於教，則反是？謂『近代受害日趨日深。』所受是何害？能列出交世界公評否？卽以爾宣言所稱『引起戰爭』而論：請問此次過去未久之歐洲最大戰爭，是否宗教所引起？無科學，能使兩方有如彼堅利之船礮飛機潛艇及各種戰利品否？何以總不見爾等論及科學之害，而於最講人道，

最饒真理之耶教，則盡情醜詆，亦事之至可怪異者矣！

宣言原文

我們自誓要爲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千百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

人類本是進化的。宗教偏說人與萬物大造地設。人類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縛思想摧殘個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類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異黨同引起戰爭。反以博愛爲假面具。騙人人類本是好生樂善的。宗教偏要誘之以天堂懼之以地獄。利用非人的威權道德。宗教本是沒有的。他們偏要無中生有。人造迷信。宗教本是假設的。他們偏要裝假成真。害人到底。總而言之。上帝本身。既不由理化物力所構成。到底是甚麼東西。教主生活。更不是吾人意識所能想像。究竟是甚麼現象。既有造物主。何不將電燈飛機。早日造出。既有賞罰權。何不使世間人類盡成善士。好笑的宗教。與科學真理。既不相容。可惡的宗教。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

中國在世界比較起來。是一片乾淨土。算是無教之國。無奈近數十年來。基督教等一天一天的向中國注射傳染。最近幾月。毒骸最張。又有甚麼基督教學生同盟。於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要到中國首都的北京來舉行。回想我們人類所受過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諸教都重大些。他們傳教的方法。比起他

教尤算無微不入。他們最可痛恨的毒計，就是傾全力煽惑青年學生。青年學生原是很純潔的，不易煽惑。他們便使用他們不知怎樣得來的金錢，建築高大華麗的房子，叫做什麼基督教青年會。他們始而對青年學生說入會的不必信教，其實既入會中，一步一步的引人入勝，卒至基督教青年會。就是基督教預備學校，就是基督教養成所，彈子房呀，體育會呀，電影呀，名人講演呀，茶會呀，英文呀，年會呀，津貼呀，招待員呀，交際員呀，幹事呀，隊長呀……就是他們施毒的麻醉藥，催眠術，傷心呀，可憐的無限青年，真是上當不少，傷心呀，可惡的基督教徒將置我們青年學生的人格於何地。

宗教的罪惡，千言萬語，那能說盡。平日大多數人，或未注意或不覺其毒害，至於如此之甚，過細一想，能不傷心。凡有血氣者，能不急起直追，擁護真理。

我們組織非宗教大同盟，實屬忍無可忍。同盟宗旨，僅非宗教，不牽涉一切黨派，亦絲毫無他作用。尤無種族國家男女老幼之別，信教與非教，中無兩可之地。凡不迷信宗教，或欲掃除宗教之毒害者，即為非宗教大同盟之同志。特此宣言，普告天下。

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電報簽字名單如下：鄭其繩、蕭子昇、鄧仲澥、阮永釗、繆伯英女士、許新凱、鍾繼璣、陳愛梅、顏燮夫、金家鳳、李大釗、范鴻傑、劉仁靜、毛恒仁女士、羅階、楊人杞、朱務善、吳汝明、李梅、王錚、何孟雄、李駿、黃日葵、楊仲承、范體仁、馮慶昇、宋天放、王滌文、賀述、陳政、楊鍾健、王復生、鄧飛、黃楊。

任、王仲英女士、李石曾、游天洋、梁鵬萬、鄧培、李震瀛、胡秋舫、熊覺吾、樹彝、阮章、侯一晉、耿世釗、胡游、陶師祖、陳覺天、郭明、嚴智萱女士、熊性農、周仰山、許原道、陳迪光、袁居正、舒道尊、柳克植、易敬泉、王觀、余明尊、劉性赤、毛志先、張栩、薛祚鳴、張光幹、周茂開、凌歐美、凌杏明、黃振權、李石光、李盛煊、譚志容、程邦模、張佐漢、鍾緯祖、梁晨、鍾家聲。

批

你們這些話，純是像廣東人所說的『蛋家婆噏交』，湖南人所說的『王婆罵雞』的口腔，不用基督教徒說你們不對，即拿非基督教徒如我前所引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和『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的話一對照，就可以見你們完全是『隨着那不懂事的老輩閉起眼睛瞎說』了！

你們自誓要爲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請問你怎樣掃除法？殺絕他嗎？基督教是愈殺愈興的。三世紀前，基督教在羅馬傳佈，經學士遭他們的皇帝，大殺特殺，傳教士手無寸鐵，賴信仰的力，前後繼，卒傳到全羅馬都變爲基督化而後止。你們如果想學三世紀前的羅馬，那麼，我們中華歸主的目的，不難完全達到了。總是怕你們學羅馬凱撒，倒學變清光緒庚子的義和拳匪；那我們中國，就會斷送於你們這班暴徒之手。若不是用殺的法子，而用口舌筆墨來掃除，那就請你少安毋躁，真基督教是沒有毒害；真基督教也不是你這些胡說瞎鬧的話所能動搖；且莫要講多錯多，徒鬧笑話。

你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百千倍於洪水猛獸，說「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我信基督教有絕大能力，能抑十百千倍大於禹之洪水的洪水，驅十百千倍多於周之猛獸的猛獸。人惟自己是洪水猛獸，乃肯深惡痛絕基督教；想抑驅今日的洪水猛獸，必要同情於基督教。因為基督的的確確是全世界第一個能滅除人類痛苦，增進人類幸福的萬能帝子，他的道，向為歐西「國教」「國教」兩制所蔽，隱而不彰；至路得脫離「國教」制，而闡明「由信稱義」之理，以反對羅馬的教皇；至勒哲威廉脫離「國教」制，而創立「信仰自由」之例，以孕育美洲之民主；乃獲將基督平等自由博愛之真理，盡量發揮。難道你們總無所聞麼？像這樣的宗教，都可說是與人類不能兩立，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麼？你能說今世界佔全球人類三之一的基督徒，不是人類麼？你要以人類來無宗教，能够以你們這篇宣言，譯成各國文字，叫這四五百兆之多的基督徒，通毀棄他的信仰，來與你們作無教之人麼？我是信宗教的一個人，深信這世界是先有無始的神，而後有有始的人，也就是先有宗教而後有人類。人類與宗教有絕密切的關係，有一日人類，即不能一日無宗教，也沒有法子無宗教。你即以你個人的偏見，想無宗教，宗教自在天壤。你即能滅絕信宗教的人類，上帝仍有法子叫不信宗教和鼓吹滅宗教的人信宗教。這很奇怪。你們想斬草除根，最好是反上天去，把這個為宗教主的上帝先殺掉他。

人類由猿猴進化而成，達爾文和黑克勒固是這樣說；但早已被後起的學者推倒了。窪勒斯是達爾文的好友，也是進化論的鍾子，和達爾文齊名，且力駁黑氏之說，而深信宇宙間有潛隱之主宰存在，為一切生物現象及無生物現象之終生本源。（見生物之世界五百六十七頁）你能說信人與萬物由於神造之說，是應該掃除的宗教的毒害嗎？且宗教只說人與萬物是神造，並沒有說是天造地設；因為天地也是神造的東西，你們這樣說，可見你們並沒有用過一點觀察力於宗教。

人類的自由平等，實是造物所賦，也是耶穌之教的精義。耶穌說：「你們當常在我道中，你將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自由。」又說：「你們不可受師尊的稱呼，你們都是弟兄。」又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人操權，管束他們；你們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意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意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豈不已明明說人類應自由平等？末一語只是民治的源泉怎見得他是束縛思想，摧殘個性，謂當在他的道中是束縛思想麼？不知他的道，即是自由的路，比方火車的鐵軌，難道火車也要嫌鐵軌束縛，須逸出軌外行動，纔是自由麼？難怪你們敢於有「信教自由」的約法之中華民國內，而這樣猖獗，侵犯人家的「信教自由」。

拜偶像，是基督教的厲禁。除羅馬舊教安設有耶穌釘十字架和馬利亞等的像在教堂供奉外，一切教會，均沒有敢去崇拜什麼偶像的。謂有所崇拜，那受崇拜的即是偶像麼？則上帝是人類所當崇

拜，並不得以基督教所厲禁的偶像，例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況上帝本是獨一，其尊無對，又是神而非人；崇拜上帝，主乎一尊，並無害於人類的平等，而且也惟人人能崇拜上帝，主乎一尊，認上帝是人類的父親，認人類是上帝的兒女，在人類中纔沒有尊卑上下的階級，纔是真平等。基督教能以持平等主義見稱於世，卽是以此。怎反說這是宗教的毒害？

人類既是酷好和平，因有宗教來伐異黨同，纔會引起人的戰爭；那麼，據這篇宣言所說，基督教向中國注射，不過在這近數十年；這數十年以前，一直逆數到黃帝時代，數千年內，中國既未有伐異黨同的宗教，在內作祟，應一次戰爭的事都沒有，纔是怎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之事，竟史不絕書。這足見你們這些非宗教的北京教育界同人及一般名流學識幼稚，連本國歷史的知識都沒有！難怪中國的學界黑闇，況黨同伐異，引起戰爭，是歐洲中世紀回教，羅馬舊教，和一些以國王掌教政的教會的罪惡；與宗教的自身無關。我們也不肯認中世紀那些教徒所做的是，對且常常有人著論非議他違反教理，何反以我們所非的罪惡，加上我們絕對的沒有這些罪惡的宗教身上，就使可誣捏他誠有這一點不好，你們現在既個個都沒有信教，何以也這樣黨同這樣伐異，聯起大同盟來與他作對萬一也因此引起戰爭，難道也可說是宗教之罪咎！『已目中有梁木不自覺，而議人目中有草芥，』又『躬自蹈己之所非，』耶穌與保羅這兩句話，正是爲你們說的哪！

博愛的面具假不假，關乎教會中的個人；假的我們自然知，不勞你們說；真的你要說他假，也沒人肯受。現博愛的根本在基督自身，你又何能以教會個人的行為定宗教的價值。

好生樂善，固是人類的本性；然試問中國有不有好殺的人？有不有樂於為惡的人？如說沒有，那些「殺人越貨」、「殺人不眨眼」及「教而不善」、「從惡如崩」的圓顛方趾之物，常常於書史上，現社會上，屢見不一見者，又是什麼東西？天堂地獄，原是上帝所設置，以為善惡兩類人的歸宿所，也是人類身後所必有的兩去處；並不是宗教家造起來誘懼人。他自己必先信，然後以其由衷的誠懇之言，感人以共信，倘使此道能普及，又沒有旁的勢力為僞徒所利用，（此時自立的教會既多，藉教的僞徒自然會消歸無有。）我相信人類好生樂善的本性，當必會漸漸的盡數回復起來。這是基督教改良社會造福人羣的根本辦法。爾等雖不信有這些事，也應該因他能感化惡人，聽他推行，為我國社會教育之一助。怎得反這樣非毀他？況以有涯的生命，而武斷永存的上帝的公義法律為非有，也很不智。因為他如果真是沒有此事，我們信他有的人，必不會有一個什麼靈物，來繩我的妄信之罪於身後，而落得一生做一個樂善的君子，萬一真是有了，你們那時就不知怎樣得了！要想斟酌些纔好下斷語，莫這樣鹵莽。

宗教是不是本來沒有的；宗教是不是人所假設的；你們沒有下過研究的工夫，我也不容易說得

你們明白。但你說他是偏要無中生有，人造迷信；偏要裝假爲真，害人到底；我要問你：他那一件是無中所生的？有那一件是裝假所成的？真能一一從根本上指出來，又可保質之於全世界的識者，都說你無誤不他？既是人造的迷信，你們有破迷之責；他又已害人到底，你們又應該做除害的工夫。我是惟有惟真是信的，你能够從根本上查出他是無了假了，又能够叫我曉然於你所查出的無，真是無了；假真是假了；我可以立刻加入你的大同盟，幫同你破他的迷，除他的害。但千萬莫要像上文所列的，只一味橫蠻，一點道理都沒有，徒然鬧笑話。記着！

你要識上帝的本身是甚麼東西，教主的生活是甚麼現象，我可以將我所信所知的答你：上帝是神。『神者，吾人理解以上之物也。吾人自身之存在，實從屬於神之存在，吾人之所知者，實皆由神而出，在在處處，乃至余之身中，余之周圍，無不有神靈監觀其上；惟必穿鑿附會，窮究神之所在，神之實體，與夫神爲何物，則神早已離吾身而去，而吾之理知，亦失其見神之力。』這是近代主義的第一人也是你們所崇拜的大哲學家法國盧梭先生覺悟後證明有上帝之存在的最精當的話。見近代思想的第五十一頁，不是我們迷信宗教的人所說的。教主即耶穌，耶穌的生活，四福音載得很詳細。簡括說幾句：他是無產階級一個做木匠人家無枕首的苦孩兒；他是稅吏罪人的朋友；他是專制政府執政貴族資本制度掠奪階級的仇敵；他是君主革命社會革命經濟革命士夫革命世界革命的

革命黨魁，他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昔在今在後永在的上帝子，他是過去現在未來全人類的唯一救主，這都是赤漑漑載在四福音書上，一展卷便可以共見的。我不用詳列章節，免佔篇幅，你自己可以就近到基督教的書坊，買一本新約查查。

電燈飛艇，是人造的，也即是造物主造的。不是說人就是造物主，乃是說他是造物主造出來的人。所造造物主造出來的人能造電燈飛艇，造這能造電燈飛艇的人的造物主，愈見得他是無所不能。他不用早日造出電燈飛艇，他造人之始，有這種聰明才幹賦給人，叫他可以愈用而愈出，又預備有各種質料在這個世界，叫他可以隨便拿來考察配用，就無異是已經早日造出電燈飛艇。如果說這電燈飛艇，要造物主親手於造物之始就先造出，不用人費神纔算是造物主，那麼，我們日用所需的東西，知道幾多，何止電燈飛艇，怎麼不說：「既有造物主，何不將我們所住的房屋，所穿的衣服，所用的一切器具，盡行早日造出？」而乃但說：「何不將電燈飛艇早日造出？」豈以電燈飛艇纔是物，其餘的不是物麼？抑以這電燈飛艇，是造於人的手，不見有什麼造物主能造得出那麼靈妙的東西，就信人是萬能，不一定有造物主呢？地球怎麼能欹側二十三度二十八分，繞日一週成四季，自轉一週成晝夜？月怎麼能月月圓夜，都是與日的長短相對，且也恰恰是等足一夜，昏現晨便沒，不見有夜長早落夜短遲落之差？這是誰叫他這樣的？不是有一位萬能的造物主，精心構造，匠心經營，像人造

時計般能有這樣的現象嗎？電燈飛艇，在造物主看來，祇如我們人看小孩子頑紙糊玩具，怎得以能有這小小藝術，就傲造物主，甚而至於斷他沒有造物主，真是井底蛙！

善士一層：你既說人類本是好生樂善的；在你們眼中看來，世間人應個個都已成了善士；且生來也就個個都是善士，纔不至前言與後語矛盾。何以到這裏，忽又生出一句什麼「既有賞罰權，何不使世間人盡成善士」的怪話？人難道也有不好生樂善的嗎？這都緣你們不明白上帝造人的奧妙道理所致，我而今要對你說明：人受造於上帝之始，本來是純善無疵的，但上帝造人不同人造機械，人有自由意志，機械沒有自由意志，人也不能叫機械有自由意志，惟上帝能叫人有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所以能為善能為惡。上帝不勉強他，祇示以善惡兩途的歸宿，給他曉得趨避，耶穌來世，就是上帝使世間人盡成善士的最後辦法，人不受耶穌勸，行善向上，反抗拒他，出惡言毀謗他，也是有靈性不同機械的人的自由。將來他歸宿到受罰的地點，是他甘心願意，自自然然，如水到渠成般墮落進去，議不得上帝苛，上帝要使這世間的人，不用人勸導，能自然盡成爲善士，在上帝也是很易辦的事；一收回人的自由意志，叫他像機械一樣，就得了。但這樣更何貴乎其爲人呢？不能爲惡者所成的善士，又那裏是人的善，而堪受上帝之賞呢？

說他與科學真理不相容，與人道主義相違背，這完全是不識宗教的話，我上文已經講了許多，下

文還有大多的地方可以再說；這裏可暫從略。

中國在世界，至將置我們青年學生的人格於何地一大段，應批的話，也多已見上，不必再贅。但說到青年會誘導青年學生信教；這是青年會的好處，也是學生的自由。雖然他說了入會不必信教；但他是基督教的青年會，有向入會的青年學生傳達教義之必要；入會的青年學生，見得所講的教義緊要，更進一步而信他的教，也是情理之所許。況教是本，一切的會務都是末；又教是樹，一切的會務都是果；果善樹自必善；既許他入會，而又傷他信教；天下有如此愛果而惡其樹的道理，買果子吃就可以；一經去親近他那株樹，就捶胸頓足的說：『傷心呀！可憐的無限吃果子的人，真是上當不小，傷心呀！可惡的種果園的園主，將置我們吃果子的人的人格於何地！』豈不叫在旁邊聽見的人，笑得會死！

總而言之：你們所指出的宗教的罪惡，宗教的毒害，不外是在中國傳教，叫我們中國的人信他的教，這麼多事。倘若他只自信自守，不向中國人傳教，不叫中國人信教，更加不叫中國的青年學生信教；你們就半句話都沒有得來說。但我認傳教是善意，信教——真心信仰——是人們一件最可嘉的事；絕對的沒有罪惡和毒害之可言。你們這樣非毀，這樣咆哮，實在不知道是中了什麼魔。可怪之至！

又如果真是恨惡他招人信教，何不早日發作？待傳了百多年，（連天主教已傳了幾百年）得了

幾十萬人信教之後纔出來反對。況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開會，不過是一種宗教的會集，與尋常一個省的教會或一個國的教會代表會議，沒有二樣；怎麼以前經過那麼多宗教的會集，不見你們有什麼動靜；獨此次就這麼不平，究竟爲什麼緣故？實在令人不解。聽說你們的內幕，是因爲碰開某國所退還的庚子賠款，某國政府拿來交給在中國的教會辦學；傳者又說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來中國開會，就是與此事有關係，你們就眼紅起來，故發生此次風潮。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了，何不去電與某國政府交涉，而乃按此不表，借題發揮，寫出一大篇如狼似虎的惡話，攻及人家的教義，能發生什麼效力？難道你這樣放潑，人家就怕了你，快快拿那一大筆款送到你手中來，希冀可以箝住你們的口，不再罵他麼？不行的，徒自出自己的醜，損自己的人格，叫外國人更加看輕你們就是了！咳！一九二二、四十一

這篇稿子未草完，忽又見四月十日的廣東羣報登載一段「非宗教同盟第二次通電」態度觀蔽電的宣言，截然不同，煞是可笑，并附錄於下：

非宗教同盟第二次通電（也有批）

北京晨報、京報、上海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天津河北日報、廣州羣報、漢口江聲報、長沙大公報、成都

川報、山東濟南日報、廣西民報、雲南民聲報、福州閩報、奉天關東報、吉林吉長日報、黑龍江公報、哈爾濱國際協報、山西日報、河南新中州報、陝西新秦日報、甘肅通俗日報、安徽皖江日報、江西實報、浙江兩浙日報、南京大江南報、請轉全國各報館、各學校、各團體、各界同胞、各國同志均鑒。本同盟自「發電」發出後，各處電函愈來愈多，一致主張不信宗教，這可見真理的力量，總是迷信埋沒不住的。但是有些外國人未嘗明白此中真相，在外國報紙上，間有誤會的批評，一般教徒，自不免從中挑撥，混淆是非，因此再發電明白解釋。

(一)外國人有此疑想，我們的非宗教運動，或不免含有「排外」的性質，如同以前的義和團一樣，這是大錯了。我們要很誠懇的對他們說道：我們的非宗教，祇是爲着「非宗教」三字，我們都是學界受了知識的人，我們對於友邦，無不是很親善的，何至再有「排外」的愚見？況且我們這同盟，也歡迎外國人加入，現在已有友邦同志，對我們表示同情的，將來我們的同盟中，一定會有很多的外國同志，可見我們同盟的組織，是以「信教」與「非教」做界線的，不是以國家做界線的，又何從而想到「排外」呢？

(二)有意挑撥的話，又說我們的非宗教運動的人，好像是些過激黨，這也是動人片時的疑想，這又大錯了。我們又要很誠懇的對他們說道：我們的非宗教，就祇爲以科學勝宗教，毫無別的作用，講社

會問題的是另一回事與這同盟無干所以加入我們的同盟的無論他是貴族平民……祇要他是非宗教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總之我們前次的通電簡章均已屢屢聲明本同盟宗旨「專爲解脫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又說了「無種族國家之別」自然不是排外「無階級黨派之分」自然沒有什麼過激的意思。

這篇電稿子寫完了又在三月三十一日的晨報上看見周作人君等五個人的主張信教自由的宣言他們這篇宣言不發表於耶教學生同盟在北京開會消息傳出以後而發表於非宗教大同盟等已有組織以後他們說「對於現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而對於耶教學生同盟又獨不表示反對有這兩層雖說他們「不擁護任何宗教」其實已經有傾向於擁護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態度。

這是就他們的態度說至於論到真正的信仰自由我們又何嘗侵犯我們祇是要保護我們的自由不受人家的侵犯然耶教學生同盟分明是宣傳引誘的作用對於真正的信仰自由實在是「覆自彼開」正是耶教同盟侵犯人家的信仰自由其過不在我們我們爲糾正顛倒黑白所以也就附此作一聲明非宗教大同盟叩東。

批

這段通電，我應該不脛再批評他了；總是他的話語，還有很多不對和說不去的地方。如說：「有些外國人，未嘗明白此事真相，在外國報紙上間有誤會的批評；一般教徒，自不免從中挑撥，混淆是非。」查此事，廣東的學界，算最激烈，且已聯絡了各界，預備作廢教大巡行，而廣東地方，却沒有外國的報紙，也不聞外國人在漢文報紙上有什麼批評。祇見四月十日的廣東羣報載一段上海的新聞說：「國民通信社云：自非基督運動發生以後，外報頗多評論。日文報紙，屢有記載。非宗教運動之學生，以日報所載，頗易引起誤會，特再聲明如下：自吾人發起非基督運動以來，各地響應，聲勢日益浩瀚，足見宗教將瀕破產，人心蓋已厭棄。乃邇來上海日文報揭載，及東京各報通訊，指吾人此舉，含有過激意味，及反英美色彩；此種論調，非惟足以引起他們誤會，更非吾人命意之所在。吾等惟知以科學的立場，建設合理之社會。基督教既不能與科學並立，近復日思擴張其勢力，故吾人不得不結合以反抗之，至所謂過激，所謂反英美，非吾人所能知也。特此聲明，以免誤會云云。」

是所謂外報，實祇上海日本人開的日文報，和東京各報的通訊，並不是英美人開的英文報。可見外國人除日本人外，對此均是持冷靜態度。那日本人並不是中國基督教會的牧師教士，在他日文報紙上批評你們的舉動，與教徒何關？而乃說「一般教徒自不免從中挑撥，混淆是非，真是糊塗！」又如說：「我們的非宗教，祇是爲着「非宗教」三字，我們都是學界受了知識的人，我們對於友邦

無不是很親善的，何至再有「排外」的愚見？不知道外國的牧師教士配不配受你們友他？你們對他，應不應該表示一種親善的態度？但他是信你們所非的宗教的，你們非宗教那一種橫蠻的來勢，簡直比庚子年仇洋滅教的義和拳匪還兇。說什麼「我們自誓要爲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百千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請問你們對於你友邦的牧師教士，應不應該照直這樣說？不說，是你們祇能談兵紙上，見不得仗的書生；說出來了，又立刻會起大衝突；這可見非宗教與親善友邦兩事，對歐美人實實不能同時並行。雖說已有友邦同志，對你們表示同情，也不過是幾個無宗教的淺識學者。你們所謂親善友邦，也不過是親善這幾個與你表同情的人而已；斷不能親善及信你們所非的宗教的歐美教士。你們說：「我們同盟的組織，是以「信教」與「非教」做界線的，不是以國家做界線的，」不錯。但下面應續說：「他如果信教，無論什麼國的人，我都要醜詆他；他如果非教，也無論什麼國的人，我都必敬愛他；我們只知道伐異黨同，斷不會想到什麼排外。」你何不斬斬截截的這樣說，而必違心說些與非宗教相牴觸的親善友邦的話來掩飾做什麼？我真替你們的良心痛苦？

又如說：『我們的非宗教，祇爲以科學勝宗教，毫無別的作用。講社會問題的，是另一回事，與這同盟無干。所以加入我們的同盟的，無論他是貴族，平民，……祇要他是非宗教，都沒有甚麼分別的。』

哦！原來你這個同盟與他們那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是不相同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是講社會問題，是有別的作用；加入他的同盟的，必要是講共產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并誣指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是外國資本家經濟侵略的先鋒隊。總好各下死力，作舉荊撞鐘般的總攻擊。你們就不然；你們祇以科學勝宗教；加入你們的同盟的，貴族可以；平民可以；卽……都可以這……幾個字的空位，我想必是說資本家故你的霞電和宣言，並沒有數資本家的罪惡和幫同誣指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等字樣，你倒很穩當。但恐那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察出基督教委非資本家的擁護者，惟你們這個同盟，才有擁護資本主義的實據，立移其所以攻擊基督教者攻擊你，你將若之何？

又如說：『論到真正的信仰自由，我們又何嘗侵犯……』這麼，你是自己承認侵犯了人家的信仰自由了；不過誘所侵犯的非真正的信仰自由而已。信仰自由，又何以有真正的非真正的之別？你霞電及宣言，那樣非毀基督教，還不算侵犯了人家真正的信仰自由嗎？抑基督教實在是沒有什麼真正的信仰之可言，殺完他都不算是侵犯呢？真正是不通到極！又說：『耶教學生同盟，分明是宣傳引誘的作用，對於真正的信仰自由，實在是毀自彼開。』這又怎麼說？耶教學生同盟，是要向你們宣傳引誘麼？他曾否下有帖子，請你們同到去聚會？又曾否通有信給你，說某日某日要排隊到你們非宗教的學校佈道？有你儘可以拒他；沒有，他自言傳他的，引誘他的，與你何干？各省各教堂，差不多沒

一天不是做宣傳引誘工夫，怎麼你不去反對，而獨反對耶教學生同盟，有什麼意思？『對於真正的信仰自由，實在是覺自彼開』這『真正信仰自由』六個字，究竟是那一方的？是耶教的麼？他宣傳引誘，怎麼能說是開真正信仰自由的？『你們的麼？你們於發電，既大書特書『我國本為無教之國』，還有甚麼信仰更還有甚麼真正的信仰？再看你下文，『正是耶教同盟侵犯人家的信仰自由，其過不在我們，』嘻！你當真是認這個真正的信仰自由是你們的了，怪極！怪極！不但你們無教有信仰可怪，無教有信仰，更指人在一個屋子裏聚會，是宣傳引誘的作用，有碍你無教的信仰自由，即卸你自己侵犯人家信仰自由之罪於被你侵犯之耶教學生同盟，更可怪！（說講科學也是一種信仰的容後辯）北京首都的智識階級如此，我這回可算是得了一個絕大的見識！一九二二、四、十二。

主張信教自由宣言

錄四月二號上海民國日報

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該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三月三十一日。

附識

此宣言爲非基督教非宗教的運動的致命傷。若無此宣言發表，他處吾不敢知，廣州地方必難保不會鬧出一場大亂。因爲自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灰電，非宗教同盟電傳到廣東後，公法既首先響應，所謂民黨要人廣東大文豪大教育家汪精衛，又復以皇然廣東教育會會長名義，發電贊佩（電經錄上）觀其文氣，大有欲在廣東方面立掃除教毒的首功之概。因此廣州市學界，除幾間教會的學校外，幾無不加入運動報界復有三數家，專多載此類文字，以助其燄，餘亦多隨聲附和新聞，談屑短評，諧談歌謠，班本常常有專對此點着想的東西出現。冷嘲熱諷，旁敲側擊，無所不用其極。且完全是變亂黑白顛倒是非的話，尤其是各學校所發表的文字，他們於宗教既缺乏觀察力，又有不懂事的老輩的傳說先入爲主，加以此事又是發難於上海北京的學界，又有鼎鼎大名的名流爲之倡率，他不思量這些發難者，倡率者，有無別的作用；他的話，又是否總沒有一點錯誤。遽羣起跟着瞎鬧。祇圖快一己嫉教之私，不問人家是不是真有這些壞處，但求是罵人的話，是羞辱人的話，是人世間的最不好的話，通通都搜攏來，加在基督教身上，叫閱的人立刻忿火中燒，咬牙切齒，誓不把基督教盡行滅絕，不肯罷休。他們又聲言已經聯絡勞工各界將舉行「廢教」大巡遊，而工人也已組織一個什麼「非基督教工人同盟」於四月支日發出一封通函，說甚麼「世界資本主義，日就崩壞而基督教

反擁護資本主義以欺壓平民所謂四福音書實人類之公敵我輩無產階級的工人欲與資本家戰非先與基督教戰不足以期解放不足以期改造敵社特發起非基督教工人同盟爲前敵之嚆矢紅旗招展世界行將開一新紀元我神聖之工人其奮袂而起……

見四月七日現象報

高等師範於八日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公啓說：「基督教爲宗教中最卑劣最虛僞最頑固最沒個性最阻進化之惡魔其教主則是口是心非褊狹利己善怒好復讎的一個偶像其教義則爲萬惡之護符人類之仇敵其教會則爲掠奪無產階級之總機關資本主義侵略之根據地謀人騙財漁色之大本營其教徒則爲資本家之走狗社會之盜賊近且標榜聲名竟敢蠅集北京以冀行其無理之侵襲苟不羣起而攻早加反對則教毒滔天伊於胡底同人等是以發起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爲人道而努力爲正義而奮鬪誓掃妖氛以淨寰宇」見四月十一日現象報而報界又復有組織非宗教記者同盟的籌議見四月十二日七十二行商報閱者試思廣州的空氣如此再延三數日或十日八日無人點醒無人制止而教會又各守無抵抗主義任人怎樣醜詆怎樣欺侮總屏息不肯與校他們倘誤以爲時機已熟即鼓動工人實行他的什麼「誓掃妖氛以淨寰宇」的宣言大局豈尙可收拾不然攻擊教義何取乎聯絡工界幸虧北京周作人君等五個人的「主張信教自由宣言」能及時發表叫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大同盟」先受一大打擊知道這種「挑戰的反對宗教」是破壞民國約法的事非同小可急急發第

二次宣言，向人洗刷，并卸其過於耶教學生同盟，不復作『挑戰的反對』的話，冀從此可稍息物議。恰巧廣東非宗教各學校學生正在發大狂的時候，這第二次的宣言就到，而廣東的惡空氣也就漸漸改從緩和。從前朱執信學校，因校長廖奉恩是個基督徒，學生中信教的也頗不少，常各本良心的主張，聯同信仰的同學，在校內一課室作祈禱會，為靈性的修養，校董某要人，常常去干涉他。此次『非教』風潮發生，他這間學校，也常呈一種不安甯狀況，并有人進去運動非宗教學生，加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以相抵制。頃忽發現一『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致執信學校學生書』於報紙，內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係反對基督教，並非反對進教個人公誼私情，兩不背謬。一方面加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一方面對同學親愛如故。』及『反對之手段，係採取從理論上辯論，文化上宣傳，並非雌黃快意越軌舉動』之語。此書不先不後，而給與『非宗教大同盟第二次宣言』。同一日發現於廣州的報紙，亦事之至耐人尋味的了。他這封書子有很多說得不對的地方，當把他另錄詳批，這裏且不要多贅。因錄周作人君五人的『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感觸我很多心緒，故寫一大篇說話附識於此。我還要再說幾句：廣州地面的教育界怎麼沒一個人知道這樣『挑戰的反對宗教』是『破壞信教自由的約法』。像周作人君等五個人那樣發表一篇『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於報紙上，叫他們知道省悟，不要這樣胡鬧。又廣州地面的報紙，怎麼總喜歡登『挑戰的反對宗教』的文字。聞其中也有不登的但甚少了

幫同他『破壞信教自由的約法』已經見了上海報發表周作人君等五個人的『主張信教自由宣言』不把他剪載在自己報上，叫看的人曉得省悟，免長久像這樣胡鬧下去。我實在不明白他們的心理是怎麼樣！

又周作人君等這段宣言發表後，王星拱、李石曾等，還斷斷置辯，說什麼『我們反對宗教的運動，不是想靠一種強有力者的勢力壓迫或摧殘信仰一種宗教的人們，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闡明宗教束縛心靈的弊害，欲人們都能依自由的判斷，脫出他的束縛與蒙蔽』。又說『信仰自由，在宗教勢力之下，只是一句空話。歐美諸國沒有能夠實行的，只有在人人的靈明都能脫出宗教的範圍，看宗教爲無足輕重的時候，思想自由，纔能存在。我們反對宗教，正是爲此，不但不是破壞自由，而且實在是擁護自由』。這真是遁詞，知其所窮了。你反對宗教，你自己不信罷了，怎麼消說些『欲人們都能依自由的判斷，脫出他的束縛與蒙蔽』？難道你想叫凡已經信教的人都跳出去，和你們一樣麼？你們的說話能夠折服他，叫他們肯捨棄他的信仰去從你，這也是你的能幹，但照你們的覆電和宣言看來，覆電名單有李石曾的名字你們連本國的歷史知識都沒有的人，詞氣又那麼粗鄙，我們看見只是笑究能生什麼效力？

『信仰自由』你既說歐美諸國沒有能夠實行，怎麼不指出他不能夠實行的事實給人們看，又怎

麼接以『只有在人人的靈明都能脫出宗教的範圍，思想自由，纔能存在』的怪話？周作人君等的『主張宗教自由宣言』是說你們那樣反對宗教，是『破壞思想自由』麼？你怎麼消說『我們反對宗教，不但不是破壞自由，而且實在是擁護自由』呢？光是『自由』兩個字，怎消你們『擁護』？又誰人會說你所『破壞』的是虛而無着的『自由』？就光以『自由』兩個字論，你這篇宣言的上文，豈不是有信仰『一種宗教，固然是他們的『思想自由』嗎？怎麼你要反對人家的信仰，不許人家有『思想自由』而且既說『信仰是他們的『思想自由』怎麼又說『宗教束縛心靈』且『信仰既也是他們的『思想自由』』怎麼又要『脫出宗教的範圍』……『思想自由，纔能存在』越說越不對路，若在我當國文教員時代，見學生做出像這樣支離荒謬不切題的文字，一定要全篇同他換過面目，纔對得他父兄在。虧難你敢在報紙上發表出來，真真佩服你們好膽子！

上面的附識寫完，見四月十三日的羣報上，有北大王星拱等之非宗教宣言一通，是對着周作人君等反對他們破壞信教自由約法發的。故再附辯幾句於此。一九二二、四、十三。

（校刊到這裏，忽又在報上看見蔡元培在北京非宗教同盟大會的演說詞，說得也很是可怪，且留待下期批駁，批出來，他自己看見也會失笑。）

（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章程

此件對批評致
不若評批一字

(一)定名：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二)宗旨：以反對基督教為宗旨。(三)會員：凡贊成本同盟之宗旨，熱心本同盟事務者，皆得為本同盟之會員。(四)職員：由書記一人，幹事四人，組織執行委員會，主持本同盟一切事務。(五)會費：入會費小洋一角，願多捐者聽。(六)開會：由執行委員會議決召集。(七)附則：本章程得由會員三分之一提出，過半數通過而修改之。(注意)來信暫由蒲柏路四三九號張悟廣君轉。

附識

自一批評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二批評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通電』及此章程均見『先驅』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中附評之『非宗教大同盟電』及『宣言』與其第二次宣言……各件，則是見之於各報紙。因他同是反對基督教的文字，故夾進來批駁。合說明，
 下是批評見之於先驅及各報的言論。
 一九三二
 四

(四) 批評赤光的基督教與世界改造

原文

因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底機關雜誌青年進步，『對於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那樣地『詳細說明』並且『具體的講述』所以我『對於』他們『這次的宣佈』不得不『立刻表示一種熱

烈的感應，『而作猛烈的反對。』

世界上殺人流血的事，人人對他都有談虎色變的情形；只是我們決不可忘記基督教殺人流血的歷史。我們試翻閱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便可以看見十字軍殺人流血的手段，他們出征一次……二次……以至於三次綿亘一世紀的時間，已經將中世紀的歷史，染成血色；後來又有新舊教徒互相殘殺的事；而其間血腥的基督徒對於中世紀剛萌芽的科學，又極力摧殘，以至於將許多著名的科學家活活地燒殺；這都是口唱上帝慈悲的基督徒們底盛德！如果我們一看血肉模糊的戰史，更可以看見基督徒底滑稽惡劇，他們平日無時不唱『人心所急求的不是威武，乃是和平！』一到戰爭時，却就德國底牧師替德國底兵士祈禱得殺敵致果的榮譽，英國底牧師替英國底兵士祈禱得殺敵致果的榮譽，如是兩方底兵士各為榮譽而拚命，以致殺人不可勝數！牧師唆使教徒在沙場上殺人，他們自己却躲在禮拜堂宣講上帝慈悲，他們鼓勵教徒們為榮譽拚命，自己却躲在禮拜堂裏祈禱和平！所以無論他們怎樣把平和相號召，怎樣以公道正誼為揭槩，但是所得的結果，到底是相背而馳，適得其反！因此，現在世界上，基督教國家中的明白人都以為『想要改造……社會，那末，就不能不和……基督的舊社會奮鬥！』非基督教的國家中的明白人更是苦口婆心地宣傳非宗教的共產主義以求『世界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却把基督置諸腦後了。

一般好吃懶做的牧師們，受了好吃懶做的耶穌基督底衣鉢，成日誑騙工人和農人血汗造成的東西，以營他們底寄生生活。因為要營寄生生活，所以不能不與殺人越貨的資本家相鉤結，所以資本主義越發達的地方，基督教也就越發達，——現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是美國，所以基督教在美國特別流行。他們既然與資本家狼狽為奸而生存，所以資本家底意旨，在他們是無有不奉承的，所以前次各國資本家因為爭商場，爭原料出產地，而造成的歐洲大戰，他們是不反對的。『這一次血肉橫飛的慘現象』雖然已經將資本主義底罪惡，痛切地指陳出，『不過犧牲他人，自己沒有身受其禍，所以他們底迷夢，永遠未醒！』

這班寄生的牧師和教士自己一生吸飽了農工底血汗還不够，還要背著好吃懶做的耶穌底靈位來作惡，欺騙純潔的青年們，以便他們底徒子徒孫「能够決意實行基督的生活而毫無疑懼」以作一大寄生蟲！

假冒為善的牧師教士們呀！你們自己與資本家通同對於工人和農人作敲精吸髓的勾當，你們却說「資本勞動的衝突做社會和平的障礙，貧富貴賤的階級做人類幸福的蝨賊」。這次香港海員罷工，你們底童子軍却又當官僚和資本家走狗來代理警察的職務，你們底言和行難道是受了魔鬼底命令弄到這樣陰險滑稽麼？你們平日掠奪誑騙也看著別人掠奪誑騙，等到被你們掠奪誑騙的工

人農人們知道了你們底劣迹要向你們示威，並且算帳了，你們又喃喃地唸些「人心所急求的，不是威武，乃是和平；人心所崇尚的，不在武力，而在公正。」你們是何等巧妙騙賊呵！

敬告我親敬的青年同學：騙賊們底國際的聯合已經在華盛頓閉會宰割全世界了，現在他們底支流餘裔又在別立名目在北京開會想要欺騙我們，愚弄我們，使我們作他們「本店自造」的上帝底奴隸了，我們快醒罷！一致反對罷！

無產階級的伙伴們！我們受軍閥，官僚，資本家，僧侶，牧師，一班寄生蟲底掠奪欺騙已經够了，我們不要再和和平平的做永劫不復的被宰割的魚肉罷！

因為歷來的經濟制度，宗教道德等作惡，所以我們「當前的路程充滿了許多彷徨，痛苦，遺憾和失望，」惟其如此，所以從我們底真心裏面「發生驚天動地的大反響，便是改造！改造！」世界各國在現今的時候，沒有一國不在糾紛搖動的地位，也沒有一國能以閉戶自己完全解決，世界全局的根本上改造，已經在各國人士的心目中激躍震盪。我們「並不是孤立無助，因為在世界各國尚有千千萬萬的青年都和我們有一樣的問題和一樣的困難，」所以也就「彼此有了一種滿足的密切的團結。」

「努力呵！我們大家奮勇直前，」使「興盛的區域，沒有不高懸……紅……旗幟，」在「世界改造史上劃示一個偉大的新紀元。」但是我們要做根本改造的事業，第一不可受無意識的欺騙，須得「把基督

置諸腦後」而牢牢地記著紅色的口標。

萬國無產者團結起來呵！

（括弧裏的文句都是青年進步雜誌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特號前三篇中原文）

批

此文沒有什麼值得批評之處，已讀過我上文那幾段批語的，沒有不看得出這一篇文字之荒謬的了。而今我姑且摘出他幾條來評評：

（一）十字軍殺入流血的事，原回教徒所激成，且也是十一二世紀時，行「教國」制的羅馬教皇之所為，不能拿來非毀我們今日反對「教國」制的基督教徒。

（二）新舊教徒互相殘殺，這也是當日兩方教會的不對，我們不肯替他辯護，我們只知道基督教是「愛敵」的，是主張「和平」的；是教人要「以善勝惡，勿以惡報惡」的。他們當日的舊教徒，動輒目新教徒為叛逆，為異端，常常以武力壓迫戮辱他；新教徒又憤他專橫，惡他迷罔，兩方面又各有信教的君王為之後盾，助他吐氣，因此兩方戰爭的禍機，遂一觸即發，而不可收拾。這是很不合耶穌道理的事，也是初改革時所必歷的階級。我們知道這「教國」「國教」兩制，是違反基督教義，叫人看不見基督之真的魔障，已早經盡力將他打破。雖間有仍是制，已不能為害。歐西各文明國，自彼時以至

於永遠，斷不會再有以教起戰爭而互相殘殺的事發生。又何得搬起這些歷史，來非毀今日已能實現基督和平真理的基督教。

(三) 中世紀極力摧殘剛萌芽的科學和活活地燒殺著名的科學家，你知道那時的宗教，是不是我們今日所信仰所宣傳的宗教？你知道我們今日所信仰所宣傳的宗教，在那時被他們摧殘被他們燒殺的慘狀是怎麼樣？他那時被摧殘的剛萌芽的科學，和被燒殺的科學家，與我們今日所信仰所宣傳的宗教的先進所受，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他是否並我們今日所信仰所宣傳的宗教，也沒有信？又是否即是被我們今日所信仰所宣傳的宗教所摧殘所燒殺？你讀過我們的教會史沒有？你知道完全這被燒殺的著名科學家的生平沒有？怎得像這樣不分皂白，把古代舊教徒的罪惡一律說是口唱上帝慈悲的基督教徒的盛德？至教會底牧師，在戰爭時對兵士祈禱戰勝，自己在禮拜堂就祈禱和平；這是他迫不得已要這樣做的事，因為他也是他的國的國民一份子，他國家已下了動員令，要出與敵國交戰；他無拳無勇，雖明知道這或是曲在己國，也沒法出而阻止，即阻止也必無效，只得了了世情，祈他戰勝，免叫人說己不愛國。去後知道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既不能以人力挽回，上帝無所不能，背地裏求他默化，幸而得蒙允許，也可以少傷天地之和。這有什麼可非議之處？兵士出戰，權在主帥，豈牧師所能干預？他不下令，又豈牧師所能鼓勵？即說這已是不對；他這樣的不對，是牧

師的不對，並不是宗教自身的不對，基督並沒有教人對兵士要祈禱殺敵致果，又何能以這些事非毀宗教。現在世界上基督教國家中，又誰曾因此就說什麼『想要改造社會，就不能不和基督的舊社會奮鬥』。此次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是不是基督教國家中明白人，（德國的代表美利加氏 George Micholis 且是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怎麼他這樣熱心提倡以基督教改造世界，而不『把基督置諸腦後』？眼前的事你們且說得這樣顛倒；難怪中世紀的事你不明了！

（四）耶穌基督好吃懶做；這層不知道你們是從那裏考察出來。聖經稱他是木工之子，在家中服勞至三十一歲，纔出外面去傳道。所招致的門徒，又通通是無產階級的稅吏漁人，東奔西馳，日日有萬數千人跟起去聽道，和求他醫病行異跡，連麵包都不得空（去聲）吃，比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還忙碌萬倍。怎見得他是好吃？怎見得他是懶做？牧師得工人農人或資本家捐助，得以盡力會事，無內顧憂；這是工人農人或資本家，熱心信教，知道出錢養牧，是一件重要的事，纔肯這樣。並不『誑騙』更說不上什麼『鉤結』。我是信徒一份子，我的教會，是完全中國人自辦，教友也大部份是工人；其中雖有少數是稍為有點錢的，也大半是做過牧師傳道，見得教會自立，得款不易，纔出來謀點生業；有利可獲，就盡力提來養會。這通通是我們的本願，而且是籌足經費，纔聘請牧師，經費不足，此缺還是虛懸，與你所說『誑騙與鉤結』，完全是立在相反的地位。中國的如此，美國的也已可以類推。

而知而且無論那一國的教會，除有階級的舊會，牧師好像是一堂官的以外，平民教會的牧師，實是一個勞工；不過他所勞的是宣傳教義的工，沒有自己去耕田去做生意來弄錢糊口罷了。然使教會無力供養，他去學從前保羅那樣，織幕自食，也是大有其人的。我們做教友的，既稍可自給，怎忍白受牧師個個禮拜替我們靈性上的需要勞苦，不盡力捐錢來壯健他的肉體，還要他自己分心去謀活呢？不大失了我們的本份麼？他那樣勞苦，你們都忍心誣他是「好吃懶做」，並且說是「受了好吃懶做的耶穌基督底衣鉢」，豈但不識基督，不識牧師，連一般真心信仰的教友們的心理，一概也沒有知道！

下面的不用再批駁，看我上面寫出來的話，已曉得你通通都是胡說，你們說「要做改造的事業，須得把基督置諸腦後，而牢牢地記著紅色的口標，萬國無產者團結起來呵！」我們不問有產無產，既真心信仰基督，知道這個世界，惟基督的教有改造的能力，合力「把基督放在面前」，跟他的腳跡，一步一地的向前行去。我們更深信耶穌所說的：「我是真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個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好像枝子離了樹一樣。」所以我們只一味拿耶穌做標準，靠耶穌的幫助，事業總一天一天的進步，世界改造得那麼多，就改造那麼多，終究天國必會有一日實現在這個世界，你們怎樣誣毀我，怎樣攻擊我，總是徒費氣力，不能阻

碍我們的進行。倒顯出你們是不想改造世界。你們如果想改造世界，必知道我們是你們的同志，不肯拿那些守舊而沒有覺悟的教會，來非毀我們。且必喜歡自己去『直接敲耶穌的門』。做一個與葡萄樹身相連的葡萄枝子，日子久了，你也必會知道像說你這一番話的完全錯誤。那時雖有人阻止你不要信仰基督，你也不肯答應。因為你的主義，通通都是間接又間接得之於我們耶穌基督聖經中的教訓。你不信麼？請看下面所列：

人不作工，不得喫飯。（帖撒羅尼迦後書十章二節）

你擺設午飯或晚飯，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親屬和富足的鄰舍……要請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癱腿的瞎眼的。（路加十四章十二至十四節）

他叫有權柄的人失位，叫卑賤的人升高，叫飢餓的人得他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路加一章五十二至五十三節）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爲主治理他們，有大人操權管束他們，你們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意爲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意爲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馬太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

那時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沒有一個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

徒行傳四章三十二節)

(五) 批評盧淑的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這一篇是均默君所作

駁盧淑之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均 默

想討論基督教與資本主義這一條題目，首先要知道基督教和資本主義兩箇名詞底界說。這是辯論方法第一件重要的事。

什麼是基督教呢？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博士說過了：「基督教就是在乎基督自身。」更申言之，基督教就是耶穌基督底言論和行事。

什麼是資本主義呢？就這箇名詞字面上看來，實在過於單簡的。想他更加明顯，應該說是資本私有主義。更申言之，照現在底社會情形，把生財之物，和所生之財，都被少數的資本者所佔有，這就是資本主義。（反之，我們想將來把生財之物，和所生之財都屬之於社會，就叫做社會主義。）

我們既明白這兩箇名詞底內涵，然後再研究基督對於資本主義底觀念是怎樣的。看他是資本主義底贊成者實行者麼？却還是資本主義底反對者排斥者呢？請我們拿着一本新約聖經細心查過，并永不要忘记下列底幾句話：

馬太六章十九至二十一節耶穌說：『不要爲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爲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

馬太六章二十四節耶穌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箇愛那箇，就是重這箇輕那箇。你們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馬太十九章二一至二四節耶穌對少年者說：『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爲他的產業很多。』耶穌就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路加十二章十五至二十一節『於是耶穌對衆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自己心裏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裏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上帝却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爲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照上面所列的看來，基督的言論，會帶有絲毫資本主義底臭味麼？他對於資本和資本主義，是表示何等不滿意的態度！

因為他所主張的是神國主義，他所要建設的，是屬神（to God）由神（by God）為神（for God）底國。所以他對於財產，是主張積之於天，為神所有。既然是一切財產都屬神，那就人人都應該是無產者。（這是人類理想世界之極則。我將來要再做一篇文字說明這箇道理）看他說：『你們不能奉事上帝又奉事瑪門。』財主進天國是難的，『和』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還要來跟從我』這等話，說得何等斬截而明瞭！

他更不是空談主義者，而為實行主義者，他為殉其主義而死，在世無枕首之所。他看見窮寡婦捐了兩箇小錢，就說：『這窮寡婦所投的比衆人還多。』（見馬可十二章）他實在是古今唯一的反對資本主義底實行者。

因為基督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所以古今中外底基督徒，十之八九是無產階級，而因貪財底原故，致喪失其基督徒之資格的，又往往而有。最顯著的是猶太因貪三十塊錢而賣了他的宗師。（見馬太二十六章）亞拿尼亞夫婦因當時信徒實行共產，他自己也賣了產業，却匿藏數分，纔獻給衆人，遂受聖靈底責罰而暴死。（見使徒行傳四章五章）從此可知設使沒有資本制度，那基督教會之發達，斷不

止今日底地位。見資本主義就是基督教底。至大仇敵。基督教爲自身保存起見，也祇有排斥而絕無鼓吹資本主義底道理了。

又試看彼得約翰保羅之徒，通通是爲道而死，身無餘財的人。保羅更日間傳道，夜織帳幕，自給自稱，從不會白吃人家底一頓飯。『不工作就不應該吃東西』也是這位保羅先生說的話。（見帖撒羅尼迦人書）卽就今日底傳教士而論，其所得薪金，也比較常人微薄……比較服務於教育界的還更微薄。這是稍查過基督教內容，底人都知道的。更那裏來『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狼狽相依』底話呢？由上所說，是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絕無因緣，已經明白請閱者更看看盧淑先生之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和我的評論（盧淑此文是從先驅週刊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抄來，沒有加減一字）

盧淑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原文如下：

『基督教傳播的地方，就是外力蔓延的地方；傳教師所到的地方，就是洋貨流通的地方。我們要知道這便是資本主義帝國開闢的新市場了。』

外國教士到中國來，必利用一班中國人做他們的嚮導；外國教士創辦一個教會，必在本地羅致許多智識分子。我們要知道這便是資本主義帝國利用教會養智識分子做走狗的巧妙方法了。

我們試追溯基督教變遷的歷史，便不難知道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程度。我們先前被基督教

博愛的善名所欺，現在明白了，資本主義和基督教狼狽相依！基督教實是資本主義的傀儡！

（以上是說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狼狽相依）

從此大家不要被矇混了！基督教本是特權階級的逢迎者。他最初在羅馬商業社會裏逢迎羅馬帝政。後來羅馬商業社會破壞，領主制度的社會代興。他就逢迎封建制度。當時社會有皇帝，王公諸侯，領主，平民，奴隸等階級，他的教會也有法皇，僧正，高僧，以至於普通僧尼等階級。貴族的專制主義，奴使人民，他便在教會預先訓練人民作奴隸。

封建制度倒壞以後，資本制度勃興，他又改頭換面去逢迎資本主義。他做資本階級的留聲機。他代資本階級宣傳掠奪的自由，他代資本階級宣傳虛幻的平等。他瞎談博愛，他愛資本階級有錢有勢，他愛勞動階級甘為奴隸。

（以上說基督教是特權階級底逢迎者）

他又冒牌社會主義。他標榜反對私有財產，又提倡慈善事業和禁慾主義。他助資本家掠奪勞動者，他勸勞動者服從資本家。他麻痺了勞動者階級的意識，他磨鈍了勞動者階級的覺悟。他活了人的命，殺了人的心。他救了人的軀殼，滅了人的靈魂。基督教是惡魔，基督教社會主義是「僧侶清理貴族心火的聖水」。

我們知道，有產者所以能够掠奪無產者，無產者所以被掠奪的原因，是因爲一個握有生產機關，一個沒有。於以貧富的懸隔之間，絕不容什麼超自然力或上帝之存在。

我們知道，社會的壓迫，是使我們致貧困的原因，援救我們的唯一方法，只有從資本階級手裏奪回生產機關，所以我們只有向這個目標進行階級的鬥爭，更不必啜泣去祈禱，也不當袖手以旁觀。（以上是抹煞基督教的社會主義）

基督教徒在中國經濟上政治上所占的勢力一天比一天擴大了。他們有銀行，有工廠，有教育權，有兵力，又占有政治的優越地位。赫赫巍巍，儼然成了一個大大的掠奪階級，無時不向着我們無產階級磨牙吮血。

所以我們認定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化身；教會，青年會，是資本主義間接掠奪無產階級的工具；基督教徒青年會會員，便是資本主義的黨徒，或是獵人的獵狗。

（以上說基督教在中國成了掠奪階級）

我們要反對資本主義，不能不反對基督教；我們要推倒資本階級，不能不先事推倒這基督教徒的社會，尤其要反對這聲勢浩大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

至於實行的方法，第一步便必須聯絡非基督教的學生組織一個大團體，再進一步，便是聯絡勞

動者和他們決戰。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基督教勢力猖獗而畏縮，更不可為「宗教是個人的私事」的條文所拘束而緘默！

（以上說出要推倒基督教）

我們看過盧先生這一篇文章，就知道他定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這種勇氣，如果用之於正而之途，當有很大的成就，却可憐他底觀察完全錯了！他底話也似乎有意羅織人罪了！基督教底真相，他固然沒有研究過，就教會的內容，他也止盲猜妄說，離事實不知幾千萬丈遠。

我上文已經把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絕無因緣，說得很是明白，閱者更參考基督教聖經，就可以完全證明，茲不更贅。但我們如今還要知道基督教會底來由和作用，然後見得盧氏所說之毫無根據。

基督教會是純粹由同一信仰的基督徒所組織，其作用止是兩件：第一是做信徒事奉上帝，地地方圖增進信徒靈界的安樂，和信德底鞏固；第二是做傳播福音底機關，把真理貢獻於未信者。除此兩者之外，其餘都不屬教會底事，這一點不能不要首先認清楚的。

因此我們就要知道：教會與政治固然完全脫離，就與其他一切資本機關也是毫無關係。教會底目的在傳道，事功在傳道，所有一切動作也無非為傳道。這是因為基督交付門徒最重大底遺囑，就是

「往普天下傳福音。」基督徒爲要成全這箇偉大的志願，所以傳道所到，通都大邑固有，窮鄉僻壤尤多。但有人類底地方，就不問其人種怎樣，文化怎樣，基督徒終要把真理輸進去的。現在世界各國都已經有基督教傳到，就是這箇緣故。

至各文明國底基督徒除向他本國人盡力傳道之外，又分其餘力傳道於未有福音傳到底別國，是完全出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底宏願。外國教士來中國傳道，就是想中國人將來能够自己負起傳道底責任，他們就要放下擔子，返他們底祖國的。所以教會內鼓吹中國人自立自傳底呼聲，差不多天天聽着。近廿年來中國人自立教會，也有逐漸加增底趨勢。這是今日教會底真實情況。我敢向國人說：外國純正教士來中國傳道——扶植中國人自立自傳——之外，絕不含有他項底意味也。絕不會有替外國資本案鼓吹底言論和行事。試看禁烟禁酒運動，外國教士無不盡力提倡，是衆目共見的。如果他們與外國資本案狼狽爲奸，背這樣阻碍鴉片洋酒煙捲底銷路麼？全這件事就可證明了。

至於洋貨之流入中國，與傳教更是截然兩事。以中國生產之缺乏，工商業之不發達，那裏還有洋貨不到的地方。就使海通以後，不許基督教傳入，洋貨也源源而來，莫之能禦了。然而竟拿這件事歸罪於基督教，也算羅織底能手了！

盧氏又說：外國教士在中國創立教會，必羅致許多智識分子，是資本主義帝國利用教會豢養智

識分子底巧妙方法。這句話更是胡說。教會之接人入會，是止問其信與不信，決不問其爲智識分子與非智識分子的，因爲人類底靈魂是同一的貴重。現在中國底教會，智識分子固然不少，但這些智識分子有因爲研究宇宙，人生，救國各大問題，遂知基督教之真實必要而信的，也有信道之後，因想闡明這條真道而盡力求學，遂造就成博學之人的。盧氏乃指爲資本主義帝國豢養底走狗，獨不想及含血噴人會自貶人格麼？

盧氏又謂基督教本是特權階級底逢迎者，這話越發「匪夷所思」了。基督教自始卽爲平民的宗教，是稍有見識者所共認。你看基督是一箇做木匠的勞工，他所招十二門徒，大都是漁人稅吏一流，爲當時社會所瞧不起的。他終身底言論，不曾有半句勸人做官發財底說話。他們最初在猶太傳道，就受當時特權階級之祭司吡喇噠人底迫害。後來保羅等傳道羅馬，也受羅馬政府底殘刑。謂基督教逢迎特權階級，那裏見得的？又如十六世紀時改正教徒因要恢復真基督教而盡力反抗當時特權階級之羅馬教會，以至於被焚被殺，你認真了麼？英國清教徒因反對當時特權階級國教派之監督會，不惜舉家遷往新大陸，你認真了麼？美國之抗英獨立，主其事者大多數是基督徒，你又認真了麼？中國之推倒滿清，有許多流血斷脰底革命黨人是基督教徒，你又認真了麼？最近韓國之獨立運動，大多數是基督教徒，你又認真了麼？謂基督教逢迎特權階級，又那裏見得的？我們又試拿本社會主義史看看，首先挺

身做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基督徒有多少？查查歷史上最先實行共產主義的，是不是使徒行傳所載五旬節後底基督徒？謂基督教爲逢迎資本主義，又那裏見得的？我們所傳的自由，平等，博愛有像盧氏所捏造的麼？我們溫和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發源於愛的——不和你們發源於妬恨的社會主義者同作暴烈的舉動，你就要誣我們『愛資本階級有錢有勢，愛勞動者甘爲奴隸，助資本案掠奪……勸勞動者服從……』麼？請問怎樣助法？怎樣勸法？能够明白說出麼？你想把基督教底精義『用冒牌『標榜』等字樣就一概抹煞，又把純正的基督教所極力反對那特權階級之不純正的掛名的基督教會——如羅馬舊教——來概括基督教，以愚惑缺乏研究的中國人——這種手段如果出之有意，就未免太卑劣了。

我今更敬告盧淑先生；基督教實是社會主義底來源。基督教祇能替社會主義張目幫手，而決非社會主義底仇敵，所以在新青年社出版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第十一頁上說：『許多社會黨人以爲社會主義的制度就是耶穌教一種重要的結果，社會主義和耶穌教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社會主義的倫理學和耶穌教的倫理學，即或不完全相同，也是很相接近的。』這是英國著名社會學者底說話，請你別要忽視，更要做一個專向基督教的偵探者，那後來定要再寫一篇認錯的文章了。

說到實行社會主義這一點，自然是要把生財之物和所生之財都屬諸社會，然後社會上人人可

以有均等的機會這是大家公認的，但用什麼手段來達到這個目標呢？生性溫和些的，就先做宣傳工夫，生性激烈的，就即行階級鬥爭。這兩種人態度雖然不同，却是社會主義先生底左手右手。現在基督徒之參加此兩項工夫的，都已有了。雖然很多尚懷疑這主義之難於實行，然大都也歡喜這種主義之實現，他們也是社會主義底好朋友了。不過還有一層要非基督教的社會黨徒認清楚的，政教分離是永久當守的真理，教會祇是事奉上帝底所在，不宜干預一切政治的行動，無論何時，都要保存他獨立底位置，所以做社會主義運動，也祇能由基督徒以個人自己參加，而決不能由教會代辦。中國幾次革命都有很多基督徒在內，但與教會是毫無關係，祇為這個緣故，如果看見教會不肯出風頭，鼓吹社會主義，你就以為基督教和基督徒是社會主義底仇敵，那就再錯誤沒有了。

說到上帝之存在與否，及吾人對他承認祈禱與否，這是人底自由，上帝也沒法勉強人的。但是盧先生要說什麼「絕不容」，就未免太不自諒了。造物底權能和他所定的「自然律」，盧先生能够避免麼？

盧氏更有一絕謬之見，是說基督教徒在中國儼然成了掠奪階級，真是可笑之至！我告訴你罷，以基督教會講，除掉禮拜堂，學校，醫院，孤兒院……種種賠本生意……每年由基督徒捐費維持的……以外，實在沒有一些謀財生利底機關，你慢慢查過可以知道的，以基督徒論，勞働者……無產階級……

實占十之八九……你慢慢查過也可以知道的。近年因爲信者日多，那富貴的自然也有些但也是他個人底富貴與教會毫無相干。盧先生怎就要眼紅起來？非基督教的人，富且貴的恒河沙數，盧先生不見着，却單向基督教徒來吹求，是什麼心理？怎麼因見最少數的基督徒在經濟上政治上略占勢力，就要認定基督教是資本主義底化身呢？老實說句，我們基督教教會，是不歡喜信徒去做大官發大財的；因爲做了大官發了大財，就會失却信仰，是教會再傷心沒有的事。盧先生却拿這些都附入基督教三字底欠賬，真是太沒分曉太沒邏輯了。這等推理和把犯了基督教誠命底教會惡劣分子也指作基督教底罪過，是同樣的錯誤。

我駁盧先生底話到此算完。閱者卽此就可見他全篇都沒有理由和根據，全非事實底真相了。盧先生若看見我這篇，拿來細心想過查過，那你要反對資本主義儘管去反對，要推倒資本階級，也儘管去推倒，我也十二分贊成的。但不要牽到基督教，更不要反對到基督教學生同盟了。若要聯絡你們心中所指的勞働者，來和基督教徒宣戰，那時基督徒中不及十分一底富貴者，早已跑去最安全的地方，留下其餘十分八九底勞働者，你們不知又怎樣對待呢？恐怕「鷄肋是不足以當尊拳」的哈哈！

二、四、五。於廣州東山

（六）批評綉園的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全上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是這樣說的麼

均默

自有基督教以至今日，攻擊他底言論很多，但從沒有見過如此先驅半月刊所出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那麼可笑的了。

先驅半月刊是打着社會主義底旗號來反對基督教的。非宗教的社會主義者，反對基督教底言論原也很多，但又從沒有見過如綺園先生所做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一篇那麼可笑的了。

怎樣說他可笑呢？讓我把他底大著介紹在下面：

『我們反對一切的宗教，我們尤其反對基督教！』

我們爲什麼反對宗教呢？因爲宗教是性靈的桎梏，思想的障礙，資本家的護身符。什麼上帝神道都是醜人的魔王，什麼教規信條都是醜人的科例。他不特用形式上的監獄去剝奪人的自由，他又用精神上的鐐韉去毀滅人的個性。馬克斯說：『宗教是人類的鴉片。』吾人之義務，吾人之事業，在講人羣幸福，在對於靈異信仰與之攻擊，加以棄絕。宗教中的基督教在過去的歷史中，尤其幹了無量數的罪惡。歐洲十六世紀以前的黑暗，可以說完全是拜基督教之賜。而且也一向在壓迫階級手上，用來維持不平等，掠奪和實施奴隸的服從底一種很有力的武器，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有些孱弱的共產主義者這樣想宗教毫不妨礙我爲共產黨員——我信仰上帝也一樣的信奉共產主義。我的上帝信仰也毫不妨礙我爲無產階級革命犧牲而奮鬥。

這種思想根本上是錯了的。宗教與共產主義無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都不能相提並論。

自然科學發達以來，我們已經承認自然有絕對的威權，諸如天文，地質，物理，化學各科學裏，一切現象都歸諸一定的法則了。而社會進化的法則，又由我們的宗師馬克斯和恩格斯發明唯物史觀十分完滿確定了。立在自然法則與社會進化法則的基礎上，觀察以往一切現象的變化，並沒有絲毫牽涉到超越自然的力來，而且上帝的觀念在人類歷史底一定階段中發達，和在一定階段中——由不能解釋實際生活時——消滅，也給這真理指示出來了。

科學的社會主義對全體自然現象底判斷支持在自然科學的結論上面，故他和一切宗教的謬說是不能妥協的仇敵。

實際上，共產主義與宗教信仰也不能調和，共產黨的戰略對於黨員規劃了一定的舉動。而每個宗教的道德對於信徒也一樣的規劃了一定的行爲。在共產主義戰略上的命令與宗教戒律之中，每每有許多地方證明是相反的。一個共產黨員，倘若他拋棄了宗教的戒律，照黨底計劃行事，那末他已經停止他的信徒資格了。一個人，他既信仰上帝而又自稱爲共產黨員，不拋棄戒律以從黨規，

那末他已經停止他的黨員資格了。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向宗教作戰，這是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嚴格分別的。一方面與那宗教宣傳之特別組織底教會作戰，他實在是誘惑愚昧的人民和製造宗教的奴隸底工廠。一方面與大多數無產階級中那流傳久遠，根深蒂固的宗教底謬說作戰。

然而我們尤其不要忘記，中國的基督教後面還隱藏着個資本的侵略主義，外國的教士沒有一個不受資本案或政府所豢養，以作他們侵略隊底急先鋒的。你看巍然高聳的教堂，佔地百畝的教會學校，試問他們那些不勞而食的教士，那裏來的這許多金錢！

他們現在也扯起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旗子來，蠱惑一般意識未定的青年了。但是我們已經從他們的聖經上認識了耶穌的人格，耶穌的犧牲是爲保全生命到永生的犧牲，耶穌所說的博愛是自私的博愛。他當困餓的時候，遷怒樹上沒有菓子，而行咀咒。他嘗言有者與之無者並其所有亦奪之。哦！他原來是一個刻薄的資本家贊美者呵！

他們今年四月四日要在北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他明白的說要學校生活的基督教化，還要討論什麼基督與世界改造，這是稍有血性的人都要反對的，何況我們！

以上就是這位綺園先生大作底原文。我們爲取公開研究態度，和「求真」起見，不肯像他人把人

家底言論截割首尾，做詭計的攻擊，來欺一般粗心的羣衆，所以先把他不篇抄上，庶幾容易見着『真是非』底所在。

以下批評他底謬誤；

第一第二段原文『我們反對一切宗教……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讀了他劈首第一二段文章，那種聲情激越之致，簡直是一篇檄文了！那裏還有絲毫學者底態度？不知宗教和他結了什麼深仇大恨，致發出那兇狠狠的神氣，真是可笑之至！

其實這位綺園先生認識了什麼是宗教？若果明確的宗教觀念還未得着，就貿貿然來評斷宗教到底『無有是處』的。

宗教底意義，簡單點說來，就是『關於生死天人之道底一種信仰』或『對於宇宙間絕對勢力之一種信仰』崇拜。梁漱溟先生說：『所謂宗教，都以超絕於知識底事物，謀情志方面之安慰勗勉的。』這也算能够把宗教底共同必要條件找出來了。就此看來，那綺園先生所說『宗教是性靈的桎梏，思想的障礙，資本家底護身符。』真是牛頭不對馬嘴！

原本人類之所以要有宗教，正因為人類受自然的束縛，太過辛苦了。爲謀解脫人生底痛苦，就自然地生出一種宗教底要求。一個人設使沒有得着一種安心立命底宗教，那人生不過純然是物質的，

機械的罷了！飢寒啊，疾病啊，老啊，死啊，層層向我們圍困壓迫，使我們沒有絲毫意志底自由！這纔真是『性靈的桎梏』！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呢？綺園先生全沒有知道這一點，却就很堅決地說：『什麼上帝神道都是醜人的魔王。』究竟何所見而云然？

如果就客觀方面研究麼，那歐美底科學巨子，大多數都是信仰宗教底人，……如哲學者盧騷思想之浪漫，教育家福祿培爾學說之宏博，進化學者窪勒斯研究之深邃，……也都承認上帝之存在。綺園先生果自以為你底學問比這幾個人都高出萬倍麼？為什麼下斷語這麼輕易？如果就主觀方面研究麼，那綺園先生既不是宗教中人，當然嘗不着宗教底滋味，又何能知道怎樣『醜』法，怎樣『剝奪自由』，怎樣『毀滅個性』呢？

至引馬克斯說：『宗教是人類底鴉片。』你們這位『宗師』底話，益發沒有道理了。吸鴉片人底身體是日漸孱弱，志氣是日漸頹喪的。比之宗教家精神『堅忍』，『沈毅』，『奮發』，『快樂』，『做事則百折不撓』，『傳道則無遠弗屆』，『正』，『適得其反』。老實說句，共產底運動，若要成功，也非有宗教底精神不行。所以羅素先生就簡直把馬克斯主義算做一種宗教。據我看來，羅素底話固未必盡合，但像綺園先生這樣迷信宗師馬克斯底說話，也可算是偶像底崇拜者了。

綺園先生又說：『吾人之義務，吾人之事業，在謀人羣幸福，在對於靈異信仰與之攻擊，加以棄絕。』

『這種武斷的態度，尤爲進化底障礙！』

以今日我們智識之淺，離宇宙全體認知底時候尚不知幾遠，如果人人像綺園先生那麼武斷，那『地圓說』『地心吸力說』『電子說』種種，都無一不『加以棄絕』了。其實則人生靈異之事，隨在皆是。任拿一物，加以精深的研究，都無不有『靈異』存乎其中。我們一方要信仰其有靈異，一方就要研究其怎樣靈異。前者是宗教的作用，後者便是科學的作用，兩者原沒有相反而祇有相成。如果『加以棄絕』還有新發明麼？綺園先生一面說『謀人羣幸福』，一面反對宗教，而不知宗教卽所以謀人羣幸福，這真是大錯而特錯。

『歐洲十六世紀以前底黑暗』據我們眼光，是由於違反基督教義所結底惡果。綺園先生却又說是『全拜基督教之賜』。這也足見他頭腦底混沌。杜威博士曾對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博士談及宗教戰爭的問題，他說『歷史上宗教戰爭底緣故，乃因當時民族的蠻性未除，雖然稍稍受了宗教的感化，總是他心中好殺之性仍在，故每因風俗習慣政治上的關係，卽利用宗教之名大啓戰爭，以遂他的野心。要認此是基督教的精神，實爲大謬。』（見真光雜誌第二十卷五號司徒雷登博士在北京大學青年會講演）這真是有眼光底哲學家底說話，可惜綺園先生沒有聽見。

至謂基督教是『一向在壓迫階級手上……』這簡直是閉起眼睛瞎說底話。基督教最初之傳

道者，如彼得約翰保羅固然是世間所謂『貧賤之人』。就今日底傳教士而論，也通通是無權無勇的平民，祇有受人壓迫，那裏還可說是壓迫階級呢？若謂羅馬教皇和各國君主利用教會以壓迫平民，這是利用底人底罪過，又和基督教本身何關？基督徒正因為反抗這種壓迫，流了多少血，以要求信仰底自由，綺園先生可曾睜開眼看看。

第三至第七段原文：『有些孱弱的共產主義者……那末他已經停止他的黨員資格了』

我以為宗教是一種靈界的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物質的分配。前者為內部的，自由的，個人的；後者為外部的，制度的，社會的；兩者原絕不相侔。我們固然有物質的生活，也不能無精神的生活，這又是人人可以想到的。所以近世稍明政治原理的人，都承認人類底思想、情感、信仰，無論在何時何地，或任何政治制度之下，都應該有絕對的自由，而絕不容他方面底干涉。那麼，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又有什麼妨礙之處？我相信如果將來共產主義見諸實行，那基督教一定更加發達。因為到這時候，物質的生活，既然沒有現在的困難，精神的生活，當然較現在更加注重。那就非有宗教不可了。綺園先生，連這等很淺的道理都沒有明白，却以為共產主義和宗教信仰，是勢不兩立一般的，真是令人捧腹。設使這位綺園先生做了蘇維埃政府底委員，豈不要下一張不准人民信上帝底「上諭」麼？

綺園先生又想拿科學來反對宗教，就說：『自然科學發達以來，我們已經承認自然法有絕對的』

威權：一切現象都歸諸一定的法則了。」這種科學上的迷信，我請他看看杜威博士下列底說話：

杜威說：「有人研究自然科學，覺得自然的公理原則，也以爲超乎自然現象之上，彷彿自然現象總要遵從這些公理原則，其實大謬。這些公理原則，不過指事物與事物之關係而言，把他的關係敘述出來，解說出來，就成爲公理原則。有這種公理原則，就可以制馭種種特殊的現象，特殊的事變，所以這種公理原則，並沒有特別的存在在那裏。」（見杜威博士在南京高師演講試驗論理學第七次總結論理方法的歷程一段）

他又說：「一切的公理原則，都不是最後的目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這些公理原則，不過是一個工具，可以解釋特別事實的；這種工具，必須常常修理……物理學上奈端所發明之地心吸力的公理，算是最概括的原理了，然而西洋還以爲可以修改，這樣的公理，尙且有時因爲新狀況不能適合不妨修改，其餘的公理可知了。」（見同前演講第十次試驗公理的原則一段）

以上杜威博士底話，料想綺園先生一定不曾看過，却想拿這些法則，來推倒基督教所稱之上帝，抑何不思之甚呢！

至馬克斯底唯物史觀，近代歐美學者，多數已不承認其有完全科學上之根據，因爲他簡直看人類如同機械，一般完全受經濟底定命，而不知社會情形之複雜，實非一個原因可以說明。綺園先生乃

說是『十分圓滿確定』也未免太過輕信了。

綜上看來，他想拿科學來推倒宗教，實在由於未能認識宗教之本身，和了解人生底真相，至有這類武斷的妄話。這種『誇大狂』底病，止有再讀多些書，或者還可以救藥。大着膽子亂做文章底惡習，此後要請綺園先生努力戒除了。

我在此還有要說明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制度，宗教是一種信仰，兩家固然沒有相妨，在上文已經說過。但即再進一步研究，基督教教義和共產主義，豈獨沒有衝突，實在還有互相借重之處哩。

高一涵先生在新青年九卷二號登過一篇共產主義歷史上之變遷，在他文內博愛派的共產主義一段上說：

『這一派的共產主義，可推最初基督教會做代表，如果我們一翻開新約，就可以找出基督徒對於財產的觀念，使徒行傳中說：

信者會同，有無相通，有所需，變賣物產分之（第二章四四五）

信者之衆，一心一志，不私己財，有無相通……其間無窮乏者，蓋有田宅者，售而挈其金置使徒前，有所需則分與之……有田售之，挈其金置使徒前（第四章三二至三七）

照這幾句話看來，耶路撒冷的教會當先確有其產的精神，因為宗教家主張從精神上解放奴隸，

認定人類生來一切平等，在自然法之下，人類都是一樣。祇要天良不昧，在真理面前，便沒有主奴之別。階級的區別，都是後起的，都是人爲的。並且有人相信，在自然世界之中，沒有什麼私有權，凡政府財產，都不是原始人類的自然的制度。而且教徒多尊重勞動階級，聖保羅說：「自己不勞動的人不可吃飯。」就是基督教徒所以爲窮人說話勸富人通財周急的原因……（中略）

基督徒的共產的理想，祇自從良心上自發的，並不是用團體的力量強制的。這又是他們和近代共產主義不同的地方。」

我們要知道高先生並不是信宗教的人；他對於基督教底共產主義，止依學者的態度講良心的說話，所以就有如上底證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基督教還是共產主義底淵源。他固然和現代從經濟的基礎上立論底共產主義——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並非同物，但我們總不能不承認基督教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中底一派。而且我們更要知道宗教止是規範人底內部的生活，是屬於倫理的、道德的。他對於每一件事，止教人當做與不當做，而不教人怎樣做的。解明「爲什麼」，是創立宗教者底責任，「怎樣」How 做去，是人們底責任了。所以一個人一方做共產黨人，一方做基督教徒，實在沒有什麼不相容的。綺園先生却止知他底宗師馬克斯有共產主義，「其實不過是共產主義而非純正的共產主義——便抹煞一切，這種好同惡異之性，適見其人之小而已。」

第八段原文『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向宗教作戰……根深蒂固的宗教底謬說作戰』

我告訴綺園先生罷。基督教如果不是真理，那經過幾許非基督教者底歷迫攻擊，和利用基督教者底遮蔽弄壞，早已不能存在了。如果他是真理，那人們愈加攻擊就愈加光明。最後之勝利，一定是歸於真理。何況你們這樣混沌的頭腦，更那有不敗北而逃的。

第九段原文『然而我們尤其不要忘記……那裏來的這許多金錢』

外國教士之傳道他邦，是由於他恪遵基督底遺命，纔肯含棄他底母國，投身於舉目無親底遠方。他本國底熱心信徒，因為被他這種熱誠所感動，就湊集款項以助其行。綺園先生乃誣人受資本家或政府所豢養，真是小孩子般的見地。

教堂及教會學校，是基督教利他主義底果子。通通是由熱心信徒，和表同情於基督教的人捐助。其中少而至捐助一角幾分的也有，綺園先生又那裏知道。

第十段原文「他們現在也扯起基督教社會主義底旗子……他原來是一個刻薄的資本家贊美者啊」

我讀到這裏，不能不太息這位綺園先生之太過違背良心了。請問怎樣叫做「自私的博愛」？這種不倫不類底話語，稍有見識的人都斷不受其蒙蔽。這樣肆口謾罵，不過把他個人底人格暴露出來罷！

基督之「犧牲」博愛，是由他底行事可以表彰出來的。人們若拿聖經來研究，就自然可以見着他底真精神。綺園先生想用隻手掩盡天下人底眼睛，恐怕是做不來的。

耶穌誣無花果一事（見馬可十一章）他底意思，是想令人知道樹不結果則占地欺人，就當枯槁；因而悟到人不能結善果，而空生世上，也當受造物主底懲罰。這是耶穌因見當時猶太人詐偽成風，毫無善行，所以有此令人警惕底教訓。和馬太三章十節載約翰警告法利賽人說：「今斧已置樹根，凡樹不結善果，即斫之而投於火。」是一樣意思。綺園先生又想借此來詆毀，真所謂「黔驢之技」。

『有者與之；無者并其所有亦將奪之』（見馬太二十五章）這兩句話，是指信徒信道之後，能盡力傳道者其得道愈多。絕無做傳道工夫者，連他所有之道，亦將奪回。是解明人生以有表現而後有長進底意思。綺園先生却又拿轉來說是『資本家底贊美者』。這一點我認爲是故違良心的說話。我真是替綺園先生起無限底慨嘆！

末段原文『他們今年四月……何況我們』

這一段不過是表示他們無理由的反對，不必置辯。

如今更不憚煩，把他這篇文底謬點，結論如下。

（1）他不懂什麼是宗教。

(2) 他不明白基督教底真相。故把違反基督教義底人底罪，推在基督教身上。

(3) 他迷信科學萬能。而不知一切公理原則，都不是永久不變的東西。

(4) 他對馬克思作偶像的崇拜。而不知馬克思學說就已經被很多科學家所攻擊。

(5) 他以為只有馬克思共產主義纔是共產主義。而不知馬克思共產主義已被純粹社會黨指為
集產主義，實非真正之共產主義。

(6) 他不知基督教會底真相，以為教士是受資本家政府底豢養。

(7) 他故意割截曲解基督教底言論，以愚惑一般不知基督教者。

(8) 他反對基督教學生同盟是一種無理的，盲目的，惡感的衝動。

就此看來，他這篇文底價值，和他這個人底學問品格，也就可於此估定。 一九二二、四、十。

(說明) 照總論的次序，此下本應該接編批評哲學的基督教與婦女批評陳獨秀的基督教與基督教會批評季陶的阿們批評……然後纔到批評汪精衛的力斥耶教三大謬，今因有種種原因，須變更前定計劃(詳目次)故權將前數篇擱下，而先出左一篇。

(七) 批評汪精衛的力斥耶教三大謬

原文

我（汪自稱）等少時讀韓昌黎諫迎佛骨表與孟尚書書。覺得他那一種筋粗面赤眼睜氣急的神情。有些難看。所以對於佛教耶教回教等等。都以為不妨用研究的態度和批評的態度。也不沒他的好處。也不諱他的短處。對於佛教耶教回教等等信徒。一方面尊重我自己的信仰自由。一方面也尊重他的信仰自由。只是我昨日在公園圍牆上。看見一張佈道的揭帖。却有令人難堪的所在。請說明如左（第一）他說耶穌的享天堂極樂世界。不信耶穌的永死落地獄受苦。這種狹隘酷烈的態度。比起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實在愧死。本來常常聽見人說佛教入中國。和中國社會。沒有生什麼衝突。何以耶教入中國。却激起大亂。直到現在。還討人嫌惡。這裏頭雖有種種原因。然最大原因。便是佛教廣大。耶教狹隘。佛教因為廣大。所以頭頭是道。耶教因為狹隘。所以見了不同教的人。便要拿他落地獄受苦。佛教入中國。大佛寺。觀音廟。與城隍廟。土地祠。不妨並存。耶教入中國。見人家祀祖宗。祭先師。也要拿他落地獄受苦。這種殘忍狠毒的思想。在禮拜堂中。養育成熟。所以見了同教的人。便認做天堂中的好朋友。見了不同教的人。便認做地獄中的囚虜。這種思想。流動充滿。所以有什麼十字軍。將歐亞兩洲。殺成血海。所以有新舊教之戰。殺得歐洲演出人食人的慘劇。所以對於猶太不以虐殺為非。所以對於認為殖民地的人民。不以牛馬畜之為過意不去。如今歐洲民族。自己也有些覺悟了。信仰自由。國國都載

在憲法。却還有一班夜叉。跑來中國。要將我等拿住發落地獄受苦呢。(第二)他說耶穌是真命天子。做天下萬國太平皇帝。這些話。虧他說得出。竟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民主國內容他們不得。(第三)他說天公真神。係造天造地。造日月風雲雷雨。造山川河海。五谷百果。化生萬物。這些話。很可證明。耶教是進化學的仇敵。是一切科學的仇敵。以上三種。仔細想來。實在於社會教育。大有妨碍。比起專醫癲瘋的廣告。還利害得多。近來各處佈道的聲浪。攪得廣州市民氣也混濁了。我在第一公園圍牆上。見了這樣的揭帖。已不止兩三張。到處可知。不能不替我們沒有入耶穌教的人。捏一把汗。我的朋友和同事。也有入耶教的。他如果問我。你爲什麼發這篇言論。我便答道。你爲什麼做這篇揭帖。

批

汪先生！你這篇文字，也作得太沒價值！你既說韓昌黎那種筋粗面赤眼睜氣急的神情難看，就不應該學他那個樣。誰知你發表這篇文字，比他那種神情，還難看萬倍！絕沒有用着什麼研究的態度。所批評，又是不值得一批評的東西，你所見公園圍牆上那張佈道的揭帖，實不足以代表基督教和基督教會；而且也恐怕未必是教會中人所出。就以是而論：你既然說你的朋友和同事，也有入耶教的；見着這些東西，豈不應該告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叫他通知各教會，要慎重些，不得任無知和不通文理的教友，亂寫揭帖張貼，叫人恥笑，乃計不出此，一見了這些好笑的揭帖，就像得了一個什麼

似的好機會，可一快胸中平日嫉教之私，就憤筆疾書，寫出這一大篇東西來，登報痛罵，絕不爲自己的朋友同事留些餘地，這豈是有道德的人所應該這樣做的嗎！況你這些朋友這些同事，他的智識和文學，即不能與你齊等，寫出來的東西，也斷不至會像你所見公園圍牆上那些揭帖那麼不通；怎麼你敢說：『他如果問我，你爲什麼發這篇言論，我便答道，你爲什麼做這篇揭帖？』居然鑿實那篇揭帖，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做的。這豈特於事實上說不去；也恐怕沒有這樣的文理罷！

至你所提出那揭帖中令人難堪的三款，第一款，我且莫說『信耶穌的上天堂不信耶穌的下地獄』的話對不對；而你說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佛教的廣大，請問佛是不是已經下了地獄？信佛的人又是不是皆預備跟佛下地獄？如曰是，則你老先生既如彼稱美佛教，一定是崇信佛教，也一定是歡喜下地獄與佛爲伍。那麼那揭帖上說不信耶穌的下地獄，正合你的心願，你怎用發怒？如曰不是佛之入地獄，原是想在地獄救人，那麼，耶穌之捨生爲衆贖，比佛入地獄救人何如，且佛又何嘗不是說『信佛的上天堂，不信佛的下地獄』？你又何能以是區別出佛教廣大，耶教狹隘。且他那張揭帖，說不信耶穌的落地獄，也不過是說不信耶穌的將來會落地獄，警告人要早些省悟而已，並不是現在的耶教徒見了不同教的人，或見人家祀祖宗祭先師，就即刻要拿他落地獄受苦。你要從廣大的佛教，拜大佛，拜觀音，又拜城隍拜土地……儘量可以自由，耶教徒必不會拿起鎖鏈跟

着你見你做這些事，就即刻拿你落地獄。他也無權拿人落地獄。可不用說這些話。况人之落地獄與不落地獄，並不在耶教入中國未入中國。佛既先耶教入中國，他又已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言，爲你老先生所稱頌；而且他也同是說，『不信佛的落地獄，』好像唐朝那位蕭瑀對毀佛的傅奕說的『地獄之設正爲是人，』是中國已早經有好些人先耶教入中國而落地獄。請問這些人落地獄，與耶教入中國何關？更何待耶教徒之爭。

十字軍與新舊教之戰。我經於批評赤光『基督教與世界改造』篇，揭出其真相。你不知道這兩件事的真相；又不知道我們基督教歷代已有人非議這兩件事之不對；而且也已沒有了這些事幾百年；你還是睡在鼓裏頭，以爲今日在中國傳佈的基督教，仍然是與十字軍時和新舊教交戰時的基督教，又不分別這些事是那一方面的事。惡董翁皂白強併爲一時移勢，早已沒有了這些事。仍冥然罔覺，一若這些事隨時隨地可以發生，又認這些事之發生，單純是原因於信耶穌的上天堂，不信耶穌的落地獄這兩句話；你老先生的西洋歷史知識，實在是高人一等。

况他那張揭帖的文字，雖然是不通；他所說的『信耶穌的上天堂，不信耶穌的落地獄』這兩句話，到底是一番善意，希望人知道趨避；何得反詆他狹隘酷烈，殘忍狠毒。你不信這些話，笑他迷妄，豈不己足；怎麼還要加他一個這麼大的罪名。而且這些事，是權在上帝。他既定了一個最後的辦法，立耶

蘇做全人類的救主，信耶穌所宣傳的福音，爲善向上的，至終得達到上帝爲賞賜善人而備的天堂；不信耶穌所宣傳的福音，流下忘返的，至終必淪入上帝爲懲罰惡人而設的地獄，這是上帝最公允的法律。我們對此，祇應該（一）研究上帝有不有？（二）審查耶穌是不是上帝所立的救世主？研究得上帝的確是沒有的了；耶穌也萬萬沒有什麼上帝立他做救世主的了；然後平心靜氣，將自己所持的理，由所得的見解，詳細根柢，舊新約和別的學理，用文字發表出來。我們基督徒，也個個是講理性的；見了你所做的文章，道理比我們所信的還要對些，自然會一個一個的退出教會，宣告與上帝耶穌脫離關係。何用這樣橫蠻？萬一研究不出他是沒有，又沒法斷定耶穌不是上帝所立的救世主；那麼，我們憑理性研究得他是可信，那揭帖上所說那兩句話，辭氣雖是令人難堪，到底會有這樣的事實實現於我們靈目已明瞭的時候；你想再說這是狹隘酷烈，殘忍狠毒，也沒法再這樣說的了！何如於研究不出他是沒有和沒法斷定耶穌不是上帝所立的救世主之後，轉而虛心求得他『有』和『是』的實在，承認耶穌也是你老先生有份的救主，矢志上天堂不下地獄，避免這種自然的價值（莫錯認是上帝的狹隘酷烈殘忍狠毒）之爲愈呢。

信仰自由載在各國的憲法，厥初原是苦『教國』和『國教』兩個制度，劃一人民對於耶穌的信仰；人民考察聖經，覺得這種威權，於基督的真理很相牴觸；遵得來，既拂戾自己的良心，不遵，又干犯

國法；後不知經幾多辯爭，纔獲以公理戰勝強權，承國家允許他信仰自由，不加干涉。這可見信仰自由的憲法，原基督教國家，許人民憑自己良心信仰耶穌。沒有別的解釋。後因有不信仰耶穌和非信仰耶穌的人在國內雜處，也援起這條例子，聽他自由，這例子的意義纔廣起來。並不是說各國一立了信仰自由的憲法，就再沒有人在本國傳信耶穌的。天堂不信耶穌的，下地獄的教。你老先生乃說：『如今歐洲民族，自己也有些覺悟了，信仰自由，國國都載在憲法，却還有一班夜叉，跑來中國，要將我等發落地獄受苦呢！』不知道是怎樣說法。且目傳教士爲『夜叉』，也太傷忠厚，況他們個個都是一番熱誠來傳天國的福音，叫人要避免地獄之苦，而尋求上天堂的路，你反說他跑來中國，是要將我等拿住發落地獄受苦，就使他的話不足信，也不應該這樣顛倒是非來罵人吧！

還有一層，你說『佛教入中國，和中國社會沒有什麼衝突』。這也是沒有歷史的知識的話。你知道魏太平真君時，有誅長安及四方沙門，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限期送官曹，不得隱匿，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的事麼？你知道唐武宗會昌五年，有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并其時自大秦傳入之景教（卽耶穌教）亦連帶受佛教之累的事麼？這是中國古代的教爭，詳載在魏書釋老志和崔浩傳及舊唐書武宗本紀，班班可考。此外以個人名義爲文非毀，致兩方互相

水火的，還不知道幾多。你所引的韓昌黎就是一個例子。怎麼能說他和中國社會沒有生什麼衝突？可怪你們說話，總是像這樣，憑一時的感情衝動，信口出，信筆落，毫不要點根據，我實在不明白！

第二款說他說『耶穌是真命天子，做天下萬國太平皇帝』，竟指他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這一層莫說是小題大做，也已離題目不知道幾千萬億由旬了！因為他是說『耶穌是真命天子』，不是說『溥儀是真命天子』，他是說『耶穌做天下萬國太平皇帝』，不是說『溥儀做中國皇帝』；與康聖人所保的皇，張辯帥所復的辟，完全不同問題；也自然與中國今日的政治絕對無關，怎麼能說他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民主國內容他們不得你這個『他們』兩個字，是單指寫那張揭帖者；還是指教會全體？是單指寫那張揭帖者？你不應該拿這篇揭帖做教會的代表，動輒向教會攻擊。是指教會全體？教會全體又未必一致是以『耶穌是真命天子做天下萬國太平皇帝』之言號於衆，而且也不知道有人和不贊成這個人用這些話來出揭帖。我們只認耶穌是上帝子，是來做全人類人心裏的王。他的上帝子的資格，有舊新兩約可以證明，不是沒根據的話，輕容易推得他倒。既得了這些根據，又沒有不與我們同承認他是上帝子的人心裏的王一層，早前猶太人看錯，總盼望他來到是做猶太國形式上的王，好振興他的以色列國，光復大衛故物。誰知『王』早不是猶太國所應有的撒母耳時代，猶太人要求照異邦立一王做他們的主，撒母耳已將他所得的神示，說明有王怎樣的不

好，人民怎樣的會做王的奴隸牛馬；無奈猶太人不聽，乃不得不順從他的意思，管以掃做他的王。這是猶太國有王之始。說詳舊約撒母耳上八九兩章。大衛就是猶太國第二個王，很為英武。猶太國賴他也治理得很為強盛。故後代總望再有一王崛起像大衛那樣。耶穌來，他以為所望到了，羣想擁立他做王。連他的門徒，也同是懷着這個希望。一天，門徒中有同胞的兄弟二人，他母親來求耶穌說：「你得國後，要叫我這兩個兒子，一個做你的左丞，一個做你的右相。」耶穌可憐他們蒙昧，叫齊門徒來，告訴他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他們的大人，也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意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意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此二語，文言作「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並且要捨他的命，作多人的贖價。」這是元元本本載在新約馬太第二十章裏頭。近世歐美講民權講人權的文明國家，無不根據這些經訓做他的治本。而他們做總統做長官的人，對人民動種自己是公僕，即是出在這裏，故王權廢而耶穌之道益明顯，也益覺適用。這是後話。當耶穌不肯做猶太王的時候，猶太人大失所望；適值他對衆講道，含有宗教革命，貴族革命，士夫革命的意味，大觸祭司長士子法利賽人之忌；又兼有「為猶太人王」的嫌疑，可以向希律王黨挑撥，就嗾使羣衆，要求執政彼拉多把他釘死在十字架。耶穌却因是萬能帝子的緣故，能够於三日後在死中復活，以靈體復歸於上帝，隨以靈力

佐門徒四出傳道，把亞西及全歐都傳普遍了。他們覺得耶穌的權位，高過全世界的皇帝，就把他不肯做的『猶太人王』的王字放大，叫他做『萬王之王』。年號也改用耶穌降生紀元，今年的『一九二二』年，即是耶穌降生後一千九百二十二年。而此意在舊約詩篇及先知以賽亞等書，亦經預爲之示，（詳以賽亞九與十一兩章詩第七十二篇）所以纔有這個名號。其實這一切都還是形式。耶穌來世，是要做世界革命的領袖，也即是做天國的元首。我們爲天國的國民，必定要有他的道在心，然後纔有爲天國國民的資格；像做中華民國國民，必定要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於心一樣。有他的道在心，即是接受他在心爲王。這也不過是沿用舊名。倘當日大衛不是做王，而是做總統，耶穌當日又沒人說他是『爲猶太人王』，而說他是爲『猶太人總統』，那麼，我們今日於耶穌，或不是稱人心裏的王，而稱他做人心的總統，也未可定。人人心裏有耶穌，即人人心裏有道，也即是人人心裏有天國的憲法。到這個時候，天國實現了。我們的信仰是這樣。你要指我們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不能容我們於這個正適用耶穌的道的中華民國，我們也是沒法聽你汪老先生統大兵把我們教會四十萬衆聚而殲斃了！總是你既說『信仰自由，國國都載在憲法』，我們中華民國，也早有『信教自由』的約法；怎麼我們這樣信教，你偏說『民主國內容他們不得』？這種約法已不適用於我們這個民主國內了嗎？抑你老先生認『信仰自由』是指國內已沒有人傳教，故上文於『信仰自

由國都載在憲法」句下，接以「却還有一班夜叉跑來中國，要將我等拿住發落地獄受苦」，當那些傳教士，是歐洲定了信仰自由憲法後，被趕出來的。今日中國被這一班在歐洲被趕出來的夜叉鬧得天昏了，中國也有了「信教自由」的約法，也應該不容有人在國內傳教，也就連帶不應該有人信教，所以纔說了「信仰自由」未久，就接說「民主國內容他們不得」嗎？咳！你老先王的見解，如果真是如此，我真要替廣東智識階級前途痛哭！

況且你這篇文字，於收處，曾點出這揭帖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做的；你這裏這樣說，豈不是說你的朋友和同事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你與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做朋友做同事，你自己又豈不也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你想與文字獄，傾軋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叫他在這個民主國內立足；照你這口供看來，你既認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豈不也應該受連坐之罪。難道這民主國內不能容保皇黨復辟黨，獨能容你這個與保皇黨復辟黨做朋友做同事的汪精衛。你自己想想，你這篇文字這樣做法，有不有一點情理？

按此層徐季龍先生駁得很好。他說：「論到保皇黨復辟黨，都是信孔教的人所組織，教育會長是主張祭先師的，不也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嗎？我只知道信耶教的人，是做革命黨的。現在革命黨的領袖就是一個信耶教的。我親耳聽見他自己承認革命的根據是由耶教來的。教育會

長也是一個革命黨徒，何以數典忘祖呢？『這話真說得對！合摛附於此。全文容後發表。』

第三款：你說：『他說天公真神係造天造地造日月風雲雷雨山川河海五谷百果化生萬物，就可以證明耶教是進化學的仇敵，是一切科學的仇敵。』此一層更是可怪！你知道歐美古來很多科學家進化學家是基督教徒嗎？固然是有些不要宗教，如作一元哲學的黑克勒一流人物；但他的說實很脆薄，一攻即破。潛心的學者必承認天地萬物是出於神造。達爾文是科學界泰斗，也是進化學的發明家，他曾說：『苟無一智性的原因，（即神）則宇宙不能存在。』這是他的朋友也是進化論鍾子與他齊名的霍勒斯說的。而霍勒斯以自己所研究得的智識，證明有上帝之存在，和證明萬物是出於神造之語，尤夥。摘錄如下：

凡自然界諸般現象，莫不有其直接原因及法則；而此原因及法則之上，必更有一精神爲之指導。（生物之世界三百七十五頁）

余自思考此問題以來，至今已四十年矣，撰著本書之時，乃更進一解曰：不但人類已也，即生物全體，不論其表觀之千差萬殊，皆可導吾人於同一之結論也。苟欲對於生物界之諸現象，加以合理的說明，則當斷定有一聰明睿智之主宰者，永久行動指揮一切，而使全世界之經綸，隨一目的而進行者也。（同上四百三十八）

動物界之發育現象，如鳥類羽毛，以及高等昆蟲變態之現象，苟謂別無容知之主宰者指示其間，則全爲不可理解者也（同上）

凡生物進化之結果，皆係睿智之主宰者所豫定（同上四百三十九）

今欲解明有機界整然進少之真相，自必承認最高精靈之存在，指導下等之物質的勢力，而組織一切生物也（同上四百六十八）

上帝命最高天使以其意識之力創造以太（Ether）以爲宇宙之始基，且賦之以特殊性質。其次級之天使則以太之宇宙爲基礎，而造出各種元素，此各種元素，復藉引力，熱力，電力，及其他法則，作成星雲系，太陽系，並選擇所謂地球之一遊星，使與太陽相距不遠，並令其在一定年限（幾億兆年）之內，保持其構造，平均其溫度，作成一生物世界（同上五百七十一）

此外還有很多，不可勝錄；別二家說的，亦不用多錄；但據窪勒斯這些話看來，也已可見他和那張揭帖所說的「天公眞神造天造地造……萬物」的話，沒有什麼分別；不過窪勒斯說的較精些好聽些而已。既然進化論學者也這樣證明有一個造物的主宰，怎得說「言神造天地萬物的耶教，是進化學的仇敵，是一切科學的仇敵」？況且窪氏并會言「十九世紀之歷史，實爲罪惡（指資本家及立法者）之成熟歷史；至於第二十世紀，庶幾真正之宗教，或純潔之耶教，可以勃興」（見同上三

百七十九) 耶教如誠是進化學和一切科學的仇敵。豈有這麼大的科學家，進化學家，反稱他純潔，祝他勃興之理？你老先生這樣講話，恐怕沒有怎樣學過進化學和科學吧！

總而言之：你老先生不信耶教，就不信耶教；不用這樣支支離離，說他這樣，說他那樣，你沒有知道耶教的真相，說出來一定會錯。你要顧你的身份，說錯了見笑識者，是很沒臉面的！我們信耶教的，只是拿他的教理來鑄造我們的人格，養我們的性靈，並不是別樹一幟，來與什麼科學進化學作對。而且信有天堂地獄，信耶穌是上帝子，也並無碍於求學。歌伯尼且是以天主教教士發明地繞日行的新理，爲萬世科學界開一新紀元。(厥後他的說雖常遭教皇壓抑，這是人的不對，與教的自身無關) 全世界學者飲水思源，都應該認這一位天主教教士做宗師。你能說他是進化學的仇敵，是一切科學的仇敵麼？況歌伯尼外，耶教信徒以科學餽饋學子，如奈端、侯失勒等輩，還不知道多少。你自問你的科學知識，是不是有大部份是受耶教徒之賜？又自問你現在所有的科學知識，比現在普通信耶教的學者，勝得幾多？耶教徒又是否盡數連一點科學知識都沒有，要你們纔有？又是否因國內有人信耶教，會常常去干涉你們學科學，故纔這樣說？真正是好笑！我批評你這篇文字的話，至此也算已寫完，餘因想省些篇幅，不再辯了。望你此後對於耶教想再有所批評，要慎重些。一九二二、四十九。

附錄公園圍牆上的佈道揭帖

這篇揭帖，寫得實在沒點文理。如果真是教會中人所出的，也大約是一個江湖賣藥或和尚道士之流，入了教之後，知道教的緊要，熱心想引人同信，又自信太過，不知道自己文字不够用，師心自用，不肯與明達前輩商量，寫出來（或說是印板的）就拿去張帖，故纔會鬧出這場笑話。我所得這一篇，是朋友在公園抄起來給我的，特把他附印在這裏，叫教友們看見，知道謹慎。然以像這樣不通的文字，也能够惹起一位大文豪出來與他辯駁，也已是足以千古，故也有登載的價值。其文如下。因不可句讀，故不加圈點。

奉勸世人要早信耶穌禮拜天公真神係口

此字已不可辨認

至善根本係永生天國路拜天公真神係神的

仔女永享天堂極樂好世界不信耶穌係逆神命拜假神泥雕木塑紙寫石鑿信假偽從魔鬼行惡做魔鬼奴隸係永死必落地獄受苦奉勸世人想太平得和平幸福要人信耶穌順天行道耶穌係真命天子做天下萬國太平皇帝信耶穌國至富強文明好世界官清民樂中國人信耶穌天下萬國可定太平天公真神係造天地造日月風雲雷雨造山川河海五谷百果化生萬物養人神愛人如子女救惡人出死入生信耶穌係超凡入聖耶穌係天公真神分身臨世道成人身現身說法造成救世功夫信耶穌免沉淪得天國福享耶穌道化惡為善救國家富強耶穌在天審判陰陽神鬼定人生死禍福古今後世人善惡報應耶穌在天下萬國為皇耶穌係萬國人救主耶穌神道源出於天福如東海壽

比南山君子憂道不憂貧，有道則生，無道則死，擇其善者而從，不善改之，識時務為賢能，知進退是英雄，順天命就生，逆天命就死，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國家興亡在人民，道德耶穌係真神，能保祐天下萬國人民享太平幸福，無盜賊好世界，人生在世不為善，如入寶山空手歸。

按：此佈道揭帖，後經查悉為河南（廣州對岸一洲名）中華基督教會一當作之貧苦教友馮培德君所撰。記者因立索得馮君相片一，及汪精衛相片一，同印在再版之第一期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首，并各繫說於下。

汪精衛相下所繫為：『為文與廣州河南中華基督教會友現充作之馮培德君筆戰（即所謂力斥耶教三大謬）并響應北京非宗教同盟領袖廣東教育會會長汪精衛先生肖像。』

馮培德相下所繫為：『馮君少貧苦，祇九歲時讀一年書，因無力備修脯，遂輟業在羊垣販瓜菜賣。三十歲，因於美瑞丹會福音船獲聞福音，遂於美瑞丹會（今稱中華基督教會）領洗入教。今年已六十矣，自念在教卅年，未嘗引一人歸主，大失信徒本分，日夜祈禱，求主指示。既而想得一以文佈道之法，遂祕撰一揭帖，鏤版印貼通衢，冀人閱而省悟。每貼一紙，不旋踵即被人撕去。貼至公園，遂激怒汪先生為文與之筆戰，馮君遂不敢再貼。尙剩一大束，於五月廿八號主日，在該會河南瑞仁大街禮拜堂散與其會友，人爭欲得一紙以為之紀念云。』合附錄於此，俾眾共知焉。

(八)請汪精衛先生要慎重些

譚希天

我爲甚麼要請汪精衛先生要慎重些呢？因爲汪精衛先生，在四月三日的廣州羣報裏登了一段時評，是爲四月一日的廢娼大巡行發的，題目叫做『要慎重些』。我現在把他錄了出來。

「一羣男人在一個地方所說的話，往往不慎重，雖是極文明的國民，也不能免的，却是對於女人說話便自然慎重些。英國人罵人做「天殺的」，法國人罵人做「畜生」「豬」，對於女人，却不敢說出口。中國人雖然放肆些，但是「老舉」「契弟」等等字眼，對於女人，也不敢說出口。

廢娼巡行，有小小的女學生在裏頭，我真不解。如果那些小小的女學生，問提倡的人道：「什麼叫做娼？」娼爲什麼當廢？」不知提倡的人，如何回答？如何解釋？

月前軍人家族職業學校，請求各校演劇籌款，執信學校想演桃花扇，因爲他的內容，是描寫明亡時代正君子，舍生取義，不爲威武所屈，不爲富貴所淫，所以激發人心。却因爲他裏頭有些不乾淨的字眼，所以特特的編作白話劇，將一切不乾淨的字眼，都去掉了，方纔敢用。對於前人有名的著作，尙且如此，何況目前社會的黑暗情狀。

你們如果真心廢娼，聯合一班人，請願於政府，也就够了，拉扯着小小的女學生做什麼？

北京還有兔子呢，廣州還有契弟呢，你們應該發起廢兔子廢契弟大巡行，拉扯着小小的男學生，將兔子和契弟定義及其作用，細細的解釋給他聽了。

「唉，偽善的教會諸君！你們要借題目出風頭，我也沒奈何，只求你們要慎重些。」

我從前在一所教會辦的學校念書，這所學校的側邊，駐了一排保護的兵士，這些兵士是沒受過教育的人，所講的說話，總帶着了些不乾淨粗俗難入耳的話語。辦事的人，叫他的排長來，囑咐他約束他的兵士，不要再講那些難聽的話；那排長得了主意，回去便暴跳如雷，把他的部下罵，不准他們再說那些污穢的說話，誰知他罵那時，自己也連續的說了大堆污穢的說話，一面叫人不講，一面自己頻頻的說，實在沒有道理。

汪君啊！你真像上面所說的排長了。你既然說教會的人，廢娼請願巡行，有女學生在內，有娼一個字，映他的目，入他的耳，便說是合理，不慎重。唉！汪君！怎麼樣你在羣報裏，寫的還比娼一個字更難入目，難道是羣報整千整萬人的看閱，沒有女人在內麼？你叫人要慎重些，我還請你更要慎重些罷。

「什麼叫做娼？娼爲甚麼當廢？」就實際說，這等道理，就很細小的女生，誰不明白？那裏還要回答解釋的。即退一步來說，女生果然要問及，難道就不能解釋回答他麼？

社會的生活，逐漸的複雜，男女接觸的機會，也逐漸的多起來，甚麼「嫂叔不通問」「男女授受不

『親』已經一了的宣布破產了。一般偽道德先生，戴着仁義道德的假面具，講及兩性生活問題，就存了『秘密』『輕蔑』『鄙俗』『侮辱』的觀念，其實男女的愛情，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問題，關涉人類的『優生』『道德』『衛生』『生理』『遺傳』種種很大，不能不公開，不能不研究的。近代的教育家，主張在學校裏加入性的教育，把關於生殖一切的事情，暗示或明示的教授學生，就是這個緣故。那麼，『什麼叫做娼』？『娼爲什麼當廢』？爲什麼不能向小小的女學生解釋回答？我倒要問問你這位教育大家汪先生。

我相信這回小女學生，加入廢娼請願巡行，不是教會人去拉扯他，是出于他的『自動』和『熱烈』。故雖小小年齡的女流，也想替社會造點幸福，這是基督博愛犧牲的精神，比那些自號有智識的名流，不幫忙這種善舉的，還勝得多多呢。汪君這等武斷，實在是太不慎重。

請汪精衛先生以後慎重些罷。

〔按〕汪先生這番話，開首那一段和第三那一段，是說得很對的，我們人實實在在要這樣慎重。但廢娼巡行，許女生加入，不能拿這兩段的話來作比例。廢娼是真潔運動，並不容有人在巡行隊中說辱罵人的話，也不同演桃花扇白話劇，有不乾淨的字眼。『什麼叫做娼』，『娼爲什麼要廢』，莫說巡行女生，只是隨聲附和，不求甚解，就許他要研究起來，也只是問他校內的女教員，或長成點的女同學，斷不至要去問那提倡廢娼的男子，何消提倡的人回答解釋，而責他不慎重。許女生加入廢娼巡行，

比帶家小進戲院看戲，那一件事多正當些？何不見汪先生爲文非帶家小看戲的人，而獨對於教會的廢娼巡行，就這樣的吹毛求疵，也太不知務了！

乃又聯想着北京還有某項名目，廣州還有某項名目，叫教會也應該發起某某兩項的大巡行，這我認是汪先生不喜歡把娼廢去的負氣話。而且那兩種名目，寫出來也很污筆，可怪汪先生叫人慎重，而自己乃不慎重一至此甚，譚希天君擬汪先生像他上面所述的某排長，真是比擬得恰當！

至目提倡廢娼的教會諸君爲僞善，爲借題目出風頭，這些話拿來形諸楮墨，又是出於大名鼎鼎衆望所歸的廣東教育會長之手，我覺得很足以灰人爲善之心，而並示自己之狹隘，尤爲不慎重中之尤不慎重的話。我崇拜汪生一二十年，誰知汪先生的真面目乃是這樣，可發一浩嘆！（編者）

（九）駁汪精衛國民教育之危機論

亦鏡

▲教會學校辦學諸公注意

▲汪精衛要來泡製你們了

廣東省教育會長汪精衛，於既響應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做好幾篇醜詆基督教的文字，爲廣東非宗教的頭領後，復乘這熱烈的潮流，想用他教育會長的權威，施行他「狹隘酷烈」殘忍狠毒」的手

段，嚴行取締教會的學校；於是乎於四月中旬做了一篇「國民教育之危機」文；在廣州各報紙（四月廿一二號）發表。上半是說國民發育的必要，下半專攻擊教會學校，今且把他專攻擊教會學校的話錄出，給列位看看。他說：

「如今國內天主教會及基督教會，隨處設立中小學，收容非教會的子弟。他所施行的是宗教教育，不是國民教育。（一）他辦學的目的，在於製造信徒，故於國民教育，當然不顧。（二）他辦生的主動人，多是外國人。試問外國人能替我們施行國民教育嗎？此上兩點，祇是說他不管國民教育，却是除此之外，他還有反對國民教育的地方。例如他教中國歷史及國文的時候，因為裏頭沒有什麼飯依上帝的事實，他覺得沒有興味，故此任意的忽略和輕蔑，甚者加以糟撻。學生在這種學堂裏受這種教育，他心目中祇知有上帝，何嘗知有中國。他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極不堪的國度，何從發生愛中國之思想和感情。故此國民教育，完全失敗。要救正這種現象，不消說的自然是多建設公立或私立的中小學校，並且力求美備。這是根本的工夫。能設這樣，非教會的子弟，何苦入教會所建設之中小學校呢？却是除此之外，我以為對於教會所辦的中小學，也要加以限制。我的理由是：（一）教會沒有權利隨意將中國幼年子弟來做信徒的材料。（二）教會沒有權利於他所辦學校內排斥中國幼年子弟所必須的國民教育。我所提出的限制，約有三條，舉列於下：（一）教會不得建設中小學，極端讓步。

教會所建設之中小學。祇許收容教會子弟。凡非教會子弟。禁其入學。教會子弟在教會所建設之中小學畢業者。不得視為曾受過國民教育。(二)於大學設宗教科。供學生研究。因為中小學生時代。沒有研究宗教的必要。無論如何熱心傳教的人。不得向中小學生注射以宗教的觀念。惟大學生已入自由研究的時代。故此研究宗教。可從其所好。(三)凡傳教祇許於其禮拜堂中行之。因為禮拜堂是傳教的地方。可以聽其為所欲為。如此則教會不能憑藉小學以製造信徒。而反對國民教育。此於中國前途關係極大。不然。他們憑藉外國的勢力。範圍愈擴愈大。結果他製造信徒的目的達了。我們國民教育的目的便消失了。雖然也有機會接近世界文明。却是不能稟有世界文明。反為世界文明所征服。國亡種滅之禍。就在眼前了。中國人要注意些纔好。」

這一番話，把他那種『狹隘酷烈』『殘忍狠毒』的神情通活繪出來了！我如今要把他逐層透駁，以伸公理而黜強權。你那想用強權來摧殘教會學校的汪頭領聽者：

你說『如今國內天主教會及基督教會隨處設立中小學，』天主教與基督教怎樣分別？天主教不也是基督教之一派嗎？他隨處設立中小學，祇自行其達立之仁，有何不可？

教會學校的教育，又怎見得『不是國民教育？』以中華民國國民受宗教教育，就會失了他的中華民國國民的資格嗎？

教會『辦學的目的』雖然是『在於製造信徒』；然信徒又何嘗不是國民。況且在教會學校讀到畢業，而仍然未被製造成信徒的，仍不知道幾多少，假使必以非信徒纔是國民，這沒有被製造成信徒的教會學校畢業生，你對之當怎麼說？豈得也以外視他的校的緣故并外視他麼？

說他『辦學的主動人，多是外國人……』茲且莫說教會學校大有中國的教友自辦，無絲毫外國人主動的在；就以純是外國人主動論，幾見有在外國人主動的教會學校畢業，就變了外國人？謂外國人不能替我們施行國民教育，然則叫學生出外國留學，豈不更加危險？難道過了國民教育時期，就不妨受外國人主動的教育麼？

說他『還有反對國民教育的地方』他怎樣反對？說他『教中國歷史及國文的時候，因為裏頭沒有什麼皈依上帝的事實……就任意忽略和輕蔑……』那一間教會學校是這樣？教會那麼多學校，你會否一一親自去調查過？東山培正學校，是教會中有名的學校之一，你試問問那學生們，是否他教中國歷史及國文的時候，因為裏頭沒有皈依上帝的事實，就任意忽略和輕蔑？雖間或有一二非正式，而附設在一個未成立教會的教堂內的學校，志專在叫人明白教理的，是這樣；然究何能拿這些學校來做一切教會學校的通例？

『知有上帝，不知有中國』，茲又莫說在教會學校念書，仍然有很多讀到畢業，都不知道皈依上

帝；就許他心目中個個都已經『知有上帝』了，請問一個中國國民，何以一知有上帝，就會不知有中國？上帝難道不也是中國的上帝麼？中國古聖賢，幾多是知有上帝的，難道他個個都已經脫了國籍麼？又如歐美各國的國民，又有幾個不知道有上帝？信知有上帝，就不知有中國，然則英國國民，在他本國的教會學校念書，也應該說知有上帝，不知有英國了；美國國民，在他本國的教會學校念書，也應該說他知有上帝，不知有美國了；……怎麼他們個個越因知有上帝，越加愛國，越叫自己的國強盛？

說他『心目中中國是一個極不堪的國度，無從發生愛中國的理想和感情，故此國民教育，完全失敗』。然則你們不知有上帝的，心目中就覺得中國不是一個極不堪的國度麼？怎麼又要把他改造？我們正因為他不堪，所以更加發生我們愛中國的理想和感情。這二十年來，我們『知有上帝』的人，為愛中國的緣故，不知拋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血，你難道總無聞見，又近來高麗人之『知有上帝』者，因而更加愛他的高麗國，常常謀革日本的命；印度人之『知有上帝』者，因而更加愛他的印度國，常常謀革英國的命的事，層見疊出。此在凡有眼睛會看新聞紙，有耳朵會聽人講新聞的人，都可以知道，你難道也總無聞見，怎麼會說出一句在教會學堂念書，『國民教育，完全失敗』的糊塗話？

你們不知道有上帝的人，想抵制教會學校，『多建設公立或私立的中小學校，並且力求美備』，這誠是『根本的工夫』。但恐不知有上帝，無所敬畏，即無所忌憚，宿娼又麻雀……等等，當是無關緊

要的事，暇則呼朋引類，羣趨於下流而不知返，身且不知愛，莫說國了。雖然你們那些人未必個個是這樣，但像這樣的，却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得見，你想叫他們與教會學校競爭，還要先從這一點努力。能穀這樣，『非教會的子弟』做父兄的，一定不再送他進『教會所建設的中小學校』念書。不能穀這樣，我恐怕你怎樣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與教會學校競爭，都是無效，都是要讓教會學校出人頭地。我是很希望你們的公立中小學校，個個都能達美備的目的，能够與教會學校並駕齊驅，或更駕教會的學校而上之，以發達國民的教育而分輕教會的責任；但千萬莫要有名無實，能言而不能行，記着！

你對於教會所辦的中小學，要加以限制的兩個理由，我覺得都絕對的沒有理由，（一）教會是奉了基督最後的遺命，往普天下傳福音，招萬民為徒，他在中國自己所辦的學校，把這些重要的道理講給來學的學生聽，是應當的。至信與不信，是學生的自由，教會並沒有『隨意將中國幼年子弟來做信徒的材料』。他沒有知道信，或雖知道信而不能說得出他所以要信的理由，教會還是不肯接納。你不要說出這些外行話，叫識者齒冷。（二）教會並沒有於自己所辦的學校內，排斥什麼『中國幼年子弟所必須的國民教育』。但你若特別編就一種教科書，說要『拜大佛，拜觀音，拜城隍，拜土地，拜香火紙，拜歷代聖賢牌位』，纔算是中國國民教育；那我們教會學校內，一定要排斥，你不許教會學校排斥你這種國民教育，你儘可禁止非教會子弟來我們教會學校念書，極力將你這種拜大佛拜觀音拜城隍

拜土地……的國民教育教科書，在你們所力求美備的公私立中小學校灌輸進來學學生的腦袋裏去。你們儘有權利可隨意將中國幼平子弟來做拜大佛拜觀音拜城隍拜土地……的材料，我們不干涉你。

至所提出的三條限制辦法：（一）『教會不得建設中小學，』你有什麼理由和什麼權，叫教會不得建設中小學？難道我們教會子弟，我們爲父兄的，務先要叫他『知有上帝，』以爲安身立命之大本者，也要跑到你們反對宗教目無上帝的學校念書，以戕賊他的性靈，像你們的子弟那樣，你纔快活。這一層，除是你能够統大兵把教會的子弟一個殺絕，或辦得到；不然，你這句話終無實現之一日。

又說『極端讓步，教會所建設之中小學，祇許收容教會子弟，凡非教會子弟禁其入學。』我們教會辦學，是自己做自己本分的事，那計你讓步不讓步。你要禁止非教會子弟入學，祇許收容教會子弟，我們不是違你教皇的聖旨，祇收容教會子弟是了。那非教會的子弟，他要同遵你教育皇的聖旨，不敢來學，我們究怎能強他。

又說『教會子弟在教會建設之中小學畢業者，不得視爲曾受過國民教育。』我們自受我們的國民教育，那消你『視爲？』你『視爲？』於我何加；你不『視爲？』於我何損。我們由中學而大學，大學畢業了，就出洋留學；在外洋留學畢業，得了什麼碩士博士的學位回來，政府因材器使，委任他做個什麼

官，或聘他做國立或省立的中大學的專科教員，你能够不承認他是會受過國民教育嗎？現在我們正式政府中，幾多重要人物，是基督教徒，如天河君那篇非宗教與正式政府文中所列的，你又能够不承認他會受過國民教育，而把他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嗎？說話無思想一至於此，煞是可怪！

(二)「於大學設宗教科……」一層：這個大學，不知道是指國立公立的大學，還是指教會立的大學。如是指國立公立的大學，那麼，這三條限制辦法，經提明是對於教會所辦的學校言，不能插入一段無關於教會學校的說話在這裏。是指教會立的大學，那麼，他設宗教科與不設宗教科，於你何干？那消你借箸代籌？又既是教會的學校，你又已於第一條聲明，祇許收容教會子弟，那麼，他傳教於自己教會的子弟，又於你何干？又怎麼消說「因為中小學生時代，未有研究宗教的必要，無論如何熱心傳教的人，不得向中小學生注射以宗教的觀念」？乃又說「惟大學生已入自由研究的時代，故此研究宗教，可從其所好」？（按此是抄盧梭愛米爾的話）請問大學生是不是國民？你既說知有上帝，便會不知有中，國，那麼，他這班大學生一研究宗教了，個個都忽然知起有上帝來了，中國豈不會受你這句話的大害。然而這都還是就非宗教的大學說，若教會的大學，他既是從教會的中小學升進，又已受了你這位教有皇專制的命令所限制，完全是教會子弟，沒有非教會子弟，他未進大學之始，已早受宗教的注射了，還那消費說這一番話有類於畫蛇添足。

(二)『凡傳教祇許於其禮拜堂行之……』這更與上文第一條矛盾。因為你所以祇許他在禮拜堂傳教不許他在學堂傳教者，不過因有非教會子弟在他的學堂念書而已；今已經禁絕他不得收非教會子弟了，所收的又俱是教會子弟了，他即在學堂傳教，也注射不到你們不來學的非教會子弟，還那消用這些苛法來把他取締？難道你連教會的子弟，都不許他有開道的機會嗎！

至末了說：『如此，則教會不能憑藉小學以製造信徒，而反對國民教育……』我不知道你找着有什麼憑據，開口閉口，動說教會是憑藉小學以製造信徒，而反對國民教育。製造信徒，並不是製造他變成外國籍民，我經於上文屢屢證明『知有上帝』的人，更加愛其本國，就使可誣指教會學校是『反對國民教育』，也應該因見着有那麼多愛國人物是屬於基督教徒，不可再這樣含血噴人，何竟苦苦要說這些與事實相違反的說話。況且『外國的勢力』自外國的勢力；中國的教會學校自中國的教會學校；莫說已有好些教會學校是中國人自辦，也莫說已有好些外國人希望能把他創辦的教會學校交與中國人自辦，完全沒有『憑藉』着絲毫『外國的勢力』強迫人來學，和強迫來學的人信教，不用你那樣眼紅。就以見教會的學校日見發達，可硬說他是『憑藉外國的勢力』，那麼，他『範圍愈擴愈大』也祇有叫多些人受良好的教育罷了。論起情理來，他這種勢力，實大可以補我們府政和社會的力之不足，我們還應該感謝他，利用他；怎麼反妬忌他，醜詆他！『製造信徒的目的』，怎待到『範圍愈擴

愈大』之後纔叫做『達』。倘若範圍雖大，進去念書的人，通是得學而退，絕不信他的教，他又將奈之何？須知目的達不達，不在範圍擴大未擴大，而在能得人悔改。與不能得人悔改。能得人悔改，範圍雖小，也已算達了目的；不能得人悔改，範圍雖絕大，也與尋常非教會的學校無異，沒有達目的之可言。故近來有很多西教士，很不贊成拿教會的血汗，來傳授西方的科學；科學應中國人自己去求，講科學的學校也應中國人自己去辦。我們傳教士，應專心致志於宣傳福音，叫人得救。不應該分我們這麼寶貴的光陰和精神，去幹那與叫人得救問題無關的事。你說：『他們憑藉外國的勢力……』誰知正與這一般熱心宗教的西教士意見相左哩。又況這個目的即能達，也不過是多一部份信教的國民而已；因為信教不信教，信基督教和信其他儒釋道回等教，或並不信教而為一無神派；在國家視之，同是國民。中國並沒有定儒教或釋教道教回教或無神教為國教，當然不能有區基督教徒於國民之外，而不認他是中國國民的道理。這樣，國民進教會所辦的國民學校去受國民教育，假使也一一信他的教，叫他製造信徒的目的得達，而同時『我們國民教育的目的』也與之俱達；這是雙料的畢業生。怎麼能說『結果他製造信徒的目的達了，我們國民教育的目的便消失了』呢？難道你真定了一種什麼教為國教，當其餘的都是異端，不容在你的國教字下生活麼？現在我們中國有那麼多個教，你所定的國教究竟是那一教？無神教麼，當然不能容有神的基督教；但儒釋道回也都是信有神的，怎麼不見你排斥

這四教說受過這四教的教育，也不算是中華民國國民。然而你是主張拜大佛，拜觀音，拜城隍，拜土地，又主張祀祖宗祭先師的，那麼，你是定了儒釋道三教爲國教了。既定了儒釋道三教爲國教，固無怪你不能容基督教；但也不應該容回教和無神教。受過基督教教育的不算是國民；受過回教教育和無神教教育的，也一例不應該算他是國民，怎麼不見你設法限制回教的學校和無神教的學校，不許他『憑藉小學以製造信徒』？回教雖無甚著名學校，可不用過問；那無神教的學校，差不多全國皆是。現在非宗教的人，已經宣言連儒教釋教道教即你所定的國教都要非了，你以儒釋道三教爲國教的國家，怎麼能容那麼多與你的國教相反的無神教徒，自由傳教設學；獨對於基督教，就那麼歧視？

『稟有世界文明』和『爲世界文明所征服』，怎麼說法？既是世界的，不是中國一國的，當然是有很多是『從外頭搬運入來』（是汪此文上半的話）的了；這樣，怎麼能夠叫做『稟有』？既然教會學校有機會接近世界文明，因而就吸收世界的文明，『與我所固有的混融爲一』（也是汪此文上半的話）怎麼又能夠叫做『反爲世界文明所征服』？

『國亡種滅』，怎樣亡法？怎樣滅法？教會的學校擴大了，製做信徒的目的達到了，中國就會被來傳教者的國奪了去麼？又凡被製造成信徒的人，個個都會被傳教者斷其生機，男雖娶妻，女雖嫁夫，都萬萬不能再有生育麼？凡論事總要有個例證，然後纔能夠叫人折服；歐美各國，差不多國國的國民，都

曾經全數被傳教者製造成信徒，怎麼他們的國不亡，他們的種不滅，而反能強國強種？又怎麼高麗因見併於沒有傳基督教入高麗之日，今高麗信基督教的人多了，會由這一般信徒作復國的運動？印度見滅於不許傳教入印度之英（見馬瑟西泰西新史攬要）今印度信基督教的人多了，會由這一般信徒作徒手的革命？而我國近二十年來，為國事奔走，於革命有功的信徒，也不可僂指數；假使基督教滅是會亡人的國滅人的種，怎麼這一般信基督教的人，反會幹出這與你的話相反的事？

說他「就在眼前」，「眼前」是以那一個時間為限？今天，明天，抑後天？我恐怕你汪頭領就再活一萬幾千年，也不能有因國民信基督而亡國滅種的事出現於你的「眼前」。惟出力把他殘害，好像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所說的「警掃」你汪頭領覆李石曾的東電所說的「廓清」召集一般「大師兄」與「紅燈照」將所謂「大毛子」與「二毛子」通通殺個清光，那就可以保你「國亡種滅，就在眼前」。你叫「中國人要注意些纔好」，大約就是因為清光緒庚子的拳匪沒有亡中國的國，滅中國的種，今要再做一場大的，叫「國亡種滅」的事，實現在你的「眼前」，你纔快活吧！不然，「國亡種滅」是何等大禍，叫「國亡種滅」的人，又是何等大罪，而忍加在教會和教會學校身上！又即說這禍「就在眼前」，叫「中國人要注意些纔好」，請問叫人注意這「國亡種滅」的禍，和叫人注意這有致人「國亡種滅」的罪的人，應該用怎樣的手段對待？糾合羣衆，滅此朝食，豈不是愛國男兒所應該這樣做的事。然使教

會和教會學校，誠誠是有這樣的罪，誠誠是會釀這樣的禍，你這樣對待，還有什麼說；然實際上無不與你所說的相反，你竟這樣說，顯見你是讀壞古人書，中了孟子距楊墨，韓愈闢佛老的文章的毒很深的。那一流人。我上文所說的『狹隘酷烈，殘忍狠毒』八個字，是你前回那篇力闢耶教三大謬的文章，拿來擬耶教那種不堪的態度和思想的話，到如今，正顯出是夫子自道的了啊！

我還要勸一勸你，你跟隨孫中山先生做革命事業，是一件很好的事，而今孫先生回來做第二次的大總統，你得在廣東長教育，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們教會中人個個都很看重你。俗語說：『臉是朋友給的，架是自己丟的。』教會和教會學校，你沒有進去虛心詢問精心考察過，一定不能知道他的內容他的真相是怎麼樣，不得輕容易出言毀謗。你要是不喜歡他，儘可各行其是。教會在法律內，是有絕對自由的；個人是這樣，團體的事業也當然是這樣。而且教會的人，也未必個個是愚蠢的，沒有知識的；你說的話對不對，我們教會中，也有好些人會分辨得出的；不是可以聽你們愚弄，任你們宰割，胡亂加罪名給他而不會出聲的；你自有非基督教的風潮以來，你發表那麼多篇文字，已自把你的架去盡了！想再給臉你，也沒有法子了！你今而後，至好是痛心悔改，把你這些話，宣布取消，這是世界上，一個勇於改過的君子。我很恭維你。我這話，完全是爲你，沒絲毫是爲教會和教會學校。你要是疑我這話是什麼緩衝之計，你儘量可以照你的話實行出來，教會是不抵抗你的。合併聲明。一九二二、五、十三。

(十) 駁汪精衛的宗教毒民論

亦鏡

汪精衛這篇宗教毒民論是應他的朋友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發起人李石曾之命作的。他的題目當時的報紙，有些是作『非宗教論』(見本誌廿一卷第八第九號合冊第九頁第八行又第十一頁一至四行)不知那一條是汪精衛這篇文章的原題。茲且不問他，但駁他文中之謬好了。

不汪精衛的原文說：

『我們對於宗教本來應該有兩種態度；一是研究的態度，不論佛教回教耶穌教一切教，都要將他的經義和他的歷史，細細研究一番；他於人類思想和行爲，有什麼影響，更要細細研究。一是尊重他的信仰的態度，例如請回教人吃飯，不要請他吃豬肉；請天主教人吃飯，不可撒鹽在桌上，不可連主客共祇十三人。除了這兩種態度之外，還有一種不得已的態度，就是抵抗的態度，因為所謂「尊重」是彼此相互的。我尊重他，他也要尊重我。他如果不尊重我，時時的來做無理的侵襲，我就不得不抵抗。非宗教大同盟就是這種抗拒的精神發生出來的。宗教的侵襲，我一時也說不了許多，我只說一兩件於學生最有關係的，於學生最是切膚之痛的。(第一)教會學堂，引誘學生入教，純是利用他的恐怖心。拿一個實例來說：我初次赴法國的時候，和一個親戚的童子同船；那童子纔八九歲，在

天主教學堂，住了兩年，我見他每臨睡的時候，換了睡衣，便跪在床前，口中念念有詞，就將頸鍊上繫着的十字架，舉起來接一個吻，方纔上牀睡下。我問他『做什麼呢？』他說『學堂裡的先生告訴我，凡人臨睡的時候，往往有魔鬼來吸魂魄，如果臨睡時，求上帝保護，魔鬼便近不得了。』我聽了心中自然不平。只是一時未敢便去搖撼他的信仰，只冷冷的說：『我臨睡時沒有求上帝保護，為什麼魔鬼不來吸我的魂呢？』隔了些時，他臨睡也不跪了。又隔了些時，他胸前的十字架也不見了。不知掉在操場，或是掉在茅坑裏，我也沒有去研究。這個童子，如今隨時可以來做我的證人。試問對於無知無識的童子，用這樣卑劣的手段，應該不應該呢？這童子幸而早此脫離苦海，若是別個如此這般的沈淪下去，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到了長大的時候，雖然懂得真理，對於迷信有些懷疑，但是他的環境逼得轉身不得，他的師長和他的朋友，時時的說『不可背叛』，『不可中道猶豫』，『信誓在耳』，感情在面，便也只得默默無言的過這一世了。宗教好不好，且不用說；我只問用恐嚇欺騙包圍羈絆種種方法來使人入教，道理上可以允許麼？教育原理，容得下這樣行爲麼？（第二）教會學堂所斂的有大部份是不信教人的錢，所容的有小部份是不信教的學生，他却時時刻刻強迫或引誘不信教的去信教，每日按時按刻的祈禱，不信教的學生同信教一樣，不然便罰。星期日的禮拜，不信教的學生同信教一樣，不然便罰。罰的方法，有的是捱餓，有的是託槍站立，種種虐待，令人髮指。有許多人看不

過說『與其這樣，不如教會學堂不收容不信教的學生，還較合理論些。』嗚！他如果不收容不信教的學生，怎的去製造新教徒呢？況且他的錢，多是向不信教的人身上斂來的。他怎能說不收容不信教的學生呢？要了不信教人的錢，去強迫或引誘人信教，真是燥脾。我親愛尊敬的學生呵！我如何敢對你說褻瀆的話，只是我氣不過，只得一發的說出來。他們提倡廢婢廢娼，是不是因為人的身體自由，不可驅迫；然則他們天天驅迫你，不但驅迫你的身體，並是驅迫你的精神，又是怎麼說？宗教好不好，且不用說；我只問對着人口裏說信教不信教沒要緊，等人進了門，便把門關上，迫人信教，是甚麼舉動？是甚麼意思？道理上可以允許麼？教育原理容得下這樣行爲麼？以上兩者，皆是教育界一種不平不安的現象。非宗教大同盟諸君呵！努力！努力！怎麼樣抵抗纔好？我何嘗有心要挑撥宗教的惡感？況且我的朋友和我的同事，有些是信教的，都是彼此互相尊重，更何嘗有些微的惡感。只是我如今傷心蒿目，不能因有所顧忌，便咽着不說。我對於教會教育，實實在在十二分看不過；而且在廣州細密調查之後，實實在在十二分看不過。不知你們怎麼樣，求你們恕我罷。』

他的原文是這麼多。下面是我駁他的話。

他說：『我們對於宗教，本來應該有兩種態度，一是研究的態度，不論佛教回教耶穌教一切教，都要將他的經義和他的歷史，細細研究一番；他於人類思想和行爲，有什麼影響，更要細細研究。』這番

話，他或者於佛教回教一切教的經義和他的歷史，曾細細研究過；佛教回教一切教於人類思想和行為有什麼影響，也曾細細研究過；若耶穌教，他就粗粗的研究工夫，都沒有做過一次，看我前兩期批評他的力斥耶教三大謬，和駁他的國民教育之危機論兩文，就可以知道。他還敢一再說『細細研究』，不知他這『細細』兩個字是怎樣解法？

第二種的『尊重他人的信仰的態度』說：『例如請回教人吃飯，不要請他吃豬肉，請天主教人吃飯，不可撒鹽在桌上，不可連主客共祇十三人。』這或者就是汪精衛把回教耶穌教會一再『細細研究』的結果了。然回教句下，何不言耶穌教，而言天主教？天主教難道就是耶穌教嗎？

又說『除了這兩種態度之外，還有一種不得已的態度，就是抵抗的態度……』這一層話，我覺得毫無意思。因為『抵抗的態度』是人人共有的，並不是不得已的。我們這班信耶穌的人，那一個不是會經過劇烈的抵抗來？那消你教人抵抗。獨研究和尊重兩種態度，非有先覺者來覺他們的後覺，他們纔不知道罷了。

況於『除了這兩種態度之外還有一種不得已的態度就是抵抗的態度』之下，接以『因為所謂……』云云，論文法，應該先說『因為所謂研究是怎樣怎樣』，然後纔說到『所謂尊重是怎樣怎樣』，纔不會偏枯；而今乃雙提單承，提兩種態度，下文乃但說『尊重』的一種，把『研究』那一種丟去那

裏了？

而今就不說文法，而說道理；你說『尊重是彼此相互的，我尊重他，他也要尊重我』，這個自然；乃又說『他如果不尊重我，時時來做無理的侵襲，我就不得不抵抗』，請問『無理的侵襲』是怎麼解？向你宣傳他的教義，可以叫是『無理的侵襲』麼？幾曾有傳教士到你汪精衛家裏，據起你的高座，叫你站在他的跟前，指着你的額頭說：『汪精衛，你不得從廣大的佛教，拜大佛，拜觀音，又拜城隍，拜土地，你一定要信耶穌，你不信耶穌，我們一定要拿你落地獄……』？如果是這樣，他誠是『侵襲』了你，也誠是『無理的侵襲』。但那裏有這樣傳耶穌教的傳教士？惟回教左手拿經，左手劍，纔可以叫做『無理的侵襲』。汪精衛這對於無理的侵襲的『抵抗』，祇可施之於回教，不適用於耶穌教，但抵抗回教的侵襲，又非有劍在手不可，汪精衛大約不止有劍在手，並常常有駁壳擁護，爲叫人不敢不『尊重』他而備的。這樣，就這回教也不敢拿起他的經和劍，對你汪精衛作『無理的侵襲』，不獨溫柔謙遜的耶穌教士，會被你那種聲音顏色距之於千里之外，沒有敢來告之以善的了！

且傳教士——耶穌教士——職在傳教，無論人怎樣抵抗，他都是要傳，因爲他是奉了耶穌最後的遺命。他除是不覺得這遺命重要，如覺得是重要了，知道人個個都是上帝的子類，個個都應該受上帝所特立的救世主拯救，就一定要拚命去傳。不傳就是不愛人。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就是這個意思。如以向人施其愛人之仁爲『不尊重人』爲『無理的侵襲』；那麼，孔子的『立人』、『達人』也是『不尊重人』也是『無理的侵襲』了；說得去嗎？要知抵抗傳教，是人類沒有知道這個教的重要的普通性，不足爲怪；而傳教——傳耶穌教——却不能加以『無理的侵襲』的惡名。就使在沒有知道他的重要者那一方面說，他既『抵抗』，當然是說傳教者是『無理的侵襲』；然此也只是——時沒有知道他的重要者是這樣；既已知道他的重要，就斷不肯有這樣的態度和這樣的言論了。你看耶穌當日所招得的門徒纔十二人；門徒開始在耶路撒冷傳道也纔一百二十人；異邦還沒有一個人信教，如果人人始終以傳教是『無理的侵襲』，人人始終持『抵抗的態度』，歐洲各國還會變成耶教之國麼？我恐怕他們十二人和一百二十人死完了，耶穌教也就是那麼長的運命了，怎能於五旬節那天一次就得三千人，不幾時又增至五千人，從此遠傳過歐洲，就漸漸由羅馬而傳徧全歐呢？他們這些人沒一個不是由激烈的抵抗而來的，頭一次的三千五千，且有大多數是曾在耶路撒冷強迫過彼拉多釘耶穌在十字架；羅馬國人民更不知殺掉幾多傳耶穌教的教士；他們豈不比較的更加曉得『抵抗的態度』？過你汪精衛，怎麼他們個個都會變抵抗爲信仰？又甚無過於保羅，他狠心喜歡見衆人拿石頭打死傳教者士提反，又常常口出威嚇的話，說要殺絕信這教的男女，經向大祭司求得文書帶往大馬色，實施這毒辣手段，誰知剛行近大馬色，就被他所迫害的耶穌叫他悔改，倒轉變成一個傳耶

耶穌教入異邦第一個有力的偉大人物，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且你說宗教，經曾於第一種「研究的態度」之下，提出佛教回教耶穌教一切教；於第二種「尊重他人的信仰的態度」，忽不提佛教耶穌教，而提回教和上文沒有點出來的天主教；於這種不得已的態度，就是抵抗的態度，既提二承一，拋「研究」而重說「尊重」，成四脚桌斷了一脚的殘缺文字之後，又好像並回教也不問，而專抵抗耶穌教或天主教。怎麼那麼奇怪！研究就要研究完佛教回教耶穌教天主教一切教；尊重又不先於請佛教人吃飯找例，及其他一切教找例，而乃於回教和天主教找例，抵抗又絕對無抵抗佛教回教及一切教的意思在內，而似專抵抗耶穌教天主教；這是什麼意思？回憶你汪精衛前此所做那篇『力斥耶教三大謬』，有很多稱美佛教的話，說什麼『佛教廣大，耶教狹隘』，『佛教入中國，和中國社會，沒有生什麼衝突』，又主張中國人得拜大佛，拜觀音，或者你是已經同化了佛教，故說的話纔這樣閃爍。但既是這樣，你怎麼還可於「研究」「尊重」兩個態度外，再加上一個什麼「不得已」的「抵抗的態度」？不怕貽譏於磚厚瓦薄麼？又不怕人家指摘你的文字不合邏輯麼？

『非宗教的大同盟就是這種抗拒的精神發生出來的』，更加見得你所說的『抵抗』，只抵抗耶穌一教，其餘佛教回教一切教，都不在抵抗之列。因為非宗教大同盟，名目雖是籠統說宗教；其實他宣言和通電，只單獨非耶教，并天主教都不在內。哈哈！你這三個態度這樣寫法，真好像是畫相的，畫五

六七八個不同樣的頭，駢連在一處，中間只一個頭有頸，與身相連，餘俱是畫到頸處，就截然中止，下身只畫一隻腳。請問這成一個什麼人樣？你的文境卽十足是這個樣！

你既說『宗教的侵襲』，一時也說不了許多，只說一兩件於學生最有關係的和最是切膚之痛的，『我也不說你已早受了佛教的侵襲，和中國已早因受佛教的侵襲，而完全變了佛教化，你不知叫人抵抗，并不自知抵抗，是不配再說叫人抵抗別二種宗教的話；但就你現所提出這一兩件說』。

第一，你說『教會學堂引誘學生入教，純是利用他的恐怖心……』我在教二三十年，並不聞有這些話。

夜睡之先的祈禱，是一般有真心信仰的人所必不敢忽的事。趙清獻曰：『吾自少來，盡有所爲，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爲』。正是這個意思。難道他也是有個什麼教用什麼「卑劣的手段」於他做『無知無識的童子』時，『恐嚇欺騙』他這樣做的麼？

所引赴法時在船上所見那八九歲曾在天主教學堂住了兩年的童子臨睡跪禱的事，就他述說那幾句話看，教小孩子祈禱這樣教法，也誠不大對；然我曾讀過天主教的『聖教日課』，他在卷一第三十八張『每晚將臥時拜天主誦』是這樣說：

『感謝吾主天主，庇佑我一日平安，幸不犯罪。賜我今夜生命，浩大恩德。我今求主，使我今夜勿迷惑』。

顛仆。不幸得罪，是顛仆於地，主速扶救我，俾知痛悔改過。專心憶主，賜我聖寵，恒存於心，我心已足，不圖外物。主原教我心毋妄思，意毋妄動，惟使我憶主愛主，至死恪遵規誡。亞孟。」

這那裏有什麼魔鬼吸魂魄的話？你汪精衛要非議天主教，怎麼不根據這些東西，而但執那八九歲的小孩子的話爲口實？「細細研究」過一切教的人是這樣的麼？

而今且莫說那小孩子的話不足信，就使他「學堂裏的先生」誠是這樣，告訴「他你那『我臨睡時沒有求上帝保護爲什麼魔鬼不來吸我的魂呢』的話，也駁得沒點情理。因爲魔鬼是看不見的，『吸魂』我沒有聽見過，或者是那童子說錯，或你汪精衛記錯，今按聖教日課的晚誦文，有『迷惑顛仆』、『心妄思』、『意妄動』的話，姑且作『吸魂』是『誘惑』之訛看，臨睡求上帝保護，使勿受魔鬼誘惑，以期於『心毋妄思，意毋妄動』，這是何等重要的修省方法？教童子就這樣教，叫他『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到了長大的時候，又能身體力行』，不敢告者不敢爲，『像趙清獻那樣，我怕你會說他太好了。（徒拘守儀文，而不躬行實踐的，當別論。）

又，凡拒魔鬼，魔鬼纔想設法誘惑他，比方正式政府宇下人民，於非法的軍隊，你越拒他，他越想侵害你，惟投降他，與他爲伍，并與他合一，纔不會見他待我與待其他不投降的正式政府人民一樣。你這『我臨睡時沒有求上帝保護，爲什麼魔鬼不來吸我的魂（誘惑）呢』的話，卽好像已與那非法軍隊搭

夥的人。笑在正式政府宇下日求正式政府保護免受非法軍隊的侵害的人民說：『我不求正式政府保護，爲什麼非法軍隊不來侵害我呢？』你想看，有不有點情理？況那看不見魔鬼，你已經與他冥合了，他還要再來怎樣你麼？

你既用這『冷冷』的話，『搖撼』了那童子的『信仰』，叫他『隔了些時，他臨睡也不跪了，又隔了些時，他胸前的十字架也不見了……』你可謂已成功了替魔鬼做誘惑那童子的工夫；但你說『這個童子，如今隨時可以來做我的證人』我請問你：那童子的話，和聖教日課的話，那一項較可以拿來做批評天主教根據？有了這個童子做證人，難道就可以拿他八九歲那時所說的話來推倒天主教麼？況天主教鮮稱上帝，只稱主，或大主，或天主。述天主教童子的話，說出『上帝保護』四個字來，也很外行。而且非宗教大同盟只非耶教；那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也只是聯絡耶教，沒有聯絡着天主教；你作這篇文章去響應非宗教大同盟，費一大半篇去糾纏天主教，也不甚對題。下文所說的什麼『這童子幸而早些脫離苦海，若是別個如此這般的沈淪下去……便也只得默默無言的過這一世了』的話，也可算是你汪精衛替魔鬼在那童子身上，立了大功的了！我雖不甚喜歡天主教，但我相信天主教裏頭必有很多好人，和有很多有大知識的人。他『對於迷信有些懷疑』，必會尋求這教的源頭，漸漸把他改良，去人爲的虛文，表現出基利斯督的真面目來。（天主教稱基督做基利斯督）斷不會被什

麼『環境逼得轉身不得』又被什麼『師長和朋友』說些什麼『不可背叛』『不可中道猶豫』就怎樣怎樣下去的。如今的天主教已不似中世紀時的天主教了，你還沒有知道麼？

第二，你說『教會學堂所斂的有大部份是不信教人的錢……』這也是他那間教會學堂辦有成績，名譽卓著之後，各人知道教會裏頭的人，格外有精神辦學，送子弟入教會學堂讀書，比在非教會學堂強得多，所以纔肯捐錢幫助；並不是無端扯一個不知名的教會學堂名義，可以在外面斂不信教的人的錢來用的。而且捐出去的錢，權即在受者，不在捐者，捐錢給教會辦學的人，並沒有一人向教會聲明：『我是不信教的人，你要我捐錢幫助你，我倒不拘；但你千萬不可向不信教的學生說教。』如果是聲明了，我們教會必不收他的錢。他這樣聲明，他只一味樂助，那麼，我們教會盡我們應盡的義務，貢獻以我們所視為寶貴的教理於來學的學生，捐錢者自無權干涉。我們也不用顧忌這錢是有大部份斂之於不信教的人的，就收縮我傳教的範圍，對信教的學生纔說教，對不信教的學生就不說教。耶穌說：『你白白得來，應該白白施出去。』況受了人家的惠，反不把這些比金錢尤寶貴的道理施給他的子弟，豈但對不起耶穌，也對不起那捐錢幫助我的人。

至謂『時時刻刻強迫或引誘不信教的去信教……』我最近讀本市的大同報見（六月二三日）登載台山余敬一投的『基督教是明心見性的非毒害的』一文很可借來證你這一說之荒謬。

摘錄如下：

「報章迭載汪精衛先生斥責基督教誘惑學生，并電覆北京非基督教（應曰非宗教）同盟會等文，各處同聲響應，各報亦皆附和。核其詞旨，悉由血氣感發，實不知基督教內容真相也。學生雖未入教；然在基督教學堂肄業，已及數年矣。今舉身歷證據，以告國人，俾免是非混淆可乎。」

學生由中學畢業，始入本校。（原文未注明何校，或是南大。）初亦慮基督徒用軟化之術，誘人入教。如每晨率衆祈禱，然後就學，且以舊新約書爲修身之本，某等實深惡之。是書文固淺陋，事多與人情相反，中有謂信者得救，不信者定罪之說，讀之不覺失笑。夫此等嚇人之語，祇可愚惑村嫗，奚可令通儒卒讀？更有謂勿認在地者爲父之言，讀猶未竟，裂皆拍案曰：是書可毀，何汚吾目！即欲罷學，負笈而行。

同學之未進教者，慰予曰：吾等來學，非因宗教，欲求科學耳。校中信教自由，教員所授各科，高於別校，何棄之耶？遂亦忍之。迨星期日，牧師登臺演講，適用此句爲題，尤以兩約諸經證解，深邃精奧，細聆之下，心境豁然。

於是約諸同學，請求牧師示以讀經之法，牧師喟然嘆曰：大哉問乎！舊約原書，悉用希伯來文所寫；新約原書，悉用希利尼文所寫；歐美各國皆用本國之文譯出，音每相近，故能了解。中國音母懸殊，文

法更異，今譯成中文者，除正音及各處土話外，已有六種之多；然苦難與原文吻合，緣譯書規矩，不得加增字句，慮失要義故也。吾子欲明經義，舊新兩約，先後已有注釋多種，盡細查之，便悉妙諦矣。

某等退歸窗下，隨讀隨查，課餘之下，研求不已，旬日之間，恍然大悟，前疑始釋。蓋兩約真經，爲心靈之寶鑑，改惡從善之階梯也。閱數月，遂求入教，而牧師不許，問其曷故，牧師曰：吾子查註，悉憑文字，於生死原頭，未明要旨，一遇窘辱，不能堅守，不藉個人祈禱，無能爲也。

學生以爲祈禱一事，顯屬迷信，迹近催眠，不允從之；而讀經查註，不稍或離。自時厥後，目光漸明，遂好別人善惡；同學之有小疵，必糾正之。自因此舉，同學之仇視我者衆矣。於是以爲人盡野蠻，無可救藥，問於牧師，牧師誠予曰：子欲匡人不逮，其志可嘉；奈未識愛字真源，徒施血氣，於己固屬無益，且更增人煩惱，我曾謂汝祈禱，汝未之從乎？對曰：未也……予退而祈禱不輟，於今又三閱月矣；前同學之仇視我者，近相親愛，敬禮有加焉……

茲將予身所歷，敬告同胞，俾知教會無迫人入教之證據，不悉內容者，不宜肆口謾罵，見笑外人是則予所厚望也矣。

然吾尤有不得已於言者：吾固未受宗教之洗，亦非反對基督教之同盟；但素知歐美俱是政教分離，宗教固任人信仰，政令則共同遵守，試觀各國之領袖，十九皆屬宗教之人，政教固不絲毫混亂也。

至若發明科學之士，大半出於宗教之門，自歐戰停息而後，各國皆知非道德不足以培正氣，今信教之誠，較前尤爲懇切，卽如萬國學生大會，全屬宗教之人，此次集會北京，我國以爲創見，殊不知本會三年一次，上十次輪值歐美諸邦，前因戰務，海道不通，延及五年，此屆爲第十一次，始來中國，何得謂爲宗教不容存在於萬國而來毒害我中華也。

汪先生學問淵博，且嘗遊歷海外，各事當知其概，且身爲教育長，不知因何感觸而發生痛詆宗教之宣言耳！

他的話是這樣，『強迫引誘』之說，何自來呢？

『每日按時按刻的祈禱，不信教的學生同信教一樣……』這是教會學堂的規矩，在開學之始，已先有章程給學生和他的父兄看明，他不喜歡守這些規矩，儘可以不來報名投考，我們斷不至用野蠻手段去拉他進來。而且每日的祈禱，也不過晨昏各一次，或只晨一次，據我所知的培正學校說，他也只是於每日上課前作一次這樣的聚會，每次都是信教的教員輪值主席，（間或有輪到信教而較老成的學生主席。）規矩是歌詩祈禱說經，并利用此時間，用至誠懇的說話，糾正前一日所見學生中一切誤犯故犯諸過失，此一堂所受之益，或較十數堂的修身課而更多。此外則宣佈該日應作或臨時發生的事務。所謂每日的祈禱，不過如此。按時按刻，也不過每日侵晨半小時。他校雖或不盡與此同，諒他

的用意也不外是這樣。

『星期日的禮拜』你汪精衛說他不好，又有人却說得他非常的重要，我記得江蘇那位黃炎培的『考察本國教育筆記』有說：『耶教徒之於日曜日（即所謂星期日）誠欲留此一日光陰，為道德之修省，與身心之休養，故雖輟業，而其所獲效益，大於一日之勤動。今之學校生徒，有儘此一日間為遊蕩放佚之行者，甚至一日不足，益以土曜（禮拜六）半日者，是徒貽損害於學業，而絕未嘗予絲毫利益於身心，不惟無益，或且害之。按之禮拜休息之名義，毋乃僞馳。』按照黃炎培這話看來，請問為學生的，於星期日學耶教徒在禮拜堂『為道德之修省與身心之休養』好，還是『儘此一日間為游蕩放佚之行』好哩？

『不然便罰』，違規自然該罰，而且也不是專罰不信教的學生，信教的學生有上兩項的『不然』之處，也同是要罰。『罰的方法』就培正論，學生犯了四小過，就要罰他『托槍站立』一點鐘，四小過者：點名上堂遲到，作一小過；點名不到，而未經預先告假，作四小過；一次犯足四小過，就在即日行罰；積四次纔滿四小過，則在最後一次行罰；一月犯不够四小過，以前所犯的，無論是一小過或兩小過，三小過，都概行取消；第二個月所犯，則另從第二個月計起，不連上月的積算。所謂上堂，凡校內的一切課都包在內，並不單指什麼『每日按時按刻的祈禱』和『星期日的禮拜』，又罰的方法，還有一等是叫他

在校務處門口坐一點鐘竹椅用意是想他曉得靜默思過此外沒有別的罰法了『捱餓』一層不知是那一間教會學堂有這個例，培正就沒有。可怪你於這種並無傷學生身體的罰法，都說是『虐待』，都說是『令人髮指』，好在我教會學堂沒有像你汪精衛這一類的人在內主持，要是有了，不知會鬧成怎樣陵亂，怎樣腐敗！我而今也知道教會學堂辦得好，辦得有精神，能得大部份不信教的人捐錢幫助，就是賴有你汪精衛所說的『種種虐待，令人髮指』那一點。不然，就與你們外面的學校沒有分別了。

下面說的什麼『有許多人看不過，說與其這樣，不如教會學堂不收容不信教的學生，還較合理論些。』你汪精衛就答他說：『哼！他如果不收容不信教的學生，怎的去製造新教徒呢？況且他的錢多是向不信教的人身上斂來的，他怎能不收容不信教的學生呢？』又斷說：『要了不信教人的錢，去強迫或引誘人信教，真是燥脾！』這一番話，我認是你汪精衛由『狹隘』和『嫉妬』的心生出來的。（其實全篇都是這四個字的寫真，不過這幾句較顯罷了。）教會學堂收容不信教的學生，『收容』明是他自己來的，不是教會學堂去強迫他來，既是他自己來，又經試驗合格，怎能『不收容』？『製造新教徒』何止於校內的學生？凡是並世的人類，爲我們口舌傳道所能及，筆墨傳道所能及，不論他是學生非學生，是老抑是少，是貧抑是富，是貴抑是賤，是賢抑是愚，是女抑是男，官紳商工農兵隸役，但求是未曾信教，無不要向他製造，製造他成教徒，只是想益他，且純是出於一片愛他的熱忱，並沒有絲毫別的用意。

此層在凡已被製造成教徒的人，有真信仰者，都能覺得。即沒有入教會如上所引那位余敬一，也足以證明我這話是實。此外見之於各處教會報的信徒證言，蒐輯起來，怕可以成一部像廿四史中最多列傳的宋史那麼多卷帙的巨冊。其中什麼界的人物都有，豈單獨向學生纔有『新教徒』之可『製造』呢？況章程一舉培正的爲例，明說出『信教與否，悉聽自由，本校絕不勉強』，而不信教的學生，讀到畢業，仍沒有被製造成教徒的，也不知道幾多。此一層，在凡未信教的教會學堂學生，都可以出來證明。你怎得這樣閉起眼睛瞎說？

又况雖然斂了大部份不信教的人的錢，我們年年還是要犧牲很多進去。（就培正說）斂來的錢，只是拿來起課堂起宿舍用；校內常年的經費，絲毫移動他不得。我們各人不盡力犧牲，到了經費告竭時，校務就要停頓。我們辦培正三十多年，不知捱過幾多這樣的苦况。倘若各人不是有同一的信仰，竭蹶做去，力進不懈，我恐怕培正在一二十年前，就早已消滅無存了。還會有今日的發展麼？

收容不信教的學生，也是他要他考得進纔肯收容他，考不進還是會抱向隅之憾而去。並不是看錢的面上，爲着他『多是向不信教的人身上斂來的』，就不用考驗，胡亂收他進來。去年培正暑假滿，有二百多新生來投考，只收他二三十人。（若收完，就男校一校計，已可及一千人。）可見你那句什麼『他的錢多是向不信教的人身上斂來的，他怎能不收容不信教的學生呢』的話，完全是沒有知道教會

學校的實在情形的了。

『燥脾』二字，還是你夫子自道。我們既沒有因『要了不信教人的錢去強迫或引誘人信教』公開發教，或個人談道，是我們對於一切人應盡的天職。要了人家的錢，與沒有要人家的錢，一例要這樣進行的。你能拿什麼權來干涉我嗎？

你呼你的『親愛尊敬的學生』，自明不敢『說褻瀆的話』，不知你究受了那間教會學堂的氣，而這樣說？至續說一句『只是我氣不過，只得一發說出來』，我又看你說出些什麼來。

哦！原來如此。『他們提倡廢婢廢娼』，誠是『因為人的身體自由不可驅迫』，你的見地原很不差；但怎麼得拿娼婢來比教會學堂的學生？教會學堂驅迫學生，是像外面畜婢養娼的人那樣驅迫法麼？乃又說『他們不但驅迫你的身體，並是驅迫你的精神』，竟視教會學堂教訓學生，比較驅迫娼婢的人加倍酷烈！我不知道教會學堂的學生，能否一一承認在教會學堂讀書，守教會學堂的規矩，是受他的驅迫？并是受比娼婢所受尤甚的驅迫？如一一都承認是了，可快快聽汪教育會長的呼喚，跳出這個牢籠，去受外面一點規矩都沒有的學堂的教育，星期日又得如黃炎培所說的『儘一日為游蕩放佚之行』，不足，又得『益以土曜的半日』，幾快活！但不知為父兄的聞着，是歡喜還是痛哭是了。唉！汪精衛你如果還有些微是非之心者，怎得像這樣黑白不分，儼人不於其倫呢！莫怪得罪，你於前此（四月

一日）教會的廢娼運動，作了一篇『要慎重些』的文章，非毀提倡此運動的人是偽善，是借題目出風頭；又說了好些好像不喜歡見娼妓被人廢去的負氣話。同時也就有一班你們非宗教的學界，爲文替娼妓吐氣，說他們提倡廢娼，我們就提倡廢教。如今你這一番話，就好像是與他同一個鼻孔出氣。不過你的話說得較婉曲些。論起抵制教會，保存娼妓的用意來，一個是半筋，一個是八兩，實在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尤可異是兩段的結處都有『宗教好不好且不用說』的話，而只怪他（一）『用恐嚇欺騙種種方法使人入教』（二）『對着人口裏說信教不信教沒要緊，等人進了門，便把門關上，迫人信教』豈有這樣糊塗，不問人家的宗教好不好，而一味憎惡人向人傳教的道理。他那教如誠是不好，憎惡他猶有可說；萬一是好的，而這樣非毀，豈不是自甘爲吠堯的桀犬麼？而且兩段都用『道理上可以允許麼，教育原理容得下這樣行爲麼』的同樣的兩句話收束，假使第一段的天主教，誠是『用恐嚇欺騙種種方法使人入教』第二段的教會學堂，誠是『對着人口裏說信教不信教沒要緊，等人進了門，便把門關上，迫人信教』也誠無怪你這樣說；但據我所確知的事實，如上所列，完全與你所說的相反，絕對的沒有什麼『用恐嚇欺騙的方法使人入教』和『等人進了門便把門關上迫人信教』的事。那麼，照我上兩段所列的實在的情形看來，他那樣做，怎能說道理上不可以允許？怎能說教育原理容不下這樣的行

爲你所說的道理究竟是怎麼樣的道理？你所說的教育原理又是那一國那一時代的教育大家所發明出來的？我倒要領教。

結段說：『以上兩者，皆是教育界一種不平不安的現象……』我們教會的教育，一向是辦得平平安安，並不見有什麼不平不安的現象，只你們看見教會學校辦得好，自己的倒着着落後，就當教會學校是眼中釘，纔說出這點無病而呻的話來罷了。不然，上兩者照你所說，證以我所知，既並不是事實，何從而可說『是教育界不平不安的現象』呢？你問『非宗教大同盟諸君』要『怎樣抵抗纔好』，還不是趁這個『東方有人』的時候，把他『廓清』了！你既不是『有心要挑撥宗教的惡感』，怎麼造出這兩段不符事實的怪話，來非毀宗教？既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有些是信教的，都是彼此互相尊重』，怎麼此次要忽變尊重的態度，而爲抵抗的態度？雖不是抵抗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但你既說了信教的人是『如此這般沉淪下去』的話，豈不巳把你的朋友你的同事都一筆抹煞？怎麼他們既『如此這般沉淪下去』，還可以站在那麼高的位置，做你們沒有沉淪的人的朋友和同事？你『如今』所『傷心蒿目，不能因有所顧忌，更咽着不說』的，不過是上兩段捕風捉影不符事實的怪話罷了！你以這爲『實實在在十二分看不過』，莫說你還是捕風捉影不符事實，就許這誠是你『在廣州細密調查之後』所得的結果，教會的教育委實是這樣，沒有隻字虛假；那麼他們將來所造就的學生，個個

都『如此這般沉淪下去』了，結果也不過是像今日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那一類人那樣罷了，怎用那麼激氣，一再說『實實在在十二分看不過』？難道你不喜歡他再製造人才出來與你們頡頏，或更駕乎你們之上，好像你今日的朋友和同事樣，就想從根本摧殘他麼？！汪精衛！別再講這些沒理性的話好了；宗教的真相，未是你今日所能知的；願你從今後，對於你今日所非的宗教，要實下你的『研究』的工夫，照你這篇文章的開端處所說的：『將他的經義和他的歷史，細細研究；看他於人類思想和行為，有甚麼影響，更要細細研究；』要認真細細研究，莫徒然口說細細研究，以自欺而欺人，像這篇文章。到了研究有得的時候，就可以澈悟我這篇駁你的話是不錯的了。一九二二、六、九。

(十一) 忠告廣東教育會長汪精衛君

徐謙

前幾天報紙發布一種學生反對基督教的運動，今天（三月廿九日）報紙又登載廣東教育會長發表一篇『耶教是進化學的仇敵是一切科學的仇敵』的言論。教育會長是我很佩服的朋友，但他也是這樣的論調，使我不能不為廣東擔憂，並且不能不為政府擔憂，因為這樣自滿的態度，不關到民教相仇，再起義和團的禍亂是不止的了！

廣東的文化運動，方在萌芽的時代，實在幼稚得很。只要自己努力，何苦與他人論戰。即如耶教的

運動，我信是幫助廣東文化進步的，不是毒害廣東的；我不明白廣州的新文化大家，受了什麼刺激，別的不反對，只是反對基督教呢？我看這樣的反對，完全是感情的衝動，不是理性的作用，所以我擔憂，怕再起義和團。因為有理性的人，尚且說無理性的話，那無理性的人，豈不要行出無理性的事來嗎？

信教自由，是應該的。不信耶教的人，若能將耶教的教義，著論批評，那是很好的事，那是理性的事；但是反對的人，總要有點智識，知道教與教會不可併為一談，教會與個人，也不可併為一談。今天教育會長那篇言論，是對那「公園圍牆上一張布道揭帖」而發的。這張揭帖，可算是耶教嗎？一個教育會長，與那牆上無名氏的揭帖辯駁，卻要牽扯到耶教上去，我恐怕失了教育會長的價值了！看這揭帖固然可笑；但是他所說的「第一」「第二」「第三」等等迷信的話，那一句是出於耶穌所說的，如何可說他是耶教呢？就是現在的教會，也沒有這樣的教條，豈可以這無名氏的妄言，就可斷定耶教是進化學的仇敵，是一切科學的仇敵呢？學問家的講話，不應該慎重點嗎？

廣州講勞工主義，結果只是滿街舞獅子，出會，鬧得鑼鼓喧天，交通斷絕；這樣的景象，我看見也是很擔憂的。因為民氣鼓動是很好，勞工團體也是很好，但是必須有人指導，不可自滿太過，將不文明的態度盡情顯露出來，那就要弄到無所底止了！我對於廣州新文化運動，也是這樣奉勸。講進化學是很好的，講一切科學也是很好的，但是結果弄得滿牆寫注音字母，（新交涉公署牆，也被寫了字母，

是新刮去的。)滿紙寫白話文。(白話文非不可做，不過是爲不通文理的人而設的。)那就未免要趨於原人態度了!

廣州的大患是迷信，滿街的舖子門口靠地下頂污穢地方，就是他們祭神的地方，無非表明他們求神發橫財的思想!滿河的船，沒有不寫紅紙條上書「橫財大吉」等字的!本市近郊，滿地都是死人的葬所，或是掩埋的，或是暴露的，以致活人要一片土建築學校都難有地方!廣東省的鑛山很多，除了僅有一兩處外，至今仍然是因風水迷信而封鎖!我有一次在大良演講，聽見大良有一大晚村，每三十年開一大會，要將價值三十萬元活人所用的單夾棉皮新衣服，焚燒祭神，這種種的迷信，我所知的還是有限;但就這些我所親見的和我所聞知的，何以不聽見教育會長發表幾篇文字勸醒愚蒙，那又何必反對這偶然一回貼揭帖的無名氏呢?

基督教的古代傳說，本來參雜猶太教在內。其中也有可以說是迷信的。不過這樣的迷信，我以為還是治廣州迷信的好藥。最難開通的，是無智識的人;若想破除他的迷信，必須有一進步的迷信爲之替代。基督教的真理，本不是迷信的;就是那古代傳說的迷信，比較廣州的迷信，也有天淵之別。無智識的人信了基督教，都可以將舊迷信打破，不拜偶像，不信風水，不想發橫財，並且容易接受新文化，肯爲社會服務，不是比較的好得多嗎?

我很奇怪反對基督教的人，他却稱讚佛教，既然說「佛教廣大，耶教狹隘」爲何又要排斥耶教呢？廣州能容佛教，廣州却不容基督教，那可以算信教自由嗎？佛教入中國二千年來，弄得處處都是拜偶像的廟，你反說他好；耶教入中國（新教）一百餘年，爲中國設了若干大學及中小學，又設了若干醫院，發行了若干灌輸新文化知識的書，並作了若干慈善事業；中國近年辦教育的人，那一個是到鄉村辦教育的；但是基督教的人，在廣東各鄉村設立的學校也頗不少，就是這一端，我以爲教育會長不應該說基督教是「討人嫌惡」的。

教育會長若有學問的，無論信基督教與否，應該知到耶穌講的是什麼道理，何致於將那無名氏的揭帖當作耶教呢？若論到「保皇黨復辟黨」，那却是信孔教的人所組織的教育會長是主張「祭先師」的不也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嗎？我只知道信耶教的人是做革命黨的，現在革命黨的領袖就是一個信耶教的。我親耳聽見他自己承認革命的根據是由耶教來的，教育會長也是一個革命黨徒，何以數典忘祖呢？最可笑的，他說這樣感情衝動的話，「我的朋友和同事，也有入耶教的，他如果問我，你爲什麼發這篇言論，我便答道，你爲什麼做這篇揭帖。」這篇揭帖是誰做的？於他的朋友和同事有什麼關係？天下有這樣武斷的人嗎？

我老實奉勸一句話，進化學你到底講了多少？科學你到底講了多少？世界耶教的人，有學問的不

知若干凡幾，不用拿進化化學科學的幌子來嚇人。我要請你自己多研究點進化學和一切科學，或者不致這樣自滿，也未可知。

附汪精衛覆函

季龍先生執事：

來書敬悉。弟對於耶教，向來態度，於短評中已詳之，即「不沒他的長處，也不諱他的短處，尊重自己的信仰，也尊重他人的信仰。」不但對於耶教如此；對於一切古人言行，皆是如此。

惟滿街傳道布告，動不動以地獄恐嚇人，既背尊重他人信仰之旨，且與約法信教自由相牴觸，故不能不向耶教徒宣戰。

布告所說，皆是根據所謂「聖經」天堂地獄，萬國之王，一切皆由主造，豈非「聖經」上所有。但彼為通俗計，作此等文字，弟亦為通俗計，還以其矛盾其盾而已。

弟正恐友朋以變更態度為訝，故說明此篇短評，專為此等布告而發。換言之，彼不作此等布告，弟亦不作此等短評也。

忠告一篇所云驕矜等等，與弟無關，弟自問無所謂驕矜；反對耶教，不能謂之驕矜也。

先生須知此等布告，已遍粘街衢，且在衆目昭彰之地，耶教徒既不加以糾正，又不容非耶教徒說

話何冤如之。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乃北京所發起，為抵抗基督教學生會而設，與廣東無關，尤與弟無關，（弟當然贊成之。）先生請分別注意。此上，即頌

大安。

汪兆銘謹啓 三月卅一號

右是承南海官密基督教學校馬文衡先生寄來。汪的原文，我經於前號彙刊中詳加批評，閱者試拿來一覆按，可知他這篇覆函，純屬強辯。而這樣覆徐先生，也是不受善的人之談。而且也句句都是遁詞。不必再加批駁，祇把他附登出來，聽閱者自己評判是了。一九二二·五·八。亦鏡識

（十二）駁蔡元培在非宗教大同盟的演說詞

亦鏡

（他演說的時間是在四月九號下午一時至五時地點是在北京大學第三院）

原文（是蔡元培自著原稿。因為那天他有足疾不能站立演說，故寫這篇演稿交與大會倩人代讀。）

我曾經把複雜的宗教分析過，求得他最後的原素。不過一種信仰心。就是各人對於一種哲學主義的信仰心。各人的哲學程度不同，信仰當然不一樣。一人的哲學思想有進步，信仰當然可以改變。這全是個人精神的自由。斷不容受外界的干涉。我願意稱他為哲學的信仰。不願意叫作宗教的信仰。因

爲現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着陳腐主義。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引起無知識人盲從的信仰。來維持傳教人的生活。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權的。我所反對的，是那些教會的學校同青年會。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

我的意見，曾屢次發表過了。最近作教育獨立議（有英文譯本，送檀香山太平洋教育會議編輯部其華文原稿，已載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很說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教會以外的理由，並說應規定左列三事。

（一）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但於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

（二）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

（三）以傳教爲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

我的意思，是絕對的不願以宗教參入教育的。今年忽然有一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要在中國的清華學校開會，爲什麼這些學生願意帶上一個基督教的頭銜，爲什麼清華學校願給一個宗教同盟作會場，真是大不可解。凡事都是相對待的。有了引人喝酒的鋪子與廣告，就可以引出戒酒會。有了引人吸煙的公司與廣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紙煙會。有了宗教同盟的運動，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運動。這是自然而然的。有人疑惑以爲這種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的，我不以爲然。信

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若是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倒不妨害「信仰自由」。麼。我們既然有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着有這種「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我們就自由作我們的運動。用不着什麼顧忌呵！

駁

宗教你曾經把他分析過，求得他最後的原素，「不過一種信仰心，」不錯；但怎麼又說「就是各人對於一種哲學主義的信仰心？」哲學主義的信仰心是怎樣？宗教如基督教，信上帝必有信上帝唯一；信上帝萬能；信上帝是造物主；信耶穌是上帝子，是全人類的救者，是世界末日的審判主；信聖靈能感化人向善；信人類必有天堂地獄兩個去處；哲學的主義是不是這樣信法？如是這樣信法，那麼，不用分什麼哲學主義，簡直叫他做基督教是了。不是這樣信法，怎麼能說這種信仰心，就是各人對於一種哲學主義的信仰心？我們信耶穌，除一些見道未真，自以為智的人外，無賢愚貴賤，沒有不是同一樣的信仰。基督教的教義，固然是滿充哲理；但我們只知道是信耶穌，沒人說是信哲理，愚夫愚婦，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哲理；然而他與有大學問的信徒同一樣的信了；或者他的信仰心，比有大學問的信徒，更加堅定，更加深入了；請問這是誰哲誰不哲？我有好幾個有大學問的朋友，他未信之始，與一些有學問的信徒來往，彼此辯難，也未嘗不叫他折服；但總總不能叫他起信，後卒因聽幾個

沒什麼學問的教友幾句誠懇的說話，和見着他那種有道的行爲，就大大的受了感動，願死心塌地做耶穌的門徒。人家笑他愚；他說我能够終身像這樣愚，是我的第一好處，我願你今而後，時時見着我，都說我愚，我的心就很受安慰了。這種我不知道他是宗教的信仰，還是一種哲學主義的信仰？論起哲學的程度來，他這些有大學問的信徒，自然是與沒什麼學問的信徒不同，信仰也當然是不一樣；怎麼他總喜歡與沒什麼學問的信徒同一樣的信仰，不肯改變？難道是因為他的哲學思想沒有進步嗎？我認識有好幾個信教的哲學博士；他的信仰，和沒有什麼學問的信徒的信仰，簡直是沒有二樣。他還會把哲理證明他這樣的信仰是對，叫旁的人的信仰，因此更加堅固。固然是有一些人，信道不篤，因為哲學思想進步，就改變他的信仰的，或且不但改變，而并拋棄不要的；然不能以有這一類的人，就把他來代表教會的全體。就我所知的來說，應該說有大部份人，因哲學思想有進步，信仰也就因之跟着進步；雖然他是哲學家，究竟他的信仰，是宗教的信仰，不是哲學的信仰。你既說「這全是個人精神的自由，斷不容受外界的干涉」，怎麼又說「我願意稱他爲哲學的信仰，不願意叫作宗教的信仰」？叫作宗教的信仰不好聽嗎？抑你立心要干涉宗教的信仰自由，知道信基督教的人，不肯承認他的信仰是哲學的信仰，不是宗教的信仰；你就可以再宣言：哲學的信仰，纔是個人精神的自由，不容受外界的干涉；宗教的信仰，實實在在不是個人精神的自由，當然要受我們外界的干

涉，故纔這樣說哈哈！蔡先生你的心好險，你的計好毒！

再看你下文：『現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着陳腐主義，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引起無知識人盲從的信仰，來維持傳教人的生活，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權的。』這幾句話，可說是你已經定了宗教的罪了！他們這樣的信仰，就你的眼光看來，也誠是宗教的信仰，不是哲學的信仰了！也就不是個人精神的自由，應該受你們外界的干涉的了！咳！蔡先生！你這種深文周內的酷吏斷獄手段，辣是辣極了！其如人家也有口說話何。

『你說現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着陳腐主義……』你究竟曾研究過幾多種宗教？曾否種種都用過細密的觀察？他所拘泥着的陳腐主義，是怎樣的主義？所用的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又是怎樣的儀式？怎樣的宣傳？陳腐又陳腐成什麼樣？詭誕和誇張，又詭誕誇張成什麼樣？所謂各種宗教，又是否連釋道回都包在內？這麼，你又怎能以釋道等教的主義儀式宣傳，例回教或天主教耶穌教，或以回教或天主教耶穌教的主義儀式宣傳，例釋道等教。就許你所說的宗教，是單指基督一教，並不包釋道回在內；這麼，你曾否知道基督教有天主希臘耶穌三大別？天主教的主義儀式宣傳，是怎麼樣？希臘教的主義儀式宣傳，是怎麼樣？耶穌教的主義儀式宣傳，又是怎麼樣？是否個個的都是陳腐？都是詭誕，都是誇張？見一個宗派的是這樣，就斷定個個宗派的都是這樣，是通論麼？就許你可武斷：

不問他什麼宗派，但有主義，都是陳腐；但有儀式，都是詭誕；但有宣傳，都是誇張；然則他『引起無知識人盲從的信仰』與你何干？中國人信別的主義，儀式宣傳，如佞佛拜偶，修齋建醮，迎神賽會……等的人，比這樣的信仰，那一方面居多？那一方面有害？又那一方面的人較無知識，較爲盲從？你怎麼不去非他，偏偏要來與我們知道脫離世俗一切謬妄，單獨崇信全人類唯一救主，敬事普世界唯一真宰的基督教徒作對？你說這些人無知識，你的知識又勝得過這些人的知識幾多？你說這些人盲從，你這樣閉起眼睛瞎說，又去盲幾何？『維持傳教人生活』，你知道有皇然哲學大博士，正當着大學的教授，忽然受耶穌的遺命感動，情願捨萬數千金的厚薪不要，而遠適異國，去宣傳天國的福音，並無人供養，惟自食其力的人沒有什麼叫做『外力』，又怎樣叫做『侵入個人的精神界』？哲學難道就是人所固有，與生俱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東西？『侵犯人權』是怎樣說法？『人權』又以何爲界？拜偶和放縱肉慾及一切不正當的行爲，算不算得是人類應有的自由權？如果說這可以算得是了，那麼，宗教的主義，宗教的儀式，宗教的宣傳，會束縛人這樣的自由，不敢再有那拜偶和放縱肉慾及一切不正當的行爲，也誠可算是侵犯了人權；無怪你們要這樣出力去非他。我們也因爲你們這樣的非，更加覺得我們這樣的信仰可寶，而也就識透你們是怎麼樣的人，感謝感謝！

至說『教會的學校同青年會，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是你

『所尤反對』那麼，這是我們教會學校和青年會的天職；我們愛自己的子弟是這樣，愛人家的子弟也同是這樣。你『所尤反對』只有（一）用武力掃平全國的教會學校和青年會；（二）第一件辦不到，就用力制止非教會子弟，不得進教會學校念書和進青年會爲會員，違者以犯死罪論，拿赴刑場槍斃，並罪其父兄。這樣，可永保教會學校和青年會，再不會像你所說的『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這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省得你這樣徒費氣力，用口舌和筆墨來反對。況他這是宗教的信仰，不是哲學的信仰，應該受你們外界用野蠻手段去干涉，是你所已經伏了有這樣的禍機在你上面所說那幾句話之內的。何樂而不爲。（暗示誘惑，參看靜觀作）

你『最近所作的教育獨立議，說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教會以外』，這是公立學校所應該如此，用不着拿來評議教會的學校。你所列出那三事，你在你們公立學校內，儘量可以發揮你們排斥宗教的自由；無人勸你要設『神學科』，無人勸你要有『宣傳教義的課程』和『舉行祈禱式』。（內中有信教的學生，他自己或和同志在一個密室內研經祈禱，你可不能干涉他。）無人勸你要用『以傳教爲業的人』，『參與』你們的『教育事業』，『放你的心，不用你這樣鯁鯁過慮。若是教會的學校，那你要學中世紀時的羅馬教皇，當我們是異端，要用強權來干涉我，我們也沒有法聽你來就是了！你的意思，既是『絕對的不願以宗教參入教育』，我已經說過，無人勸你要以宗教參入你的教

育，不用再說這樣無病而呻的話。至說『今年忽然有一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要在中國的清華學校開會』這件事是『忽然』的麼？你做一個國立大學的校長，又曾說『曾經把複雜的宗教分析過，』怎麼宗教中最良好的雜誌青年進步，不買來看看！今年一月所出那一冊，即第四十九冊第九十那頁，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那段記載，是怎麼說？又第五十冊大會號，第八十九頁，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上海為籌備明年在中國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大會的紀錄，是怎麼說？你怎麼總毫無聞見，不於人家籌備的時候反對；到了人家的會事告竣了，纔如夢初覺，大驚小怪的說：『今年忽然有一個基督教學生同盟，要在中國的清華學校開會』你這個人這樣昏慣，好在只是做一個校長；倘若做着一個什麼軍事的參謀長，那就糟了！

你『爲什麼這些學生，願意戴上一個基督教的頭銜，爲什麼清華學校，願給一個宗教同盟作會場？』兩個疑問，更是可笑！他原本是基督教的學生，怎麼消問他爲什麼願意戴上一個基督教的頭銜？難道基督教真是無知識的人的宗教，學生戴基督教頭銜，是一極可羞恥的事麼？歐美各國基督教所辦的中大學有多少，你知道沒有？信教的學生有多少，你知道沒有？以基督教徒得各科大學的博士學位，主公立各種學校的教席的有多少，你知道沒有？你僅僅以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書生，裨販得少許西洋學識，而且又一部份是基督教徒所發明的緒餘，而這樣做，你這種學者態度，真

適於做我們現在在中國一般叫罵學子的師表！無怪此次會爲着這個世界基督教學主同盟大會，鬧出這麼大的笑話！況且他們戴這個頭銜，也還有他的不得已的原因在：（一）他是世界的，不是一國的。一國或純粹是基督教國，不用戴這個頭銜，人自知道他是基督教學生；世界麼，國不一，教也不一，他又只是一個宗教的學生團體大會，又是專討論此後以基督教改造世界的方針，不標出這個頭銜，怎行呢？（二）就許他是一國的，也許他國內純粹是基督教，雖不盡然，也已不成問題；但他是出到外國開會，又是召集同信仰的學生開會，不戴上這個頭銜，又怎行呢！你厭惡這個頭銜，活繪出你那種鄙夷基督教的神情於紙上；好像是說學生是世界至有榮譽的名稱，基督教三個字是世界至衰至賤至不足掛齒的可憎物，以學生戴基督教頭銜，比糞着佛頭，還更污穢，還更受辱似的，我不知道你蔡先生平日分析宗教，是怎樣分析法，而所得的結果乃是這樣！

清華學校給基督教學生同盟作會場，原是大會籌備員向他借用的。論起國交來，莫說清華學校與基督教還有點子因緣；就沒有因緣，借用也是知道講國民外交的人所應該的。你怎麼用發這個疑問？他願給一個宗教同盟作會場，是一件可羞恥的事嗎？你說這兩事大不可解；你以一個國立大學的校長，發這樣無理無意識的疑問，乃『真是大不可解！』

你說『凡事都是相對待的；有了引人喝酒的舖子與廣告，就可以引出戒酒會；有了引人吸烟的

公司與廣告，就可以引出不吸紙煙會；有了宗教同盟的運動，一定要引出非宗教同盟的運動。『你這些話，不怕叫看的人笑得會死！我且莫說煙酒是害人的，不能拿宗教與他比例；就許照你們說，宗教是害人的，請問宗教同盟的運動，是今年才忽然在中國發生的嗎？人家在東西洋各國，開了整十回這樣的大會，已有了二十五年的歷史，你還如睡在夢中，全無聞見，不知道你耳目是生在那裏！況且戒酒和不吸紙煙的會，多是提倡於基督教教會；而且在外國也已經行得很力；這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這二十五年內，東西洋各國，只見他一日一日多人加入，不聞有一個智識階級的人出而反對，組織一個什麼非宗教同盟來排斥他，像對待煙酒一樣。怎麼今年被請來中國開會，你們就那麼聰明，看出他是煙酒一類的毒物，既有了戒酒會反對喝酒的舖子；有了不吸紙煙會反對吸煙的公司；也就要有這個非宗教同盟運動，反對宗教同盟運動。還加一句在後頭說：『這是自然而然的。』哈哈！蔡先生！我此下不用再著一字，你自己把這段文字從頭至尾讀下來，就够會醜得你無地自容了！

至收處說：『有人疑惑，以爲這種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的。我不以爲然，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若是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倒不妨害信仰自由麼？我們既然有這非宗教的信仰，又遇着有這種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我們就自由作我們的

運動，用不着什麼顧忌呵！」這一番話，我可以老實下一句斷語，「完全不通」。要是求到他通，應該把他照下面所寫的修改一修改說：

「有人疑惑，以為這種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的，我不以為然。信教是自由，「非教」也是自由。若是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倒不妨害「非教自由」。麼我們既然有這「非教的自由」，又遇着有這種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我們就「放膽」作我們的運動，用不着什麼顧忌呵！」

這樣纔是理直氣壯氣盛言宜的文字。誰曾說你「不信教」是妨害信仰自由；又誰曾禁你不許你有「不信教的自由」？你怎麼消說「不信教也是自由」？人家說你這種「挑戰的反對宗教」的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你不以為然，豈不應該說：「信教是自由，我們這樣的非教也是自由」？怎麼倒遁而說出一句與上文絕不相啣接的「不信教也是自由」的怪話？這已是不通到極了。就退一步說，你這裏是過脈語，或是下文的前提，應該先着一句「不信教也是自由」；那麼，你豈不應該於「若是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句下，接以「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倒不妨害不信教的自由麼」？纔合論理。怎麼不直截截這樣說，而倒說人家宗教同盟的運動，也妨害你們的「信仰自由」？你既以「不信教也是自由」為前提，怎麼得下這「妨害你們的信

仰自由』的怪話爲斷案？你既『不信教』還有什麼『信仰』之可言？就許可強說講科學也是一種信仰；人家宗教同盟的運動，是不是要特來反對科學，你自問你的科學程度，有他們的那麼高沒有？講又有他們那麼勤沒有？就許他絕不知道講科學，也絕對無科學知識，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也誠是要特來反對科學；那麼，你怎麼不於前提處提明：『信教是信仰，信科學也是信仰；』中間再加一句：『宗教是反對科學，與科學不相容的；』然後纔接以『若是非宗教同盟運動，是妨害信仰自由；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倒不妨害信仰自由麼』呢？又再許你也知道宗教中大有精科學的人在；他們也很會講科學，我們不能拿科學與他抵抗；（按蔡先生經曾於新潮第一卷第一號，批評譚鳴謙的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有宗教循思想界之進化而積漸改良，決不至與科學衝突語。）祇得強把他『信仰自由』四字，估回一份，說『不信教』也是一種『信仰』，以圖抵制人家說我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信教者的信仰自由，我也可以說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不信教者的信仰自由，希冀可藉以兩相抵消，也是你們講錯說話做錯事的人，找頭無路，無可奈何的辦法。但又何不於前提處提明：『信教是信仰，不信教也是信仰；』而乃但說『不信教也是自由』與下文『他們宗教同盟運動倒不妨害信仰自由麼』一句，怎有脈絡可通？況且人家宗教同盟的運動，祇是自己理自己的事，並沒有片語隻字，說要干涉你們不信教者的無宗教的信仰，你又拿什麼理

由能說他們宗教同盟的運動是妨害你們的信仰自由，宗教同盟的運動，豈自今日始，又豈惟中國有，怎麼你不非之於昔，而非之於今？怎麼別國不非他，獨你們纔這樣張皇去非他？妨害你們的信仰自由，是否因為他要宣傳他的教義，叫不信者信？那麼，中國有基督教——耶穌新教——到來宣傳，已不止一百年了；也招了三四十萬不信的人信了他了；你怎麼以前總不聞不問，到今日因他們見請來中國與中國一般同信仰的人打打相識談談心，你們就那麼張皇，要組織一個非宗教大同盟來對待他，這些都是毫無點情理的說話。

『非宗教的信仰』這句話，從那裏生來？上文既只說『不信教也是自由』，沒有說『不信教也是信仰』，怎麼能轉出這一句『我們既然有這非宗教的信仰』的沒來歷的話？

『遇着有這種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怎見得這事有這樣的必要？我經說基督教在中國作宣傳的運動，已不止一百年，也已經得了幾十萬人信他所宣傳的教；若認這是妨害中國不信教者的信仰自由，就應該早說『這百年來天天都有作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怎麼到今日纔說『遇着』？你們『這種非宗教運動』，是只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中國清華學校開會，還是想推倒今日在中國基督教？如只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中國清華學校開會，那麼，你怎麼不於四月四日前他們未進去開會之始，督率你的大同盟，把住清華學校的門口，不許他進去，叫他開不成會，徒然

在自己窩背稱強道霸，人家已從從容容，四日五日至九日，把所定的五十五條議題，討論終了，又開會散往各處了，你們還在那裏像瘋狗般狂吠，說要反對這同盟運動，有什麼用處？而且把你們這種態度和言論，叫他們帶歸各國傳講，你目思還有不有絲毫的價值！（聽說已有人把這些事窮源竟委譯登西文的報紙了，故四月廿六夕，這同盟中的某國代表楊教授，在廣州青年會演說基督教與科學，把你們這種運動，說得笑不可仰，我實在替你們難過！）

想推倒今日在中國的基督教，莫說那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來中國開會，絕對的沒有罪過；就以有而論，你又怎能以他們偶然來遊中國的學生同盟的不是，遷怒及在中國成立已一百幾十年，毫沒有得罪過你們的教會全體？你究有什麼理由要把他推倒？你又用什麼法子能把他推倒？我倒要領教。

你末了那兩句：『我們就自由作我們的運動，用不着什麼顧忌！』『自由』與『用不着顧忌！』怎麼能呼應成文？你既那樣恨惡基督教，又組織了一個那麼有勢力的非宗教的大同盟，你又是中華民國國立第一大的北京大學的校長，為全國智識階級的領袖，登高一呼，羣山響應，『又遇着有這種非宗教運動的必要！』怎麼不斬截說：『我們就「放膽」作我們的運動，用不着什麼顧忌！』而乃避「放膽」用『自由』，鼓舞人於有這麼的必要時作非宗教的運動的文章，是這樣做的嗎？你

自己試再拿這自『有人疑惑』至『用不着什麼顧忌呵』一段文字過細想想，是不是『完全不通』？我如今再與你論信仰。我們信仰基督的人的信仰，有兩句最精警的話，載在新約希伯來書第十章裏面，文是『信則所望若已得，未見而可憑』。白話是『信就是所盼望的事的實底，是未見的事的確據』。全部新約所說的信仰的意義，都不能出此兩句的範圍。你這篇演說詞開首說：『求得他最後的原素，不過一種信仰心』。原很不錯。即上所引注，說你批評譚鳴謙的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也有一句說：『宗教之永不能爲美學所占領者，曰信仰心』。是信仰祇惟宗教有，別的不能有，可斷言了。再就譚鳴謙的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也祇是以信仰與宗教不與科學摘錄數節如下：

『科學者，以智力爲標準，理性爲權衡。彼對於宇宙現象，靡論自然界，精神界，假訴諸理性，而智力所弗克判斷者，罔不斥爲妄誕不稽……故科學以辨別明瞭爲重，透澈玲瓏爲主，至所謂神韻縹緲幽玄深邃之境，非其所尙也。』

教宗者，以信念爲人類精神最高尙之作用，心情滿足，爲人生究竟之主鵠。彼謂吾人信念非先立乎確不可拔之地，而遽欲求人生幸福，享圓滿生活，自古以來，未之聞也。

宗教家恒稱神人合一，佛凡無二，三位一體者，是其義耳。然此究非吾人智力所得證明，是一種

之信仰而已。

世界中之足以感動我者，無有過於信仰者也。我之所以或喜或悲，或歌或泣，甚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賴有此信仰之存在也。故有此信仰之存在，則宇宙之森羅萬象亦存在，而吾人類之真正價值於是乎存在。

是故宗教者，乃人世高尚優美之不可缺者也。豈可以其近於迷信而概斥之哉……世之科學家，獨以理性為無上之標準，未真知感情為何物，徒對於以感情為根據之宗教，概詆之為妄誕不稽，豈公論哉。

宗教家信念堅定者，常齊是非之見，忘利害之別，甚有感情激發，為教義而不惜犧牲其身命者，有史以來，屢屢見也。

故信仰之深者，靡論他人如何詆議之，挫辱之，甚者威迫利誘之，死生恫喝之，而宗教家堅苦卓絕，百折不撓，一以求實現我之信仰為務。吾人試觀世界宗教發達之歷史，誦教祖及傳道者之傳記，其信道之堅，守道之篤，不為富貴所移，不為威武所屈，其堅毅果決，剛大中正之氣，足以昭日月，而薄雲霧，使千百年後人人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其動力豈不大可驚耶！

這俱是以信仰專歸於宗教的話，與基督教新約裏頭所說的很相符合。你蔡先生的批語，也曾稱許

他『甚有見地』而且你蔡先生是講美學的，是想以美育代宗教的，你這裏既說信仰心，永不能爲美學所占領，』是你蔡先生已早經承認你是絕對的沒有信仰。又你既以『甚有見地』批評過譚鳴謙以信仰專歸於宗教的文字，也早經承認非宗教是斷斷沒有信仰。怎麼你此次在非宗教大同盟大講演會的演說詞，竟突然造出一句『我們既然有這非宗教的信仰』的怪話來？

還有一層：譚鳴謙這篇文章，是說以哲學調和宗教與學科的，他說：

『科學家以今日世界的進步，皆由乎科學家窮微研幾之功；宗教家又以人世之幸福安寧，莫非受宗教家守道篤信之所賜。……今之學者，將以科學爲是，而以宗教爲非耶？抑專崇信宗教，而遺棄科學耶？何去何取，孰是孰非，二者皆有所不能。蓋科學者，權輿於人間之理性；宗教者，淵源於人間之感情；而理性與感情，同爲吾人心理並存之性質，故六合之內，苟爲圓顛方趾，棲息蕃殖之所，雖科學程度，有淺有深，信仰教條，有同有異，然莫不有科學與宗教之並存。其故由於科學與宗教之在吾人心性，各有確實堅牢之根據，斷不許保守其一，而排斥其他者也。雖然，二者之性質，立於正相反對之地位，因其各趨極端，其所以互相衝突者，乃必然之勢也。夫既衝突矣，果將有最後之勝利者乎？其將勝者獨存，負者歸諸淘汰乎？曰：否。吾人試觀古今東西之歷史，科學與宗教，常相衝突，常相爭衡，亦常相並峙，未嘗見有科學獨存，而宗教消失；或宗教巍立，而科學滅迹者，其何故？

哉……吾人試一靜思而默察之，必有一物焉，位置於科學宗教二者之間，常以調劑其反撥拒斥之方向，而防其各走極端，互相背馳，以保持社會統一之進行者也。匪若是，則二者之爭，靡有底極，社會或因之呈露分裂，失其統一，豈不大可哀乎！然吾人徧閱東西歷史，科學與宗教，雖常相衝突，未嘗見有因其衝突而致社會全體之分裂者，則其中必有調和者在，決無疑也。然究之足負調和之責者誰？何曰？哲學是也。哲學之職分，立於宗教科學之間，常相親近，而常相調和者也。蓋科學之世界觀，過於乾枯寡味，而哲學得進之於宗教深遠高妙之世界觀焉；宗教之境地，不乏虛想幻像，而哲學得導之於確當明晰之科學世界焉。昔之二者不相容，枘鑿不相入，今并獲哲學為之媒介，使之漸次接觸，而進於相反相成之狀態……」

譚鳴謙這番話說得對不對，和他現在是否也像陳獨秀忘記了他以前曾認過反對宗教的錯，今日也隨着「閉眼瞎說」的羣衆，做起非宗教的運動來，我不用問。你蔡先生是已經批評過譚這番話是說得「甚有見地」的，也經於批語內說過現在的宗教「決不至與科學衝突」的；怎麼你現在竟於北京大學校內發縱指示，叫你的學生，你的同事，下哀的邁敦書與基督教決戰。說什麼「基督教與科學真理不相容」，是科學進化學的仇敵」這一類的話，全國各省各學校響應的郵電，差不多萬口同聲，千篇一律！中國清明的空氣，被你這個偶像暗示得一般崇拜你這個偶像者，弄得天昏地

黑把你所已經稱許譚鳴謙所說那句『科學與宗教，未嘗有因其衝突而致社會全體之分裂者』的話，今日在中國，竟因你而呈露分裂了！非基督教與基督教，竟成了不共戴天之仇了！我實實在在不解你們師友，平居無事，就說宗教怎樣長，怎樣短，怎樣與科學衝突，怎樣與科學融和，有條有理，頭頭是道；忽然聽見有一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開會，就大驚小怪，說他要怎樣來宰割我了！不合羣策羣力來反對他，不得了了！所發出的宣言通電，完全沒一點理性，單純是感情的衝動，與平日所持的研究態度，完全相反！所說的話，也與平日所已經說過的，完全相反！我實在莫名其妙！

我於前彙刊內，批評你們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電報及宣言，曾有幾句說：『聽說你們的內幕，是因為傳聞某國所退還的庚子賠款，某國的政府拿來交給在中國的教會辦學，傳者又說此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來中國開會，就是與此事有關係；你們就眼紅起來，故發生此次風潮。』我那時還不敢信以為實。及看見徐季龍先生基督教國主義演詞大要有『當此堵口噁音呼號救國惟恐不及之時，乃國內忽發生一種無意識的反對基督教運動；……此種運動，因嫉妬心而起，北京與廣州主動之人，均誤信世界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將為基督教學校所得，遂致大肆反對。實則此事全屬捕風捉影，試問他國若肯退還賠款，必欲買中國全國人之好感，何肯專買一部分人之好感的』的話，纔信實你們當真是因為這一筆款的風聞之說，鬧出這一場笑話。唉！……一九二二·五·八。

（注意！我這話不是干涉你們不信教和非宗教的自由；你們儘可以有不信教和非宗教的自由，但要保持你平日研究和批評的態度，不要像你們同人三月廿日發出那一篇宣言，只一味橫蠻，絕不講一點理性！）

（十二）批評朱執信著耶穌是什麼東西之謬妄

均 默

所謂革命偉人民黨巨子之朱執信，死掉已兩年多了！我們對他那一點——僅那一點——破壞的革命精神，也未嘗不表示相當的敬意。可是他對於基督教所發表底言論的確是充滿惡意，流毒無窮！許多叫囂暴戾底青年學子和社會黨人，竟然看他底著作爲金科玉律，時時翻印……這真所謂羌（虫旁）螂嗜糞自無足怪，大概總是謾罵，橫暴，顛倒是非的言論，纔能够合他們底脾胃，受他們底歡迎吧！但是我們對於這種不良的風氣，實不能不起一種人心世道之憂；不能不要負一種指導批評之責，更不能因朱執信已是沙河路上黃土長埋底陳死人，就不把他底謬妄表暴一下。

朱執信反對基督教底文章，最爲人所注目的，要算是耶穌是什麼東西那一篇了。我們看見過那篇文章的，就覺得他全是侮蔑，妄證，絕沒有半句平心公道底說話。我們聽見朱執信這種『心聲』，更可以看見他是怎樣的人格！

今且把他這篇文大意略加批評如左：

這篇文第一章歷史的耶穌說：『耶穌不過是一個私生子，反抗當時的祭司，被人拿去殺了一個。人屬性很簡單，人格也不一定是卓越的……左右不過是三十幾歲一個少年，哄動幾個人，在村鄉裏烏亂一場罷了。』這種荒謬侮蔑的話，虧他竟有這樣厚臉大胆能夠說出！

耶穌是私生子麼？朱執信拿什麼證據，可作一個肯定的答語，說是由推理來麼，試問生命之來源是怎樣的？造物之全能怎樣能夠否定人類思想之起源，又從那裏來？世間外乎理知——吾人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底事有多少，能否因為我們不解就一概抹煞？如果對於上列種種問題，都沒有完滿的解答，而硬斷感聖靈而孕是沒有的事，這是朱執信之愚！說是由考據來麼，那世界上三分一人已經信奉底聖經，却以為無一顧之價值；歷史上幾多信仰基督教之哲學家，科學家，却以為都是蠢人；惟有少數反對基督教人底妄話——如赫克爾宇宙之謎——就視作什麼珍貴的憑證……這是不是純粹客觀的態度？曾不想：如果清淨受胎這件事是偽造的，那記其事底門徒，如馬太路加為什麼竟有此事？同文不同底記載，希律屠嬰和約瑟出奔埃及，以及西面亞拿預言這幾件事，為何又言之鑿鑿有據如此？一個人不肯把聖經細心研究，就緘口不講罷了！為何這麼大膽，敢一概說是偽造？這是朱執信之妄！耶穌果然是『不過……反抗當時的祭司，被人拿去殺了的一個人，屬性很簡單，人格也不一定

是卓越的』麼？以我們底眼光，從歷史上來考察：自古至今，絕不會尋着一個比基督人格更高或與基督相等底聖賢；由中到外，也絕不會尋着一箇能力比基督更大或與基督相等底豪傑。世間任何項事業，也決沒有如隸屬於基督名下的那麼多。世間任何種黨員，也決沒有如爲基督効勞的那麼衆。所以以拿破崙之英雄，到死還有『吾之能力畢竟不及拿破崙人』之嘆。現今世界底公歷，也以耶穌降生爲紀元。朱執信狂妄至此，竟說『歷史上的耶穌是無足重輕的。』世間有此等人，能勿可痛！

第二章聖經的耶穌，大致說聖經由信徒偽造是不足信的。其次就指十童女迎新郎之譬和呪詛無花果樹這兩件事爲利己殘賊荒謬。細看這一章，其實也絕無一點可靠的根據，絕沒有一些聖經的智識。

尤其可憐的是說：『聖經上的耶穌是講平等的，講博愛的，有許多愛人如己素袴與衣的話頭。並且這山上垂訓的幾條，確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當時的教會，實在是自私自利的，褊狹善怒的，復讎的，把基督教的真正好處都滅失了。』下面又用括弧注（上頭所講的好處，也是自古相傳的教訓，與基督教無關）這樣委曲宛轉來抹煞真理，能够自圓其說麼？姑勿論聖經中固然沒有素袴與衣底話，是由朱執信的亂造；而且我們試把他這幾句反覆看過，實在也不成說話，完全不可通。既然說山上垂訓很有價值（大概朱執信寫到這裏也良心發現了）忽又說是自古相傳的與基督教無關，這是公平的。

良心的話麼？既然說是自古相傳，試問又出自何經何典何人？而且既然標目作聖經中的耶穌，為什麼又說到當時教會底自私自利……滅失了基督教的真正好處？既然承認了基督教的真正好處，那即使當時教會是自私自利……又何能關涉到聖經中的耶穌？這恐怕不是利令智昏，倒是情令智昏了！

十童女底譬喻，朱執信既然說過「本來是教人時時預備」不錯了。我們常常也說「言非一端，夫各有當」，難道這一點道理都不懂？為什麼又把這個教訓推到教人自私自利？這不是有意「深文周内」麼？須知這段教訓，最要注意的是開首「到這時」這幾個字。那時就是指我們基督徒所相信末日審判之時，還可以彼此相顧麼？到那時還可以相顧，那世人對於行惡，大可以不必自己負責，而肆無忌憚。宗教的教訓斷沒有這樣的。基督教我們相顧，要在平日，要在如今，倘不然，為何基督教又要做許多利他底事業？

呪詛無花果一事，是耶穌借此來警惕時人，以見樹無善果當枯，人無善果也該死。用以表明人生以有表現纔當生存，無表現就該枯死底意思。朱執信却說是「來報自己多走幾步空歡喜一場底仇」，這不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罷了！

第三章新教徒的耶穌說：「新教裏的耶穌，也同舊教一樣是自利的，殘忍的，復讎的一件東西。那歐洲的野心家，對於我們東方非基督教民族，完全不認我們的人格，是從基督教固有的屬性來的。」

這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歐洲的野心家，那有半個是真實的基督徒？又那能把他們也算入基督教底賬？我們所最惡那東方底野心家——日本——難道也由基督教教他麼？古今有很多真實的基督徒……如林肯之釋放黑奴，立溫司敦之傳道非洲，和許多外國教士到中國來，在前清時竟然長起辮子，改穿華服入內地傳道的。這種天下一家四海同胞底精神，纔真是『從基督教固有的屬性來』呢！

第四章新理想主義哲學者的耶穌和第五章託爾斯泰的耶穌大意是說倭鏗和託爾斯泰之崇拜信仰基督都不過想利用基督教……實在只是把新理想主義的靈魂，放在基督教底軀殼裏頭，借他一點光，好去傳播，完全是借胎奪舍的辦法。這種議論，一句話說來，也無非是以小人度君子。我們對於世界底大哲，至少總要承認他所說的，是發自中心的誠實，如果這一點都不信，還研究人家底學說做什麼？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朱執信實在是以不誠度人，也就是他完全不認他人的人格底確實證據。

第六章結綸他竟就說『耶穌是口是心非，褊狹利己，善怒好復讎的一個偶像。』荒謬絕倫之朱執信，就在這句話暴露出來了！以言行合一，愛人如己，充滿『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平等的博愛精神』（參看陳獨秀著基督教與中國人篇）之古今人類唯一師尊耶穌基督，而朱執信忍心下這個絕無公道底斷論，我們除掉替朱執信個人抱十分痛惜，還有什麼說話！

我批評他這篇文，到此已完，却令我連帶生出一種感想。朱執信這個人，在中國革命黨中，算作不

易得之才，自然不能謂他爲無智識的；然而怎解會發出這樣謬妄無理的言論呢？據一般與朱執信交遊頗密的人所說，朱執信的言行，大概是一個缺乏情感的修養的人……是因爲所遇環境惡劣，而令

他時常充滿惡劣心緒的人。記得廣州某報曾有說過：汪精衛底處世態度，是以爲天下人人都是好人的（？）朱執信是以爲天下人人都是惡人的。這兩句話是否曾出自兩人之口，我不知道。但我想某報所述朱執信這句話，和他這個人底一生，確是很對。他所抱的是悲觀的人生。他對於世界，無往而不悲憤；他覺得人類，無個而非魍魎。他主張用兵力去貫徹革命精神；大有要芻狗萬物底意思。他爲主張武力革命，致不惜做審計院長時盡力裁減教育的經費。這種過激的舉動，與其謂爲無良好智識之過，毋甯謂爲無良好情感之過。一個人胸中既然充滿惡感，又那裏還能見着天下底真是非呢？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他所以有這篇謬妄文章，是完全由於先有一個世界萬惡底假設，因而隨着生出一個基督教也是萬惡底假設；然後就羅織事實曲解聖經來證明，而結出一個絕與事實相違底斷論。豈知公道自在人心，我們試拿他這個假設，來考察聖經和基督教徒與基督教事業，看看是否相合，那就立即發見他底謬妄了。由此我們更可知他非不知習用科學方法以推論，但先有惡感和成見在胸，就決不能保有純粹客觀的科學態度了，這一點大足爲一般迷信科學萬能而蔑視宗教的人底當頭棒，我願今日之青年注意注意。

我們於此就於痛惜朱執信之中，還不期然生出幾分底原諒。

嗚呼！朱執信死了！而跟着朱執信行這條錯路的還不知幾多人呢！

嗚呼！朱執信！可憐你已沒有你懺悔的機會了！

嗚呼！迷信朱執信的人們！你現在還不快快警醒懺悔，恐怕你將來也難有懺悔的機會了！

一九二二·五·十一。

（十四）批評哲華的基督教與婦女

亦鏡

此文我經在本刊總論內聲明經均默君用函人名號在本誌第二十卷第六至第九號批評過了。本刊本應該把他重印出來；祇因限於篇幅，不能多載，只得但摘錄他的大要，以實這一條題目。

哲華這篇文章的大意，均默君抉摘出來是：（一）宗教家無不和女子爲難。（二）歐美婦人地位的次第發展，非由基督教的力，是反於教理的活動。（三）舊約有很多記載，都是看輕婦女的。（四）新約保羅的書函，也很多叫婦女要服從男子的。（五）所以基督教也是以女子做男子的附屬品。無獨立人格的，婦女們不應該信他。

均默君駁他的話，最中肯是引司徒雷登博士說的「基督教是在乎基督自身」能從「基督自身」

來下『基督教』三個字的定義，然後說基督教與婦女是怎樣，纔有確當的論斷。今哲華祇從基督前的舊約和基督後的保羅書函下攻擊，不能於基督自身即四福音耶穌言行中搜出他看輕婦女的證據，猶非孔而不於孔子的言行找瑕疵，徒根據三代前的典謨訓誥及孟荀與漢宋諸儒的論著，已經是不對題；況基督教的精神，是在乎平等自由博愛三大主義，無論男女，總是上帝的子女，一樣看待，那有看輕婦女的道理。末又說：『基督教有兩大綱維：第一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帝；第二是愛人如己。你想知道基督教對婦女的態度如何，就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上了。然而這還不過是理論上的說話；至於事實上的考查，你但看基督教中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度和女子求學做事的情形是怎樣，就可以知道基督教決不是蔑視女性。』

右是均默君駁哲華的最精當的話。閱者得此，已可以知道哲華那篇文章所攻擊的話，完全錯誤了。

一九二一·四·廿二。

按耶穌辦過一件事，可說是最平等男女的，說詳約翰第八章均默君的批評，也曾引過，但可惜說得略些。今合把他詳述出來：

那個時候，有『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犯姦淫的時候被擊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犯姦淫的時候被擊的，摩西在法律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

你說該把他怎樣呢？他們說這話是試探耶穌——因為他們知道耶穌必不肯這樣偏枯的苛待女人，但耶穌若一開口說不應該把那婦人用石頭打死，他們就可以說耶穌破壞摩西律法，所以下文說他是——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穌却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擧石頭打他」就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了，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耶穌就直起腰來對那婦人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他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這可見耶穌看待女人與看待男人是一樣的。女人不得犯姦淫的罪；男人也不得犯姦淫的罪。女人犯姦淫的罪要用石頭打死；男人犯姦淫的罪也應該用石頭打死。律法既沒有用石頭打死犯姦淫的男人的明文，那麼用石頭打死犯姦淫的女人，就是不公平。但耶穌不直這樣說，免被那惡探拿着來做告他的把柄。但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擧石頭打他。」就面面都圓到了。他不主張用摩西那樣不平等的舊律法來刻待女人，和說文士與法利賽輩都是與那婦人有同等的罪，待男人這樣寬恕待女人也應該這樣寬恕的話都意在言表了。然不是說女人因此得隨便犯罪，須注意他「從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一句，女人要這樣，男人也要這樣，把雙方的人格道德一

例提高，然後纔真是男女平等，這是基督教最顯明的男女平等的真理，說基督教誣蔑女性的人格，牽扯舊約和保羅的說話來做攻擊的資料，實實沒有知道什麼叫做基督教。一九二二·五·廿一。

(十五) 駁玄廬「敢問非宗教信徒底反對非基督教運動」

亦鏡

玄廬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敢問非宗教信徒底反對非基督教運動」，是爲周作人等五人的「主張信教自由宣言」發的。周等的宣言頭一句說「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末一句說「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是表明周等是以「非宗教信徒」而「反對非基督教運動」了。玄廬的意思，必要是宗教信徒然後纔可以反對非基督教運動，非宗教信徒，便不應該反對非基督教運動。非宗教徒而也反對非基督教運動，便是一極可怪異之事故，他作這篇文章駁周作人等五人，標其題目「敢問非宗教信徒底反對非基督教運動」。

本來玄廬此文，是找周作人等五人做對頭，與我無干，用不着我駁他；但他對於宗教的批評，說得太豈有此理了，我不知玄廬有多大的學問，於宗教又曾用了怎樣細密的觀察，而露出那種討厭的態度。我於宗教——基督教——已信仰了三十多年，絕不見有像玄廬所指出來那些不好之處；玄廬既這樣誣蔑宗教，我是一個宗教的信徒，自不能因他是與別人宣戰，就袖手作壁上觀；合將他原文逐段錄出

來，痛加駁斥，以打破這個偶像。（因為玄廬也是一般淺識學子所崇拜的偶像。）

原文第一段

「宗教是人類幼稚時代虛妄的創作；弱者依據宗教作自欺的慰安，强者憑陵宗教旅殺人的手段。（一）成爲人間的障壁，（二）不許疑問的信仰。宗教底本身，本來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本用不着「反對」。但是人類中的男子底一小部分，就憑藉了這一種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明目張膽地肆起暴行來，却有這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替他們掩護了罪惡；我要加顯戮於這種罪人，所以我反對宗教。備受欺凌殘虐敲剝的多數人，既沈淪在這種掩護底迷惘中，便攔斷了覺路，反而投入更黑暗的冤桶裏，這是社會何等不平何等冤孽的狀況！我要救出這大多數備受冤苦的人，所以我反對宗教。因此我是表同情於反對宗教運動。」

駁

這一派的話，不知道玄廬是指着那一種宗教說的。如是指基督教，基督教既有舊新兩大別，就以新的論，也還有很多宗派，有有階級的，有無階級而純講平民主義社會主義的；若徒見着舊的，或雖是新的而仍屬有階級制度，不完全能表現出基督真理的，就據以爲攻擊宗教的資料，適以呈玄廬之寡識。

我們並不承認基督教『是人類幼稚時代虛妄的創作』。基督教的創作者是上帝，這已爲今日一般知識已不幼稚的信徒所公認。玄廬沒有虛心去研究過，胡亂說是人類幼稚時代虛妄的創作，我不知道玄廬的知識，能否高得出全世界的基督教徒，而敢這樣的武斷？

『弱者依據宗教得慰安，』事誠有之；但非『自欺』，乃是心靈界實受的恩益，而且不獨弱者這樣說，強者也這樣說。且在上帝面前，也無所謂強弱。除是不信；信則沒有不承認自己對上帝是軟弱的，無能的保羅在未信之始，算是最強的；要把信基督的人，一個殺絕，心纔快活的；後來他信了，倒比鴿還馴，且甘心爲道受辱，以至於死。他嘗寫信給希臘國哥林多人說：『我在你們那裏，是軟弱的……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的言語，乃是由聖靈和大能的明證。然而在成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的人的智慧，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上帝奧秘中的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這可見強的人只有不信；信了沒有再逞強去殺人的。雖然基督教在過去時代曾被有權位的強者利用過，幹出很多殺人流血的事；但我們歷代的信徒，並不承認他曾真心信着基督，且當他是基督的罪人，教會的大敵。因爲基督曾說過：『你們聽見有對古人說的話：「你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人向弟兄動怒，已難免受審判（因爲怒是殺機）」；又說：「凡作愛人

的事於人類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凡不作愛人的事於人類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的身上。』這樣，人信了基督教，不遵基督的教訓做一個和平仁愛的人，反『憑陵宗教，施殺人的手段。』照基督的話看來，愛人既即是愛基督，不愛人既即是不愛基督，那麼，殺人也就無異於親殺基督了。（因為基督是視全人類為一體的。）還怎麼算得是一個信基督的人，而可拿這些話來攻擊基督教？況『憑陵』是作恃衆勢以陵犯他人解；『憑陵宗教』即是說恃衆勢以陵犯宗教；『強者憑陵宗教，施殺人的手段。』正是你們非基督教非宗教兩個同盟自己的寫照，怎說得到基督教的『強者上去？』

『成爲人間的障壁』是怎樣說法？阻碍人的自由嗎？耶穌正剷除道途碍石，導人類上自由路的導師，絕對的無爲人間障壁之事。然以放縱肉慾肆無忌憚爲自由，又實耶穌所不許，無怪玄廬說他是『人間的障壁』。但玄廬並沒有信他的教，儘量有放縱肉慾肆無忌憚的自由，那消說這些話真不可解。

『不許疑問的信仰』我們的信仰，沒有不是從疑問得來的。不知玄廬所指是何一種宗教和基督教的那一派？

『宗教底本身，本來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不可思議，『怎得就斷定他是『沒有的』？』斯賓

塞爾也嘗說上帝『不可思議』(塞勒斯生物之世界引是語作『不可知』)然他說『不可思議』是信他有這個東西，不過『不可思議』而已。玄廬乃既說他是『不可思議的』，又說他是『沒有的』，會不思量可明斷他是『沒有的』，就已不是『不可思議的』了。怎得把這兩個詞併爲一談。

『人類中的男子底一小部分……』怎麼不并舉女子？難道信玄廬所稱『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的人，光是男子麼？『小部分』是全人類的小部分，還是指一個國或一個地方的小部分？是全人類的小部分，那麼，全人類有一千五百兆，信基督教的只占五百兆，即三分之一，也誠是一小部分，但這一小部分中之五百兆人，實有二百多兆是女子，怎麼單稱男子是一個國或一個地方的小部分，這個國是指那一個國？這個地方又是指那一個地方？況且既稱是男子『憑藉這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明目張膽肆起暴行來』，自然受害的是女子，怎麼下文不搜出女子受害的事實來證明？雖在第四那段有『真正抱這種迷信的人總是勞工與婦女』的一句話，但並無受憑藉宗教本身的男子的害的實據，而且『勞工』也是男子，論起苛待『勞工與婦女』來，有時主人婆還更甚於男子，又怎麼能單稱男子？又况宗教的本身既是『沒有的』，何以那男子憑藉這東西肆起暴行來了，這『沒有的東西』又會『替他們掩護罪惡』？既會替人掩護罪惡，那東西豈不是明明『有的』，而不是『沒有的』麼？且天下又究有誰是憑藉宗教的本身去明目張膽肆暴行？宗教的本身，又何時會替明目張膽肆暴行。

者掩護罪惡根據聖經抑根據教會史抑根據別的記載能指出來證明他不誣否？

說『我要加顯戮於這種罪人』『顯戮』兩個字怎解？殺頭，還是槍斃？宗教如基督教於你玄廬有什麼大過不去之處？他是否曾憑藉宗教的本身卽上帝，明目張膽向你玄廬肆過暴行，你玄廬想要報復他，那『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卽宗教的本身上帝，又出頭扛幫他，叫你奈他不何，所以你纔這樣啣恨，說要『顯戮』他？既然這樣，你又怎麼能顯戮得他着？

『備受欺凌殘虐敲剝的多數人……』是受那一個欺凌？那一個殘虐？那一個敲剝？這多數人又是否卽上文『小部分』外的大部分？又這大部分人所備受的欺凌殘虐敲剝，又是否卽受之於這一小部分？那麼地球人類全數一千五百兆，是有一千兆人受欺凌殘虐敲剝於基督教徒了？基督教如誠是有那麼惡，也無怪你要反對；但不知這一千兆人，個個都承認你這話是不錯呢？

『沈淪在這種掩護底迷惘中』怎解？是否被所謂『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卽宗教的本身上帝，見他只備受那一小部分憑藉上帝而明目張膽肆暴行的男子的欺凌殘虐敲剝，猶以爲未足，要再罰他沈淪在地獄裏受苦？抑是這多數人既備受了憑藉上帝的男子欺凌殘虐敲剝，想要出頭控訴？那上帝又快快下來把他們的罪惡一手掩護，叫這多數人冤屈無伸，故叫做『沈淪在這種掩護底迷惘中』？玄廬究能否拿得憑據出來證明這些話是實？

『攔斷了覺路』是怎麼樣的『覺路』？又是什麼東西把他『攔斷』？難道那備受憑藉上帝的男子欺凌殘虐敲剝的多數人，因見了上帝能替他們掩護罪惡，也相率而皈依這上帝，不思量他是『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既沈淪在他底迷惘中，便如醉如癡，不會打破這『不可思議的』而去研究那『可思議的』，捨棄這『沒有的』，而去尋求那『有的』，故叫做『攔斷了覺路』。這樣，玄虛是知道研究『可思議的』，尋求『有的』，爲覺路了。又一言以蔽之，『無神』就是玄虛的覺路了。我要問玄虛：你於『無神』外，還有什麼大知識，高得過世界一切信有神的人？你會否把歐美自古迄今的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大教育家，一一分析過，個個都沒有，一毫有神的觀念雜在他腦質之內，而敢這樣說？

『反而投入更黑暗的冤桶裏』，什麼叫做『更黑暗的冤桶』？是教會麼？既皈依上帝，像玄虛所說的『沈淪在這種掩護底迷惘中』，在玄虛無神者的眼中，也就是『黑暗的冤桶』了，也就是教會了，怎消添這句蛇足？難道既沈淪在什麼掩護底迷惘中了，還要加倍作憑藉不可思議的沒有的東西，而明目張膽肆暴行的小部分男子的牛馬奴隸，加倍備受他們的欺凌殘虐敲剝，故叫做『反而投入更黑暗的冤桶裏』麼？如果誠是這樣，也誠無怪你說『這是社會何等不平何等冤孽的狀況』，也誠無怪你說『我要救出這大多數備受冤苦的人，所以我反對宗教』，但我實實在在不知道玄虛在一個什麼地方什麼宗教什麼教會的社會，見過這不平和冤孽的狀況，而勞你玄虛發大慈悲要去拯救他。

出來？我想這不是玄廬因讀社會史和西洋歷史欠缺分析的觀察力，而陷於『時代錯誤』，『張冠李戴』的錯誤；就是想『栽贓誣陷』，羅織一種罪惡，當是基督教的，好來做自己攻擊宗教的矢的，這我認爲於玄廬的『人格』，『知識』很有關係。其『憑陵宗教』和『拿』不可思議的沒有的『兩個詞併爲一談』的兩句話之不通文理，和不合邏輯，尤其餘事了。

原文第二段

『如果是任何利用宗教或迷信宗教的人們，對於反對宗教運動，發表意見，我也十分的歡迎。大不料自稱非宗教信徒的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五先生，忽然發表了反對『反對宗教運動』的宣言，這不是一樁迷惑的滑稽事麼！我細細的把五先生這篇宣言讀了一遍，五先生的宣言說：『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五先生處在首先破壞約法的非法政府之下，又是在非法政府範圍內累索不給薪水的學校中，馬裕藻先生不是北大教師，我不知道，敢放出維護約法的聲浪，我很佩服五先生的膽，而可憐五先生底遭遇。北方是自蓮教紅燈教蹂躪過來的地方，五先生決不至於因這種宣言，而被嫌疑爲這類宗教底然死灰者，我更佩服五先生底誠，只是我對於五先生宣言，有許多懷疑處，要請教請教。』

駁

周作人等五先生發表反對『反對宗教運動』宣言是不應該麼？反對宗教運動，如必要什麼『利用或迷信宗教的人們』纔許『發表意見』？然則有甲乙兩隊人於此：甲隊有大部分人將乙隊無端辱罵，并磨拳擦掌，說要殺絕他，掃平他；乙隊見他無理取鬧，不與校；甲隊這大部分人越罵越高興，勢頭越來得兇；甲隊中的明理者，看不過眼，不贊成他同隊有這樣無理的舉動，宣言反對，叫那無理者知道斂跡，豈不是一樁很重要的息事甯人的義舉？怎反誣他『迷惑』，笑他『滑稽』？

你既稱會『細細地把五先生這篇宣言讀了一遍』，怎麼還這樣冥頑不靈，不受他感化，而仍然這樣反唇相稽？五先生的宣言那麼簡短，怎麼不句句提出來質問；而但拈『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一屑與五先生辯駁？『五先生處在首先破壞約法的非法政府之下……』就應該乘機把全部約法都破壞他麼？『維護約法的聲浪』，不應在非法政府之下『放出』；然則在非法政府之下，就是你們破壞信教自由約法以毀滅宗教的好機會麼？『累索不給薪』，與此事何關；怎樣就要叫人因此就噤不言約法，聽人把他破壞，叫北方重釀清光緒庚子之禍，叫北京的非法政府重蹈清德宗乘輿播遷之覆轍，以報那累索不給薪的私仇；你說這事『很佩服五先生底膽面可憐五先生底遭遇』；我對於你這話，倒很佩服你趁火打劫的狼心和賊智呢！

『北方是白蓮教紅燈教蹂躪過來的地方』，誠然不錯；但五先生何至因懼怕重釀出這些大禍，

會被嫌疑爲前此躡蹠北方的然死灰者，而始發此宣言。他這宣言，也不過如常乃德所云，『只保持自己的良心，不與被羣衆狂熱的潮流一概席捲了去』罷了。這有什麼不對，而至須用『我更佩服五先生底識』的冷言嘲笑？

原文第三段

『宗教共有幾種，我不得知。有人認孔佛耶回猶太爲五大宗教；有人不承認孔爲宗教；有人以佛是不是宗教，還是存疑；其餘種種宗教，更知道不得許多。假定五大宗教作標準，信仰耶教的，同時決不會信仰其他四教；信仰回教的，也同時不會信仰其他四教；……五種中信仰了一種，必有四個不信仰的。法律只要不制限人民非信仰哪種宗教不可；那麼，人民對於這五種宗教，任什麼不信仰，而發表反對任什麼宗教的言論，也不能就加上破壞國憲的罪名。現在五先生以非宗教同盟運動爲破壞約法，那麼，五先生校裏的校長蔣子民先生就是否認孔教的一人，五先生朝夕相處，何以不會聽說五先生加他一個破壞信教自由底罪名，也不會勸告他「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底話？』

駁

這一段話，足證明玄廬沒有把五先生宣言「細細」讀過。因爲五先生的宣言，是着眼在「不贊成

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並不是不贊成反對宗教。歷來各報各雜誌，也常常有反對宗教的文字，五先生不宣言反對，獨此次纔宣言反對，就是因為你們前此的反對，只是批評式的反對，此次的反對，是露布式檄文式的反對，比較的不同。露布式檄文式的反對，即所謂「挑戰的」反對。前此的反對，反對者自由，被反對者也仍舊自由；此次的反對，反對者自由，被反對者就要失掉他的自由了。所以五先生要宣言反對。這是他反對你們「反對宗教運動」的理由。怎得抹却「挑戰的」三個字不說，而但糾纏他「反對」兩個字？

五宗教但信仰一種，不信仰其他四種，與這一個問題何涉？約法那會規定人民務必信仰一種宗教，不信仰就是犯法；那消說「人民對於這五種宗教任什麼不信仰，總不能說是犯法」。人但「因為任什麼宗教不信仰，而發表反對任什麼宗教的言論」，而沒有聯着團體，作「挑戰的」運動，誰又能「就加上破壞國憲的罪名」？五先生說你們的「非宗教同盟運動是破壞約法」，是只因為你們「任什麼宗教不信仰而發表反對（非挑戰的）任什麼宗教的言論」麼？

蔡子民先生，他「否認孔教」，否認「是否即」挑戰的反對，「怎麼要五先生」加他一個破壞信教自由的罪名？今日的「非宗教同盟運動」之對於基督教，是否僅如蔡子民先生之「否認孔教」？怎得拿來作比例？「否認」而沒有結什麼非孔教大同盟，說要把孔教廓清，把孔教掃除，不容中國有孔

教立足地，不許中國人有對於孔教的信仰，像非宗教同盟運動對於基督教那種『挑戰的』反對一樣；於孔教徒的『信教自由』並沒有絲毫破壞，又怎消五先生勸告他『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這些話都要提出來向五先生質問，與其說是玄廬的詭辯，無寧說玄廬的知識幼稚，沒有看得五先生這篇宣言明白。

原文第四段

『我們認爲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信仰』是什麼？我信仰荷蘭人治水的學術，比其他國底人精密；我信仰阿拉伯馬，比其他地方產生的良駿；宗教的信仰，只是虛構的一種幻境；在有產階級，未嘗不可以作爲清心火的寒泉；可是別一方面，便是誘惑無產階級窮做到死的魔術，收不到寒泉點滴的功，却生受魔術底欺弄。有產階級得到這種弄魔術的武器，情願做鑽不過針孔的駱駝，却讓出奇妙的天國給無產階級，卽此便見得宗教信仰，有產階級是沒有的，有產階級沒有的信仰，却處處裝潢出可信仰，該信仰，不得不信仰的廣告來，就是什麼牧師，神父，會堂，誘惑無告的無產階級，盡驅入迷陣中，信仰，他們無可奈何的信仰；這種信仰，叫做『迷信』，『迷信』便是無產階級底陷阱，是有產階級掘來坑陷無產階級的。真正抱這種迷信的人，總是勞工與婦女。這些弱者，我們正該從深坑裏援救他們出來，正爲他們得不到知識的機會，現在五先生不但不指引

他們出這個迷陣，還要替有產階級做不知有無薪水的牧師神父認幻想作信仰，究竟是什麼居心？敢問！

駁

這段話，不知道他說向那裏去？與首一段話一樣糊塗，一樣無理，也一樣不通！『荷蘭人治水的學術比其他國底人精密；』『阿拉伯的馬比其他地方產生的良駿；』這又誰不知道？那消用信？『宗教的信仰』就是因爲不同『荷蘭人治水的學術』和『阿拉伯的馬』有目可以看得見；所以纔要用起信仰來。希伯來書說：『信則所望若已得，未見而可憑；』這纔是信仰的的解。怎麼可以拿看得見的和人知道的來與他比較？玄廬簡直連『信仰』與『理知』的分別，都還沒有知道，難怪他這樣胡說。

『虛構的一種幻境』莫說『宗教的信仰』不是這樣；就以是而論：請問這『虛構的幻境』是什麼？是天國麼？那麼，你玄廬既說這『虛構的幻境』在『有產階級』未嘗不可以作爲清心火的寒泉；可是別一方面，便是誘惑無產階級窮做到死的魔術，收不到寒泉點滴的功，却生受魔術底欺弄；是明說有產階級有天國，無產階級不能得天國了。怎麼下文又說：『有產階級』得到這種弄魔術的武器，情願做鑽不過針孔的駱駝，却讓出奇妙的天國給無產階級；』又反說有產階級不能進天國，無產階級乃有天國。我且莫說這在道理對不對，於文理已前後矛盾，絕對的不可通了。須知天國是未來的實在的一境，

也要將來實現在這個世界的。在天國裏，必定是不能有有產和無產的階級。耶穌是最反對有產階級欺弄無產階級的。有產階級能够盡犧牲他的資財來改造這個世界，叫無產階級能一律與他均等，大家的生活同立在一個水平線上，這是天國寶現在這個世界的好現象。但不能急遽用武力把有產階級推倒，要待他自己受耶穌的道理感化，知道照馬太六章十九至廿一節和廿四節又十九章廿一節又使徒行傳四章卅二至卅七節……的教訓行事，然後這種主義纔能實現。故傳達基督教義叫有產階級悔改，比別的人加倍緊要。『駱駝鑽不過針孔』，是比喻未信的富人不肯散所有去跟從耶穌，不是說已信的有產階級用什麼魔術去欺弄無產階級。教會雖或有這樣的人，基督必沒有這樣的教。怎能拿個人一些不對的行爲，攻擊人家不許這樣做的教義？

有產階級怎見得他是『沒有信仰』？難道他們個個都是用什麼魔術欺弄無產階級，叫他窮做到死麼？有產階級是否生來即是？幾多少年做苦力，轉眼就成個大富商，怎麼不見他在有產階級底下窮做到死呢？玄廬這話，一若無產階級一經受了有產階級的什麼魔術的欺弄，便以爲自己這一生應該做有產階級的牛馬，纔能够換得將來的天國永福；於是就樂意終身在有產階級底下窮做到死，有產階級只須把這些信仰普及在無產階級，便奴隸不可勝用。而他自己却知道這是假的，不去信仰，故纔說出什麼『有產階級沒有的信仰，却處處裝潢出可信仰該信仰，不得不信仰的廣告……』的怪

話來。全不知道『牧師』……『會堂』全是一般同信仰的男女會友所捐養捐建，並不是幾個什麼有產階級的事。所招得的信者，也上中下流各等社會的人都有，並不是如玄盧所說『誘惑無告的無產階級，盡驅入迷陣中，信仰佢們無可奈何的信仰』。而且我們的信者，還有很多於未信之先，是窮的，信了之後，知道守分營生，節去諸多無益而有害的耗費，不久便家可小康。也有很多於未信之先，是賤的，信了之後，知道送兒女讀書，教會又可憐他貧窮，豁免他的學費，久而久之，小學畢業，中學畢業，大學畢業，轉眼又留學歐美某專科畢業，居然以鄉間一個無賴，藉曉悔改，竟變成一門數博士的家庭。我不是說信仰是希望得人間的富若貴，但也可證明玄盧所說的『這種信仰，是無產階級底陷阱，是有產階級掘來坑陷無產階級的』的話之無稽了。

說『真正抱這種迷信的人總是勞工與婦女』想玄盧必是謂有產階級，只希望『勞工與婦女』可終身作他的牛馬，故特遣『牧師』、『神父』、『四出佈此』迷陣，『多』誘惑『一個』勞工，『或』婦女，『即多得一個僕婢』。天下那裏有這件事，說出來豈不是徒鬧笑話！

乃又謂『這些弱者，我們正該從深坑裏援救佢們出來，正爲佢們得不到知識的機會』。這更好笑了！我們教會，對於『這些弱者』，有工讀學校，有藝徒學校，有平民義學，有工婦夜學，有婦孺學校，『佢們』已不知道得着了幾多『知識』，也莫不以因爲知道信仰是『佢們』得到『知識』的好『機會』。

你還說『我們正該從深坑裏援救佢們出來』誰知他正可憐你尙陷在深坑裏，沒有得着出來哩。你們此次的非宗教運動，所發出的『露布式』『檄文式』的文電，據你這句話看來，是專想從深坑裏援救那些有了『信仰』的『勞工與婦女』出來的了；但我認識很多教會中的『勞工與婦女』，我也『是』『勞工』一份子；彼此談起你們的運動來，都是笑你們愚蠢，笑你們黑暗，笑你們蠻野，笑你們陷在『迷陣』，正想從深坑裏援救你們出來，你乃反想以昏昏教昭昭麼！你知道你們這樣的盲目的『挑戰的』反對宗教運動，催促很多向會聞道而未經信教的人，見你們這樣顛倒，這樣胡鬧，知道惟教會乃是淨土，惟信教乃是好人，就決然排衆議而皈依基督的沒有？（我接了有好幾處寄到這樣的會聞，在真光發表）想救人出深坑，反叫多些人入深坑，教會如誠是深坑，他很感謝你們哩！

說『五先生不但不指引佢們出這個迷陣，還要替有產階級做不知有無薪水的牧師神父認幻想作信仰……』這麼，我想五先生或者未曾有你玄廬那麼大的學識，不能知道信仰是用於看得見的『荷蘭人治水的學術比其他國底人精密』和『阿拉伯的馬比其他地方產生的良駿』祇以爲是用於看不見的『奇妙的天國』，牧師神父所教人信仰的，就是這看不見的『奇妙的天國』。五先生以爲『佢們』跟起牧師神父作這樣的信仰是對，不知道這樣就是入了『迷陣』，所以他纔這樣。至問他『究竟是什麼居心？』我想過，他如果有你玄廬那麼高明，他這樣做，他的心實在很毒；但他是沒有

你玄廬那麼高明的，他雖沒有入了『迷陣』，他的愚拙的腦筋，對於信仰的見解，一定是與那些什麼牧師神父大略相同的。這樣麼，他的居心，也不過是想你們別要多事而已，沒有別的用意的。

但是在這裏我要問問玄廬：你怎麼知道那些牧師神父是『有產階級』？既知道他是有產階級了，怎麼又不知他『有無薪水』？牧師神父是有產階級，你究竟是從那裏調查得來？他有薪水無薪水，又與你這一問何關？能答我嗎？

原文第五段

『前年有一種自由月刊發行，記得裏面有幾句說：「我們相信無絕對的自由，可是我們要朝絕對的路上走。」五先生所謂「絕對的自由」一樣使我費解，索興請五先生一一解釋。

「自由」怎解？「信仰」怎解？「絕對自由」怎解？「信仰絕對自由」怎解？五先生多是「知識階級」裏的人，可憐一般鄉愚農愚，實在得不到一個醫愚的機會，要請先生在負責任的宣言發表，再費點滴釋疑的墨水吧！

駁

這一問，太未免多生枝節了！自由月刊那兩句話，我不用理會；五先生所謂的『絕對的自由』，實並無絲毫『費解』之處。五先生主張信教自由宣言的原文，是說：『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

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該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這已說得明明白白，無須五先生「再費點滴釋疑的墨水。」玄廬要再解釋除「信仰」可參看本文的第四段駁語，及上面駁蔡元培文引譚鳴謙言與之辯論那一段外，「自由」與「絕對自由」與「信仰絕對自由」看五先生的「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及「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兩語，已可以曉然，還那消多費解說？玄廬只坐在太過看宗教不在眼，以為信教的都是些至愚極蠢沒一點知識的下流社會人物，上等社會，智識階級，必沒有一個層信他這樣的教；這樣的教是害人的，傳這種害人的教的「有產階級做不知有無薪水的牧師神父」是沒有信這種害人的教的，他的「幻想的信仰」即「迷信」是拿來「誘惑無告的無產階級」好去做他的奴隸牛馬「窮做到死」的，他本人是不要的。這樣，他那些接受這種「幻想的信仰」即「迷信」去做有產階級的奴隸牛馬的「無告的無產階級」是絕對的不自由的了！不自由應該把他解放，纔是仁人君子的用心。我們此次的「反對宗教運動」即是要「援救」他們，替他們解束縛而得自由；五先生反說我們破壞信仰自由，是不知道什麼叫做「自由」，什麼叫做「信仰」的了！因為他不知道信仰是應該用於看得見的「荷蘭人治水的學術」和「阿拉伯的馬。」我對他發這「自由怎解」「信仰怎解」「絕對自由怎解」「信仰絕對對

自由怎解』的問，他一定不能有叫我滿意的答覆。哈哈！玄廬你的見解是這樣，我怕不是屈五先生拜你做師，多讀十年八年你的書，或屈玄廬拜五先生做師，多讀十年八年五先生的書，他必不能答你的問，你也必不能領悟他的答。現在且擱下，叫五先生自行想方應付你好了！

原文第六段

『五先生都自稱不是宗教中人，爲什麼主張宗教信仰？因此，我還有幾句要問的：現在的法律，是哪一階級底人制定的？現在法律所賦與的自由，是哪一階級底自由？現在法律，是保障哪一階級的？現在的法律和宗教，是利益哪一個階級的敢問。』一九二一。四。四。（見四月十一日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

駁

五先生『不是宗教中人』就不應該『主張宗教信仰』麼？你知道世界上有幾多自己未信教而勸人去信教的沒有？而且五先生也並不是『主張宗教信仰』，他不過是『不贊成挑戰的『反對宗教』』和『認人們的信仰應該有絕對的自由』，我們人不應該去『干涉』他而已。如果這些公道話都不許五先生說；那麼，要坐視你們『挑戰的『反對宗教』』的非宗教大同盟運動，橫行無忌，怎樣把宗教摧殘，都不出來勸諫纔對了！

至你末了那幾問，你的心不過是說：『現在的法律，是有產階級底人制定的；現在法律所賦與的自由，是有產階級底自由；現在法律，是保障有產階級的；現在的法律和宗教，是利益有產階級的』罷了。這樣，你儘可以貫徹你的主張，去破壞你以爲是有產階級所制定的信教自由約法，把宗教根本剷除。我而今知道你不是『非宗教大同盟』裏頭的人；我而今知道你是『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裏頭的指揮者。因爲你是住在上海，『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也是發起於上海；或者他那篇宣言和灰電，都是你一手做的。我已經於上期彙刊，把他駁得稀爛了。生命月刊批評你那篇宣言說：『這篇文章，有三樣特色：（一）這是一篇很好的白話文，措辭很清順。（二）這是一篇很嫩的文章，全憑意氣，不講理性。（三）這是一篇鼓吹作用的文字，從頭至尾，偏僻激烈。』又說：『這篇文章，是要反對基督教……但反對的論調，是像初學布爾維克的口吻，不是科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平心靜氣切實具體的研究和由研究後細心精確的批評。』又說：『基督教的組織和宣傳，其中短處不少；但是這樣的攻擊，可算是一「隔靴搔癢」於基督教無益亦無害於攻者亦祇空逞一時的意氣，借這機會對布爾維克的激烈派作一種效忠的表示而已。』我對於你這一篇『敢問非宗教信徒反對非基督教運動』的文章，也是想移用他這一番話來批評。雖然那『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或不是你做的；但你的主義，是完全與他相同。除『清順』二字未堪持贈外，文章之『嫩』，全憑意氣，不講理性；『鼓吹作用』，『偏僻激烈』，『學布爾

維克的口吻』對布爾維克的激烈派效忠』實與那宣言沒有二樣。總是你想藉詞於信教自由約法不是你們『學布爾維克的口吻』的人定的，就要把他推翻，恐為時尚早。而且我們的『信教自由』也不一定是要藉那『約法』保障；你儘可一面去破壞約法，我們的『信教自由』是無時無地不要放在我們面前的。你如果能於百尺竿頭再求進步（論學識）我恐怕法律就是由你這一類的人的手所制定，也不能不有這『信教自由』一條的規定哩。一九二二、五、十八。

（十六）與陳獨秀先生說『基督教與基督教會』

亦鏡

陳獨秀先生！你到底是在研究過基督教的人，你這篇『基督教與基督教會』文章，雖然還有很多不對的地方，但比較別的總公道一些。

你說『我們批評基督教，應該分基督教（即基督教義）與基督教會兩面觀察』這很對；但你

『基督教教義』自然不是短篇長篇文章所可說得詳盡；但是他教義中，最簡單最容易說明的缺點，就是上帝全能與上帝全善說矛盾不能兩立。依我們日常所見的惡事，和聖書所稱的惡魔，和耶穌代人類所贖的罪惡，這萬惡的世界，是誰創造出來的？人類無罪，罪在創造者；由此可以看得出上帝不

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我們終不能相信全善而又全能的上帝無端造出這樣萬惡的「世界」。

這是你沒有明白的話。『上帝全能與上帝全善』並無『矛盾』。『全能』是說他造萬有；『全善』是說他所造的東西都是絕妙。即他的本體也。誠是完全一個愛字所結而成。聖書說：『神乃愛』。『你老先生亦曾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愛即仁，仁自然是『善』的；上帝的仁，更可以不問而知他是一『全善』的了；故耶穌教人學仁要學上帝，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惡事』『惡魔』和『人類的罪惡』，並無於害上帝的『全善』。因為他在萬有中占很小的一部份，而且也是後起的，並非創造之始就是這樣的。我知道你必說上帝造人造天使，不能叫他始終一於善，不變為惡，這可見上帝『非全能』。這一層，我記得少時曾撰一文答某女士之問，內有一段很可以移答陳先生，而釋陳先生之惑，這一段的話是：

『天父萬能，其所創造之亞當夏娃，又屬之人類之始祖，自然是完全無缺；然是人必有欲，遇物而被吸，人之情也；吸於物而所行與法違，斯謂之犯罪；冀其不犯罪，而刻刻現身其左右以監督之，罪固可決其不犯，然而勞矣。或曰：上帝既無所不能，曷不使所造之人不能犯罪？曰：造不能犯罪人，誠上帝所優為；特不能犯罪，必亦並不能為善。直一能言語能行動之活木偶而已。非人也。人則必須有完全』

自主及自由之權，方足以當之也。如是又烏取不能犯罪？今夫機器之爲用大矣。就汽車論，範輪於軌，千里遠道，朝發夕至，復能或行或止，或疾或徐，悉如管車者之意而無忤，其善何似？而人顧無以是嘉許車之善而獎勵之者，以其善在製造及司理之人，於車無與也。倘有一車，能自循軌行，不用人司理，何處宜止，止若干時，又卽宜行，何處宜疾，何處宜徐，車悉能自知；又有時能自嫌受軌束縛，而逸出軌外，以自由行動，人必目是車爲怪，而訝造之者之非人而神矣。乃世界竟不能有此等車，只有循軌而駛，行止疾徐悉如司車人意之車（有時逸軌，非車之罪）。以是知人之智巧終以人限，必不能與上帝爭衡。上帝造人，與人之造車，迥不相同，人苟亦如一循軌而駛，行止疾徐悉如司車人意之車，不能犯罪，是上帝之智巧，亦但足與一造機器之人齊而已矣。烏足稱爲萬能之神哉？雖然，上帝固欲人以能犯罪之身自禁止不犯，而行其所命，以永居於其愛內也。故立一法於埃田園，以範圍亞夏二人之心。其違耶人之福，其不遵耶，則處之自有法在，耶和華無容心於其間也。此天父之放任主義也。乃人竟因誘而犯罪，則樂園之失，死報之得，是二人違法之償值，不得咎上帝之苛也矣。謂天父本有能創造亞當夏娃爲完全之人，何故任彼等犯罪，孰知惟「任」始足以見上帝之是萬能，（以其所造之人，可以用任，不同機器）亦惟「任」始足以見天賦人權之本是自由也哉！

惡魔的來源，也是這樣，既明白這些，還那肯歸這罪於創造者，而疑他不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

耶穌代人類贖罪，即是擔當了人的罪惡，別示人以拒魔親上帝方法，而爲之導師；真心信仰他，把他做我們爲人的模範，自能得他的能力幫助，鑄造成一個無罪的新人。這一層，你老先生已經明白，即是你『基督教與中國人』那篇文章說的：『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救起；』和『直接去敲耶穌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爲一。』這樣，倘使人人能够知道說這此話，又能够照這些話實行出來，我可決『我們日常所見的惡事』，自然會消歸於烏有；『聖書中所稱的惡魔』，也必將退處於無權；『耶穌代人類所贖的罪惡』，至此也悉數付釘於十字架，不復能累人沉淪地獄，所謂『萬惡的世界』，也必會變爲光明的世界；耶穌教門徒祈禱說的『願你的國來到，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文言爾國臨格，在地若天）就是這個意思。我們要拿基督教來改造世界，也就是這個意思。而且也是基督徒人人共有的使命，自昔已然，不自今日始。只因爲人們，易惑難曉，在『冷酷黑開污濁坑中』鬼混已久，咸相安於不覺，基督教又爲歷代沒有『甚深的覺悟』的人所誤用，弄出個什麼以教統政的教國制（即教皇）和以政統教的國教制來，把基督教蒙蔽千多年，雖有人知道基督的真理不是這樣，別行組織一個團體表現出來，却又寡不敵衆，常常被他們高壓的手段遏抑，致不能盡量發展；近一二世紀，乃始逐漸把他們兩個惡制度打倒，得自由宣傳我們從基督自身得來的真理。今

而後，只求人人有像你老先生那樣的『甚深的覺悟』。這個改造世界的目的，就不難達到。可惜先生還有一間未達，還致疑於『上帝全能與上帝全善說矛盾不能兩立』。我如今既把我那段足以釋先生之疑的舊作述說出來，先生可以明白『這萬惡的世界』並不是『上帝無端造出來』的，世界無論怎樣，都是愈加顯出上帝全善而又全能，全能而又全善的了。

又說：

『此外耶穌一生的歷史，像降生，奇跡，復活等事，都沒有歷史和科學的證據，使我們真實相信，這也是教義上小小的缺點。博愛，犧牲，自然是基督教教義中至可寶貴的成分；但是在現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侵略之下，我們應該爲什麼人犧牲？應該愛什麼人？都要有點限制才對，盲目的博愛犧牲，反來要造罪孽。』

『耶穌一生的歷史』在四福音外的『歷史』尋出他的『證據』，我記得一九二〇年二月撰一篇『讀耕田者幸得秋水基督教觀書後』登第十九年第四冊真光時曾承友人王春生君在約瑟弗 Flavius Josephus 猶太史中第十八卷第三章中譯出一段如下：

『當彼拉多爲猶太方伯時，有人名耶穌者智慧人也。然彼所行者皆奇能異跡，名之爲人，不知當否。彼喜教人行善，其所教之人，多屬猶太及異邦人。彼亦稱基督，當時彼拉多輕聽吾猶太人中之領』

袖者之誣控，定其死罪，釘之十字架；惟其門徒始終相從，不遽渙散。彼曾於二日後復活顯現，如先知所預言。其所行之奇事，無慮千萬。其門徒則名為基督徒，今猶方興未艾也。」

考約瑟弗是生於基督後三十七年，他的話是這樣，雖沒有怎樣證明耶穌「降生」的事；「奇跡」「復活」兩項，他已經言之鑿鑿，信而有徵了。而且他有「名之為人不知當否」語，也已連「降生」之奇，都好像已經承認了。怎得說沒有「歷史的證據」？

「科學的證據」神所爲的事，當然非人的限於物理世界的知識，所能實驗得出來給人們看，我們但應該問他有不有這件事實；如果研求得沒有這件事實；那麼，傳教的完全是說謊話，我們可以用信他。然而「耶穌一生的歷史像降生奇跡復活等事」都是些千真萬確的事實，當日的使徒既甘願流血來做保證；而觀察他歷代所成就的事業，也萬非虛說他那幾種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能解決這樣，更那消訴之於科學？

說「這是教義上小小的缺點」我請問先生：你於耶穌，究竟是認他是神，還是只認他是西方的出類拔萃的聖人？如只認他是聖人，我不用說，倘也同認他是神，他「降生」由靈感童貞馬利亞而生，在耶穌前七百五十年以賽亞已有此預言（詳舊約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而馬太作福音也就首先敘此事，認是這預言的實現。美國地質學家史旦敦 Stanton 曰：「吾儕信基督爲亦神亦人之身，則

其誕生之神異，實理之當然，亦勢所必然焉。」此足徵「降生」一事照聖書所說的信去，是沒有缺點。

「奇跡」在耶穌祇自率其常，並不足為奇。英神學博士多瑪格理斐 W. H. Griffith Thomas 曰：

「奇跡之最偉大者，無如主耶穌降世成人身一事；人而既信此奇跡，則其餘自可以不煩言而解矣。蓋主具神能，自無難於奇跡也。」又曰：「考希利尼聖書，奇跡字多作 *miraculum*，謂工也。工為工人所常為；基督之奇跡，即基督之工也，有基督為之工人，當然有異常之工由基督做出，何奇之與有。」此足徵「奇跡」一項，照聖書所說的信去，是沒有缺點。

「復活」為基督教成立的基礎，無復活即無基督教，門徒也斷斷不去傳佈一個被人釘死沒有下文的人的教。當日門徒已因耶穌被人捕釘而星散；乃忽然而陸續團聚，又忽然而拚命以耶穌名勸衆悔改，怎麼會這樣奇怪？都是因目擊耶穌復活，和受耶穌未被釘前所預許返父後所遣的聖靈而然。假使耶穌不復活，那裏有這些事發生？迦馬列勸阻會釘死耶穌的人迫害證耶穌復活的話說得好：「衆位以色列人哪！這些人你們應當怎樣小心辦理。從前丟大起來，自誇為大，附從他的人，約有四百；他被殺了，附從他的人，全都殺了，歸於無有。此後報名上冊的時候，有加利利的猶大起來，引誘些百姓跟從他，他也滅亡，附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現在我對你們說，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罷。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若是出於上帝，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上帝了。」

這些話足證明耶穌如果未復活，結果必與丟大猶大同；今乃不然，則其誠已復活，誠已以復活的靈體靈力，在冥漠中左右門徒可知。不然，門徒怎麼能於耶穌死後行各樣比耶穌所行尤大的奇跡？保羅怎麼能以一個絕對反對基督教，並且想一鼓把一切信基督的男女老少擒拏處死的人，忽然於途中改心做一個絕熱心傳道異邦的基督使徒？這些事試一拿約翰福音和使徒行傳二書精心研究，自然知道他純是耶穌復活後所結的效果，不用別求證據了。況他被人釘死後，經葬三日，能一旦忽失屍所在，不復活，往那裏去呢？有人疑：基督在十字架，未必真死，暈死而已，故能於葬後復蘇。此一層，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教授歐耳○二說得很詳盡，他說：

『德國有一不信奇跡之神學家史脫勞司，評議此節曰：基督若半死不死，匍匐出窰窰，軀壳必類唐甚，而五痕必流血，是必須醫生敷藥療救，而終無效，因傷殞命。如斯奄奄一息待斃之基督，雖能動門徒憐憫之心，必不能使門徒認其為有大力勝過死亡之永生主。乃門徒因是，竟甘赴湯蹈火，傳基督復活之道，其非殘廢之救主可知。』

多瑪博士說：

查基督之埋葬，有大石堵口，有兵士看守，至三日黎明，屍忽不見，或謂係門徒或敵人竊去。不知門徒雖欲竊，彼兵丁駐守若是嚴，亦未由動手；（祭司長等要求彼拉多派兵嚴守，即是防門徒來竊，

說是復活。後來屍不見了，他們又拿錢買囑兵丁，說是夜間睡着的時候，被門徒竊去的。不知睡着了，怎知道是什麼人來竊。這完全是掩耳盜鈴欲蓋彌彰的話。敵人則早知主有預言，死必復活，益不肯竊其屍，使其言得一假驗。奎瑣吞 Chrysostom 曰：「人竊主屍，必不褫其衣而僅竊其赤身。」重以四十餘日後，彼得宣傳主復活之道於耶路撒冷，猶太士紳甚惡聞之，耶穌苟未復活，其屍而果係被敵人竊去，此時儘可將耶穌屍取出，以證彼得等所言之妄，乃門徒侃侃言之，猶太人默無一言（豈第默無一言，且有很多因聽見彼得所證主復活之言，而痛悔己前日把他釘在十字架之是大罪，同時改心歸主的，一日有三千人之多呢。）其誠已復活無疑。」

還有很多不必侈引，但就此觀察，也已足徵「復活」一事，照聖書所說的信去，是沒有缺點。

陳先生對於此三項未肯「真實相信」，不過還有所蔽，未經能澈底覺悟罷了！

「博愛犧牲」陳先生既知道「是基督教教義中至可寶貴的成份」，那麼「我們應該為什麼人犧牲，應該愛什麼人。」聖書中自然很有分寸。先生已曾說過：「基督教是窮人的福音，耶穌是窮人的朋友」（見基督教與中國人）我們照着聖書所教訓的做去，當然不會「盲目——造罪孽」。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侵掠，與我們絕對無關。教會容或有一二是這兩種主義者的教會，但傳習者若有真正的信仰，他也是只見基督不見人，斷不會違道來為這一類人犧牲，和偏愛這一類人的。此外屬於

如井上圓了所說的『齋民教』的教會，在世界實居其大多數，而且在中國也早經力圖自立（已自立的已很多）我只愁他不够力去發展『教義』不用說什麼『限制』的話，期免他陷於『盲目的博愛犧牲』的了。

先生說：

『在現在人智發達的社會裏，一切古代人智蒙昧社會所遺傳的宗教教義底缺點，自然都暴露出來了，所以我們不必對於基督教教義的缺點特別攻擊，至於基督教教會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惡，真是堆積如山，說起來令人不得不悲憤而且戰慄！』

我覺得我們所信的『宗教教義』自古至今是一樣完備，並沒有些微『缺點』。『人智』再發達，『也不能發達到像創這個宗教教義的耶穌那個樣子。這並不是阿好的話，』在現在人智發達的社會裏，『不過一些自然科學和社會學……比『古代』的人多明白些罷了，畢竟這『宗教——基督教教義』是絕智慧即無所不知的上帝子耶穌所創，不是『古代人智蒙昧的社會所遺傳。』茲且莫說『降生，奇跡，復活，等事』非現在的膚淺科學所能破壞，且轉可援窪勒斯 Alfred Wallace『吾人對於宇宙所有之知識愈進，則神祕之理愈見其多，而對於宇宙主宰者之能力如何，性質如何，又可因此而漸得正確之知識』的話，而斷那些謂基督教教義與科學不相容者，是未有怎樣深造的科學知

識；就以最近的新思想而論，再新也無過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誰知這些主義都是基督教的產物。

非有十四世紀時英教士維克烈夫 John Wycliffe 把拉丁文聖經譯為英白話文，叫一般平民勞工都知道平等自由的真理，和十六世紀時德國一般「復行洗禮」的農民，聯團抗拒資本家和惡政府，和那時藉君權行教的教會，被殺者五萬之事，後世實無從發現社會主義。

非有使徒「不私己財有無相通……」和尊重勞動階級，像保羅說的：「自己不勞動的人，不可吃飯」（見新約使徒行傳四章三十二節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十節）後世實無從發現共產主義。

非有撒母耳發明有君的弊害，和耶穌誡門徒不可像異邦有君王為主治理人，和有大人操權管束人（見舊約撒母耳上八章，新約馬太二十章廿五節）後世實無從發現無政府主義。

（右均有學者著書闡明，如李季譯社會主義史及高一涵著共產主義歷史上之變遷等等）

雖三者或也能由人類自己的覺悟而發現，但耶穌已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以前以此為教了，而尋起線索來，今日這幾種主義，又實實是發源於基督教。還那能說他是「古代人智蒙昧的社會所遺傳」的呢？況不信「降生奇跡復活等事」以為他已被「現在人智發達的社會裏」暴露「出他的『缺點』」來了，而間接得之於基督教教義的各主義，又作是「現在人智發達的社會」所新發明，不承認是

發源於基督教，即不拿基督作他行這些主義的導師，以明「古代人智蒙昧的社會」不能「遺傳」下這
麼新這麼適合於現世的潮流的「教義」，這我覺得很是危險！陳先生既知道「博愛犧牲是基督教
教義中至可寶貴的成分」，必不至連上列那幾種主義也同味其本源，但能够有陳先生那麼明白的
實很少，難保不更因陳先生這話，而益肆其摘果兇樹之妄。故我願陳先生把所已認為「缺點」的，再
虛心研求，期得着一個正確的「證據」，而「真實相信」，即以此已達達人，把耶穌的人格情感，培養在他
們的血裏，把他們從冷酷黑闇污濁坑中救起，然後行各種由間接得之於基督教的主義，方不會流於
偏僻激烈，逸出常軌。陳先生你道不是嗎。

說「基督教教會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惡，真是堆積如山，說起來令人不得不悲憤而且戰慄！」這
誠無怪先生會發這種感歎！我們讀教會史，也同是會發這種感歎！但要分別說，若如你下文所列的：

「異教審判所之暴烈壓迫人們思想自由，我們是忘不了的；在「信禮」美名之下所燒殺的男女，
我們是忘不了的；（託爾克馬達做異教審判所所長時，僅西班牙被燒殺的異教徒有八千人，財產
被收沒的九萬人，荷蘭加耳五世時，被殺者五萬人，前後遭教會之嫉惡而犧牲的人在一千萬以上。
）修道院利用「隱匿權」為種種罪惡之巢窟，我們是忘不了的；西班牙官吏阿拉委大因信奉哥白
尼學說收沒財產，禁錮修道院八年的事，我們是忘不了的；教皇仇視人身解剖學，及教會指韋薩留

斯(著有人身構造論集人身解剖學之大成)爲惡魔，宣告死刑的事，我們是忘不了的，像此等壓迫思想自由壓迫科學的事，細舉起來，一大本書也載不了。這都是基督教教會過去的罪惡。」

我們教會史(耶穌新教的)並沒有認這些事是對；而且所謂「異教審判所」原是羅馬教——天主教——迫害耶穌教的虐政。錄一段教會史的記載如下：

「羅馬教視信奉耶穌真道之人爲異端……立一異端部，設裁判所於各處。一二三三年，交豆米尼叩會 Dominicans 人任其職……懲辦之法有兩種：其人不棄其所謂異端而復歸入羅馬教者，卽行處死一也。不能抵受嚴刑，情願棄其所謂異端而復入羅馬教者，亦必繫獄至死，二也。所用之死刑，或用火焚燒，或凌遲碎剮。在法蘭西西班牙，因國家極力保護教會——羅馬教會——故死人多。德國英國，因國家非全保護教會，故死人少……此等窮兇極惡之舉動，因教會之故，害人無算。到世界末日，吾不知其何辭以對我慈悲之救主也！」(見基督教歷史第六章二之九)

此外種種罪惡，都是有教皇後的羅馬教所爲；受害的十有九是根據聖經真心信仰基督的人。故維克烈夫直說「教皇乃敵基督者」，又說「修道院爲罪惡之淵藪」(見美赫士輯教會歷史第二十三章 韋克勒——卽維克烈夫——節)

「在信禮美名之下被燒殺」我想無過於復洗派所受者之冤枉。麥勒連的「嬰兒受水禮」第十

一章內有說：

『改正教之事，乃令反對嬰兒受水禮之事發生於歐洲各處者也……其時反對此禮及令人棄絕此禮者，有牧者多人及德國人民數萬人。路得與各首領極力箝制，卒至請政府以壓力消弭之。自一千五百二十五年至一千五百卅五年此十年內，德人因反對此禮而死者數萬人……復洗派人，在於關涉宗教所信者之外，又傳有關涉於社會國家商家之道理……因此之故，彼不准其教內之人受政府之職；又力辭發誓；又反對戰爭；又反對制定死罪；又不肯輸納賦稅以助戰爭；凡為教友皆不得為買酒賣酒之營業；又倡為人不應有私產之說……又謂凡關涉宗教各事，教會應有完全之自由，政府不應養教會，亦不應管理教會……是派極力造成獨立主義之原素，即近時世界至文明之國所有者，其為反對者——路得——所仇視，而指為開罪於社會至大之點，蓋即因力爭自由之權先於斯世數百年而發明之也。』

上所稱十六世紀時，因抗拒資本家及惡政府，被殺者五萬，即是這一派。今日的社會主義家，每替此輩呼冤，因他嘗反對假君權行教的教會，就以爲他是反對宗教的社會黨；不知他固是古代的社會黨，他更是純粹根據聖經爲教實行平民主義的基督徒。崇拜他而反非毀他，所以能鑄造成這種可崇拜的人格，的宗教也。也太未免於數典忘祖了！我引此，好像有些不滿意於路得，不知路得改正之功固自在。

而他藉政府力壓制此派人的主義，至目他爲「狂徒」，又實是路得的短處，（見同上第八章和赫士輯教會歷史下卷十四節三十一節九十四節）不能替他隱諱。而今這一派人的主義，要可算是得了最後的戰勝了。

阿拉委大和韋薩留斯的事，更純是古代那些頑固不學的羅馬教主教和教皇的罪惡。而且阿氏所信奉的哥白尼，也是羅馬教的名教士；他們那班主教和教皇那麼「壓迫思想自由壓迫科學」，不但你陳先生「忘不了」；即一般有學的羅馬教徒也「忘不了」。宗路得改革後的耶穌新教的人，和并爲路得所壓制的尤新的教徒，他「忘不了」，更不消說了。你怎能一筆抹煞說「這都是基督教教會過去的罪惡」？過去的基督教教會的人，怕未必肯承認陳先生這話之是有歷史的知識吧！

次段說：

「現在怎樣呢？大戰殺人無數，各國的基督教教會，都祈禱上帝保佑他們本國的勝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樣的壓迫遠東弱小民族；教會不但不幫助弱小民族來抗議，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導引（德國宣教師在膠州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我給你聖經，你給我利權」這句說，真形容得他們惟妙惟肖。無數的宣教師，都是不生產的遊民，反要勸說生產勞動者服從資本家。無一國的教會不是日日向資本家搖尾乞憐，沒有財產的新教會更甚。我們眼見青年會在中國恭維權貴交

歡財主獵人斂錢種種卑劣舉動，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當對他們痛哭，無論新舊教會，都以勞力金錢號召，所以中國的教徒，最大多數是「吃教」的人。教會在中國所設學校，無不重他們本國語言文字而輕科學。廣東某教會學校，還有以介紹女生來勸誘學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關係，（而且是重婚）誘惑某教育家入教的勢力金錢之外，還要用美人計來引教，是何等下流！」

這我認是陳先生吹毛求疵的話。『大戰殺人無數，各國的基督教教會都祈禱上帝保佑他們本國的勝利』這何足訾議？國民義務，當兵與納稅並重，何況祈禱？然世固亦有反對戰爭不輸納賦稅助戰爭的教會如上所稱之復洗派者，此輩難道他也肯祈禱他本國勝利，先生怎麼不并道及他？

『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樣的壓迫遠東弱小民族』這是很可惡，『教會不但不幫助弱小民族來抗議，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導引』這是更可惡，然注稱『德國宣教師在膠州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我覺得這並不能證明他是『作政府殖民政策的導引』因為德國那兩個宣教師在山東地方被殺，不是他自己所願意的。他只希望人家喜歡接納他所宣的教，中國人能够當他是朋友，不叫他在中國受害，他政府即再野心，也不能無端把我們的膠州灣占去，不然，宣教師進中國不止那兩個，倘若個個都是作他政府殖民政策的導引，怎麼別二個宣教師不會弄出像膠州的事件來利他的政府？又怎麼到山東那兩個，不於初到時就弄出這些事件，要等他被殺後纔弄出這些事件？這可見膠州灣之失，

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錯。德國因這小小兩條命案，就乘勢來割據中國的土地，同時教會的報紙，如萬國公報，已大大的不直。然這固是德政府的不對，也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對之所召，不自咎而咎人，并據此作是一切教會都是作他政府殖民政策底導引的顯例，我恐怕不是通論吧！『幫助弱小民族抗議』最近這幾年高麗國的事，人人都知道稱頌教會的義俠了，陳先生還說他沒有嗎？

『我給你聖經你給我利權』這句話，真形容得他惟妙惟肖。我不知道陳先生這句話是引那部書或是那一個人說的。若以膠州的事件為例，還須改爲『我把性命給你人民，你把利權給我國家』纔對。

『無數的宣教師都是不生產的遊民』他既擔任『宣教』當然不能再去擔任『生產』。比方當教員的，難道也要他自食其力枵腹從公麼？織幕自供，保羅固曾以精神勞動肉體勞動二者兼并，以明他不肯以口體累人，然也只在傳道初期宜然，倘垂爲永例，宣教師雖或能人人學保羅，爲教友的便失了他出值養工的責任了。

『勸說生產勞動者服從資本家』宣教師而這樣，真是不對；然必要像十六世紀時的復洗派，動輒聯工團與資本家作對，我也不敢拿這些來責望一般宣教師；退一步說，他似乎應該拿兩方要有平等的交際的話相勸勉，纔合宣教師的身分。若討好資本家，對生產勞動者只是以資本家之心爲心，這是

以奴隸教人爲奴隸，匪特陳先生他說不對，就基督的福音真理也已經不許。有真信仰的宣教師必不這樣。

『無一國的教會不是日日向資本家搖尾乞憐，捐款養會，是教友的天職，不論貧富，一致是要這樣進行的。』向資本家搖尾乞憐，然則捐及貧的教友，陳先生又怎麼說？什一捐例，教會通行，各量力捐，舉重舉，倘只賴資本家的力，他那會有資本家就可以；無資本家，或右而又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他那會就要宣告破產。然而教會竟有很多不困富而興貧而滅者，宗教之精神自別有在，陳先生沒有詳細知道各國各教會的內容，而一例說他無一不是日日向資本家搖尾乞憐，似未免太過武斷了。

『沒有財產的新教教會更甚；』我記得沈玄廬先生質問周作人先生等五人的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有『替有產階級的牧師神父認幻想作信仰』語，他好像是認新教教會的牧師都是有產階級；陳先生反這樣說，不知你兩家的觀察力，那一個較可靠？沈先生說的是，他本身已是有產階級，那消更『向資本家搖尾乞憐』。陳先生說的是，我又很感謝陳先生幫助我得多些資料證明沈先生之謬。但說他『向資本家搖尾乞憐』比別的『更甚』，那就要陳先生找出一個普遍的證據來，纔可以服人了。

說『我們眼見青年會在中國恭維權貴交款財主獵人斂財種種卑劣舉動……』青年會是服

務社會的團體並不能作是一個新教的教會他『恭維權貴交歡財主』祇不過是因他肯樂助巨款襄辦公益，用厚點的禮貌來招待他罷了；『獵人斂錢』也不過是想會款有着，不至停頓他服務社會的事業罷了，這怎叫得是『卑劣舉動』？說『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當對他們痛哭』，固然有一部分基督徒泥於形迹不大喜歡他這樣待遇『權貴』和『財主』，或更有極力反對他當面指摘他的；然我終覺得他所做的是好事，各種的講演會或白話劇……都是為改良社會和貢獻人羣以知識道德而設的，社會上的人，能個個都肯去親近他，我相信於風俗上和個人的學問上行爲上必能收很大的效益。除了他，我們中國各團體實沒有一個能像他這樣服務社會。他誠是中國社會的明星。我實實在在不敢受陳先生的『真是基督教的信徒』的美譽，而對做這麼有益於社會的事的團體『痛哭』！陳先生不過只見得他向人『斂錢』那一面的行爲罷了；倘也肯悉心調查一下他所斂的錢的用途，并常常肯到會去參觀，我恐怕陳先生會痛悔這一番話是含血噴人哩！

說『無論新舊教會都以勢力金錢號召，所以中國的教徒最大多數是『吃教』的人』，這『勢力金錢』不知是自己固有的，還是斂之於人？如是自己固有的，陳先生經說『新舊教會』是『沒有財產』的，似不應這樣與舊教混爲一談；是斂之於人的，那麼，我在教會二三十年，知道他們教士用錢非常的謹慎，並沒有見他怎樣拿金錢去『號召』人，也不應這樣捏誣他。『吃教』二字，不知陳先生是以何爲界說？

拿教會所給的金錢去買米吃叫做「吃教」麼？那麼我們中國現在信教——新教——的人數有四十萬，既然這些「中國的教徒最大多數是「吃教」的人」，至少也要占十分之八，總叫得是「最大多數」，然則是有四八三十二萬人日靠傳教的西人養他的了，每人一日以一角計，三十二萬人，就要三萬二千元；一個月就要九十六萬元；一年就要一千一百五十二萬元，還捱得起！不然，又不能與上句呼應成文，老實說罷：「吃教」是有的，凡在教會任職，而非有真信仰真學問，只圖濫竽充數，弄得幾塊錢來糊口的，都可以叫做「吃教」；但教會中敢這樣或須這樣來吃教的，實居其最少數，餘俱是耕田或做生意為活，與沒有信教的人一樣。即說那些為着一種什麼「勢力」的關係而信教的，也可以叫做「吃教」；但如今已沒有了這些事了。況且今日的教會已逐漸由中國人自辦，各人且設法弄錢養教會之不暇，更還有什麼教之可吃？

說「教會在中國所設學校無不重他們本國語言文字而輕科學」，我不知道陳先生所指的「科學」是什麼東西？「他們本國語言文字」內涵和他的範圍又何如？是否只尋常問答話和寫信與作藝術用的文字？如其然，他「重」的是「他們本國語言文字」，「輕」的或誠是「科學」，但不知道「他們」不通科學用「他們本國語言文字」能不能研求科學？我常常聽見人說，某種高深科學，要用外國語纔可以解說得明白；又常常聽見人說，有很多科學的名詞，不能拿中國文字譯得恰當給人們看，所以求

通科學務要先求通外國文。這樣，他們『重他們本國語言文字』，就是爲重『科學』而然的了，怎反說他『輕科學』？請參看本刊駁汪精衛篇所引余敬一文及下梁宗岱文先生這話，要改爲『教會在中國所設學校無不重他們本國語言文字而輕「漢」學，「纔合邏輯了」(其實漢學也沒有輕着)』

『廣東某教會學校還有以介紹女生來勸誘學生信教的……』這更是『莫須有』的話。女生除是不嫁，嫁麼，她自己信教的，也一定是嫁信教的。未信教的想娶她，她一定不答應。要她答應，一定要這男子先信教。雖教會中或也有些浮慕的教友，想得某人信教，知道他沒有娶妻，或正死了妻未久，不以道勸，而以娶妻勸，但也必要他那個人肯虛心研求教理，而對牧者說得出自己信教的合理的心迹，纔可以入教。倘貿然說我是爲想娶某女生爲妻而入教，再多人介紹，都是無效的。即使能矯揉造作說得出合理的心迹，可掩飾於一時，事後發露是醉翁之意，也必爲教會所不齒。然其人能够真心信仰，不徒想得一個純潔的新家庭，更想藉新家庭的幫助，爲基督效力，也是人生正當的行爲，未可厚非。『某教育家』之因『婚姻的關係』而『入教』，想卽此例。這並不是『誘惑』，因爲我聞他只取她的德和學，此外沒有什麼可以誘惑某教育家之處，而且也不聽見有人說他是『重婚』。陳先生所說這『某教育家』，不知是姓甚名誰，或者不是我所知那一位，我不敢說；然就使這已是極不名譽，請問教會中爲着這關係而入教的，又究能指得出幾多個？怎能以這最少數的個人的行爲，就誣人家的教會是於『勢力金

錢之外還要用美人計來引教。『說這是「下流」那些但凡爲女擇婿的，不皆可以目他爲下流了麼！末了說：

『綜觀基督教教會底歷史，過去的橫暴，和現在的墮落，都足以令人悲憤而且戰慄，實在沒有什麼莊嚴神聖之可言。』

我始終總覺得基督教與基督教會當分別觀察；但是我的朋友戴季陶先生，他堅說基督教教會之外沒有基督教，不知道教會中人對此兩說作何感想？

這總結的話，看我所辯論，已知道『教會底歷史過去的橫暴』是羅馬教一般頑固不學（連宗教學都沒有）的主教和教皇和初改革時未經有澈底的覺悟的新教領袖之所爲。他愈『橫暴』愈見得他是違反基督教義，而基督教之真愈可寶。『現在的墮落』不過撫拾點表面疑似的話，並不是教會的真相，我上所辯論，也已經解釋得很明白。陳先生說他『都足以令人悲憤而且戰慄』，說他『實在沒有什麼莊嚴神聖之可言』，祇表明他沒有詳知舊新教會的實在情形罷了。然求全責備，小小的過失而又比較的不能算是過失的過失，（如說新教教會那幾件事）都這樣鑿實而并張大其詞以相非難，愈見得基督教教會是全世界唯一的聖潔團體，難似是而非的污點也不容有，陳先生這話，又實大有裨於教會，我很感謝！

說「我始終總覺得基督教與基督教會當分別觀察」得戴季陶先生「基督教教會之外沒有基督教」一句話，就好像承認他這話是實，而即拿他這話做結論。陳先生胸中似未免太無主宰。至問「教會中人對此兩說作何感想」，我的感想：覺得「基督教與基督教會」要叫人「分別觀察」，是教會中一個最不好的現象；能够像戴季陶先生說的「基督教教會之外沒有基督教」，是已叫教會與基督爲一，人不識基督，見教會即如見基督，好像人不識上帝，見耶穌即如見上帝，咸能以教會表現基督的真理，那就再好沒有了。只可惜現在還未能這樣，還要叫人對「基督教與基督教會」要「分別觀察」，這是我們最抱愧的事！我們教會同志日爲此祈禱，日爲此努力，務以能達到「基督教教會之外沒有基督教」的目的爲主，期不負陳先生這一番的惠教。至要至要。一九二二、六、十七。

并將梁均默君所譯約瑟弗猶太史關於耶穌那一段記載如下：

當時有名叫耶穌的——箇哲人——如果我們可以合法叫他做一個人。因爲他是一個曾經做出許多奇跡的也是一般歡喜接納真理的人底師長。他被許多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曳他到彼拉多處。他就是「這位」基督；但當時彼拉多因被我們中許多領袖人物底暗示，就判決把他釘在十字架。可是那些平昔愛他底人却沒有遺棄他，因爲他在第三日復活顯現於他們，正應驗那聖先知所預言底說話，和千萬種關於他底奇蹟；因此基督徒——因他而得名的——在這箇時候也並沒有斷滅呢。

(十七) 批評繆鳳林之非耶教

亦鏡

本年自三四兩個月來，非基督教聲浪，震盪全國，所發表非教文字，如宣言通電論著等等，亦不可以數計；記者無暇一一取而批駁，祇擇其尤要而為吾中國羣衆所共瞻其馬首者駁之，以去其所恃而已。餘概以搖旗吶喊之走卒視之，不屑與辯矣。

乃近又有一友人剪寄某報載繆鳳林之非耶教一文，囑駁。余取而讀之，見該文雖提明其在一部分為非非宗教者，非非耶教者，而其謬亦特甚。不憚煩瑣，復如友人囑駁之如下：

繆先生之原文曰：

『月餘以來，有二新運動：曰非耶教，曰非宗教。余述此文，則與此二運動迥異其旨趣。』

(一) 余之所非者，為耶教而非一切宗教。余於個人之宗教，不惟不非而已，且肯定其必要。故余對於非宗教者在一部分為非非宗教者。

(二) 余非耶教之理由，多為時人所未道，而又多人認為無可非者。其於時人非耶教之理由，則又多認其誤會，故余對於非耶教者，在一部分為非非耶教者。

曷言乎余之不非宗教也？尼采論神之信仰，有由吾人精神向上而造有神與由吾人心志畏懼而

造有神之分。前者以神爲生命擴張之象徵，根於精神向上之要求；後者則以神支配吾人之生命，原於避禍邀福之觀念。詹美斯之論宗教，亦分個人之宗教與制度之宗教。前者爲人於生命全部反應之現態，因人生之內的缺憾，不得不有此要求，其所重在良心與價值；後者不過爲獲得上帝恩典之方術，所事專在崇拜犧牲，繁文縟節而已。二家所言第二類之宗教，皆自私自利，卑無足道，爲吾人所當非固也；惟第一類之宗教，則苟吾人之理想，未至完全實現，而又專求上達，不滿意於現實，殆絕不能加以是非。時人籠統爲言曰非宗教，此余對之所以在一部分爲非非宗教也。

曷言乎余之異於時人之非耶教也？耶教有悠久之歷史，卽斷自耶穌，亦將二千年中間因北方蠻人化而增瑣碎之儀式，因希臘哲學化而有昏謬之神學，因羅馬制度化而有專制之教會。彼教奴之擁護教會神學與儀式者，固多以此爲真正之耶教；然吾人考之原始之耶教，實未全有此種教會神學與儀式。耶教當與教會等分論也明矣。時人之非耶教也，其所持之理由，如專制，錮蔽，煽惑戰爭，反對科學等等，大部分爲教會神學之罪惡。雖其間亦有直接受耶教之影響者，如排除異己之類，新約中卽滿充斯旨，然要不能完全加諸耶教之上，而神學之昏謬，教會之罪惡，西土早成陳迹，固已無勞吾人喋喋。由中世至近世，歐洲各國之政府學術教育等與神學教會之關係，可分三期：第一前者附屬於後者之下，第二前者與後者並列，第三前者駕乎後者之上。自休謨康德以後，神學在哲學上乃

永無存立之餘地。自意大利統一以後，教會在西洋乃完全失去政治之勢力。其或以社會主義狹隘科學爲反對之理由者，則更與耶教風馬牛不相及。蓋宗教根本情感，科學建基理知，本不能相提並論；而原始耶教之世界平民主義，抑更與資本主義不相容也。此則時人之非耶教，文不對題，故余對之，在一部分爲非非耶教也。」

繆先生右非非宗教非非耶教兩個理由，亦未嘗不言之成理；然引尼采言，謂神是由於人造，則予覺如此之信仰，無論其爲由於人之精神向上，或由於人之心志畏懼，均與拜偶像者無異，不知神之所以爲神也。夫基督之教，卽所以應付人根於精神向上之要求也；而亦卽指導人以免禍得福之途徑也。且如基督教所言之免禍得福，亦卽精神界事；人何以須使其精神免禍而得福？卽精神向上之謂也。然則謂原於避禍避福之觀念，與根於精神向上之要求，二語實異詞（謂一精一粗一雅一俗）而同涵，如二五之與一十可也；更何得區前者爲以神爲生命擴張之象徵，後者爲以神支配吾人之生命也哉。

若如詹美斯之說，分個人之宗教與制度之宗教爲二，則謂尼采所說之前者爲個人之宗教，後者爲制度之宗教，如吾向所常稱平民教會與教國制教會國教制教會之分，則平民教會當然比教國國教兩個制度之教會，能表現基督之真理。但平民教會而非教國國教兩個制度之教會，宜也。吾平民教會之歷代信徒，卽所謂個人之宗教，固皆本良心之信仰，與所謂制度之宗教之人爲的繁文縟節作

多次劇烈之戰爭也。然其所當非，亦祇在其表面上之人爲的繁文縟節而已；而其精神上之信仰，固多足與吾輩個人之宗教證心理之同也。則分前者爲人於生命全部反應之現態，後者爲獲得上帝恩典之方術，亦容有未盡當焉。

繆先生謂二家所言第二類之宗教，皆自私自利，卑無足道，爲吾人所當非，不知照上所陳述，彼二家所言第二類之宗教，實皆制度之宗教之制度，而不是宗教，非亦祇應非其制度，不應非其宗教。因二家所言之宗教，固無分前者後者，而皆是基督之教也。不過一是赤漑漑原始本色之宗教，一是已雜以人爲之各種儀式，有失其宗教之真之嫌耳。一爲之刮其垢而磨復其光，後者固依然一前者之品瑩可愛也。譬之人然，厚塗粉墨，登場演劇，人亦孰辨其真相之何若者？及濯去其粉墨，下台與人羣伍，固與不粉墨者無前後之殊也。如是而有非之者曰，吾「非」人。又有爲稍持平之論者曰，人有本色人，有畫大花面之人，第二類之人東塗西抹，全失本真，爲吾人所當非固也。惟第一類之人，……殆絕不能加以是非。時人籠統爲言曰非人，此余對之所以在一部分爲非非人也。其說亦未嘗不有片面之理由，而其爲非人則一。因天然人是人，畫大花面之人亦是人，既知天然人不當非，畫大花面之人乃當非，則其非應曰非大花面，不應曰非畫大花面之人。因大花面可濯而去，畫大花面之人之本色不可濯而去，畫大花面之人之大花面既濯去，其本色卽復現，而爲一不當非之天然人也。繆先生既曰不非宗教，而又不能知

尼詹二家所言後者之宗教，仍是前者之宗教，貿然以人爲之儀式爲後者之宗教，大非而特非，雖比較的在一部分爲非非宗教者，而既以儀式爲宗教，於應分別者不分別，於無分別者妄分別，亦已與非大花面而囫圇其詞曰非畫大花面之人，同一謬誤也。

所言其非耶教異於時人之非耶教一節，亦有當有不當。其當者，如所謂中間因北方蠻人化而增瑣碎之儀式，因希臘哲學化而有昏謬之神學，因羅馬制度化而有專制之教會，皆吾人所已非。吾人之儀式神學教會，皆悉以耶穌使徒所遺留之聖經爲根據，並無所謂北方蠻人化希臘哲學化羅馬制度化攙雜其中。彼擁護教會神學與儀式，而以之爲真正之耶教者，祇教國制與國教制兩個制度之教會。有然，吾人之教會，卽已回復其舊如繆先生所謂原始之耶教未全有此種教會神學與儀式者，固不若是也。繆先生亦既知耶教當與教會分論矣，亦既知非耶教者所持之理由，如專制銅蔽煽惑戰爭反對科學等等，不能完全加諸耶教之上矣，亦既知歐洲各國之政府學術教育等，與神學教會之關係，由中世至近世，第一期是前者（政府學術教育等，下同），附屬於後者（神學教會，下同）之下，第二期是前者與後者並列，第三期是前者駕乎後者之上矣，而不能知耶教有平民教會教國制教會國教制教會之別。教國制教會，國教制教會，雖皆不免於以制度蔽教真，令耶教當與教會分論，而平民教會，則固赤瀝瀝以悉遵聖經爲教者，專制，銅蔽，煽惑戰爭，反對科學等等，皆彼之仇敵，不特不能加諸與教會分論

之耶教之上，并不能加諸能表現基督真理之平民教會之上。由中世至近世，雖可如是以強分爲三期；而第一期中已有人現基督教徒身以反對教皇，如十四世紀時以白話文譯經著書，廣曉國人之英國維克烈夫是。第二期已有人組織平民教會，以反對最初萌芽之新國教制，（別於四世紀初羅馬帝康士但丁之國教而言。）聲言政府與教會宜分立，政府不得以庫帑養教會，教會不得藉政權傳福音，如十六世紀時德國之復洗派是。繆先生不知此第三期之現象，是教會內別有一種真基督徒自行革新自行改良之結果，謬以其皮附之觀察，謂教會至是已完全失去政治之勢力；夫在教國與國教兩個制度之教會，平昔是以得執政權及獲憑藉政府行教爲榮者，際茲亦誠可謂是失去政治之勢力；而在平民之教會，則轉以此事之實現，而慶幸其運動之成功。繆先生未經有各宗派教會歷史之知識，宜其言之若是只見表而不見裏也。

其不當者，如曰排除異己新約中卽滿充斯旨，夫信教而苟視耶穌爲天下羣教主之一，則人信人教，我信我教，或一人而兼奉數教，或一堂而兼祀數教之教主，均屬無碍。且亦無傳教之必要。置教於天壤，聽人之自擇而從可也。而耶穌不若是也。在未信及信而未深識耶穌之所以爲耶穌者，或未免疑吾言之阿好；而就吾良心之所覺，及吾研究之所得而言，則凡既信及既深識耶穌之所以爲耶穌之人，實莫不承認其爲寰球全人類不能有二之救世真主。除是吾所信之或有錯謬，吾信而不謬也，則耶穌爲

原始與上帝同存之道所降生，聖經稱之爲上帝子，亦卽一有形之上帝也。上帝，人誰不認其爲宇宙之唯一真宰？全世界人類又誰能自外於上帝而不是上帝之子類？既皆是上帝之子類，豈不應皆父事上帝？既應皆父事上帝，更何容人或違逆上帝而不服上帝之教？天下更烏有第二上帝而可爲上帝之敵體者？無有，則其昌順而亡逆，烏得謂是排除異己？譬之於國：君主時代，曰國無二王，今亦可曰國無二總統，二則其國必亂，而亦必有一是非法者，必須使其一之非法者下野，由合法政府總統統一其國，而後其國乃能完固如金甌而無缺。夫以合法政府總統討伐非法政府總統，固平亂之道所應爾，不得謂是合法政府總統之排除異己也。耶穌如上所云云，固不止一合法政府之總統而已也，則宣傳其教令，使人皆舍其舊而新是謀，棄其暗而光是就，固愛之事也。上帝之國，其大無外，食息於上帝國內，而不戴上帝爲其主，宣教者之責也。宣教者盡其責以引人歸主，人不得曰爾有爾之主，我有我之主，同處在一國家之內，而別戴一非法之人爲主（此主字須活看）以與正式政府之總統抗也。况排除異己云者，非己心腹，鋤而去之，不與其權利之謂也。耶穌教旨，祇勸衆悔改，皈依上帝，以擴張其天國主義而已，方且欲盡全世界人類而天國國民之，幾曾忍令其一之未信者視之爲異己而排除之出諸天國之外哉。謂新約中滿充斯旨，吾不知繆先生所見之新約是何如之新約也。毋繆先生之卽以勸衆悔改皈依上帝不容人之守其舊教爲排除異己乎，則上帝者羣教之所共尊，吾嘗喻上帝如日，耶穌爲與上帝共存之道。

降世，猶日照於地之光；羣教者，羣卉也；羣卉得日光渲染，而各呈其燦爛之色，則導愛花者愛日，固非排除人之愛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卽出於上帝，爲羣教之所共認；耶穌卽道卽上帝，又聖經（約翰一）所已證明；是耶穌者實羣教之宗也。羣教不言道及不言其道之是出於天則已；羣教而言道也，羣教而言其道之出於天也，則導之信耶穌皈上帝，卽猶導愛花者愛日，絕對的無排除異己之可言也。或曰：然則信耶穌仍得兼信羣教矣，何以耶教會不許人並拜孔老佛之像？曰：耶教會祇導人拜上帝，孔老佛不能與上帝等尊；且拜像亦爲耶教會所厲禁；故如孔老佛之豈以尊孔老佛，可也；神孔老佛而以拜上帝之禮拜其像，不可也。明乎此，而新約之未教人排除異己，古代教會之有專制銅蔽煽惑戰爭反對科學等弊之概，屬制度的教會之罪惡，絕非有直接受耶教之影響，彰彰然矣。

至曰以社會主義狹隘科學爲反對之理由者，則更與耶教風馬牛不相及，蓋宗教根本情感，科學建基理知，本不能相提並論，而原始耶教之世界平民主義，抑更與資本主義不相容云云，實繆先生之憂憂獨造語。宜其曰時人之非耶教，文不對題，故余對之在一部分爲非非耶教也。

繆先生之原文又曰：

『二點既明，直探本題，則耶教者，實尼采詹美斯二哲所言之第二類宗教，以恐怖罪孽而信神，因信神而冀得救，否定自我之生活，而以神爲主體而支配吾人者也。夫耶教教旨，固人異其說，究其根

本，要歸出世。亞丹因犯罪而下凡，爲人類之始祖，芸芸衆生，悉爲亞丹之子孫。因始祖之犯罪，其後裔亦當悉處死刑。耶穌基督之生，卽欲將自己百姓從罪中救出，而升之天國者。其說教也，多言吾人原始之罪惡，生而卽有，非吾人之自力所能洗刷，惟依賴上帝，或可得超拔也。人之入其教者，亦莫不由此罪惡恐懼之念，冀得上帝之拯救，出地獄而入天堂，享無窮之樂利。故其教以靈魂得救爲惟一之終極。其在肉體雖毀傷亦所不惜。新約謂「設汝右目使汝倒，卽剜去之，蓋缺全體之一，遠愈於全身陷地獄也。設汝右手使汝倒，卽砍去之，蓋缺全體之一，遠愈於全身淪地獄也。」又謂「欲全其生命者，將來必喪生命，爲余喪生命者，可得生命。」此其否定現世自我之生活極矣。中世教士對於上帝，多自視塵土之不如，凡所祈禱，莫不自怨自艾，罪孽深重，深冀上帝之或一垂顧，救之而入天國。其甚者，且常以酷刑摧殘身體，雖至將死，猶痛自鞭責，及死則以屍棄諸荒野，一任鳥獸之啄食，以爲如此譴罰，或可動上帝之慈念而一加惠也。凡此不信自我之能力，惟認神之絕對權能，低首下心，乞靈於神，棄絕現世之生活，以得超度爲究竟，原始之耶教如此而已。換言之，卽尼采詹美斯二哲所言之第二類宗教，亦卽神奴的宗教而已耳。尼采謂耶教之教義，爲奴隸之道德，信然。吾人苟知此義，則彼耶教者，殆無一顧之價值，而彼假冒耶教，口仁義而心狼狗，所作所爲，無一不與聖經背謬，如今日之吃教徒者，則更不足論矣。或謂耶教雖旨在出世，而其第一義諦，厥維博愛，經謂「使盲者能視，跛者能行，

聾者能聽，病癩者清潔，死者復生，窮者得福音，又謂「汝當盡心盡性盡意愛汝之上帝，此最大而第一之誠命也，第二則汝當愛汝之鄰如愛己，此二誠命也，一切法律先知皆遵之。」又謂「汝曹須相愛，汝曹相愛，當如吾愛汝曹。」此其博愛之情感爲如何。希臘崇智，耶教代之以愛，此愛也，實耶教對於世界文化之最大貢獻，而亦耶教精神之所寓。方今中國人缺乏同情，漠視人之疾苦，（羅素中國民性論，卽以此點爲中國民性之缺點）因病施藥，正宜以此爲良劑，吾子獨何不思之甚耶？曰：「耶教尙愛，余豈不知，第余經數度之反省，則此尙愛之義，適以堅余非耶教之信心，今試分三點述其說。」

此則不通之極矣。夫耶教者，耶穌之教也；尼采詹美斯二哲所言之宗教，無論其爲第一類第二類，亦皆指耶穌之教而言也；所分別祇在原始的制度的而已。繆先生亦既能言原始之耶教當與教會等分論矣；亦既能言原始耶教之世界平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不相容矣；則此耶教固尼詹二哲所言之第一類宗教也；何忽斷耶教爲尼詹二哲所言之第二類宗教？請問彼尼詹二哲所言之第一類宗教，是何一家之宗教？儒教耶？道教耶？釋教耶？抑猶太教回教耶？彼何不明曰：前者爲某教，後者爲耶教，而乃一曰：前者爲根於精神上之要求，後者爲原於避禍邀福之觀念；一曰：前者爲人於生命全部反應之現態，後者爲獲得上帝恩典之方術。可見彼所言第一第二類皆耶教，不過第一類爲原始的耶教，第二類爲制度的耶教，乃如是以軒輊其詞耳。繆先生既宗教與耶教並列，曰：吾不非宗教，而非耶教，是若宗教

自宗教，耶教自耶教，不能併爲一談矣；乃又言明其所不非者爲尼釐二哲所言之第一類宗教，其所非者爲尼釐二哲所言之第二類宗教，是又並非不非宗教，而實已非及宗教；是又並非宗教自宗教耶教自耶教，而并已承認耶教之亦是宗教。繆先生爲文之無界說及所定義之不的當至是，誠不如守不知爲不知之戒，緘口毋妄言之爲愈也。

以恐怖罪孽而信神，因信神而冀得救，誠亦似耶教所有語；然耶教所言之得救途徑，實耶穌之所示，並非人能無端生此恐怖，起此信仰，懷此希冀也。且亦信有神在先，然後能覺悟已有罪孽與尋求得救之方，並非先恐怖罪孽而後信有神以冀幸得救也。他人吾不知；若我，則固會由多神而無神者也。其信多神也，固非因恐怖罪孽而然也；亦非冀所信之神之能使我得救也；不過人云亦云，隨俗上幾炷香，磕幾個頭，希冀其能保障我平安，佑助我利達而已。罪孽及得救問題，亦不過於先人身故之日，延僧作幾場法事，破一回地獄，以超度其亡魂上西天而已。絕對的無因恐怖己身之罪孽而信神，因信神而冀己將來之得救之事也。故久之覺悟此諸事之皆謬，遂一切神皆不信。後研究耶教，知神實有神唯一，神無形，與己前者所信之多神不同；而反躬內省，又知己生平爲人，實不能對上帝自告無罪，不及早懺悔皈主，上帝之義怒實所難免，乃決志入教會爲基督徒。此我信耶教之程序也。他信徒想亦從同。繆先生云，祇以明其爲門外漢語而已。

否定自我之生活，而以神爲主體支配吾人，亦門外漢揣測之言，不識耶教之真者也。夫自我云者，心理學家言，於一切心的狀態中最爲主觀的也。卽我之所以爲我之真也。信耶穌回復吾人爲上帝子之本來面目，并決心以上帝之全善爲法，馴至鑄造成一全善之人，（雖不能至，而不可不立此目標，赴此程途。）卽所以明其爲真正的自我之生活也。無否定之理也。如以此是以神爲主體而支配吾人，則請問今之宗馬克斯學說者，口有言，言馬克斯，心有思，思馬克斯，身有行，行馬克斯，是否亦可謂已否定自我之生活，而以馬克斯爲主體而支配吾人？必如繆先生所解說之自我而言自我，吾知古今中外一切新舊圖籍，及一切古聖先賢所創遺良法，皆可燬也。且如繆先生所解說之自我而言自我，又必須任性妄爲，雖冒大不韙而不顧，方有當也。蓋不如是不足以言自我也。然乎否乎？况乎神（上帝）既全善，又既以其道（耶穌）範人於善；又既與人類精神上有父子之關係；又復爲創造及管理天地萬物之大主宰；則人之信而賴之，正猶飢食而寒衣，衣與食雖在外，而衣之食之，則在我也。倘執如繆先生自我之論曰：衣非我；我而衣，則是否定自我之生活，而以衣爲主體以支配乎我矣。食非我；我而食，則是否定自我之生活，而以食爲主體以支配乎我矣。於是推衣食而遠之，以全其所謂自我之生活，有是情理否？人憑耶穌道以信仰上帝，卽精神界之飢食寒衣也；而乃非之爲否定自我之生活以神爲本體以支配吾人，其紕繆何以異於是。

謂耶教教旨，人異其說，究其根本，要歸出世；亦有然有不然。說教者雖或因會別之故，彼我間不無出入；而載在聖經之教旨，則會會同一，不能有異。出世一層，耶穌固曾明詔其徒曰：我選爾出平世。（約翰十五之十九）又嘗爲徒告帝曰：爾遣我入世，我遣彼入世。（約翰十七之十八）則耶穌實入世之教。其出世也，祇不過不從俗爲惡耳。究其根本，實以道入世，使世人同接受此道以改造此世界成爲天國也。

亞丹因犯罪而下，凡查亞丹卽舊約創世記所稱之亞當，人類之第一代祖也。其有生之始，卽已在凡；其受誘陷罪，不復能安居於埃田園，須出居園外；則所謂埃田園固亦是凡間之一地，無以在凡而下。凡之理，繆先生是說，不知是從何處得來。所言耶穌說教多言吾人原始之罪惡，四福音亦無明文，亦不知繆先生是根據何書。（大抵繆先生所言，多得自耳食及他人論耶教文之所引，非自己從聖經查得，故其謬之多如此。）

新約手目陷罪，甯缺體之一，免全身淪地獄，及爲余喪生命可得生命，原別有深意，不得爲否定自我之生活之證。且上文否定自我之生活語，祇謂其以神爲主體；此乃添出現世字以明其重靈輕肉；雖亦未嘗不各能自圓其說，然而悖矣。夫手目陷罪，寧缺手目，極言人之不可陷罪也；今乃誣爲否定現世自我之生活，寧非以放縱手目之欲爲現世自我之權利乎？爲余喪生命，卽是爲耶穌道喪生命。耶穌爲

生命主人爲道而遇害見殺，其精神自向上，而其生命亦固無恙，不致因身喪而墮落。故曰爲余喪生命必得生命。上句欲全生命必失生命，則是懼禍偷生，隱道不傳，免觸世俗之忌，其自爲計亦誠得；然此畏人過於畏上帝一念，已將其爲基督徒人格掃地以盡矣。而其精神亦已與生命主斷絕關係矣。其生命至終之必喪（卽不得救）不其宜哉。且人之爲道喪生命，非其人之所欲也不得已也。基督徒固咸願平平安安以度此宣傳福音勸衆悔改之現世生活也。不幸而遇迫害，不特禁傳且禁認，斧鉞鼎鑊，酷刑煎迫，勒令屈身拜其偶，聲言叛則生且榮，不叛則殺無赦，於斯時也，叛義乎？不叛義乎？守義而身首便於以異處矣。此卽耶穌所謂爲余而喪生命也。今乃誣是爲否定現世自我之生活，又甯非以棄義偷生賣主求榮爲人生現世自我之權利乎。宜世道人心之日益偷薄而不可問至是也！

中世教士對於上帝多自視塵土之不如，則修道士以厭絕紛華而遁跡深山密林以自苦其身者，古誠有之。然非起於中世；二三世紀間，已盛於埃及。且亦無及死則棄屍荒野，任鳥獸之啄食，期可動上帝之慈念之事。惟扶南國乃有此俗。扶南卽今之暹羅。梁書海南諸國傳：扶南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繆先生所謂死則棄屍荒野，任鳥獸啄食，蓋實扶南國鳥葬之俗也。非耶穌教，何得如是張冠李戴，以與彼風馬牛不相及之扶南國俗，加乎其

上亦足見繆先生頭腦之混沌矣！（今呼倫貝爾，布特哈，人死掛樹上，悉烏為食，以肉盡為升天，不識繆先生亦將認彼布特哈人為耶穌教士否？）况殘酷摧殘身體，如三世初瑪喀八之子第二瑪喀八口臥溪草間，虻蜂齧，體無完膚；十一世紀初之大米阿奴，日以皮鞭自撻其身，冀能免煉獄之苦，教會史已力非之，又烏能以過去世個人之謬舉，妄參入與之不相關之他國國俗，為耶教之主張，而據以為非耶教之資料乎。

夫認神之絕對權能，神（上帝）固具絕對權能，不待人認之而始然也。人即不低首下心，乞靈於神，神固已是彼之主；猶逆子不父其父，而其人固誠是彼逆子之父也。且認神之絕對權能，亦並非不信自我之能力也。我耕田，我以我之能力耕田，不求神代我耕也。我讀書，我以我之能力讀書，不求神代我讀也。自餘凡是，我之能力所能為者，我悉盡我之能力為之，不求代於神也。如是尙烏得曰不信自我之能力？繆先生究曾見有認神之絕對權能，低首下心，乞靈於神之耶教徒，是一事不為，一指不動，而悉唯神之是賴者否？要知自我之能力，即神之能力，神（上帝）為造物主，人，神所造物之最貴者也。神不錫我以勇智，我即無自我之能力。譬之於花色，花之色也；而非有日光，花便未由著其色。則日光實與花色有密切之關係。即謂花之色，即日之色可也。此語非否認花之色也；不過更進一層，使人知花有色之所由耳。基督徒因信神而益明瞭其自我之能力，及益善用其自我之能力，即猶是也。

不特此也。人之自我之能力，且能因信賴神而益增鉅。何也？耶穌曰：「凡信我，則我所行，彼將行之；卽大於斯者，亦將行之，以我歸父也。」（約翰十四之十二）厥後使徒果皆得大能力，能行出比耶穌所行尤大之事。（詳使徒行傳）其明證也。又梁啓超之論自由曰：「吾常見有少年嶽嶽學之士，志願才氣，皆可以開拓千古，推倒一世，乃閱數年而餒焉；更閱數年而益餒焉；無他，凡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欲，有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欲，而無過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則其才正爲其欲之奴隸，曾幾何時而銷磨盡矣。故夫泰西近數百年，其演出驚天動地之大事業者，往往在有宗教思想之人，亦一證也。夫能行比耶穌所行尤大之事，與能演出驚天動地大事業之能力，人莫不認是基督徒之自我之能力也。故在使徒時代，竟有稱使徒爲神，而牽犢祭之者；（使徒行傳十四之八至十八）歷史上聖人偉人之稱號，亦多歸之基督徒；而基督徒益謙也。無此信仰，而動輒以自我之能力自誇者，則鮮不如梁啓超所云閱數年而餒，更閱數年而益餒，不幾時遂銷磨淨盡。蓋其自我之能力，概用之以爲其欲之奴隸，日削而無所益，如無源之水，涸可立待也。基督徒知神（上帝）爲能力之源，欲厚積自我之能力，益不得，不接近能錫我能力之神，又知能力所貴能用以建設有益於人羣社會及國家之正當事業者，又不得不先制能敗我事業之欲，以保固我此項自我之能力。而制欲又非可易言也，則耶穌警醒祈禱，勿入於誘惑之訓，宜服膺弗失矣。故愈認神之絕對權能，愈低首下心，乞靈於神，而其自我之能力愈固而愈富，此其能演出驚

天動地之大事業之所由也。反是者，卽制欲一項，已無能爲力，無論其他矣。故與其徒恃自我之能力，而日以其過人之才銷磨於過人之欲，至竟一事無成，無甯謙卑於上帝前，爲繆先生所斥爲不信自我之能力，而惟認神之絕對權能，轉得以強固精神，奮志向上，爲世界一不可少之人也。

棄絕現世之生活，以得超度爲究竟，此在過去世之修道士，亦誠有然而非原始之耶教也。原始之耶教，卽尼詹二哲所言之第一類宗教。吾上已言之矣；繆先生亦若已知之矣；何今忽以中世教士之所爲，及並非耶教所有之扶南國烏葬之俗，而強謂是原始之耶教？又強以尼詹二哲所已承認爲第一類之原始之耶教，爲尼詹二哲所言之第二類宗教？誠莫名其妙也。

夫尼采之謂耶教教義爲奴隸之道德者，尼采講超人，講不憐恤愚弱之主性道德，而主張社會成埃及金字塔形式之進化者也。耶教重博愛，重平等，與彼金字塔式之進化不相容，故彼直以奴隸之道德目之。此其謂耶教教義爲奴隸之道德之理由也。與中世修士棄絕現世之生活，以得超度爲究竟者之所爲何涉？彼修士雖卽可目爲神奴，究何當於尼采奴隸道德之義，而舉尼采言以實之？就如繆先生所言，而姑認中世修士之耶教爲原始之耶教，則尼采此奴隸道德一語，固就耶教博愛平等之教義而言，無時代之可言也。繆先生乃引以爲中世修士棄絕現世之生活……而見譏爲神奴者之證，然則耶教博愛平等之教義可以無恙矣。繆先生此言，不適以替今日真正之耶教非修士並非尼采乎！

謂吾人苟知此義則彼耶教者殆無一顧之價值孰知繆先生並其所根據之歷史尙顛倒錯亂若此烏足以知耶教之教義者謂其無一顧之價值殆自供其未經卽耶教教義而一顧之也。

假冒耶教，口仁義而心狼狗，所作所爲，無一不與聖經背謬，如今日之吃教徒者，亦誠不足論。但有假冒，必有非假冒，而爲真耶教者，有吃教徒，必有非吃教徒而爲真信教之教徒以犧牲爲其道者。繆先生能如是斥假冒耶教如是斥吃教徒，誠教會之良友；獨可惜不一一明指出其會名人名，而但籠統其詞以相非，不能使當局者得藉繆先生旁觀之明以潔清其教會，仍與放無的之矢等耳。

况上既謬以中世修士之宗教爲原始之耶教，不顧與非非耶教一段所言之兩原始衝突，則此緊承本段之原始轉出之文字，豈不應曰：「最近之耶教如何如何，以明其與中世之耶教不同乎？何乃反接以彼假冒耶教云云與上文不相生之一筆文字？」又何以僅舉假冒者之一面，而他一面之非假冒，口仁義而心先仁義，所作所爲無一不與聖經符合者，則一字不提？豈真今日之耶教無一而非假冒者耶？抑繆先生已不遵孔教，不妨將孔子隱惡揚善之聖訓，反而用之耶？誠解人難索也。

至引或人語，而答以耶教尙愛，余豈不知，第余經數度之反省，則此尙愛之義，適以堅余非耶教之心，今試分三點述其說，則且觀繆先生如何以尙愛之義堅其非耶教之心，及如何分三點以述其說。

繆先生之原文曰：

「一則耶教之愛能說不能行也，余爲此言，多數教徒必加反對，以爲耶穌之可貴，即在其實行之精神，新約一書，卽其行愛之實錄，惡在其不能行也。此說也，余曩讀新約亦嘗作如是想，今則始知其誣。耶穌周行說教，號召徒黨，所收弟子，大者十二。此十二弟子者，固皆飲聞耶穌之說，親受耶穌人格之陶冶，而又皆能傳其衣鉢者。然耶穌何爲而被釘十字架耶？此非他人之過，蓋卽此十二弟子中之一人名猶大者，以三十磅出售其主之結果也。先民有言：『愛人者，人恆愛之。』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耶穌之不爲其親信弟子所愛，至以一堂教主，并三十磅而不如，未始非其平日不誠與不愛人之明證也。猶大既已賣主矣，其餘十一大弟子，見耶穌之被捕，亦多逃之天天。卽以最親信之彼得，當耶穌預言被禍之夕，誓與其師同歸於盡者，亦三次不認其主，末次且至指誓天日。是則耶穌一生之傳教，曾未能感化一人，此猶其彰明較著者也。或謂耶穌當日之傳教，曾未得上等社會之信仰，其從之游者，多窮極無賴之徒。卽以十二弟子論，其始或爲漁人，或爲莽夫，甚有爲洋奴者，（馬太）其賣主逃主皆其弟子自身之過，與耶穌何與？不知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彼耶穌之弟子多無賴者，正以耶穌爲無賴故耳。不然，豈有以博施濟衆之教主，曾無一正人從之耶？曾不能感化一人耶？由是知福音所載耶穌愛人之事，殆皆虛僞耳，何足道哉。及至近世，奪人地，滅人國，壟斷人利權，草菅人生命，雖狗彘有知，亦不忍爲者，而奉耶教之國家，若英法，若俄德，若西葡，莫不爲

之惟恐其後。余誠不知耶教之所謂愛者之何在也。

二則就其言而論亦有害而無益也。上就歷史事實言，耶教之博愛能說未能行，然沙漠生花，原非絕無，二千年來，篤信耶教之士，容亦有能行此道者。而苟其道果勝，則雖昔無人行，留贈後世，亦不爲不可。今姑不論其行不行，直論其愛，則以余觀之，亦無足取。蓋耶教之教人以愛，非爲愛人而愛人也，乃爲愛上帝而愛人也。而其愛上帝也，以上帝之能福我也。不觀聖經之言乎，暗中行施捨者，天父在暗中察看，必加報答，禱告暗中之天父者，天父在暗中察看，必加報答，行禁食禮者，祇求暗中之天父見之，則渠在暗中察看，亦必加報答。是則教徒之所以施捨，所以禱告，所以禁食，無一不由於天父之報答。換言之，卽耶教之勉人愛也，以天父之報答爲歆，而其戒人之不愛也，以天父之禍福爲惕。此其動機固甚卑劣，而其極也，適以蔽真，爲害無窮。夫吾人之所以愛人者，仁也，非因愛人可以得到福而始愛人也。其去不愛也，亦仁也，非因不愛可以得到禍而始去不愛也。彼耶教之教義，旣以愛不愛爲天帝所降禍福之代價，則人之信其教者，行愛而去不愛，必但以趨福避禍爲前提，而不出於仁心。於是流弊所至，乃可得而言矣。其始也，凡勉行愛以邀天父之福，其繼也，必擇其可以致福者而始行之，不能邀福者，雖當愛者不愛也。其始也，兢兢去不愛以遠天父之禍，其繼也，但擇其可以召禍者而力去之，不至得禍者，雖不當愛者亦愛焉。此證之歷史而可知也。民吾同胞，本宜相愛也，徒以耶教有不入吾

教則無可愛之旨，於是雖同在一國，而其虐殺異教徒，無所不用其極。水之於人，本無可愛也，徒以耶教洗禮用水之故，多數教士，雖滴水之微，亦愛護惟恐不至。此無他，愛不愛以禍福為轉移，其前之同胞而不愛，其後之滴水而愛之者，以不如此即天父將降禍，而如此則可以邀福也。禍福之念，愈動而愈深，則愛不愛之真，愈離而愈失，其此之謂乎。是則耶教之愛，純為市易之道，毫無與於愛之真義。流弊所至，必足以敵真而釀亂，判曰有害無益，非過言矣。

三則即去市易之義，其博愛之說亦不通也。耶教之言博愛，動機卑下，非出真心，已如上述。今再退一步言之，取消其卑下之動機，則其博愛之說，亦有未當。耶穌之降生，曾自認『使子與父疏，女與母疏，媳與婆疏，人之仇敵，即余之家人。』新約載一日耶穌與衆人說道時，其母與其弟兄立於外，願與之言。人或告之，耶穌答曰：『孰為余母？孰為余兄弟？』乃手指其弟子曰：『此為余母，此為余兄弟。』凡遵行天父意旨者，皆余之弟兄姊妹與母親。今之解者，或謂此係激於一時意氣之言，非其本心。然彼以大父為主，以天父意旨所在而行博愛，蔑視人倫之關係，自在意中，孟子所謂兼愛無父也。夫烏知反哺，羊猶跪乳，子之愛其親也，禽獸猶然，況於人乎？親之不愛，是誠禽獸之不若，謂能博愛乎？耶教博愛而絕人倫，其為虛偽無當殆可斷言。（耶穌之被賣即食此之報，猶大者，昌黎所謂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也。又大學言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亦耶穌之謂歟。乃者中世教士，惑於邪說，相率推波助瀾，倡極端博愛之說，謂上帝卽愛，愛卽上帝，上帝無乎不在，斯其愛亦彌滿宇宙，吾人唯上帝之命是從，斯吾人宜博愛有情，無分封畛。如聖培蘭聖富蘭，其尤著者。然其結果，適至不通。蓋天下之事，惟絕端則不可通。彼耶教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故自陷於絕境。如聖富蘭之主博愛，由愛人而至愛動物，於是見百靈則呼以姊妹，見綿羊則呼以兄弟。更推而至於愛植物，於是日涉園林，則撫花木而盤桓，開步郊原，則執小草而溫存，更推而至於愛無生物，於是履一石也，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用杯水也，則小心謹慎，惟恐或污。充其操也，自必不履石，不用水，不殺害生物而後可。然富氏所履所用所食，固未能離此數者，至此而博愛之不通，乃顯然矣。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仁心之所覺，定愛之差等，物我兩得，無施不宜，若彼耶教之博愛，直不通之笨伯耳，惡足語於此哉。綜上所言，耶教爲尼采詹美斯所言之第二類宗教，粗淺鄙陋，固無足道；卽其第一義諦之博愛，亦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有害無益，且不能通。苟斯之解釋爲不謬，然後可以宣告彼之死刑。』

總此三點以觀，繆先生之謬昭然矣。夫愛人者人固恆愛之，然孟子亦嘗於此語下，接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夫愛人而至三自反，以至可自信其已忠，其愛人亦可謂至矣；而人之橫逆也，由是，亦何能以愛人而必人之遂我愛哉？且愛人而至三自反，以至可自信其已忠，其心亦可謂至誠矣；而人之橫逆由是，亦可見動人雖必由於至誠，而至誠而不動，則亦未可遽斷其無有也。蓋不幸而遇與禽獸奚擇之人，我之愛我之至誠，即不免有時而窮也。賣耶穌之猶大，即此與禽獸奚擇之人也，亦何能以其嘗親炙耶穌，遂刺取孟言，斷之爲其平日不誠與不愛人之明證也哉？

見師被捕而逃，此則當日諸使徒之弱點。耶穌亦早已知之矣。故於事前引撒加利亞之預言語之曰：我擊牧者，羣羊散矣。夫耶穌既如牧，羣徒既如羊；羊之於牧，非若臣之於君之有捍衛之責也，則牧受擊而羣羊散，當然不能咎羣羊之不忠，自更不能謂是該牧者平日待羊之無愛。况雖散亦祇暫避其禍，而其心固仍念念不忘也。故不數日耶穌在死中復活，遂復一一相集合於一處以聽主後命，而厥後亦一一甘爲耶穌名受辱受死而不辭。此非因有耶穌之愛在其心爲之主動，而能若是乎？繆先生何爲不研窮及此，而但於其逃，遂謬下斷語乎？（逃而引俚語改詩經桃之天天爲逃之天天語入文，亦所創見。又余鄉俚語於天字多故訛作天，曰逃之天天，今繆先生仍作天，不知是否手民之誤。）

彼得之三次不認主，亦彼得懼禍心勝之弱點。然其比衆徒獨敢親從至耶穌所，以觀其究竟，已非

富愛主情感，不能爾矣。雖嘗三不認於前，而能聞雞憶主言以痛哭於後，其心固可原也。况厥後爲主名傳道最勇敢，惟彼得爲主道遇害，甘倒釘十字架，亦惟彼得，此寧非受感化之至深者乎？亦烏得以其初有三次不認主一事，遂武斷耶穌一生傳教會未能感化一人乎？

或謂一筆在繆先生似欲顯己是上等社會而以無賴賤耶穌，不知適以形繆先生之陋。茲且勿論耶穌是上帝子，其尊貴非人間世之上等社會所能比擬萬一，就以其降生在木工之家，可以稱之爲無賴論。夫無賴亦不過一無產階級耳，其所招弟子之多無賴，亦不過多屬之無產階級耳。耶穌豈不能招上等社會爲之徒哉？正以當日之上等社會，無一而非敗類，坐糜兩位以要道訓人，而已反行其所非，上等社會也。并吞孳婦家資，而佯爲長祈，上等社會也。潔杯盤之外，而劫奪非義充其內，上等社會也。貌若粉堊之瑩，外見爲美，內充以死骸污穢，上等社會也。讀馬太第廿三章耶穌罵猶太之上等社會人語，直已數得彼一文不值。故彼輩如欲信仰耶穌，非加倍悔改，由上等社會變而爲一窮極無賴之人不可。蓋昔者嘗有一富家兒就耶穌曰：我當行何善以得永生？耶穌教以宜往售所有以濟貧。富家兒不悅而退。耶穌曰：富人入天國難矣哉！駝穿針孔，較富人入上帝國猶易也！則上等社會之不肯變至無賴不能爲耶穌徒，於茲可見矣。蓋無賴非不正之謂也，乃無憑藉之謂也。上等社會有憑藉以爲惡，故必須變至無爲惡之憑藉，乃及爲耶穌徒資格。（不憑藉爲惡，而用以行善者不在此例）繆先生乃以耶穌當日傳

教未得上等社會信仰爲無正人從。一若當日從耶穌之十二弟子無一是正人也者。夫賣主如猶大固非正人矣；逃主如吾上所述，彼十一徒之晚節，何一而可指其非正論？人固可以一事之偶愆，而概其生平耶？且上等社會亦奚見其必正？猶太士子法利賽（卽猶太之上等社會）經耶穌如彼指斥，固顯然共見矣；就以中國論：上等社會與窮極無賴之人比對，孰爲惡較多而且大？吾知吾人肯平心觀察，其不罵上等社會如耶穌之罵士子法利賽也，鮮矣。或且更甚矣，以吾國社會上一切罪惡，一切痛苦，幾無一而非上等社會有產階級之所造成所賜與故也。尙得以正人歸之上等社會乎？故耶穌當日語門徒：倘爾之義，無以加乎士子法利賽人之義，斷不能進天國。又誠門徒宜守士子法利賽人所命，而不可效其所行。保羅者，固猶太之上等社會而加倍悔改至一無憑藉者也。其致哥林多人書有曰：貌爲智爲能爲貴者不多蒙召，乃上帝選世之不智，以愧智者；選世之不能，以愧能者；且選世之不貴者，見棄者，人視爲無有者，以廢世之有者；故上帝前，無人得自誇。則耶穌之不貴上等社會，而所謂窮極無賴者之既受耶穌感化（猶大不算已受感化）之概屬至正之人，可以見矣。吾爲此言，非謂上等社會中之必無正人也；亦非謂有產階級之必皆憑藉其厚貲以爲惡也；貴而不驕，富而能仁，堪以受耶穌之裁成者。古今來亦大有其人。且自三世紀後，歐洲自羅馬起，幾無人非基督徒，且反以上等社會爲之率，此輩能謂不能得上等社會之信仰乎？夫耶穌當日傳教之但招稅吏（繆先生原文作洋奴，不可通）漁人爲徒者，立教初

期固宜如是其先自小積起也。耶穌嘗設譬以明之矣。曰：天國猶芥種播於田，此百種之至微者；及其長大於諸蔬，儼然成樹，飛鳥至而棲於其枝。假使謂芥可成樹，於播種之始，便責其成樹，不能立成樹，便鄙芥之微，豈知芥者乎？耶穌初期之門徒多稅吏漁人，初播於田時之芥種也。自四世紀初葉，以至今日，耶教已推行全世，自君王總統以至庶人，（除亞洲未普及者不計外）幾無膝不屈無口不認耶穌爲主，則芥之已儼然成樹之時也。耶教洞見其道之必能自微而著，由一隅而推及萬國，故設此譬以告其徒。蓋喻言實預言也。繆先生不觀其究竟之成就何若，而徒斷斷於其作始時所招徒之寒微與有賣主逃主二事，遂據以妄斷耶教之愛是能說而不能行，（猶大賣主事所以促主旨之成，當別論）亦何異於徘徊芥樹之側，而謬以芥種之如何微小及播於田時之如何腐化爲芥種病也哉。况此亦幸而當日之十二弟子皆窮極無賴之徒耳，倘不幸而所招皆上等社會，繆先生寧敢斷其必無賣主逃主之事乎？耶穌一方之何若姑勿論，而繆先生既一則曰曾未得上等社會之信仰，再則曰曾無一正人從之，是必以上等社會爲正人無疑矣。亦必謂上等社會之人之必不作賣主逃主之事無疑矣。而吾今又勿論上等社會之信仰耶穌爲耶穌徒，但就上等社會論上等社會，吾敢問繆先生：古今來弑父弑君，叛國叛元首，及見危不救，臨難先避，以成其爲全軀保妻子之臣者，是否皆上等社會人之所爲？論愛，則其人之高爵厚祿，皆君父元首之所畀，已不可謂不厚，何亦忍出此？則上等社會之未必皆正人可知。未必皆正

人，則以上等社會人從耶穌之亦必不免有賣主逃主之事可知。繆先生此言，適以明其見偏而識穉，未能爲健全之理論而已。謂由是知福音所載耶穌愛人之事皆虛僞不足道，孰知以如繆先生之見解以論事，卽見稱爲眞實無僞，亦安足貴哉。

至近世奪人地滅人國，壟斷人利權，草菅人生命，如英法俄德西葡等國所爲，繆先生歸獄於耶教，謂諸國皆奉耶教國家，以奉耶教國家而爲此狗彘行，知所不忍爲之事，誠不知耶教之所謂愛者何在。假使諸國國家之元首及執政皆宗教熱心家，其爲此又係遵耶教之教旨而行，誠耶教之罪，然繆先生知歐西政教分離之局否？政教何以須分離？以政府所爲多不合教理，藉政權行教，教會必日趨廢敗；容政權干涉，信仰必不得自由；所由一般有眞信仰而并欲得良心之所安之教會分子，如十六世紀時德國之復洗派，及在英受國教會迫害而避往美洲之清教徒，皆力主張與政府脫離關係而別組平民的教會以發揚基督之眞理，此政教分離之所由也。試思政府之所爲，而又屬教會之事，且爲其國內有眞信仰之教會分子所反對，則其對外之奪人地滅人國，壟斷人利權，草菅人生命等事之必是違道而行可知。况繆先生於此上既嘗極口稱道尼采能言耶教之教義是奴隸之道德，夫尼采，德國最近代一大哲學家，而反對耶教最力亦主張強權最力者也；德國之敢悍然幹出奪人地滅人國，壟斷人利權，草菅人生命等事而不顧，卽被動於此種學說（歐洲前數年之大戰，彌是尼采之學說所釀成）。此在凡稍諳

外情者類能言之他國雖不盡同；而其同有此舉動，亦必由於弁髦耶教，別被動於其他類似尼采之學說而然。繆先生以此歸獄耶教，豈特張冠李戴，直并無分別黑白之識力也矣！

謂不知耶教之所謂愛者何在，吾可答：耶教之所謂愛，在真心信耶教熱心行耶教及以榮耶穌名爲目的之慈善團體，而不在弁髦耶教醉心於其他禍世學說之政治家野心家。即彼政治家野心家未弁髦耶教；而其信，亦非在耶教，而祇在所謂帝王神權說。此類人亦不能於其心得耶穌之愛。故耶教自有上等社會及帝王信仰後，而耶教之真遂晦；有教國制之教皇出現，而耶教之真愈晦。蓋耶教爲平民教，人類應一律平等，而直接受治於上帝，不容有操大權之怪物如君王大臣等等，介乎神與人之間。（見馬太廿之廿五至廿八）以障得人神之交通也。假使有君王大臣欲信仰耶穌，亦應自視對上帝是平民，以私人名義加入教會，爲教友一份子，不能移治國之權統治及教會，爲教會之首長；更不能以教會之僕自居爲首長，復乘時而起，移治會之權統治及國家。凡此者皆耶穌所弗許，而以政統教之國教制與以教統政之教國制，竟毅然行之；行之而懼人執耶穌訓以相非也，復多方造作人立的信條儀式制度，以限制人信仰而束縛人思想。甚且禁印售聖經，免人得據經以議己之悖。歐西各國之行政首長，其未弁髦耶教者，即多此二制度教會信徒。其實其胸次爲國家思想強權思想所充塞，無隙地可容耶穌之真理，已與已弁髦者無異。且皆若已忘上帝之絕對權能，而但知有自我之能力及現世自我之生

活，而日謀所以擴充之；則其敢悍然幹出奪人地滅人國，斷人利權，草菅人生命等事而不顧，正其所種因之應結之果。繆先生既以否定自我之生活，不信自我之能力及棄絕現世之生活，非耶教，而反是而知所以擴充以求遂其所大欲者，又認其是耶教代表，而曰不知耶教之所謂愛者何在？嗚呼！是何異於求葡萄於荆棘，求無花果於蒺藜也乎。

右是駁繆先生第一點之謬

耶教之愛有害無益，愈爲千古奇聞。夫既曰二千年來篤信耶教之士亦有能行此道者矣，請問其行此道時，曾有害於人乎？抑有害於己乎？乃又謂不論其行不行，直論其愛，則耶教之教人愛，誠亦有爲愛上帝而愛人之言；耶教之愛上帝，亦可強謂是以上帝之能福我；聖經亦誠有暗中行施捨，天父在暗中察看，必加報答等等之記載；然據是便謂教徒之所以施捨，所以禱告，所以禁食，無一不由於天父之報答，則不識聖經者之言矣。夫聖經何爲作是語？以其時人之施捨，人之禱告，人之禁食，皆務求人見，以博榮譽；耶穌鄙之，謂如此是僞善，非真善，真善不求知於人；然人雖不知，而神知之；人行善而但有神知，其不務虛名可知矣；神知而神報，實情理中必有之事；且對普通人說法，而欲使之盡因我一言而矯正流俗之弊，則亦不必過爲高論；以神答易人譽，而以行於隱示之準，則固下愚與上智可一齊領悟也。此聖經作是語之由也。繆先生既能引是語，何竟不觀其上文，而妄斷至此？至曰換言之，卽耶教之勉人愛

也，以天父之報答爲歆；而其戒人之不愛也，以天父之禍福爲惕；則益屬名學家所謂望文生義之巧詞。茲且勿論禍福爲惕一語之不成文理；而以換言所推演而得之義，爲非毀耶教之愛之有害無益之根據，亦已無異於武乙囊血仰射，而誇曰射天得勝也矣。

夫謂吾人之所以愛人者仁，非因愛人可以得福而始愛人，……誠然。然耶教之教人愛，實卽教人仁，且是教人仁之極則。何也？彼嘗曰：人愛人，宜純全若天父；日不擇人而照，雨不擇人而濡，天父之純全也。人而愛愛己者，而不愛夫不愛己者，直稅吏之倫爾，非真能師法上帝者也。說詳馬太傳五之四十三至四十八節。夫耶教之言上帝，猶吾華古人之言天，史記稱帝堯曰其仁如天，墨子法儀篇曰法仁須法天。天既如其純仁，至可爲至仁之帝堯之所如，言仁之墨學之所法，則耶教所言之爲爲仁之極則，顯然謂耶教之教義，既以愛不愛爲天帝所降禍福之代價，則人之信其教者，必但以趨福避禍爲前提，而不出於仁心；實絕對無耶教知識者之妄言。至所推測之流弊，謂其始也阻勉行愛以邀天父之福，其繼也必擇其可以致福者而始行之，不能邀福者，雖當愛者不愛也，……云云；吾誠不知何所謂能致福，何所謂不能邀福，何所謂可以召禍，何所謂不致得禍，而如是強爲分別，並謂證之歷史而可知，則觀其所謂歷史，不外虐殺異教徒及愛護洗禮水二事；夫虐殺異教徒，乃古代教國教兩個制度之教會（卽所謂制度之宗教）之罪；且其所虐殺，亦非在異教而在異端；異端者，謂同宗基督而不如其制之教。

會也。此慘禍以吾輩所隸會之母會所受爲獨多，吾輩只議此是違反基督之教，並無人謂其爲行耶教之愛之流弊。以其實未知行耶教之愛也。耶教之愛，敵且宜愛之如友，况在同宗而僅不受我制度所縛東之信徒。且此亦由於士夫掌教權所致，繆先生前此謂耶穌當日傳教不能得上流社會信仰，誰知至後世一傳入上流社會，彼卽憑藉其勢力以護教而害教；上流社會之不可靠也如此，亦何怪耶穌當日之罵爲蠱類，而吾輩主張平民主義之教會之急急以脫離政治關係爲務也哉！况繆先生於此處所措詞曰：民吾同胞，本宜相愛也；徒以耶教有不入吾教則無可愛之旨，於是雖同在一國，而其虐殺異教徒無所不用其極。請問繆先生於何處查得耶教有不入吾教則無可愛之旨？聖經耶教章耶夫吾國歷年水旱偏災，由耶教捐集鉅資以賑濟之者，已不知凡幾次；彼蒙活之衆，寧皆屬之入吾教者？何其既有不入吾教則無可愛之旨，而竟反其旨以廣施其愛於不入吾教之人？亦可以舉是而鏡知其說之誣矣。乃繆先生言歷史，竟不一考求其歷史之真相，徒見彼有虐殺異己之悖謬舉動，遂不求端不訊末妄造一耶教有不入吾教則無可愛之旨語，以爲之前提，一若凡耶教無論教國制非教國制，國教制非國教制，皆如此也者，嗚呼！何繆先生之糊塗一至此甚乎！

因洗禮用水，多數教士雖滴水之微亦愛護惟恐不至一屑，則吾未之前聞。詢之西教士，亦皆云未聞有此說。就吾所隸之會言，則受洗係浸之於河或堂中之水池；由水而上後，河之水便隨流而逝，池之

水亦拔塞放去不使留未見有一教士取該水而竇愛之者亦未聞有一教士謂愛護受浸之水可以邀天父之福否則有禍隨之者繆先生是說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即天主教及仍沿天主教之舊以盤匱盛水灑人額爲入教之洗禮之各派新教會其於水雖比較的有多寡之不同而其不因可用以行洗使竇之過於人之生命則一我徧考教會史亦迄未見有行洗之教會如繆先生所言之愚之顛倒視滴水要於同胞之生命而小心愛護之以爲可邀福於天父者繆先生能舉所根據之書名頁數以見告否就令歷史上誠不免有一二愚妄教士所爲如是然何能以個人不合道思想不合法舉動例教會全體并以斷耶教之愛純爲市易之道嗎呼繆先生欲誣耶教之愛是有害無益斯直言愛是有害無益可矣載在聖經之耶教及純粹根據聖經爲教之耶教徒斷無若是愚若是顛倒奉愛敵及相愛之教而轉以戕殺同胞愛護滴水爲可邀天父之福者毋妄言以自儕於蝮之類可也

右是駁繆先生第二點之謬

謂即去市易之義其博愛之說亦不通則吾不知何以耶教博愛之說而亦不通謂其動機卑下非出真心則有天父而後認全人類爲同胞由是以愛天父故而愛及同是天父子之全人類動機實非常高尙其心之真不真即可以其愛天父之誠不誠窺之愛天父而誠愛同胞斯無不真者繆先生乃顛倒其詞誣高尙爲卑下且舍是而更求他說以溢毀焉博愛之說通不通且俟後論而繆先生已先不通矣

何也？無天父而認全人類是同胞，非毀愛天父而言全人類是同胞之宜相愛，斯甯非至無理由至無根據之不通之論乎？

至下所引經語：則吾攷新約馬太第十章卅四至卅六節曰：勿以我來平世；我來非以平世，轉與我耳。蓋我來則子疏其父，女疏其母，婦疏其姑，而仇敵即在家人矣云云。（繆先生引，作人之仇敵即余之家人，不知是所據何本。）原耶穌洞燭百世下教行於世所必歷之階級之預言，與博愛並不同問題。蓋以一家人之中，父或母或姑因聞道而悟以至於信，子女婦不知是道之要，而謂其誤入迷途，其父母子女姑婦之間必常起衝突，而子疏父，女疏母，婦疏姑之象以呈。反之而子女婦信道，父母姑因不知故而與之疏，亦然。此古今中外所常見之事。（余早歲經飽嘗此味）卽如繆先生如此非毀耶穌教，倘繆先生之父或子信之，繆先生寧不立起而與之爲難乎？而何得引是議與之不同問題之博愛說之不當乎？

耶穌與衆說道時所答或人語，誠亦似有不認母之嫌；然耶穌實人而神也，固非馬利亞所得而子也。吾嘗言讀四福音書，無一語不表明耶穌是上帝子，此尤其彰明較著者。書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耶穌爲上帝子，上帝與子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約翰第一章證耶穌是元始與上帝共在之道，又曰道卽上帝，上帝亦卽所謂皇天也。然則耶穌於與衆講道時，其母與其兄弟立於外，欲與之言，人或告之，耶穌答曰：孰爲余母？孰爲余兄弟？遂指門徒曰：視我母及我兄弟，凡遵

我天父旨者，卽我兄弟姊妹及母；（說詳馬太第十二章四十六至五十節。繆先生所引與此微異，想亦係間接所得。）不可因書言而益明耶穌之所以爲耶穌乎。

謂今之解者，或謂此係激於一時意氣之言，非其本心，則前說是耶穌之預言，非自己事，並無意氣之可激；（繆先生引此，乃先著曾自認三字於所引經語，又誤曰人之仇敵卽余之家人，一若此卽耶穌自明其家庭之不睦之供狀者，可笑之至。）後說適流露其爲上帝子臨世之真相，并以明其救世職責不能以人間世之家庭周旋細故而放棄，愈非激意氣之說所得而誣。且吾在教三十年，亦並未聞教會中有作如是解者，其爲繆先生之逞臆妄說顯然。

謂彼以天父爲主，以天父意旨所在而行博愛，蔑視人倫之關係自在意中，則耶教固是以天父爲主；然謂遵天父意旨而行博愛則可，謂以天父意旨所在而行博愛，則又太欠明瞭。何也？天父之意旨固無人能確知其何在。且所在云者，有一定之方位之謂也；博愛則無間親疏遠近而一致須行吾愛，以天父意旨所在七字，與而行博愛四字合爲一詞，究烏有文理可通？母繆先生既以其博愛之說亦不通爲前提，而故造此不通之言以相形之乎？吾恐閱之者看不出博愛不通，而惟笑繆先生文之不通耳。蔑視人倫關係一言，亦不識耶穌者之妄言。且耶穌亦並無蔑視人倫事。觀經載其三十歲以前在家庭中之所爲（路加二章五十一節）及其出宣福音後教人宜如何盡敬於父母之言（馬太十五章三至六

節)可見不贅辯。

兼愛無父，吾嘗著耶墨辨以闢孟子之謬；而韓愈讀墨子一文，亦明認孔子亦兼愛，無父之說，實孟子故爲此溢毀之言以非墨子語，不足爲墨氏病，更不能引是以訾議耶教以耶教之遵天父意旨而行之博愛，固超絕於人世聖賢之所教，無可與比擬也。

烏知反哺，羊猶跪乳，此等初學作文者之話套，引來有何意味？親之不愛，是禽獸之不若，耶穌固嘗有不愛其親之事乎？夫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假便可執上所引經語爲耶穌不愛親之據，則在他處載其在家如何承順父母，及如何教人敬事父母，在非孝者讀之，不將以教孝爲反對基督教之資料乎。

至注稱耶穌之被賣卽食此報，吾於上第一點論猶大節，已辯明所引昌黎語，亦不當。因猶大於耶穌實未有如昌黎所謂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誓生死不相背負，其賣耶穌也，亦不是。因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此二語以例聞雞痛哭前之彼得，乃較似然彼得得實無落窪下石之事，猶大賣耶穌，亦不能謂其是落窪下石，以其聞耶穌定擬後，曾痛悔至反金自縊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惡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誠耶穌之謂，然仍應加數字於其中曰：好惡人之所惡，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惡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乃恰符耶穌之所遇。而繆先生之語指，不若是也。繆先生此數語，係注在耶教博愛而絕人倫句下，必以爲人之所好係在愛親，人之所惡係在不愛親，

猶大及當日祭司諸長士子法利賽與猶太民衆，皆絕對好愛親絕對惡不愛親之人，耶穌乃以不愛親爲教，是好猶大及當日祭司諸長等愛親之人之所惡，惡猶大及當日祭司諸長等愛親之人之所好，是謂拂猶大及當日祭司諸長等愛親之人之性，故蓄必逮夫耶穌之身也。然繆先生固曾於聖經查出耶穌見害之由固如是乎？而何得以不符事實之臆測妄下斷案乎？

中世教士之倡極端博愛說，謂上帝卽愛，愛卽上帝，上帝無乎不在，斯其愛亦瀰滿宇宙，吾人唯上帝之命是從，斯吾人宜博愛有情，無分封軫，原甚當；而何得謂其是惑於邪說？謂上帝乃愛，吾人宜從上帝命以博愛，固是邪說乎？至聖富蘭由愛人而至愛動物，見百靈則呼以姊妹，見綿羊則呼以兄弟……乃聖富蘭個人之事，聖富蘭不能代表耶教；聖富蘭個人益不能代表教會全體，其如何由愛人而至愛動物，并推而至於愛植物，更推而至於愛無生物，及如何矛盾不通，皆聖富蘭個人負責。耶穌並未以不可履石不可用水不可殺害生物爲教，則服耶教人中之有如聖富蘭愛石愛水愛動植物而仍不免於履石用水食動植物之矛盾不通，自不能以之議耶教博愛之不通明甚。况卽如所引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謂其是以仁心之所覺，定愛之差等，物我兩得，無施不宜；則吾請問既言愛物，是否亦不可殺害生物？况古來服孔孟教而弑父弑君殘民以逞之亂臣賊子暴君污吏不可僂指數，是否亦可謂孟子親親仁民說之不通？又况上既言聖富蘭是由愛人而推至愛動物，由愛動物而推至愛植物，由

愛植物而推至愛無生物，亦未嘗不與孟言仁民愛物同其差等，乃何以於聖富蘭則斥其不通，於孟言則譽爲物我兩得，無施不宜？雖欲不謂繆先生此言之是爲是已，非人之成見所蔽，不可得矣！

右是駁繆先生第三點之謬

至結論所言綜上所言，耶教爲尼采詹美斯所言之第二類宗教，粗淺鄙陋，固無足道，卽其第一義諦之博愛，亦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有害無益，且不能通，苟斯之解釋爲不謬，然後可以宣告彼之死刑。吾可以直告繆先生：耶教之是尼采詹美斯所言之第一類宗教，抑第二類宗教，汝實未有此知識，未能辨別；其是否粗淺鄙陋，汝立在宮牆外望，亦未由窺見；耶教之博愛，已行過其言，行之且早著大效，六通四闢，無施不當，已爲全世界有識者所共認，汝斯之解釋誠絕謬，汝欲宣告彼之死刑，除是汝於宗教學不欲求精進，誠欲求精進，恐將來研究透澈，當推穀獎許之不暇，肯出此狂妄之言乎。

一九二二、九、八、脫稿。

附囑駁此文之來函

文開老先生賜鑒。廷樞機散材，性本慕道，然而株守桑梓，未遇高賢，故每有管見，無從就正。邇者涉獵耶教，因以得讀先生之文章，沾溉枯腸，曷勝欣幸。惟廷資稟昏愚，於耶教教義，多有未明，亟欲肅函上塵清聽，願以年輕學淺，不敢鹵莽，恐見責于執事，引瞻江樹，徒深天際之想耳。日前閱現象報，見繆先

生鳳林「非耶教」文。此其意多有爲廷平日對於耶教疑而欲問者。廷以爲先生對於此文必有偉論。不謂真光兩期雜誌。未經論列。意者未嘗寓目歟。抑或留待下期始行發刊歟。廷急于求教。故不揣冒昧。特將該報原文呈閱。務祈不棄。辱而教之。不勝盼禱悚惶之至。專肅敬啟道安。晚生趙修廷謹上。

以下是選錄同時各名人批評非宗教要論及投稿

評非宗教同盟 四月十六日爲哲學社公開講演

梁啓超

一

一月以來，因基督教同盟在北京開會的反動，引起非宗教同盟的運動，我認爲是一種好氣象。爲甚麼說他好呢？凡向來不成問題的事情，忽然成了問題，是國民思想活躍的表徵，所以好。一個問題到跟前便有一部分人打着鮮明旗幟潑刺刺的運動，是國民氣力昂進的表徵，所以好。要而言之，凡一切有主張的公開運動，無論他所主張和我相同或相反，我總認他的本質是好。

凡從事於公開運動的人，有一個原則必要遵守。那原則是：『一面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拋棄；一面容許旁面或對面有別的主張，不肯壓迫。』爲什麼必須如此？因爲凡一個問題總有各方面，又正惟有多方面纔成問題。我從這方面看，有這樣的主張，你從那方面看，有那樣的主張，於是乎問題成立。若

只許有甲方面的主張，不許有乙丙丁等方面的主張，那麼結果還是『不成問題』四個大字完事。德謨克拉西精神存在與不存在，所爭就在這一點，我想非宗教運動從怎麼起呢？為的是現在所謂『教會的宗教』，只許有片面的主張，在他主張範圍內，總是擺出那副『不成問題』的面孔來，所以要『非』他。那麼，主張非宗教的人，自然和他相反；必定要連那『非非宗教』乃至『非非非宗教』的各種主張，都一視同仁的拿研究問題的態度歡迎他，那精神纔算貫徹。我承認國中，加入非宗教運動的人都應該有這種精神，在這個前提底下，很願意提出我的主張，對他們作一回『問題的』討論。

對於『非宗教』的問題表示贊否以前，有一個最要緊的先決問題，『宗教是什麼？』這個問題，古今學者所下的定義不知多少；我不是宗教學專門家，沒有批評他們的學力，更不敢說我所下的定義一定對。依我所見到的，只聽說：『宗教是各個人信仰的對象』。

這句話籠統，要稍為下一番解釋：

(一)對象 對象有種種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義，或事情，只要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對象。

(二)信仰 信仰有兩種特徵：第一，信仰是情感的產物，不是理性的產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為信仰犧牲別的，斷不肯為別的犧牲信仰。

(三)各個人 信仰是一個一個人不同的，雖夫婦父子之間，也不能相喻。因為不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強。

照這樣解釋，我所認的宗教範圍，大略可見了。總而言之，從最下等的崇拜無生物崇拜動物起，直到最高等的如一神論無神論，都是宗教。他們信仰的對象，或屬『超人』，如蛇如火如生殖器等，或屬『超人』，如上帝天堂淨土等等；或屬『人』，如呂祖關公摩訶末耶穌基督釋迦牟尼等等。不惟如此，凡對於一種主義有絕對信仰，那主義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現在歐洲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馬克思教徒』；前清末年信奉排滿主義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排滿教徒』；因為他們的對於這個主義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

不惟如此，凡對於一件事情有絕對信仰，那事情便成了這個人的宗教。例如趙氏遺孤，可以說是程嬰杵臼的信仰對象；睢陽城可以說是張巡許遠的信仰對象；因為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不惟如此，任憑一個人都可以做別人的信仰對象。例如海島五百人，拿田橫做他們的信仰對象；朱祖文顏佩韋等，拿周順昌做他們的信仰對象；乃至老親是孝子的信仰對象；弱子是慈母的信仰對象；情郎是淑女的信仰對象；因為他們對於這個人的精神作用，和一般教徒對於所信的教無二無別。

說到這裏，還是把信仰的特徵，鄭重聲明一下。我剛纔說過：「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倘若有人利用一種信仰的招牌來達他別種目的，我們不能承認這個人有信仰。例如羅馬城外土窟裏許多被煙薰死的基督教徒，我們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彼得寺裏頭許多窮侈極麗的教皇墳，那墳中人我們絕對的不承認他對於基督教有信仰；因為他們完全是靠基督的肉做麵包，靠基督的血做紅酒。（這像說反了。鏡注。）和這個同類的，像滿街的和尙，我們不承認他對於佛教有信仰；喫孔教會飯的人，我們不承認他對於孔子有信仰；天上呂祖濟公乩壇，求什麼妻財子祿的人，我們姑且不必問他們的信仰對象為高為下，根本就不能承認他們是有信仰。亦如靠幾句剩餘價值論當口頭禪出鋒頭的人，我們不能認他對於馬克思有信仰；蕩婦和狎客山盟海誓，我們不能認他們相互間有信仰。我所謂宗教，是要把一類「非信仰的」淘去汰去了，赤裸裸的來研究信仰的本質。

二

我在這種宗教定義底下，要試一試，研究宗教這樣東西到底是好是壞；非宗教的生活，到底可能不可能？

宗教這樣東西，完全是情感的。情感這樣東西，含有秘密性，想要用理性來解剖他，是不可能的。凡有信仰的人，對於他所信仰的事，總含有幾分默氣，自己已經是不知其然而然，旁人越發莫名其妙。你

要把他的信仰對象，和他條分縷晰的說『這裏不對那裏不對』，除非他已經把他信仰拋棄，不然，任憑你說到唇焦舌敝，也是無用。因為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俗語說的：『情人眼裏出西施』，譬如有一個男子愛戀一個醜女子，你和他用理性來解剖說：『如何如何纔算得美人的標準，你所愛戀的人如何如何的不對』，這種話，說一萬遍也無用，因為他和你不同一個世界。你拿萬人一律的眼睛，歸納得一個客觀上萬人一律的美人標準，他的眼睛，却是排在第一萬另一，你歸納出來的標準，他完全不適用。（這個譬喻不恰當，鏡注）凡帶有宗教性的人，帶有宗教性的事，多半如此。從科學的眼光看來，這些人很是可憐！客觀的事理明明是如此，為什麼經過你的主觀就會變了樣？你這個人不是發狂，一定是有病。不惟可憐，而且危險，而且有害。分明用數學算得出用幾何畫得出用玻璃瓶化驗得出的事理，你卻不懂，你卻憑你那盲目的情感橫衝直撞。（這個譬喻也不恰當，鏡注）倘若個個人都如此，這世界如何了！從這方面看來，可以說宗教是一件極幼稚極野蠻極不合理極妨害進步極破壞規律的東西，我們應該極力撲滅他。

從別方面看來，卻完全是怎麼一回事，宇宙間是否有絕對的真理，我們越發研究，越發懷疑。即如方纔所說萬人一律的美人標準，偏有第一萬另一個人不肯承認，何以見得那一萬個人一定是，這一個人一定非你？你說人類要做合理的生活，我就要先問你什麼才算合理？『理』是那一門的學者所能包

辦你說憑效率來判斷，我就先要問量效率的尺在那裏？從什麼地方產出？老實說：人生不是這樣呆板的人生，不過無量數的個人各各從其所好，行其所安，在那裏動，所好所安，就是各個人從感情發出來的信仰，各人的所好所安，誰合理誰不合理，那樣有效率，那樣沒有效率，絕不是拿算學式的物理學的眼光所能判斷，周順昌算得一個多大人物，朱祖文拿他一期的生活都送給他，值得嗎？依我個人看，很值得，而且很是明朝人的光彩。屈原這個人真蹶極了，楚懷王不信你的話，有什麼要緊，就氣成那個樣子，自己去尋死？須知世界上不是這種蹶子，再不會創造出離騷九歌九章這等好文學來。保羅倒釘十字架，（這說錯了。倒釘十字架，是彼得，不是保羅。鏡注。）有什麼益處？還不是替後來的基督教徒做幌子，令他們多買幾張贖罪券？但倘若沒有保羅這一班人，一部西洋中世史可都冷落了。盧騷的民約論，馬克思的價值論，後人批評指摘出他們的缺點，不知多少；倘若歐洲人個個都有這種圓滿細密的批評頭腦，那麼，人權宣言，營農政府，永世不會出現了。孔子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從一般不堪其憂的「人」看來，還有什麼可樂？何不和那「富於周公」的季氏，主張物質上享用均等，然而非這樣便不成其為顏回了？須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該做某件事該怎麼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我們既承認世界事要人去做，就不能不對於情感這樣東西十分尊重。既已尊重情感嗎？老實不客氣，情感結晶，便是

宗教化。一個人做按部就班的事，或是一件事已經做下去的時候，其間固然容得許多理性作用；若是發心着手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那時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僕的地位，情感燒到白熱度，事業纔會做出來；那時候若用邏輯方法，多歸納幾下，多演繹幾下，那麼，只好不做罷了。人類所以進化，就只靠這種白熱度情感發生出來的事業；這種白熱度情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宗教。

有人說：『宗教的起源，因為人類承認自己脆弱；因為恐怖時候，用來做倚靠；絕望時候，用來做安慰。』我想，下等宗教，或者是如此，高等宗教，決不是如此；受用宗教的人，或者是如此，宗教的本質，決不是如此。這類話，全是從消極方面看宗教；宗教的作用，卻完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

說到這裏，可以提出我對於『非宗教』贊否的結論了。我對於那些靠基督肉當麵包基督血當紅酒的人，對於那些靠釋迦牟尼化緣的人，對於那些喫孔教會飯的人，對於那些膜拜呂祖濟顛的人，都深惡痛絕；從這方面看來，也可以說我是個非宗教者。雖然，我本來不承認那些鬼頭鬼腦的行動是宗教行動；我只認他們是宗教的蝨賊；在我所下的宗教定義之下，認宗教是神聖，認宗教為人類社會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徹頭徹尾承認自己是個非非宗教者。

我是個非非宗教者，然而對於非宗教的運動，卻表示十分敬意。為什麼呢？因為非宗教運動，便是宗教。我剛纔說信仰對象的時候，認主義為信仰對象之一種；「非宗教」是個主義，在這個主義旗幟底下開始運動，是表明他們對於這個主義信仰到白熱度；他那精神作用，和我所謂宗教，無二無別。我既已認宗教是神聖，所以對於這種「非宗教的宗教」，當然也認他是神聖。

然則這回我們國裏頭的非宗教大同盟怎麼樣呢？我對於這件事，現時還不敢下判斷，但我可以先懸一個判斷的標準：他果然是個「非宗教的宗教」，我便敬重他；他若不是個「非宗教的宗教」，我便不敬重他。兩種的分別在那裏呢？假如他們並不是拿「非宗教主義」做目的，乃是拿來做達別的目的的一種手段，就不是「非宗教的宗教」。假如他們並未嘗對於這主義有什麼熱烈的信仰，不過趁熱鬧隨聲附和一回，越發不是「非宗教的宗教」。我希望這回主持非宗教運動的人，不是如此。

有幾句枝葉的話，我還要說說：我覺得這回各處非宗教同盟團體發出來的電報，那態度有點不對。為的是客氣太勝，把懇切嚴正的精神倒反掩沒了。我們看過去，不知不覺便和兩個月以前看那「洛陽才子」之驅鱷文討武檄式的電報起一種聯想。我以為許多「滅此朝食」「剷除惡魔」一類話，無益於事實；徒暴露國民虛懦的弱點，失天下人的同情。至於對於那些主張信教自由的人加以嚴酷的責備，越發可以不必了。我希望非宗教運動諸君，對於這兩點，有一番切實的反省。

我轉個方面，向基督教徒說幾句話：我希望他們因這次運動喚起一種反省。他們在中國辦教育事業，我是很感激的；但要尊重各個人的信仰神聖，切不可拿信不信基督教來做善惡的標準。他們若打算替人類社會教育一部分人，我認他們爲神聖的宗教行動；若打算替自己所屬的教會造就些徒子徒孫，我說他先自污衊了宗教兩個字。

我最後還對於非宗教同盟會中人有一種積極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是我們都該分擔責任的。現在瀟漫國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方纔說的全信仰做手段的邪教，什麼同善社、悟善社、五教道院、……實在猖獗得很，他的勢力比基督教不知大幾十倍；他的毒害，是經過各個家庭，侵蝕到全國兒童的神聖情感，我們全國多數人在這種信仰狀態底下，實在沒有顏面和基督教徒爭是非，我希望非宗教主義的人，急其所急，先從這方面下一番討伐的苦功，庶幾不至貽基督教徒以口實啊！

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爲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爲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病根，就是沒有信仰；因爲沒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來做手段，所以復辟派首領打復辟派的首領，洪憲派首領，革命派首領，鬻匪首領，可以聚攏在一齊幹事，所以和尚廟裏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我說現在想給我們國民一種防腐劑，最要緊是確立信仰。信仰怎麼才能確立呢？我

再覆述前頭一句說：『只有情感能變易情感，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錄上海某報）

按：以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來批評非宗教的運動，據我所及見者來論，常乃德先生對於非宗教大同盟之諍言那一篇外，要算梁先生這一篇說得頂有分寸的了。但仍有幾處非我們所肯承認，經在他文內略略加注指出。此外如說『切不可拿信不信來做善惡的標準』和『若打算替自己所屬的教會造就些徒子徒孫，是先自污衊了宗教兩個字』也是不大明教會辦學的真相的話。梁先生試再虛心去調查一下自知，我不用多贅。（亦鏡）

對於非宗教大同盟之諍言（有按）

常乃德

在轟轟烈烈的『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同盟』運動之中，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已在北京開會了。兩方面既無何等短兵相接之事實，僅僅發宣言打電報之類，原是個人的言論自由，無所用其評論。且根本的主張，我們原是很贊同的，更不必對於自己的友人攻擊，而助敵人張目。不過若從另一方面看來，我們既不是基督教徒，或基督教的擁護者，我們對於非宗教大同盟所以不敢表示滿意者，也並非因其阻礙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開會的緣故，則基督教學生同盟的開會與否，與我們毫無干涉，縱然基督教學生同盟照舊開會，我們為真理起見，也不能不對於這個問題，仍然加以討論。而且

照目前羣衆的狂熱狀態看來，我們對於思想界前途的自由問題，實不勝區區憂慮之至，不能不令人聯想到這幾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未免太無功效，韓昌黎一派的原道見解，仍然盤據於中國學者腦筋之中。『蒙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這是幾年來政治上傷心的狀況；我們不願眼見學術界中，也有同一的現象發生，而不幸環顧近幾期來的言論，除了周作人先生等五人的宣言，及楞伽先生的一篇評論（見三月卅一及四月二日晨報）——主張果然相同與否，是另一問題——之外，滿紙所載，都是些『利劍誅魔』、『決死一戰』等等令人生慄的名詞，竟沒有第三篇敢表示異議的文字，（據我們所看見的而言。）我們前幾天，雖也曾對此問題，略略談過，（見三月念三日時事新報）但一者是附帶着談的，故語焉而不詳。二者當時對於此運動，雖以為無號召之必要，但還覺着既然有人號召起來，也未嘗不可表示相對的同意。及至近數日來，看了各處的宣言通電等措辭，令人不由不感觸長此下去所生的好果，將不及其惡果之多。因此不得不變相對的贊成，而為決然的反對。且那篇文字的後半段，對於別一問題，曾因一時感情的關係，措詞未免有過當之處，也陷於同一『原道式』的態度，故尤有藉此表示懺悔的必要。我們覺着在羣衆熱潮之中，應當仍保持個人的思想自由之權，故我們為人格起見，為真理起見，敢對於非宗教大同盟諸公，進一點忠告。

在進於評論之先，應當先表明自己的主張，以免去許多的誤會。我們是相信科學的價值的，我們

也相信原始的宗教與科學有許多衝突的事實；我們相信在二十世紀裏，將無宗教存在的餘地；我們相信在中國現狀之下，更不能容絲毫的宗教思想滲入學術界中；我們尤其相信欲改造中國的思想界，非絕對的維持科學的理論科學的態度不可。如果這一次的非宗教大同盟，果然盡如王星拱先生等的『非宗教者宣言』中所說，僅僅爲『我們不信仰一切宗教的人』，根據我們的『自由權利』來作『我們的宣傳運動』，而並不『想靠一種強有力者的勢力壓迫或摧殘信仰一種宗教的人們』，則我們對於這種運動，不但不敢反對，或許還要表示熱烈的歡迎；但不幸我們看了近來一切報紙上發表過的宣言通電之後，我們只覺得雖然發起諸公都很有澈底的覺悟，而終久勝不過一切搖旗吶喊聲中的『武斷』『謾罵』『兇暴』的空氣。在發起諸公，或者明知其誤，而因一時利用以擴張聲勢之故，不免有包容一時以徐圖補救的苦心。但是我們很恐怕這種苦心，不爲一時搖旗吶喊的羣衆所了解，轉以助長『武斷』『謾罵』『凶暴』等非科學的氣概。固然彼此根本的主張是相同的，而且在這種大運動中，還有我們許多平生最敬愛的師友在內；但我們總不忍以一時感情上的迴護，而抹殺真理的實際。我們相信羣衆有時也需要規諍的人，我們願意以至誠懇的意思，而進此不入耳的規諍。

還有一層：我們現在所欲對言的，是『專爲解脫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的『非宗教大同盟』，是自稱爲『無論貴族平民，祇要他是非宗教』，都可加入的『非宗教大同盟』，若是單根據共產主義而反對

基督教的，我們從態度一方面看，認為他是言行一致，不願加以反對，因共產主義是一種信仰，既然覺得基督教是與共產主義根本衝突，（究竟衝突與否，我們此處不願加以討論。）自然應當表示反對。這是言行一致。至於為維持科學而起的同盟，則應完全依據客觀的真理，不應當遠夾雜有絲毫的感情的主觀態度。若也陷於同一的論調，則是言行已先不一，我們即是對於這些言行不一的羣衆，要加以規諍。

我們很贊成陳獨秀先生的『基督教與『基督教會』應當分別討論的主張』（見先驅半月刊的第四號）。我們看了近來一般攻擊宗教的文章，即覺此兩點的區別，並未分辨清晰。在許多文電中所舉出的基督教的惡點，（姑以基督教代表一切宗教）總括起來，不過『束縛思想』『慘殺人類』『擁護階級主義』『暗行侵略手段』的四種。我們覺得這四種之中，前兩種，是指基督教本身的教義及過去的教會而言；後兩種，是指現在的教會及其信教徒而言。我們願意先請問非宗教大同盟的諸公一句話，公等反對基督教，還是反對他的教義呢？還是反對教會的行爲呢？抑或兩種都在反對之列呢？以我們愚拙的想頭，公等的反對宗教，既然專為『發揮科學真理』，則祇有與科學真理相違背之點，才在被反對之列。以此而論，則基督教義的與科學真理衝突，固然應當反對；但除此以外，我們愚拙的腦筋，竟終想不出『擁護資本家』『實行侵略』等事，與科學真理有何關涉，而勞諸公也加入在反對理由之內。

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一。

若說諸公的反對基督教，不僅在擁護科學一點，而也兼含有「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愛國主義」等等的色彩，則且無論此已與非宗教大同盟東電所說「不承認是過激黨」及「貴族平民都可加入」等語自相矛盾；即專就此而論，基督教的本身，是否與此數點有必不可解散的因緣？諸公對於此究竟有了忠實的研究沒有？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

以我們看來，基督教教義，誠然有許多處是與科學真理反對的；但是我們相信現在的基督教徒，已不是三百年五百年以前的基督徒，我們不相信在現在的基督教的國家內，對於科學事業的發展，還有多大的阻力。英國美國是基督教國；但他們的科學進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國，究竟誰好誰壞？我們不知諸公對此點曾研究過沒有？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三。

我們不是說英美的科學進步，是由於有基督教；我們也不是說現在的基督教徒，果然都相信科學的真理；我們只是問現在的基督教會，對於束縛思想的事業，還有幾多的大影響；要我們費九牛二虎的力去對付他？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四。

我們也知道諸公中，有許多是曾經在法蘭西等宗教餘毒尙盛的國家內住過的，眼擊他們教徒的橫暴態度，因此才惹起一片的義憤心；但是中國基督教，是否有如在法國那樣的勢力？將來的基督

教是否還能發展到若何地步？別國的情形是否可以照抄到中國來？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五。

宗教對於束縛思想的惡影響，我們雖然不承認現在還有用全力反對的必要，但是還可加以相對的贊成。至於慘殺人類的事，我們不知現在的基督教徒，還有誰曾作過這類的罪惡？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六。

我們也知道十五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的氣燄，曾經慘殺過多少為文化先驅的志士；但是過去的事件，是否還可以當作現在攻擊的資料？依據何種科學公理，而可以蔑視時代的觀念？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七。

如果承認過去的罪惡，還可以為現在攻擊的口實，則義和團時代的中國人，也曾慘殺過許多無辜的外國人，是否根據此理，諸公也承認全部的中國人應當退出於地球之外？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八。

若說慘殺人類是指現在一般頑固的宗教師而言，如去年報上所載西安某牧師打破學生頭顱的事情，但不知現在的基督教徒，曾經作過如西安某牧師的事的有幾個人？是否以少數人的罪惡，便可加之於全部教徒？乃至其教義本身？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九。

如果承認這公理，則諸公是否也承認因馮國璋一人的焚燒漢口，使主張全部中國人都是殺人放火的匪徒？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

如果承認少數人的行爲可以代表多數人，則我們眼見過許多的基督教徒在病院裏在學校中在講壇上作過許少熱誠的努力的事業，何以不見諸公提起？是否科學家的態度應當以好惡來轉移事實？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一。

至於擁護階級主義一層，諸公究竟根據何種研究而加此名於基督教？以我們看來，基督教經典之中，如八福的標準，如駱駝進針孔的喻，都是爲貧人幫助的呼聲。是否這些教義可以不理，而專責他的幫資本家一方面？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二。

我們不是說基督教便是老牌的社會主義；我們也不能便說他是擁護資本主義。若從教義的本身看來，我們覺得倒是平等的意味多些。即使不承認這一層，是否可以把他的至少總含有一部分的不平等色彩的方面一概抹殺，而武斷的加以惡謚？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三。

若說擁護階級主義一層，是專指現在教徒的吮癰舐痔行爲而言，我們不知這一種個人行爲，何以便可以移爲攻擊全部基督教乃至全部宗教的口實？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四。

於一部分僞教徒的墮落行爲以外，諸公是否還承認尚有另一部分熱誠高潔的真正教徒？即使極少數的，根據何種調查，而可以武斷全部基督教徒都是貴族資本家的走狗？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五。

若說諸公的攻擊既不是對基督教的教義，又不是對少數的熱誠信教者，祇是對於大部分耽癮、詆薄的基督教會及其信徒而言，則諸公自始何不即將目標明白標出，而必籠統其辭，致使一般的無辜教徒也受其殃？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六。

若因教會的行爲，而遂遷怒於其教義本身，遂武斷基督教即是資本主義的護符，則達爾文的進化論，尼采的權力意志說，乃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也會爲某種人所利用，以使其私圖。諸公對此，是否也將向其學說主義的本身攻擊？這種攻擊，是根據何種的邏輯而來？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七。

即使承認基督教與階級主義有不可解散的因緣，則何以非宗教大同盟的東電中，又會懇切的說明，「無論貴族平民……」都可加入階級主義的本身？貴族資本家尚可加入，何以擁護階級主義的宗教，反在被攻擊之列？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八。

若說同一非宗教運動之中，而各人的立足點不同，有根據科學真理而攻擊宗教的，有根據共產主義而攻擊宗教的，則以兩種目標不同的非宗教運動中，何以對於與自己外表相近，而容易被人誤解的運動，不會聞有彼此劃分界限的聲明，根據科學真理，標明「無論貴族平民……」都可加入」的非宗教大同盟，何以不聞對於四方響應的文電中所舉的擁護階級主義等罪名加以辯解或糾正？是否默認這種罪名也在自己攻擊的範圍之內？這是我們所不解者十九。

既然各人的立足點不同，則根據科學真理的同盟，所攻擊的，自專在基督教原始的教義，而不在于現在一般的教徒；根據共產主義的同盟，所攻擊的，又應專在現代的教會，而不在原始的教義，何以兩方面對於全體的基督教與基督教會，都不會有分別攻擊的聲明，而一概加以籠統的謾罵呢？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

至於罵基督教為侵略主義的先驅一層，我們尤其覺得可笑。可憐想不到一九〇〇年拳亂時代士大夫的腦筋，到二十二年之後，在自命為擁護科學真理的智識階級中還會出現。我們不解諸公所謂侵略主義者，是指基督教的本身，抑是指現在的教會，抑是指現在教會中的個人，抑是指信基督教及利用基督教的國家及政府？若是指原始基督教的教義，則我們雖不肖，也會將新舊約等書從頭至尾翻閱過一回，實在看不出在他的教義中含有幾多的侵略思想。不知根據何種謬佐，便說基督教是侵略主義的先驅？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一。

若說對他的教會而言，則教會固然對於列強的侵略手段，作過不少的幫手；但他同時也未曾沒有替弱小的民族喊過不平的聲音。我們固然相信傳教師是瓜分非洲的先鋒隊；我們却也相信傳教師是灌輸朝鮮人以獨立思想的天使。我們固然不能因為基督教會祈禱和平便加以讚美；我們却也不能因為他曾祈禱本國戰勝便說他是贊助侵略主義。我們的意思，覺着教會只是一個空洞的團體，

被侵略主義者利用，便是侵略主義；被和平主義者利用，却也不難變為和平主義。以外來的勢力而當作固有的原質。這不知是根據何種化學的分析？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一。

若說正因為他是空空洞洞的傀儡，容易被人利用，故我們當加以攻擊，則以我們看來，一切的學說教義，都是空空洞洞的性質，都有容易被人利用的嫌疑。即如諸公所大搖大吹的科學真理，自發明以來，被野心家利用為侵略之具，也不知多少次了。諸公何以不加攻擊？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三。

若說現在的基督教會，都是些侵略主義的傀儡，故我們當一概加以攻擊，則諸公何不專攻擊侵略主義的教會，而另外提倡一個自由自立的中國基督教會（此語似不能責望非基督教諸公）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四。

若說現有的基督教會，無一能脫離侵略主義的利用，則我們願介紹給諸位看看，在美國一種非戰主義最盛的 *Old Kers* 宗，不知諸公也還說他是侵略主義的傀儡不是？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五。

若說在中國的教會，便都是侵略主義的先鋒，則我們以為在弱小的國家內，無有一件事情不可為強者侵略的利用之具。即如修鐵路開商埠等事，無一不是我們吃虧為多。諸公不知是否因此也要維持向來的鎖國主義，拒絕交通和貿易的進行，而恢復到老死不相往來的地位？這是我們所不解

者二十六

至於此次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我們雖然不敢說他便是什麼和平的天使，大同的福音，但也不過是幾個迂腐的宗教家，作那吃飽了飯沒得做的閑事罷了。諸公究竟根據何等秘密的消息，而把他當作是侵略者代表的宰割會議，大驚小怪地從事反對？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七。

若因為與自己主張的科學真理相對的緣故，而遂不惜加以侵略主義的惡名；真正科學家的態度，是否應當如此？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八。

若說諸君所謂侵略主義，是指基督教的信徒中，曾經出過許多的野心家，或者說現在的基督教徒中，有許多是甘心為侵略主義利用作走狗的；則這種個人的行為，我們已經屢屢說過，不能拿來當作攻擊教會本身的資料，除了這些野心家走狗之外，基督教中也還出了許多熱心的志士為社會犧牲的健者，不知反對宗教的諸公對此注意過沒有？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二十九。

若說指利用基督教作侵略的國家政府而言，則我們只有反對這種國家政府便已够了，不知何以必須牽及宗教的本身？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三十。

若說宗教是侵略主義的工具，非先推翻這種工具，不能打倒侵略主義的本身；則我們的意思，覺着為侵略主義利用的工具，恐怕不止宗教一種；即如根據科學真理所發行的輪船火車子彈砲藥，無

一不比宗教的工用大，諸公何故不先反對這些？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三十一。

若除了被人利用的範圍以外，在基督教及教會及教徒的本身方面，諸公能找出許多的侵略之點，是涵在他們本身的屬性當中的？這是我們所不解者三十二。

從以上層層的推理下來，我們覺得自稱爲擁護科學真理的非宗教大同盟的諸公所舉給我們反對基督教的理由，在我們看來，實在有不敢輕易贊同的地方。我們的意思，以爲我們既然打了科學真理的旗號，來和一切宗教反對；則我們自己，便不能不先留心檢點一下，把一切帶有宗教氣味的「武斷」「謾罵」「凶暴」等態度收好了，專一依據客觀真理的標準，來平心靜氣地討論。若依這個標準討論下來，則我們以爲我們現在若反對宗教，所可依據的理由，也只有與科學真理衝突的一項。然而這一項，只是對於原始的教義而言；對於現代的教徒，已不甚切合。其擁護階級主義及侵略主義兩項，只是階級主義侵略主義本身的罪過，不能波及宗教的本身。至於慘殺人類等罪名，則直是張冠李戴，栽贓誣陷的手段了！奉勸非宗教運動的人，先留心把自己的這種宗教色彩去掉，再來說別的話罷。

以上祇是說得理由一方面，我們雖然大部分不敢贊成；但終還有一小部分可以相對的贊成的。故我們前幾天，還只持旁觀的態度，不願出頭反對；但是若再從諸公所以發表這種主張的態度上看起來，則我們覺得不妥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爲維持科學的真理起見，我們更願意把這種非科學的態

度，提出來與大家糾正一下：

我們以為：我們的主張，無論如何，都是可以的。我們如果相信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是萬惡的淵藪，而願意挺身出來反對，這原是個人主張的自由，無所謂不可。不過我們言論之際，總要對於對手的方面，而尊重他的人格。乃觀於連日報紙所載的文電，侈口謾罵之辭，連篇累牘，如「欺騙之毒計」，「窮邪極祟之說」，「怙惡不悛」，以為殺盡世人之預備；（北京平民大學喻森等電文）如「惡魔」，「鬼伎」；（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曾紀綬等電文）如「邪僻自恣」，「肆愚讎羣衆之毒」，「誓不容彼惡魔再叫囂於此華嚴世界」；（北京美術學生啓）如「怪物」，「包藏禍心」；（蕪湖五中祖茂林等電文）如「餘孽」，「醜類」，「間諜」，「走狗」；（北京高師電文）如「毒蝕」，「邪說」，「妖鋒」；（保定高師電文）如「卑汙手段」，「冥頑不靈」；（長沙湘鄉中學電文）等等名詞，若詳細舉起來，真是舉不勝舉。我們相信純潔的青年諸君，決不是慣於罵人的，不過應該怪平時對於「祭鱸魚文」一類的文字讀得太熟了，因此一遇熱憤填胸的時候，便不免隨筆寫出這些話來。殊不知我們所以排斥宗教思想，而採用科學真理者，正因為宗教是主觀的，武斷的，不論是非而一概謾罵的；若是自命為擁護科學的人，而也持這種同一的態度，我們又何苦以暴易暴，排斥那個而信仰這個呢？這是我們對於諸公的態度覺得不妥的地方——

再看到諸公所舉的對付的手段上，更令人不敢同意了。諸公裏邊固然有許多人人口口聲聲說我

們只是自己宣傳主張的一種運動，並不迫害他人的自由；但是我們看了一切「露布式」的文電中所用的語句，如「滅此人類之毒朝，食而甘心」（喻森等電文），如「急掣利劍以撲此魔」（蕪湖五中電文），如「與彼惡魔決一死戰」（北京新華大學學生宣言）等等話頭，實令我們欲為諸公辯護而無從。我們固然相信二十世紀第二十二年時代，自命為擁護科學的青年，決不會還有那十九世紀末葉崇拜大師兄二師兄的中國士大夫的殺人放火的思想；我們既不是基督教乃至任何宗教的信仰擁護者，尤其不必深文周內，說諸公將有若何若何的不規則之舉動乃至意欲；不過我們若從幾千年一脈相傳的自命為「攻異端闢邪說」的中國讀書人所常用的「人其人火其書」等口脛上考察起來，則不能不令我們懷疑是否二十世紀的青年能夠脫離古代學術專制的惡習，而真正了解思想自由的價值？我們以為：我們固然要維持我們的思想自由；而同時也要尊重別人的思想自由。一切近似攻異端闢邪說的態度話頭總以避免為是。否則這種態度發表出來，縱然限於環境，不會引起什麼實際上的舉動；但只有這種閉着眼睛不看別人的思想，傳播到青年的腦筋裏去，也就很可怕了！這是我們對於諸公的態度覺得不妥的地方二。

再者，諸公對於攻擊基督教所舉的理由，我們上邊已經逐一考察過了，我們覺得這些理由之中，發現一個共同的誤點，即是推理的態度太籠統太武斷了。如喻森等電文，把「歐洲前者之百年戰爭，

『近世威廉第二之并吞宇內，協約之聯盟攻德，兵燹連年』都歸到『無非該教推崇至尊獎勵虛榮所致』這些所舉的事實，都是稍研過歷史的人，都曉得的。果然是由於基督教的緣故嗎？恐怕說歐洲大戰是由於基督教，還不如說是由於科學上的發明倒較為近情理些。我們是否也因此而反對科學的發明呢？又如曾紀受等電文說：『毒害所播，遠過於軍閥財閥』又說：『猶恐演成宗教戰爭』真個基督教比軍閥財閥還利害嗎？中國將有宗教戰爭，是從何種推理上得下來的？又如中華心理學會宣言中說：傳教的『來自西國者，大都是智識低下』的人，『產自本國者』又『大都窮極無聊藉此糊口』我們以為：下句說本國的信教徒，倒還有理；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以為無用全力攻擊的必要。至於上句的『智能低下』不知根據何種的心理測驗而來，所謂低下不低下，究以何為標準？又如說他們所傳的道，都是『寡廉鮮恥的道』；若如此說，則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也是『寡廉鮮恥』的道了。果然麼？（上都見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日的晨報）以上所舉的話，我們認為是一時感情過度而生措辭失當的話，原不必執此以為反對的材料；不過我們既然打了科學真理的旗號，應當一字一句都準照科學的態度去發表。一切武斷的話語，似乎總應免除才好。這是我們對於諸公的態度覺得不妥的地方三。

還有深文周內的毛病，在諸公的文電中，也是不免的。如蕪湖五中電文說基督教的舉同盟於北

京是『藉以遂其侵掠之野心』乃至同此論調到處皆是。最顯著的如北京高師宣言把『膠澳沈淪』『廣港租割』都歸宗教的原因上。我們固然知道這些『沈淪』『租割』都是由於教案起的；但請問單據這個，便可以爲攻擊宗教的理由嗎？然則幸而當時山東廣東人所殺的是牧師信徒之類；假使當時所殺是一隊爲發見科學真理的探險隊，是否德法政府便可以就此甘心下去？假使他們也一樣的要割我們的膠澳廣港，我們是否也因此便連科學的探險都反對嗎？深文周内，總不是自命爲擁護科學真理的人所應持的態度。這是我們覺得不妥的地方四。

還有一層最大的毛病，到處都是的。我們覺得諸公對於異己的言論，太不平心去聽，太使用詭辯的手段了。周作人先生等五人的宣言，姑無論他平素的主張怎樣；祇就此宣言而論，總算是平心靜氣毫無偏袒的話。乃諸公對於這個宣言所發表的意見，竟無一不是詭辯的論理，如非宗教大同盟東電所說，他們『對於非宗教同盟反對，而對於耶教學生同盟不反對』便是『已有擁護宗教的嫌疑』；殊不知耶教同盟的宣傳運動，並不會干涉人信教的自由，他們只是宣傳他們的教，我們有何權利去加以反對？若是引誘你入教，便算侵犯人的自由；請問你若打定主意，不受他的利誘，他能殺用什麼強迫手段破壞你的節操尋常的法官，也還知和姦與強姦的性質不同，我不信深明論理的人，會分不清利誘和威迫的區別。至於非宗教大同盟，若也真能遵守向來的宣言，只在『保護我們的自由』一

方面去努力，我們原不必反對；不過諸公究竟是否言行能毅一致，請你們自己把自己的一切「傲文式」的言論，仔細看看，便可不再說什麼「矚自彼開」的一類的詭辯的話了。還有中華心理學會「告主張信教自由者」一文，既說「信教自由是對於強迫宗教而起」，又說「始終不應嘗有何種表示干涉我們的無神教」，我們不知爲什麼強迫任何宗教，便應當反對，強迫信無神教，便不應當反對？又說耶穌教強迫兒童受洗讀經，我們不知假如你家父母不願你的兒童入耶穌教會，他們能用什麼方法來強迫你信教自由者所反對的強迫，乃是指不是本人意思的強迫；若把自己願意受的行爲，也叫做強迫，那真無處不是強迫了！又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作自己不要的東西，也不讓別人施給人講，這種講法，不知是根據那一家。的註疏而來。總之信教自由，是一個普遍的原則。我們應當公平的使用，不能隨自己的意，想用便罷，只是我看了現今的「無神教」家一切詭辯的態度，只怕弄到末了「圖窮七首見」的時候，還有主張廢棄信教自由的人哩。若是真正不懂思想自由的需要，倒不妨老老實實索性主張廢棄，倒還不失爲秦始皇一流的好漢罷。此外如陳獨秀先生致周作人先生等的信，（四月七日民國日報）硬說他們是「不容許反對宗教的自由」，已竟是對於原來宣言不會細心看過而發的很可笑的議論了；又說「狂思想狂議論」是「趨理性的好現象」，我們不知理性二字是怎樣講的？我們看來「理性」二字，至少應該含有一點公正的批評的態度；而

排斥一切武斷謾罵的感情作用，以青年人固然不可過於消極，似乎也不便過於太狂了。義和團時候的中國士大夫，何嘗不是「義憤填胸」？難道這也是趨理性的好現象麼？至於租界的禁止開會，原應當反對；但是我們反對，是應當反對他們的干涉我們集會結社自由權的行動，起先的基督教，並沒有禁止我們不信宗教，與這件事情不是一個問題。自命為擁護科學真理的諸公，似乎不至於對這一點區別還分不清楚罷。此外還有一派人說「真理和宗教的戰爭，決不是像十字軍義和團的宗教的戰爭，爲了真理而引起戰爭，我們是不避的。」這些話不但可笑，可憐，抑且是可怕了！我們固然自己相信自己所信的是真理，我們能殺也擔保別人也承認我們所說的是真理嗎？十字軍中的耶穌教徒，何嘗不自以爲是真理，而回教非真理；上佛骨表的韓愈，何嘗不自以爲是真理，而佛教非真理；捉拿過激黨的中國官廳，何嘗不自以爲是真理，而共產主義者非真理；壓迫兒女的老頑固，何嘗不自以爲真理，而青年非真理；乃至於殺人放火的義和團，也何嘗不自以爲真理，而一切大毛子二毛子爲非真理，自己相信是真理，便可蔑視別人的真理嗎？可不避戰爭嗎？以我們看來，信教自由的原則，正是因爲這些各執一是的真理，無從判定，因而才想出來的緩衝之法，真理是辯論出來的，不是用強迫勢力所能做到的，奉勸自以爲是擁護科學真理的人們，先拋棄那武力萬能的迷夢罷！

我們以上的話，也說得多了。如今總結起來，表明我們自己的主張和理由如下：

一、我們相信宗教的本質，是與科學真理衝突的；故我們在現代雖不認為必要，而可以相對的贊成非宗教的運動。

二、我們以為反對宗教的理由，祇有與科學真理衝突的一項；此外擁護階級主義侵略主義等，都不是宗教本身之過，我們不可任意捏造罪名。

三、我們以為主張儘可不同，而對手的人格不可不尊重，故對於一切非宗教運動中，謾罵之辭，以為無取。

四、我們根本上反對一切『定於一尊』的思想，故我們雖承認科學的發現是真理，但如果因為自己的信仰而干涉一切異己的人，我們認為與思想自由相違。

五、我們覺得在現在一切反對宗教的文電中，確有這種思想專制的餘毒在內，我們認為這種態度，與此後思想自由的前途，大有關係，故不能不用全力來反對。

六、我們以為現時我們非宗教運動所能作的，一方面在熱心的宣傳科學的真理，一方面在客觀的批評揭破宗教的誤謬；對於對手的人格問題，不可妄加攻擊，尤其不可有用實力干涉的迷夢。

七、我們對於非宗教大同盟的勸告，是友誼的勸告，是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並非有祖護任何宗教意思在內。也不是對於宗教家的誤點便忽略過了。希望宗教家不必拿我們這話來作辯護自己的

口實

我們雖然不客氣的批評現時的非宗教運動；但對於諸公的熱心，我們都佩服的。我們文中所駁斥的諸文字，是祇就該文字的內容而論；對於各作者的人格學識，我們都很尊敬。並且我們所批評的，還有許多我們所最崇拜的師友在內。

我們不希望羣衆在狂熱的狀態中能設容納異己的意見到若何程度，我們只希望保持自己的良心，不致被羣衆熱狂的潮流一概席捲了去。我們的意見能引起羣衆的悔悟呢？不能引起悔悟呢？我們自己也不敢預知，只好看中國現在新知識階級的道德的度程是怎樣罷。

我們反對這樣含有宗教性的非宗教大同盟，也和我反對一切含有宗教性的宗教一樣。

（附白）此文原打算與一位朋友共同發表的，故篇中措辭，都是共同的口氣。現友人因別種關係，不能署名，故由我一人負責發表。著者附誌

這篇文章，是採自上海時事新報（四月十二日的學燈）著者既自聲明不是基督教徒或基督教的擁護者，他規諍非宗教大同盟的說話，遇着關涉基督教本身之處，當然與我們做信徒的人所說的不同。我轉載他這篇文章的用意，祇取他是立在超然的地位，指摘非宗教者的謬誤，能那麼詳盡那麼的當，是中國今日一極有關係文字，有介紹給國內外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閱看的必要，故把他轉載在這裏。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編者識

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

陳衡哲

著者爲北京大學前歷史學系女教員。此文是他撰登胡適之先生等所組織之努力週報的。

編者識

自從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今年要在清華開會的消息傳出之後，國內就發生了一種很有力的反動，就發生了一種非宗教的運動。這本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無論從何方面下手，都有研究的價值，不過這個問題中的感情分子很多，所以也有他的危險。我常常看見報上有「宗教戰爭」等名詞出現，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爲我深信宗教戰爭，或是和他相類的行爲，是決計不會發生在中國的。除非大家希望那一類的事出現，有意的去製造出一種空氣，一種心理，來歡迎他，那自然又在例外了。我敢於下這個斷語，敢於說宗教戰爭的一類事不會發生在中國，却並不是武斷。我是由歐洲歷史上已然的事蹟，來反測中國將來的情勢的。我現在就是要把那個已然的事蹟，來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談談。

在我還沒有說話之前，我要先聲明一件事，我這篇文章，既不會犧牲了歷史上的事實，來給基督教辯護，我也不會懷了成見，去擇取基督教在歷史上的罪惡，用來做非宗教運動的一種器具。我是

用了歷史家的公平眼光，去找取歷史上的真確事實，來給大家做研究這個問題的材料的。我若能靠了這篇文章，換得到社會上一點平心靜氣的態度，藉此減少一點感情作用的危險，我的目的就算達了。

耶穌死後沒有多年，他的門徒就把他的教傳到羅馬去，但這個新教所走的路，起初不過是些狹巷曲徑，直到第四世紀初年，羅馬大帝孔士但丁入教以後，他的勢力才擴張起來。那時羅馬的宗教很多，大抵都是多神教。但羅馬人却不是宗教的民族，他們對於宗教，既不十分熱心，也不十分干涉，所以信教自由也就成爲一件當然的事。基督教初入羅馬的時候，那裏的宗教既多，競爭自然很利害，起初的基督教徒，也不過是些鄉愚或無賴子，一般的士大夫，却仍舊用了那不冷不熱的溫度，在那裏崇拜他們的各種神道。但是基督教的程度，確比那時的多神教爲高，他的信徒的自信心又很強，他們的手段又很利害，他們對於各種多神教，明裏雖然反對，暗裏却去取法他們。他們吸收了許多羅馬社會上的舊習慣，把他們作爲基督教的附屬品。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耶穌誕節、復活節，多是受過洗禮的羅馬舊節；現在羅馬教堂中的各種煩雜禮節，也不是小亞細亞的產品。這是基督教得勝的一個大原因，因爲他加上了這些禮節，便與人民見慣的多神教相差不遠，不過把一個耶和華 (Jehovah) 來代替一個久必泰 (Jupiter)，把耶穌的門徒來代替久必泰屬下的各種神道罷了。不但如此，那時上等一點

基督教徒，大抵是羅馬舊文化的兒子，他們一方面要信新教，一方面又不能把舊時的文化拋棄，於是就想把這兩種原素調和起來，因此，基督教的本體上，也就受了些根本上的變化。因為如此，他不但能收服了羅馬的皇帝，並且能吸收舊禮俗和舊文化，所以他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後來竟成爲羅馬的唯一宗教了。（自暗裏去取法他們句起，他們舊派的基督教，確有這種毛病。鏡注。）

還有一層，我上面已經說過，羅馬人本來不是宗教民族，所以人民很可自由信教。但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基督教徒因爲他們對於自己的宗教很熱心，所以他們對於異教也格外不能相容。在孔子以前，歷史上常常有羅馬皇帝虐待基督教徒的記載。平心而論，我們雖然不能佩服他們的犧牲精神，但他們也不能十分責怪虐待他們的皇帝。因爲他們是不肯崇拜皇帝的，在那時人的眼光中看來，他們確是一種叛徒。況且他們對於異教，太不相容了，一個百教相安，奉皇帝爲神道的羅馬社會，忽然來了一個排斥異己，藐視皇帝的基督教，羅馬政府自然不能寬恕他了。

羅馬的政府雖然不能寬恕基督教，羅馬的文化，却應該感謝他，因爲從第三世紀以後，羅馬就多了事。就內部而言，國民對於政治上的興味，一天一天的減少，民氣也一天墮喪一天。對外而言，亞洲的匈奴，和北方的日耳曼民族，正在侵犯羅馬邊境，擾亂得雞犬不寧，羅馬的官吏處此情境，也只知道逃的一個方法，留下了許多苦百姓，一任入寇的野蠻人的魚肉，剩下的一點羅馬文化，也一任他們的破

壞消滅。那時基督教中的長老，一方面代替羅馬官吏去保護人民，維持秩序；一方面黨了他們的舊教育去保存那不絕如縷的一點文學美術；一方面又利用他們超出政治以外的資格去感化他那些入寇的野蠻人。這個情勢的久遠結果，便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和他的盛大的威權。因為基督教現在既能代羅馬政府盡責任，自然他就成爲羅馬政府的嫡嗣。他的信徒既能保存羅馬舊文化，他們便成爲那時的唯一智識階級。這個羅馬化的基督教，既能感化日耳曼人，他自然也就變爲征服羅馬者的主人了。因此種種原因，所以他的勢力能一天一天的澎漲起來。

講到這裏，我不能不提那個歐洲歷史上的怪物——羅馬教皇了。原來羅馬民族是最富於政治性質的，所以基督教到了羅馬帝國，也就由一種簡單的精神團體變爲一個有系統有階級的組織。於是凡有羅馬官吏的地方，就有一個同等的基督教官吏。比如每一個大城，就有一個主教，羅馬城是羅馬帝國的首府，他的主教，自然比別處的大一點。因爲這個原故，和別的神道學上的理由，羅馬的主教，就不知不覺的成爲各處主教的領袖。後來羅馬政府失了他的勢力，羅馬的主教就起來替他負各種的責任，於是他就成爲教皇了。起初還不過有實無名，但是由實到名，是一個極短極易的道路。第六七八世紀，又是歐洲最黑暗的時代，所以較爲文明的教會，不但能享受社會上的種種特權，並且他的頭目，就藉此成爲歐洲政治界的領袖了。

然而黑暗的時期是不會永久的，日耳曼民族現在也漸漸的文明起來了，社會的秩序也漸漸恢復，政治的情形也漸漸固定，人民也漸漸有餘力去運動他們的思想了。到了第八世紀末年，果然出了一個查理大帝。但那時這種和教會對峙的勢力，還正在萌芽，實際上，名義上，都還不敢和教會對抗；所以查理大帝和他的子孫的政策，是聯絡教會來鞏固他們自己的地位。恰恰那時，忽然又來了一個回教，北方又有新民族入寇，教皇和皇帝都用着十二分的熱心去歡迎彼此的同盟。結果便是那個神聖羅馬帝國，神聖是教會的分子，「帝國」是日耳曼的分子，但是「羅馬」是他們倆公共的。教皇說他是羅馬的嫡嗣，皇帝也說他是羅馬的嫡嗣，因此就爭起來了。起初不過是筆戰舌戰，但皇帝時時處處失敗，這個失敗的原因很複雜，現在也不必去細論，但有一事應該注意的，便是此時的教皇已經成了一個大政客，基督教也成爲他的一種器具，他已經是完全政治化了。

此時忽然又發生了歐洲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那十字軍與回教徒的戰爭。這個戰爭的原因，表面上是爲了宗教，實際上却很複雜。比如南方意大利與小亞細亞的經濟關係，歐洲民族與亞洲西部民族的政治競爭，日耳曼人的尙武精神要求一個發洩的機會，教皇想藉此顯出他的地位的重要，以及其他數十百種心理上，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的種種現象，都應該與基督教平分十字軍的功罪。

所以十字軍中的人物，也有皇帝，也有諸侯，也有富家子弟，也有叫化子，也有和尚，也有失戀的情人，也有潦倒的詩人，也有殺人不眨眼的強盜。他們從第十一世紀的末年到第十三世紀的末年，到亞洲的西部和非洲的北部去，和回教徒混鬥了二百多年。但是他們終久不曾征服了回教徒。

當基督教徒在歐洲外面和回教徒爭鬥的時候，教皇也仍舊在他的宮內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比較勢力。起初教皇很得勝，但皇帝也不是永遠失敗的。到了第十二世紀末年，教皇的勢力已經達到最高峯，然而皇帝也自後追來了。他們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但教皇走的是下山路，皇帝走的却是上山路。方他們這樣追逐的時候，皇帝的方面忽然又加了許多健將，原來此時歐洲的情勢已由混沌的統一，漸漸的進爲分治的列國。列國的國王，名義上是教皇的隸屬，實際上却極力的想掙脫那個束縛。可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幾件事情，恰恰合了列國君主的心懷。第一，便是各國國民的自覺心，比如英國人就自己覺得是英國人，不是羅馬帝國的人。第二，便是那狹義的宗教改革運動（這個運動的宗旨，是用這一種的基督教，來代替那一種的基督教的，與本文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不去論他。）許多國王，因爲靠了新教，可以脫離教皇的勢力，所以便陸續的把新教來做了國教，自己做了教主，直接的隸屬於上帝，不再去煩勞教皇做他們的居間人。這些國王大都能得到他們的人民的同情和幫助，所以他們常常立在優勝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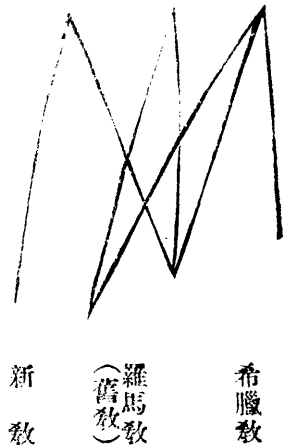
但基督教和政治已經結合了好幾百年，他們的分離決計不會那麼容易。比方甲國的君主和乙國的君主有冤仇，甲國從了新教，乙國自然立刻要和舊教聯絡起來，借了一個爲上帝討逆臣的義名，去和甲國宣戰了。又比方有一個民族，想脫離異族君主的羈絆，他們也就借了宗教不同的名，去實行他們政治上的獨立。因爲這兩個和其他種種複雜的原因，歐洲在十六七兩世紀裏，發現了無數的宗教戰爭。其中最利害的，便是從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參加戰爭的國，除了日耳曼聯邦之外，還有瑞典、法蘭西和西班牙。

自此之後，基督教便分爲新舊兩派。舊教便是羅馬教，他本含有羅馬文化的分子，所以信奉他的也多半是曾經羅馬化的拉丁民族。新教廢棄了舊教的種種儀式，想從聖經裏面去找宗教，他中間的理性的分子多於感情的分子，所以他的疆域也大半在日耳曼民族的國內。二百年來的宗教戰爭，到此算告了一個結束。其中最可注意的一件事，便是新教中間，差不多沒有政治作用的餘地了。這是因爲新教勢力擴張的時候，歐洲的文化比了一千年前高得多；政府的地位也很牢固了，社會上的秩序也很安靜了，人民所依賴的，也不單單只有一個教會機關了。我們承受歐洲宗教弩末的中國人，大約也曾留意過這個現象，就是凡是羅馬教的傳教徒，大都是要去干涉地方上的政治的，新教的傳教徒，就比較的好一點了。

新舊教的戰爭雖然停止，基督教和科學的戰爭，却正在開始，凡曾學過科學的人，沒有不知道中古時代科學家的命運的。因為基督教崇講迷信，而科學却要打破迷信，所以他們竟立於對待的地位。但教會勢力很大，——尤其是在信奉舊教的國家——他利用他在政治上的勢力，用嚴刑酷罰去阻止與他不能相容的學說，十六七世紀科學萌芽的時代人物，如果敢於發表他們的新學說，就要被政府捉到監裏去，或是受那焚燒的慘刑，這是歐洲歷史的一個大污點，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件重大罪案。但是真理終有得勝的一天，基督教也漸漸明白自己的地位，也就趁風轉舵的去與科學聯絡了，所以這個基督教和科學戰爭的結果，是科學的完全勝利。但他們所用的器具，却很不同，一方面用的是政府的威權，和殘酷的火刑；一方面用的却是試驗室裏的儀器，和一般科學家的寶貴生命。我寫到這裏不由得想到那個風和太陽比較勝負的比喻了！因為在歐洲的基督教，不是純粹的宗教，因為他起初對於歐洲的文化很有些功勞，因為後來阻碍歐洲進化的罪惡也很大，所以他在歐洲歷史上，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上面所說的，不過是一個大概罷了。下面的一個表，是說明基督教與歐洲各種文化分子的關係的，就把他做爲這篇文章的結束罷。

(表排在第288面)

希臘文化
羅馬文化
在小亞細亞
的基督教
日耳曼文化



我們看了這篇大綱，該得到些什麼結論？第一，到了歐洲的基督教，已經不是純粹的宗教，乃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他的初期的成功，是因為他能代替政府盡責任；他的後期的失敗，也為他妄用他的政治上的威權。這個政教不分的現象，是歐洲歷史上的特產品。所以從前有人要學歐洲去用法律來定一個中國的國教，海內外的人，沒有不失笑的。第二，這個政教混合的現象，不但是歐洲的特產品，并且是歐洲中古時代的特產品。自從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與歐洲的政治，漸漸脫離關係，所以他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所以除非有人能去替他恢復從前的地位，基督教是已經成爲一種不能爲善不能爲惡的物件了。然而恢復他從前的地位，是在現代世界上所不能的事。第三，基督教所以能盛行於歐洲，是因為他到歐洲的時候那裏的情形很黑暗，人民的程度也

很低，基督教比如黑夜裏的一支暗燭，自然要獨享文化代表的各種優先權了。今日中國的社會固然黑暗，然比了第六七八世紀的歐洲總要光明些；總還有一點舊文化，來做黑夜裏的一盞洋油燈。洋油燈雖比不上電燈，然至少總可以和燭光相敵。所以有一般人，想把所有的中國人都變成基督教徒，固然可笑；然而我們若是張皇失措的，恐懼這件事的實現，未免對於自己太沒信心了。

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書後

亦鏡

陳先生這篇文章，主旨在解非宗教者的糾紛，也算是今日的一個有心人。他說理既很持平，他的宗教的知識也很是不錯；但還有些兒應商量的地方：

(一) 陳先生說：「羅馬人不是宗教的民族，他們對於宗教既不十分熱心，也不十分干涉，所以信教自由，也就成爲一件當然的事。」這在理論上原應如此；（他的法律也應該能夠結出這樣的效果）但在事實上却就不然，彼得保羅俱是在羅馬因傳教遇害；由那時起，一直到四世紀初羅馬帝孔士但丁入教日止，中間不知道殺死了多少傳教信教的男女，信教自由是這樣的嗎？就許陳先生這話是就孔士但丁入教後說的，但那時的孔士但丁差不多已定了基督教爲國教，國教是要以政

權強迫人們信教的，與政教分立聽人民自己憑良心信仰宗教的政制正相反，那裏有信教自由之可言？陳先生這句話，似未免說得太早一些了。雖陳先生在下面也曾補敘明白，說『羅馬人本來不是宗教民族，人民很可以自由信教；但……在孔士但丁以前，歷史上常常有羅馬皇帝虐待基督教徒的記載。』似乎陳先生也知道基督教當日在羅馬並不是自由，但何為輕著信教自由四個字在這裏呢？不是一件很可怪的事嗎？

(二)陳先生說：『自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教便分為新舊兩派；……其中最可注意的一件事，便是新教中間，差不多沒有政治作用的餘地。這是因為新教勢力擴張的時候，歐洲的文化比了一千年前高得多，政府的地位也很牢固了，社會上的秩序也很安靜了，人民所依賴的也不單單只有一個教會機關了。』這也有然有不然，陳先生經說過：『許多國王，因為靠了新教可以脫離教皇的勢力，所以便陸陸續續的把新教來做了國教，自己做了教主。』這不完全是政治的作用麼？須知新教中間，沒有政治的作用的，在十六世紀時，祇有改革較澈底的德國復洗派，他常常反對同時的路得派藉政權行教，他常說教會應該與政府脫離關係，教士不得兼政府之職，政府不得以國帑養教會。後來在英在美，也是這一派首先力倡政教分立，不許有些微政治臭味攙入教會裏面，期避免教國教兩個制度的弊害。同時也有好幾個主張民治的教會同作這個運動。說詳嬰兒受水禮教會史隨

筆基督教歷史勞遮威廉傳等書班班可考這足見新教中間之所以沒有政治的作用完全是由於幾個有覺悟的教會拒政使離，並不是如陳先生所說的那幾個原因。不可不知道。

(三)陳先生說：「新舊教的戰爭雖然停止，基督教和科學的戰爭却正在開始……但教會勢力很大——尤其是在信奉舊教的國家——他利用他在政治上的勢力，用嚴刑酷罰去阻止與他不能相容的學說。十六七世紀科學萌芽時代的人物，如果敢於發表他們的新學說，就要被政府捉到監裏去，或是受那焚燒的慘刑。這是歐洲歷史的一個大污點，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件重大罪案。」這一番話，我也覺得陳先生說得太過混沌。雖曾於「但教會勢力很大」句下，注有幾個字說：「尤其是在信奉舊教的國家」，但下面總籠統說基督教，好像那些利用他在政治上的勢力，用嚴刑酷罰去阻止與他不能相容的學說，和把那發表新學說的人物捉到監裏去，受那焚燒的慘刑的昏暴行為，連我們自十六世紀時已宣告與政府脫離關係的教會，也有份作這些罪惡似的，這豈不與陳先生自己上面說的「新教中間差不多沒有政治作用的餘地」那句話，大相矛盾麼？要知歐洲古來的科學家，和偉大人物（如歌白尼科倫布等）大多數是基督教徒，反對科學的，祇少數教國或國教兩個制度的教會的頑固主教是這樣，並不是基督教之罪。這裏祇能說頑固黨和科學戰爭，不能說基督教和科學戰爭，因為基督教祇不容罪惡，沒有不容學問的。雖頑固黨是扯起基督教的旗號來同科

學家戰；而科學家之信仰基督的，却不承認他所用的武具是基督教，祇承認他是教會的制度和與政治相聯的一種勢力。後來科學家的『完全勝利』，也不能說是科學戰勝基督教，乃是真理戰勝不講理的強權。至說『基督教也漸漸明白自己的地位，趁風轉柁的去與科學聯絡』，也不合。因為科學家既大多數是基督教徒，基督教與科學並不能對峙為二；聯絡祇少數頑固黨覺悟後的事，並不是基督教的事；而且那些頑固黨覺悟後之容納科學，也不能說是聯絡；因為科學既可以基督徒身研求而得，且大部分是基督徒所發明，頑固黨覺悟後之去研求科學，不再當他是異端，祇猶盲人眼忽生明，知道燈能發光，也去買起來用，這豈能說盲人與燈聯絡嗎？燈又豈能與盲人敵體嗎？即以人而論，吾人對基督教與科學，也祇能說已覺悟的頑固黨與科學家聯絡，不能說基督教中人與科學家聯絡。講科學的人雖也有不是信基督的人；但科學是天壤間一種公共的學問，人人可求而得，不是天生定給一種人專有，叫他特與基督教相對成敵國，可彼此劃疆分守，不可以叫基督教有科學的，怎用得着聯絡？況基督教是無乎不包的嗎？

(四)陳先生說：『歐洲的基督教，乃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他的初期的成功，是因為他能代替政府盡責任；他的後期的失敗，也為妄用他的政治上的威權。這個政教不分的現象，是歐洲歷史上的特產品。……自從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與歐洲的政治漸漸脫離關係，所以他在

歐洲歷史上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除非有人能去替他恢復從前的地位，基督教是已經成爲一種不能爲善不能爲惡的物件了。」這也不是洞悉基督教和基督教歷史的話。陳先生既知道了歐洲的基督教不是純粹的宗教，乃是一種政治化的宗教；他的初期的成功，自然是宗教的政治化成功；他的後期的失敗，也自然是宗教的政治化失敗；與基督教的本身無關。陳先生不這樣分別，已經說得不大明瞭；至於宗教改革，乃是基督教中有覺悟者把他改革，不是反對基督教的人來把他改革；他——基督教——自改革後與歐洲的政治漸漸脫離關係，乃是改革派中之尤有澈底覺悟者深惡痛絕政治化之大有害於基督教，力推政使遠，務分立不許混合的良好效果，並非旁的人來把他削奪。那改革未澈底的某某派，他還在那裏作換湯不換藥的政治化，即是變教國制爲國教制，像陳先生上文所說的「許多國王，因爲靠了新教可以脫離教皇的勢力，使陸陸續續的把新教來做了國教，自己做教主」哩。那能像這樣圍圖吞棗般的說「自從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教與歐洲的政治漸漸脫離關係」？雖也曾於教字下注明「尤其是新教」，但不能知新教中尤有一班尤新的在那裏運動，纔會有這種現象，又不能知這是新教中之尤新的一派在那裏運動的成功，反好像說他與歐洲的政治漸漸脫離關係，是新教的失敗的樣兒，這豈是洞悉基督教改革的歷史的人的說話麼？不然，怎麼說「他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呢？況基督教舊派的教國制，至今仍然在那裏施行他以

教統政的威權於一般仍屬舊派的國家，不過稍弱些兒，如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罷了！他何嘗脫離政治的關係？新派的國教制，也在這十年內外纔漸漸消滅。但他的國教制雖消滅，他的宗教的真精神，轉因是刷新振奮，日進不已。又何能反轉來說他是『一落千丈』？惟這樣說，『歐洲自宗教改革後，教皇的政治上的威權，已漸漸喪失，所以他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纔符事實。籠統說『基督教』，又加注曰『尤其是新教』，均不對路。下面說的『不能為善不能為惡的物件』，也是說教皇纔對；一例說是基督教，他固不屑去為惡；此後的善事，又惟這割絕政治化，掃除人為的儀式，而純粹根據聖經為教的真基督教的負擔哩。陳先生莫總以教皇代表基督教罷。

(五)陳先生說：『基督教所以能盛行於歐洲，是因為他到歐洲的時候，那裏的情形很黑暗，人民的程度也很低；基督教比如黑夜裏的一支暗燭，自然要獨享文化代表的各種優先權了。今日中國的社會固然黑暗；然比了第六七八世紀的歐洲，總要光明些，總還有一點舊文化來做黑夜裏的一盞洋油燈。洋油燈雖比不上電燈；然至少總可以和燭光相敵。所以有一般人想把所有的中國人都變為基督教徒，固然可笑；然而我們若是張皇失措的，恐懼這件事實，未免對於自己太沒信心了。』這話也說得不的當。陳先生經說基督教盛行於羅馬的時候，『那上等一點的基督教徒，大抵是羅馬舊文化的兒子，他們一方面要信新教，一方面又不能把舊時的文化拋棄，……』他既然

也有舊文化，他這舊文化，是否也可『做黑夜裏的一盞洋油燈？』怎麼他要去接受那僅足與相敵的暗燭？歐洲當六七八世紀時，固然是極其黑暗；然基督教盛行於歐洲的羅馬，是在於第四世紀，非在六七八世紀。羅馬也非六七八世紀時歐洲其他諸野蠻國比。他雖然也是黑暗；但他既有舊文化做黑夜裏的一盞洋油燈，他當然不用再去接受那『比如黑夜裏的一支暗燭』的基督教。乃他們既同有舊文化，仍然要接受基督教，可見拿中國舊文化來拒基督教，是與陳先生前言相矛盾的。陳先生忘記了曾說過羅馬有舊文化的話，因為想討好流俗，遂不惜變易其詞，隱羅馬不言，而泛言六七八世紀時的混沌的歐洲，說他是因為那麼黑暗，縱有需於基督教這一支暗燭，我們中國既有了舊文化可以作照夜的洋油燈，用不着基督教，不自願他前提『基督教到歐洲的時候』那一句論，是一世紀至四世紀，不是六七八世紀；論地，是有文化的羅馬，不是其餘的混沌的歐洲；陳先生這一筆文章，也未免說得太委曲太違心太不合邏輯了。况以洋油燈比中國文化，以暗燭比基督教，而沒有找出正確的根據來證明這個比喻之的當，也仍是不能叫人輸服。我不是因自己信基督教就誇美基督教，基督教實實在在是好比一個大日頭。其餘的各國聖賢之教（即舊文化）都好比是月或燈。

（一）據聖經，基督是上帝子，是與上帝共在的道所成的人身；天上無二上帝，也自然無二上帝之道；上帝是全世界的唯一主宰，他的道也自然應普遍全人類做人們為善向上的標準。這樣，豈不猶太

陽當空，應該叫幽暗大地都得着光明麼？面果然他的道能够由一隅以遍及萬方，今已得地球十之六七國土奉行此教，用基督降生紀年的，幾已遍全世界，比他像日頭，是再的當沒有的了。（二）各國的聖賢所講的道，必共認道之大原是出於天；即猶之月，他本體本無光，他的光是得之於日，要黑夜纔用得着他；一天亮，他的光就退處於無權了。燈亦然。燈雖非盡用圓冰承艾向日取火所燃；然也祇照夜有用，大白晝，光線又够用的所在，必無人再燃燈來與日爭光的。故各國的聖賢之教，即舊文化，無論那一國的，都是好的；但不為空間所限，必為時間所限，想找一個像基督教能够推行萬國而皆準流播萬世而彌適的，實在不可再得。這就是因為他猶月猶燈，宜於夜不宜於晝所致。而今那麗天紅日已照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從前雖也曾被黑雲隔斷，令大地昏暗如夜；今已沒有了。他的光彌大而彌可愛了。倘於此而仍說他是黑夜裏的一支暗燭，我們自己的洋油燈足與他相敵，不用接受他，豈不是廢話？陳先生這篇文章的結論收處那一筆，即是這樣。

雖然，陳先生此文，對的實多過不對的，況且他能够於非教風潮正劇烈時候，發出這篇言論來糾正非者的謬誤，增進人羣的知識，實屬我們國中智識階級的明星，不獨我們基督徒該感謝他，一切非宗教的學子，也應該感謝他哩。一九二二，九，十二。

非宗教大同盟(有書後)

武昌聖公會報記者

此爲「今日教會極要緊底兩種問題」的下半，見聖公會報第十五年第廿一號。

(係爲批評真光雜誌的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而作)

記者曾在本報第十九號，將本題(今日教會極要緊底兩種問題)前半「基督教全國大會」編作了社言發表，隨後因爲那個大會引起了許多關乎中華聖公會更急迫的問題，遂擬將本題後半展期發表；並且曾在本報第十一號社言的末尾，附筆聲明，誰知延擱至今，前日之種種感想，業已蛻化過半，前日之文，勢有不能照舊地繼續；但是本題後半，也是非常要緊，決不可以任意割棄，記者只得再將最近的感想，檢點數則，陳述於左，以爲前日成文的代替。

記者前在本報第九號「曠野之聲」欄內，曾將我對於「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及「非宗教大同盟」，底感想，陳說了四個意見。隨後又拉雜地，涉獵了一些「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非宗教大同盟」，和與他們取一致態度學者的文字，以及略進忠告的文字，和我們基督教文字界答復他們的文字。那些答復文字之中，最單簡最及時的，要推北京「生命月刊」主幹劉廷芳先生的那一段「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社論。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特號不過他的英文繙譯，是將這個非基督教的「非」字譯作「no」，意思就是(不是)後來

的人們普通是譯作 Anti-（意思就是反對） 也可見出他的一番苦心。至於這次『非基督教』文字所引起的

基督教文字最大的和最直接的反動，要算廣東『真光雜誌社了』。他們出了兩次特號，標題爲『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和『續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而且這兩次特號，都是尋常的兩號合刊，自從出了第一號特刊以來，真光雜誌的行銷，陡然不止加添了十倍。（據『真光』第廿一卷第十第十合冊一〇六面說：我們的真光雜誌，向只銷一千五百份，這期大膽印多一二十倍，以總要一兩年纔賣得完，誰知不上二十天，已把這二萬多冊賣得清光，不一月就要再版，這是我們中國雜誌界得未曾有的快事。）那些別的基督教各種雜誌報章之中，差不多都對於這個『非基督教』的問題，發表了一些護道的文字。記者不才，未能趁此時機，宣傳甚麼極有價值之言論；然而人非木石，既在近日的知識界中，經過了這一番『非』基督教和『是』基督教的文字『壓迫』，必不能不受一些感觸。記者受了感觸，於是生出回想。回想以後，不禁擱筆三嘆。

第一嘆，就是嘆我國近代的學者，還是喜歡多張虛聲，不求實際，評時論事，太不徹底。記者從前聽說我國有一般教育界中的領袖，竭力提倡『美育』代替『宗教』，就想他們必有充足的理論，實行的魄力；誰知此次讀了他們幾篇『非宗教』和『非基督教』的論文，就連他們平素對於『信教自由』四字

的觀念，毫不清白，也顯露出來了。他們原來還不知『宗教』爲何物，不過倒覺得宗教有一種能力，是世

人間人類所需要的。哈哈！他們既不知「宗教」，却想用「美育」代替「宗教」，真是可憐！那更可憐的，就是一般未定性的青年學生，居然以這一般人物爲「知識階級」中的師表，那麼我國學界的前途，真是令人不堪設想了！稍具歷史知識，和世界眼光的人們，如何能不因之大發一嘆呢！

第二嘆，就是嘆我國的基督徒們，平素對於信教，一面少在知識上多做工夫；一面對於教外的親朋鄰里太多了畏首畏尾的舉動，以至外人對於教義的真象，無從參考，對於宗教的生活，無從直覺。直道近來遇着了這些非難的文字，只得「臨渴掘井」地來歡迎這些逐篇答復的文字，記者不是說這些答復文字的理由不充足；也不是說這些文字無產生之必要；（他們的理由非常持平，是將那些非難的原文並列出來，也是與那些非難的文字的理由比較，實在是充足多了。他們的產生非常正當，不是無謂地干涉別人言論的自由，却是消極地保障自己信教的自由。）乃是說這些中國信徒自動地歡迎證道文字之熱忱，反是由於那些非難宗教言論所激起，就怕那些非難的文字一旦止息，我們積極贊成和歡迎基督教文字事業的熱忱，也就隨之中止了。（已過的事實確是如此。那發生的地方是北京，就有了生命月刊的社論；那運動最激烈的地方是廣州，就有了真光雜誌的特號。其餘的地方非難的不多，答復的也就不多了。）並且還有一層，就是這些答覆的文字，多半是取辯論的筆勢，所注重的自然是在理論；然辯論只能指駁別人的錯誤，不能詳明自己的正義，理論只能制服別人的口舌，不能

感動別人的良心。審情度勢，放眼一看，今日教會中的辯才，即時興起者，未必無人，但所慮的，就是恐怕一般特才的人們，對內對外，將逞一種雄辯之風，於表彰真理則不足，於引起紛爭則有餘。記者想到這幾層，也就不寒而慄，浩然興嘆了！

第三嘆就是嘆我們基督教文字事業，在今日還是這麼樣地幼稚。試將『中華版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內，樂靈生先生『前二十年中國基督教運動之改革與進步』文中的『基督教文字事業』一段摘錄於左，便可知其梗概了。

『文字發展之一端，莫過於新聞事業。除前清京報外，宣教師為首辦華文新聞者，一九〇七年，基督教文字之總目錄，包括書籍在內，共計一千一百十四種，至一九一八年，記載基督教文字書目者，已成二百六十頁之厚冊。溯夫一八九〇年以前，逐年華文雜誌已刊行者，有七十六種，其中四十種係宗教性質，當時存在者仍有一半。一九二一年，中國基督教雜誌，總計有九十六種，（按英文原本作一百有七種，今從漢譯本。）書目固遞次加多，按諸非教會書局之出版，尤較速於教會之書局。查一九二十年之中國年鑑，載有非教會之華文雜誌出版品，計五百七十八種，已推銷全國，而得出版自由之權以後，陸續印行者尤多。方袁世凱之時代，箝制輿論，出版界多受其壓力，今則各報館已為造就輿論之有力機關也。

(中段一論教科書，一論聖經，均從略)

『然反是以觀，宣教師等身之著作，隨爲之停頓。其評論中國之英文書籍，與宗教文字，亦同在停頓之中。此種情形，卽以見宣教師著作之才能，不能隨中國教會與西宣教師團體之程度而並進也。一八九六年，宣教師中擔任文字工作者，有百分之十九零八。一九〇七年，有百分之十一零四。一九二〇年，則不到百分之一。而一方面中國之著作，分消極易，雖已減輕宣教師之責任，然其擔任文字工作者，亦未免過形少數也。』

記者參看『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英文原本中，專論基督教文字事業之第十三編，全編共計十五大面，附有編印和行銷實數，以及出版費和售賣價之統計比較，均有令人非常短興的地方。例如有幾種講經之書，出版以來，無人過問。又有一種爲孩童之書，印刷了二千四百餘本，賣出者不過廿五本。一種護道之書，印刷了七千四百餘本，賣出者只有二百五十本。更有某公會出版之書，共存二千八百零九本，至今一本未銷。又有一種基督事蹟書，共存一千一百一十本，只買出一本。由此類推，可知教會文字之遲頓進行，未必都是編輯者、發行者、提倡者，幹事不力，不能多得教會中人之同情；恐怕那最大的原因，還是全體的基督徒對於文字事業，非常冷淡，毫不注意之結果。

再者放眼一看，近年來，外國之宣教師們，因為中國各處之門戶洞開，實行服務之機遇衆多，又加以學習中華文字言語之輔助品逐日增多，就不知不覺地演到毫無餘暇，又似乎不必多將時日向筆墨之中求生活。至於我國教會中人有志從事筆墨生涯的，有一些是因為現任的職務，不易割捨，也有一些是因為近來思潮之變化，裹足不前；更有一些是因為學識有餘，經驗不足，辭難達意，意不合時，以至多有不能聚全力於文字事業，專門灌輸基督教的思想與精神，入這東亞古國人民之腦海和心田，引起和養成『道成人身』的宗教生活之回照和自動。如此情形，凡稍留意教會文字之人，都是知道的。誰知至今，這些非難宗教的文字，和一些普通文字進行的速率，這樣地壓迫教會，而還未聞教會有其麼具體的計劃，提倡鼓勵地來促進一種强有力的基督教文字積極建設之事業，且那些全國普通的信徒們，反對於現有的文字機關漠然，輕看，批評，放棄；記者又安能不隨着我國教會對於文字事業之有心人們，同聲一嘆呢！

書後

亦鏡

武昌聖公會報記者這一番話，說得很對。他三嘆中的第二嘆，評及本誌前兩彙刊文字，尤為對症良藥，我很佩服。獨可惜他既說『辯論只能指駁別人的錯誤，不能詳明自己的正義，理論只能制服

別人的口舌，不能感動別人的良心。」往下不竭本誌要從「詳明自己的正義」和「感動別人的良心」上做工夫，而但接說「審情度勢，放眼一看，今日教會中的辯才，即時興起者，未必無人，但所可慮的，就是恐怕一般恃才的人們，對內對外，將逞一種雄辯之風，於表彰真理則不足，於引起紛爭則有餘。」我却有點子不明白。因為徒逞雄辯，誠然於表彰真理則不足；至於引起紛爭，我祇恐外面的人，見了我們指駁他錯誤的文字，就制服了他的口舌，不再來與我們爭辯；要是肯再來與我們爭辯，那麼，「詳明自己的正義」、「感動別人的良心」的文字，就可以繼續貢獻出來了。怎用防着這一層呢？又我們這些文字，是專一於對外的。武昌聖公會報記者，乃添出對內兩個字來，好像我們與非宗教者辯論，會引起內部的紛爭也者。這一層我越更不明白了。因為我們的論據，是在基督教三個字。他們所非，多不是基督教之所有。我們宗基督教的，雖有某會某會的派別，而所宗在基督則一。會或有可非之處，基督的教，就實在沒一毫可非之處。有可非之處的教會，他們如非得對，我們應該歡迎他，且要表同情於他，把教會應非之處都非掉去，然後教會纔得聖潔，纔純粹是基督的教會。無可非的基督，他們那樣亂非，我們當然要極力駁斥他。如果他們不服，也只能對外引起紛爭，斷不至會對內引起紛爭。武昌聖公會報記者怎用抱這個杞憂呢？再看他起段，「記者不才，……既在近日的知識界中，經過了這一番「非」基督教和「是」基督教的文字壓迫，必不能不受一些感觸，「非基督教的

文字，對於基督教，誠可說他是壓迫；是基督教的文字，何以也同可說他是壓迫？就許他會壓迫，也壓迫那些非基督教的罷了；何至於以一個基督教徒，會並受非基督教是基督教兩方的文字的壓迫？這與與非宗教者辯論能對內引起紛爭的話，一樣令人難解。難道武昌聖公會報記者見有些人但「是」基督教，而不並「是」教會中一切人立的制度，武昌聖公會報記者是要並保守人立的制度的，故謂此是受「是」基督教者的壓迫麼？這樣也難怪他說會對內引起紛爭。但武昌聖公會報記者，我相信他一定不是這樣的人。他曾於他的「我對於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及非宗教大同盟底感想」那篇文章裏說：「我看那受反對的，未必一定吃虧；若是受反對的果然善於運用時機，必然自反問自己：「他們所反對的，果然是我們的長處，還是我們的短處呢？我們還有沒有他們未曾提到的短處呢？我們今日所代表的基督教，果然是主耶穌基督的基督教嗎？還是我們所代表的基督教，不足以代表主耶穌的基督教，以至他們將我們的基督教所引起的反對，加在主耶穌的基督教之上呢？」記者寫到這裏，敢請全國的基督教徒同我效法孔子所說的話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因為止有這樣，纔是改進的途徑，因為止有這樣，纔更顯明主所說的話，「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是切實的。」武昌聖公會報記者這番話，我認爲他與我們是一樣的見解。「是」基督教的文字，如真光雜誌所載者，能壓迫人，能引起內部的紛爭；武昌聖公會報記者這番話，就够能壓迫人，就

够能引起內部的紛爭了。而他竟敢這樣說，可見他說的『是基督教』的文字的壓迫，和對內引起紛爭，必別有所指。看他『今日教會中的辯才，即時興起者未必無人』和『恐怕一般恃才的人們……』兩句，可以想見。我聽說近來有些淺信的人們，自己平日是混科學宗教爲一談，把聖經上的預言奇跡，都解作是後人的傳說，或著書者的附會，見人家非起來了，他也出來幫非一份；這樣的人，我們只能認他『非基督教』，不能認他『是基督教』，因爲他於基督之所以爲基督，還沒有怎樣真深的認識和信仰。他雖然是在教會受了洗禮或浸禮，他的心仍然與未信的沒有什麼大分別。他這類的人，可以說是教內的教外人。他的壓迫，仍然是『非基督教』者的壓迫，不是『是基督教』者的壓迫；他引起紛爭，仍然是以外對內的引起紛爭，不是以內對內的引起紛爭。他不壓迫，不顯得出他識之淺而信之僞；他不引起紛爭，不顯得出我們教會內還有那麼多已真深認識基督的人。雖或者有些因受他暗示，而對有真深認識基督的信仰者紛爭，不一致是對那識淺而信僞者紛爭，然也是一種好現象。因爲不這樣，不顯得出某某識之尙淺信之尙僞；一這樣這樣了，我們就可以知道怎樣做工夫來幫助他，勸救他，叫他變淺爲深，變僞爲真，豈不很於他有益。就許他不接受我們的幫助勸救，我們愈愛他，愈親他，他反而愈憎我，愈遠我，這也不必勉強，交他給撒但，叫他受天然的淘汰，也是清潔我們教會一種天賜的良機。不知武昌聖公會報記者對此，又發生怎樣的感想。一九二二、八、二

非宗教與正式政府

天河

非宗教同盟之謬說。實倡於北大學生。而南方之應聲者。首爲汪君精衛。汪君自感受北方反對基督教之熱空氣。遂一變其平昔沈毅靜默之態度。而憤然揭發其反對基督教之言曰。『宗教毒民。言宗教固不但爲基督教。而篇中所言。則專爲基督教發矣。吾且勿論其於邏輯上爲不周延。且於基督教而加以毒民二字之肯定。其是否爲個人不信宗教。抑爲予全國人民以反對基督教之誘惑。尤爲顯而易見。』在汪君固以基督教爲阻碍哲學科學與進化學之進步而反對之。其言大可以得一般文化狂者之贊同。然吾人苟會虛心以研究宗教哲學科學之真理與其關係。當知宗教之在今日。實不容易搖撼。蓋哲學與科學僅爲智的活動。今日猶未達完全之域。宗教則有其特有之物。爲哲學科學所不能有者。關於人之根本問題。例如宇宙之目的及其意義。又如人生歸宿的問題。科學與哲學均未能與以完全之解答。故不得不有賴於宗教的信仰。且今日之科學家。已自謂今之科學尙在幼稚時代。雖能識自然界至一定程度。而其不知之部分實多。又自哲學之方面言之。哲學家方是丹非素。喧嘩未已。能使一般人滿足之哲學。猶未成立。縱使科學哲學。得告完成。要亦爲智的方面。得所慰安。又烏能代宗教以支配情性。意性哉。故世界人類。必能使之滅絕情性。意性。則亦已耳。否則科學哲學無論進步至若何程度。永永

不能佔有宗教之地位而代之。卽云宗教之存在。或可以一時強壓。使暫輟晦。如法國大革命時。宗教會爲一般所否認排斥。嗣以國民道德失所依據。而復歸於宗教者反盛。又如我國義和團之排斥宗教。而基督在中國之地位。未嘗稍受危害。是又今日之反對宗教者所宜知也。然吾所欲爲汪君討論者。尙不在此。則以汪君倡「宗教毒民」之說爲根本的破壞約法。更足貽正式政府以隱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汪君爲民黨巨子。爲熱心擁護孫大總統與正式政府之一人。敢以記者所聞。爲汪君告。汪君其許我乎。

吾以汪君之「宗教毒民」論爲破壞約法者。其義至明。中華民國之約法。固以信仰自由爲揭鑿者也。凡爲民國官吏。與夫主持教育機關之人員。對於約法。當如何極端尊重。而汪君則明示人以「宗教毒民」矣。其與信仰自由之意義相背馳者爲何如。（此說可參看北京大學教授周作人等宣言）若在茫無意識者言之。吾不加責。汪君固擁戴大總統尊重正式政府者也。乃先取吾中華民國立國之約法。委之於地。而踐踏之。能擁戴大總統尊重正式政府者。固如是乎。使汪君之「宗教毒民」論。而能澈底主張也。則凡屬宗教。皆當排斥。吾願汪君更著一回。教佛。教毒民之論。以貫徹其主張。而汪君必不敢。則以中華民國。固合滿蒙回藏立國者也。吾國約法所爲以「信仰自由」爲揭鑿者。蓋不欲使宗教不同之民族。脫離於中華民國之版圖耳。此外吾漢族中。信基督教者何限。而汪君必排斥之。使信奉基督教者。皆枳障弗自安。是能爲正式政府容納民意乎。抑爲正式政府拒絕人民之趨向乎。吾將訴之全國國民。

而得其正確之評判也。尤有進者。汪君固國民黨中堅人物也。國民黨員中。爲基督教徒者何限。吾不忍謂汪君爲對於一部份國民黨員中之基督教徒。下攻擊。然汪君之言一出。足以使一部份國民黨員中之基督教徒受極大之擊刺。憤不能平。然則汪君之言。爲團結國民黨員之感情乎。抑爲離間國民黨員之感情乎。吾又將訴之一般國民黨員。而得其正確之評判也。抑更有進者。政府中之執政者。與國會議員。亦多爲信奉基督教之人。其最著者。則大理院長徐謙也。市政廳長孫科也。交涉局長李錦綸也。是皆信徒中之卓著聲譽者。且不具舉。而我大總統孫中山先生。非基督教信徒哉。吾又不忍謂汪君之論爲反對大總統。反對要人中之信基督教者。而發然汪君之言一出。足以使要人中之信基督教徒。發生不快之感。卽謂我總統與諸要人。對於汪君之言。初無容心。而國人對於汪君此舉。不免羣相駭異。是汪君之「宗教毒民」論一出。不啻自墮其人格。自外於國民與黨員及正式政府下之諸要人中也。可慨也已。

吾前所述。乃博採社會對於汪先生持論之批評。非故爲深文周内之言。以懼汪先生也。抑社會一般之言論。所致疑於汪先生者。猶不祇此。蓋僞廷對於正式政府。已大肆其挑撥與離間矣。用之於新聞政策者。則大唱南方要人將起內訌之言。用之於政客遊說者。則又紛紛挑撥。務使南方要人。互起猜忌。此種造謠離間手腕。儼如催眠術之暗示。僞廷方面。已着着進行矣。然吾人對於僞廷。已表示不信任。無論僞廷若何注意。終不能使我西南要人入於催眠狀態。而信從其言。彼輩於此。乃不能不轉換其手術。

以間接催眠南方要人者而催眠我全國之國民。所用之催眠暗示爲何。則非宗教問題也。此種催眠暗示。由北京而達南方。汪君首受其暗示。遂貿然倡「宗教毒民」之論。自汪君受北方催眠後。用以間接催眠我全國人民。而「宗教毒民」之論。遂騰播一時矣。而道德墮落之新聞記者。亦隨汪君而猖獗矣。而一般爲北廷作機關者。得汪君之言。遂藉以詆謗我正式政府。信奉基督之要人矣。汪君任其咎乎。不任其咎乎。願汪君有以爲我下一轉語也。

藉曰汪君之言一出。正式政府中由大總統以至凡百官吏。皆當脫離宗教關係。且從而反對之。是汪君之言爲有效。而宗教可立廢。抑知人類信仰心與其愛國心。并重。決不能因汪君之言論而脫離其與宗教關係。可以斷言。吾故謂汪君之言爲徒傷人民與黨員及西南要人之感情者。此也。嗟夫。汪君哲人也。乃一不檢。卽受北方之催眠。以傷西南要人之感情。以搖撼人民對於政府之信念。且以打破其學者之態度。良可惜哉。達爾文固開導十九世紀之文明者也。於其物種原始之結論有言。『此書所述之見解。予實不見有何種理由。以搖動任何人之宗教感情。』世界學者對於宗教之觀念若此。然則汪君之「宗教毒民」論。又何以自解乎。噫。（錄香港大光報四月十八號至二十號社論）

忠告非宗教諸君

靜觀投稿

宗教起源極古，世界各國都有的。我們現在加以研究批評，是很應該的事。可惜這回教潮起來，在非宗教方面的函電著作，很少從事實和學理上辯論，多是偏於感情的話，而且有肆口謾罵，故意醜詆；甚至有「掃除」殘滅」的話。我們誠恐愚民誤會，再釀庚子排教之禍，固非我國之福，就算不至如此，而國內智識份子，屬宗教中人亦不少，苟互相仇視分裂，也非我國之福。況且信教自由，載在約法，諸君不信宗教，係屬自由，也應留別人一點自由餘地。我們所以敢稍進忠告者，是爲着這些原因，愚昧之見，逆耳之言，尙望諸君聽聽。

我們深願諸君對於宗教和科學細心研究，從事實上和學理上辯論，各有見到的地方，各有獨立的精神，發爲言論，乃有價值。萬不可隨聲附和，爲人利用，萬不可強人相同，專制言論。

起初倡非宗教的人，多是留法學生，很少是留英美學生；他們所見的大概是法國舊教的教會，未嘗考察過英美新教的教會，更未嘗考察過中國現在的新教教會，難怪他似戴著一副有色眼鏡，所見各物都是一色，所以發爲言論，仍是偏面的，我們不好據以爲標準。

非宗教的巨子，如蔡元培汪精衛陳獨秀諸先生，比較的算是和平些，但所說的話，仍有過當的地方，今摘評如下：

蔡元培先生在非宗教大同盟會演說詞，有「我所尤反對的，是那些教會的學校同青年會，用種

種暗示來誘惑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這是故意醜詆的話，他們教徒自由去講教，學生自由去信仰，原無可非議。何以硬要說他是「暗示」「誘惑」呢？然則蔡先生去講美育和請羅素先生來講哲學，也可說是用暗示來誘惑學生麼？這是我們認為過當的話。

汪精衛先生近著的非宗教論說「教會學堂所斂的錢，大部分是不信教人的錢，所容的是一小部份不信教學生，他却時時刻刻強迫或引誘不信教的學生去信教，」這真是未有去考察過本國的教會學校，故意挑撥宗教惡感的話。以我們所見教會學校，以不信教的學生為多，也未有強迫學生去信教，請你看那些教會學校的畢業生，是許多未有信教的，就可以曉得了。說到教會學校的經費，確是不信教人所捐的；但他肯捐錢，就表明他們贊成宗教的。如汪先生這麼出力反對宗教，對於教會學校還肯捐錢麼？我還反問汪先生幾句話，你今日為廣東教育會長，這教育會是省庫撥款補助的，省庫的款是從各種稅捐得來，宗教人亦有份子，即教育會的會員會費亦有教會人的，怎麼好拿來作反對教會的地方（四月十六日非宗教同盟會在教育會開會）是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這是我們以為過當的話。

陳獨秀先生前幾年在新青年雜誌裏頭，發表過一篇文章，也贊揚過基督教，說「耶穌教我們的人格……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平等的博愛精神……」近著基督教與基督

教會一篇說『批評基督教應該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義）與基督教會兩面觀察』又說『博愛犧牲自然是基督教教義中最可寶貴的成分』這是說得不錯，而且捨教義而攻教會，是很苦心的；但是說『青年會在中國恭維權貴，交歡財主，……教會在中國所設學校，無不重他本國語言文字而輕科學』這是故入人罪的話，我知陳先生必以為廣州青年會曾舉陳炯明省長鄧鏗師長等為徵求隊長，是恭維權貴；陳先生深惡權貴，何不去深山曠野經營事業，而走來廣東就陳省長委任的教育委員會長呢？而且任委員長時，權柄在手，何不取締省立學校教授外國語言文字，待下台後，再來鼓吹呢？教會學校輕科學又從何處見得呢？這是我們以為過當的話。

其餘非教底人，甚麼話都有，且多專攻基督教。大概有以基督教為戕害青年的，試看教會學校的學生，與非教會學校底學生，其學業操行成績的比較如何；有以基督教為流毒社會的，試看教會在社會會做多少公益事業，破除木偶，戒絕洋烟，禁賭廢娼等運動，是誰的力居多；有以基督教為奸細的，試看愛國運動，宗教學生如何出力；有以基督教為迷信的，試看非宗教的家庭的迷信比教徒家庭更多，何不先行革除；有以基督教為阻碍科學進步的，試看英美信基督教國，他的科學如何發達，幾多科學家；是宗教中人，中國官立的學校與教會學校其科學誰優誰劣；有以宗教為不容於共產主義的，試看俄法德等國，有滅絕宗教否，托爾斯泰是否宗教家，這都是事實，非空言所能抹殺的。奉告非宗教諸君，往

後不要閉起眼睛來說，還要做多點有益人類的事業。否則你們有管筆，他們也有管筆，以我們看來，都是鬧個不休罷！

與黃時中先生論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書（有書後）劉紹寬

著者劉先生。字次饒。浙江平陽人。清拔貢生。嘗長邑教育會。現為縣議會議長。黃時中先生。則平陽之基督教自立會職員。因讀前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而善之。持以贈劉先生。故劉先生覆以是書（編者識）

又劉先生雖未皈依基督。而因平日肯虛心研究各宗教之故。亦已深知基督教之善。故其對於非基督者之言論。直以盲瞽目之。誠今日處第三者地位中之錚錚佼佼者也。（編者又識）

時中先生大鑒。承示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一冊。敬讀一過。深歎非基督教一般人全無學識。乃至於此。盲言瞎論。亡中國者必此輩人也。此輩自為講科學中人。而科學宗師如歌白尼奈端侯失勒諸人。皆是基督教中人。彼竟不知。且欲攻擊基督教。必須將基督聖書如新舊約諸書潛心玩索。確見得其有不是處。方可開口。方可下筆。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今乃於新舊約全未看見。凡新約中所主張真平等真自由。及力破資本主義處。全未之知。反謂誘人歡迎資本主義。要養成資本家的良善走狗。真是夢

話。至謂我國本無教之國。又云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等語。更是千刀萬門。無法無天之極。吾嘗謂新學必亡中國。非新學之亡中國也。今日中國人士。不學極矣。心畏聖賢之書。（聖賢兼孔耶佛教皆在內）。處處皆規切我們。不得胡亂放肆。又苦學問繁難。非專心致志。不能有得。於是一聞浪漫之說。言自由平等。即可以無君臣。（君王雖廢為大總統。而君臣之義究不可廢。否則大總統命令亦不能行于天下矣。違背命令亦不得為罪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無尊卑上下。一聞共產公妻諸說。更可以破壞資本。開放男女。而益肆其姦淫劫掠之行爲。一倡謂宗教爲科學之敵。於是乎廢孔廢佛廢基督教諸說。昌言不諱。毫無忌憚。而究此一般人。於科學實毫末究心。徒藉此盲言瞎論。叫囂一世。以自文其不學無行之罪狀。而禍害一世。不可救藥矣。

凡宗教之立。無非欲以濟人道之窮。而決無阻文化之進步。惟彼之所謂文化者。帆船之易爲汽船也。人力車之易爲汽車電車也。飛空有船也。傳話有電也。一切古無今有之事。繁華燦爛。照耀世界。而皆非宗教家所嘗預言之事。至宗教家之所言者。皆彼肉眼推察而不可見之事。於是斥宗教爲虛僞。爲矯誣。爲阻滯文化之障礙物。不知宗教家並不以今日之所謂文化者爲重。蓋宗教所重者靈魂也。非肉體也。此等文化。皆爲娛樂肉體之具。而非暢適靈魂之具。且因此造作惡孽。適以苦其靈魂。不惟苦其靈魂而已。輪船火車航空電話等。以及火器機械。用以戰爭。殺人盈千累萬。即人生肉體。亦緣是大苦矣。此等文化

果足爲真文化乎。夫宗教所謂文化者。人人行善。國安民樂而已。此等文化。本非其所究心也。卽歌白尼奈端侯失勒之研求宇宙真理。亦本其緒餘之事。初不知後世有離其宗教。別詡文化。而轉以仇其宗教之人也。

智術機巧之事。非特基督教本不以爲重。卽如孔子不以力聞。墨子不以巧聞。其所傳之道。皆在乎力與巧以外。佛教之神通。並不以講授諸生。卽耶穌之以七個餅徧食門徒。尙有賸餘之事。豈非神通之一徵。而所傳爲教者。並不在是。至於孔教之書。更有飭戒百工無或作爲奇技淫巧以蕩上心之語。而奇肱之飛車。湯且親爲破之。是此等物質文明。儒教更視爲淫巧之類矣。不然。蚩尤能作霧造五兵。黃帝胡爲討而戮之哉。

宗教如耶如佛如孔子。皆不能廢。卽科學家研求哲學。求其歸宿。將來亦必有融爲一治之一日。現在歐美哲學家頗求印度唯識之學。而中國時髦不學而盲從者。又羣然趨之。此等盲從者原可笑。而科學哲學家之研求真理。不以目前之所爲爲已足。則固非盲言瞎論徒爲叫囂者所能夢見。吾故謂今日之科學決非究竟之學也。獨恨中國學子。全是盲從。胸無點識。如汪精衛……等自命通人。而所言鄙倍尙如是。他更安足言耶。左傳言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亡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又言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今日之中國。真是無禮無學之中國。其必至於亡。聖言可驗。孟子言天下之一治一亂。其亂也。必由於邪說暴行。今日南北兵爭。五分四裂。非暴行乎。在朝在野。一倡百和。非皆邪說乎。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今中國人之闇于天命。狎侮大人。聖言亦已甚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豈非否塞之世界哉。

紹寬少讀儒書。近耽佛學。而基督聖書亦取而研究之。皆聖言也。皆其所畏也。嘗與楚卿言。孔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佛云屠子放刀。立地成佛。耶云葡萄園作工。早晚進園。各得一錢銀子。此三聖語。盡皆奇特。其實只一意。蓋得道則一了百了。可死可成佛。可登天國。初不分先與後也。至於起脚處。孔說三戒色。鬪得佛說三戒殺盜淫。耶穌亦云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則又未嘗不合一。是三者皆聖言。皆可畏者也。日前內地會有友贈余祈禱發微一書。閱之甚有味。由是又悟基督教之祈禱。佛教之念佛。以求一心不亂。與孔子所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某之禱久矣等語。正是一意。孔子之以不禱爲禱者。正是平日行爲不愧於天。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與佛教之一心不亂。基督教之禱告上帝以求赦罪。同一鼻孔出氣。不解此理。以孔子之不禱。闢佛氏之念佛與基督教之禱告。否則以基督教不拜偶像。闢佛氏之崇拜菩薩與孔教之祭祀祖先。皆未得其通者也。紹寬處今之世。日見世人之不學無禮。毀蔑宗教。以爲危亡。卽在眉睫。如大水之泛濫。非有津筏。定見溺沒。故於各宗教。非惟不彼此訾毀。并願其互相提攜。以救此

同舟之厄。而一切儀式之異同。皆可不必爲門戶之競爭。此誠區區之微意。未知先生以爲然否也。胸中欲言者多。臨楮不盡。此復。卽頌道綏。弟紹寬啓。六月二日。

書後

亦鏡

讀劉先生此論。可想見劉先生爲一極高明、極劬學、極好善、極豁達、極圓通、極和平之人。雖中間於新文化見解。在新文化家讀之。或不免與之扞格。而其後幅論列儒佛及基督同點。則固非讀書獨具隻眼。不能道也。雖然。吾仍不能不因先生之言。進而與先生一商焉。

先生曰。孔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佛云屠子放刀。立地成佛。耶云葡萄園作工。早晚進園。各得一錢銀子。此三聖語。盡皆奇特。其實只一意。蓋得道則一了百了。可死可成佛可登天國。初不分先與後也。誠然。惟死可與成佛。或未必恰登耶穌所言之天國。孔佛吾無先生深造。不敢妄論。若耶穌所云之葡萄園。則園、喻教會。進園作工。喻入教會爲耶穌服務。早晚均得銀一錢。喻先後入教會同是得天國。是登天國必屬之會入教會爲耶穌服務之人明甚。（認定是要有真信仰如馬太第七章廿一節以下所云者。）謂孔子聖。佛亦聖。聖斯有登天國資格。則孔子之死可。佛之成佛。或亦已恰登耶穌所言之天國。然此權在上帝。耶穌者。元始與上帝共在之道。降世成人身。以道示人者也。語曰。賢希聖。聖希天。

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孔子所欲聞之道。與先生所云得道則一了百了之道。當然是出之於天之道。出於天之道。卽上帝之道。上帝之道。吾博考羣籍。無如新約約翰第一章所言之明瞭者。則耶穌誠卽萬國羣聖所共欲得之道之大原也。且耶穌並是天國主。又爲導人登天國之路。先生既熟讀新約。當已共喻。然則耶穌既是道矣。得道當先得耶穌。耶穌既是天國主及導人登天國之路矣。則欲登天國。亦當然不能不從耶穌。雖於未獲聞耶穌道之始。能真心求道。則從孔從佛及其他一切聖賢之教。畢生向善。無稍隕越。審判日至。或上帝能恩施逾格。許之同登。所謂必須由耶穌道始能入之天國。亦在未定。而既已問道。既已遇導人登天國之主。仍舉過去世欲見是道而不得見。欲聞是道而不得聞之先知義人（馬太傳十二之十七）與之等量而齊觀。相提而並論。恐并非過去世之先知義人之所許也。固知信耶穌仍不能賤儒佛。兼容并包。且可爲引儒佛徒就基督之津逮。然世界如一長晝夜。過去世聖賢。照夜之燈燭也。耶穌則天曉後之麗天紅日也。吾人於晝間迴思疇昔。固不能沒燈燭照夜之功。而苟於日光之下。并燃燈燭。曰燈燭之光固與日之光等也。則未免多此一舉。並礙不於倫矣。吾此語並非故爲揚抑也。耶穌而苟非道。而苟非如麗天之日。吾雖未能博通儒佛。亦固嘗肄業及之者。則必持如劉先生之說以終也。而今竟若是。吾知劉先生於基督能再求深造。亦必有同作是語之一日。至末以以基督教之不拜偶像。關佛氏之崇拜菩薩與孔教之祭祀祖先爲未得其通。鄙人於此等

去處。嘗撰破祭先執、祭先源流考、清明掃墓考、觀世音、太上老君等書以自明。（尚有釋迦牟尼傳一書未脫稿。）不識劉先生能不嫌塵穢否。倘亦喜賜觀芻蕘。當遙託黃時中先生轉呈請政。八、十二。

補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紀略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於本年四月四日下午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英、美、法、日、意、德、荷蘭、那威、俄國、瑞士、印度、安南、希臘、高麗、波蘭、塞國、緬甸、巴拿馬、澳洲、南美等三十餘國。均派有代表出席。計外國代表列席者共一百四十六人。我國各省區及蒙古等處出席代表約四百餘人。於下午三時餘在該校清華園客廳內開茶話會。中外出席各代表。均一一向會內各重要人員握手行禮。茶點後。赴該校大禮堂開歡迎會。自由會長美人穆德博士主席。先請清華學生唱歌。然後代我國青年會學生表示歡迎各國來華代表之意。並請外國代表按其國籍分次站立。爲之介紹於其餘之列席者。次由該會巡視幹事畢古倫女史演說。希望今次在華必收有較大之結果。所有穆德博士及畢女史二人之演說。均由余日章君爲之譯漢語。畢女史演說後。有匯文大學學生演中國音樂。奏梅花三弄一曲。其次由外交總長代表曹雲祥君。以英語代顏氏致祝詞。復由王正廷君用英語演說。大意係希望此次在北京開會。得有極良好之結果。倘各國人各以謙讓爲懷。凡事均以和平處之。則此後各國。可料其必無紛亂也。王君演完

後復向衆漢譯大意。時已五時餘。遂宣告散會。食餐。七時半。又在大禮堂開大會。是日清華學校童子軍在校內各處分隊。不惜勞苦。往來照料一切。所有校內各生寄宿舍。均移出爲各代表寄宿之用。童子軍等則在空地支帳幕居住。越南代表出席者爲法國人。聞係因法國禁止安南人出口。故以法國人代表出席也。至朝鮮、印度。則均由其本國人出席。又日本出席代表。其數爲二十五人。內有賀州博士者。乃世界有名之著作家也。博士曾著作書籍甚夥。就有超過死線一書出版。數月。翻印三十餘次之多。其銷路之暢。爲從來各國之出版書籍所未有者。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係始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八月。由英人魏良孫、德人賽燕生、美人穆德等六人所發起。迄今已開過會十次。在歐美開會八次。在東亞開會二次。一係在土耳其。一係在日本。今年在北京開十一次會。係過去九年間。由我國基督教青年學生之熱心希望派人赴上次大會歡迎而來。自四日起。開會後。每日上午七時十五分至七時四十五分。晨更八時三十分至九時四十五分。靈修演說。十時至十一時十五分。分股討論。十一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各國事業報告。下午社交游藝。夜八時至九時半。公衆演說。九日閉會。十日十一日。各代表赴京畿一帶各名勝游玩。十二日出京。屆時由交通部爲之在京奉津浦京漢三路。預備專車云。

是夕八時三十分鐘正式演講會開始。其秩序(一)奏琴歌頌。(二)祈禱。(三)武君致開會頌詞。(四)公推王正廷主席。(五)主席就位。(六)主席致詞恭請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會長南洋公學校長

兼上海青年會會長李登輝致頌詞。大致謂非教育不足以立國。非道德不足以維繫人心。鄧隆弭亂。端在於此。世界基督教青年學生同盟會。合宗教教育二者爲一。其裨益於個人家族社會國家者。誠非淺鮮。不可不頌云云。清華校長王君亦致頌詞。所云略同。唯極贊同盟會之開會。關於國際道德。合四海爲一家。聚各種族於一堂。聖人所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言。不圖竟於此日實現。其樂融融。衆鼓掌稱善。王君并厚感清華之設。完備如此。均爲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之義。世界學生。今日得以同羣相贊其美。輪美奐。匪贊美本校。乃贊美萬國國際間之感情。此種大紀念。誠當稱快不置。歌頌冥冥之功也。每次頌祝。均先以英語。概由余君日章譯述。致詞畢。主席請同盟大會會長宣講。演辭甚長。大都關於個人道德。經濟艱難。軍閥政治之不良。戰爭結果之險惡等等重大問題。最終歸納於基督之功德。能使東西各國。漸皆感化覺悟。改易其心志。爭趨於道德和平之途。尤以青年學子爲甚。而和平非由博愛主義不可。博愛非忍謙忠恕並行不爲功。惟基督能之。故望推重基督。但現在世界青年。均如鐵冶於爐。雖已鑄化。成爲流質。而此可貴之流質。倘能均就模範。必成美器。則此良材。將來均係同盟會之領袖。均可爲社會國家之棟樑。世界今日。同樂一堂。如手如足。日後同理國交。必當益相親善。世界和平。可於今日此會卜之。吾人當共相振作精神。忍耐奮勉。養成人格。以改造新世界。而副基督之希望。勿更誤歐戰之覆轍矣云云。

衆祈禱而散。

五日早八時至九時三刻。復於大講堂開演講大會。請霍德兢君演說。黃君譯述。略謂國際間猜忌陰謀流血戰爭之種種罪惡。非改悔不足以圖存於今而後之新世界。但國家既多。種族亦各異。則其改悔之法。當亦不能一致。總之此種無形之懺悔。吾人但各各於自身求之。……後於此為分股集議。第一股討論國際與種族問題。第二股討論基督教與社會及實業界之改造。第三股討論如何宣傳基督教於現代之學生。第四股討論學校生活之基督教化。第五股討論學生教會中之責任。第六股討論如何使女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在世界中成一更强有力之團體等六大問題。其中所最堪令吾國人感觸深省者。厥惟朝鮮印度安南菲律賓濱各代表之陳述。或以國亡。雖求道德。亦弗能自由。或以國小。而希望他山之助。言詞閃爍。無非為亡國弱國之苦耳。十二時一刻至一二時半。為各國學生事業之報告會。可錄之言論。美不勝收。茲唯有記其出席國名。擇尤有精采之言。附錄於後。一阿根廷。二澳大利亞。三保加利亞。四坎拿大。五捷克斯拉夫。六印度。七日本。其中唯印度希望於英者。意在言外。日本代表。則侃侃而談。大致謂日本青年。現均澈悟前非。且覺日本現在既占地球上外交上重要位置。極應有世界眼光。對於舊政治軍閥派。均不贊同。對於經濟問題。教育問題。亦多感想。故近頃青年學生。多趨向耶教。作和平運動。冀立千載一時之功云云。演畢。散會。午餐後。開歡迎各國代表大會於頤和園。下午二時。中外男女代表約八百餘人。陸續由清華學校出發。抵頤和園時。門前排列步軍統領衙門游擊隊多名。擔任保護。

並有十三師軍樂隊一隊。在門口奏樂歡迎。三時在排雲門前茶點。十三師軍樂隊亦到場奏樂助興。各代表有乘船遊昆明湖者。有登高至佛香閣遙望者。有在石船品茗者。有攜照像鏡在各處攝影者。至五時。各盡歡而返。是日除步軍統領派游擊隊在門前保護外。清華學校並派有校內之巡警蒞園維持。該校童子軍四十餘名。分班領路。向各代表說明園內景緻及地名。北京各教會及燕京大學等。亦均派有男女代表入園照料。是以各代表均無不便之感。

六日晨八時半至九時三刻。於大講堂開第三日大會。歌頌祈禱畢。先由會長穆君主席。報告英青年總會東洋青年領袖世界青年協會暨紐西蘭等國青年學生等。均來函電致賀本會成立。已預備復電致答。唯執行部幹事。因特別事故。此屆未能蒞會。應并將本會成立情形以電報告云。衆無異議。旋請法代表蒙博士演講「基督教與科學」。大意謂科學與宗教。科學家均以為毫不相關。其實研究科學者。均須歸宿到宗教。朱君爲之口述。亦淋漓盡致。聞者靡不欽佩感動。稱贊不置。演畢。休息半小時。分股討論。仍分六股。尤以第一股。所討論之七問題。最能引起世界人類之注意。對於第一第二兩問題。美代表主張基督敎徒。對於強凌弱。大欺小。當取縣知事態度。以警察武力制裁之。另兩代表先後發言。均主張不用武力而用道。上帝許人改惡從善。故當體上帝之心。對於從惡者能使其不受壓迫而感化。最後美代表復發言。以爲武力無分基督與非基督。但問武力之施當否。倘因愛護而用武力。可非爲愛護。則

不可。武昌學生部代表王君發言。謂能代表本國大多數學生之心理。主張以武力而干涉強凌弱衆暴寡。無論基督與非基督。均無不可。小亞細亞代表發言。武力有個人與團體國家之別。個人武力。大致爲惡團體。國家武力。大致均屬於兵。惡爲基督所不容。兵爲團體國家所不得已。并引證警察兵士阻止罷工干涉姦淫擄掠等不得已而用武力除惡之事實。印度代表發言。公義與維持治安。團體與個人宜分析論之。澳大利亞代表發言。因驅除惡魔敗類。基督當亦以特別武力從事。於時小亞細亞代表有辯論者。又以爲武力仍應就道德範圍。及有以爲盡忠基督。則不能爲戰爭盡力。又有霍夫人者。質問耶穌基督於社會事業有一分子否。又有謂服務爲吾人天職。當鋤惡時。則不能免除武力。北大齊君則謂甲乙兩國。侵掠戰爭。基督對此衝突。當覓其禍源。如殖民政策。如軍國主義。如經濟滅國等等。均爲致戰爭之原則。當消滅之。齊魯大學代表德人巴若。則謂近世個人道德。實高立於國際友朋間。多能行忠恕主義。鮮有能忠恕於國際者。於此可見。國際道德太低。因此紛紛其說。莫衷一是。最後印度代表敍一印度古代富翁。屢困於盜。暫均以祈禱上帝獲免於害。演說時。形容淒涼。語銜隱諷。閉會時間亦屆。衆始默然。嗣清華學校公醫學生報告本院學生中。曾發現天花二宗。現已消除無恙。各代表鄭重衛生。本院業預備施種。不妨種痘預防。今日午後赴長城憑弔者。尤宜多帶衣服。預防大風著涼。百忙中同時又發現一種白話廣告曰。長城崇高。長潮寥寥。登高眺遠。其樂陶陶。但是不帶衣裳。定要糟糕。不帶衣。要吃藥了。莊重

大會之中。忽來調侃之言。點綴生趣。聞者諒亦爲之嫣然。是日赴長城約六百餘人。外來者爲多。惟惜朔風怒號。殊損雅興云。

六日晚間演講大會。因各代表赴長城憑弔時。北京長老會女代表某跌傷足部。於中途設法送往城內協和醫院。就誤光陰。專車回至清華園。已逾七時半。大會遂延至八時以後始開。歌頌祈禱畢。請余日章先生演講「基督教與平民運動」。大致謂平民運動。係創造新世界之一種新事業。今日尙在極幼稚之時代。欲期此新事業之發達。一須保全個人永久之價值。二須保全人類之善性。三實行人類無界限之平等主義。四男女平等。五思想言論行爲真自由。六男女均當趁機會受同等教育。七凡人享社會上之權利。卽應有所供獻於社會。八凡人彼此相輔相依。九權利責任相輔而行。十當相信世界必可進化日新。但欲實行此種種原則。不免須與下列各項立於反對地位。一專制主義。二資本主義。三以商務作侵佔主義。四軍閥主義。五物質主義。六虛假迷信。七一切罪惡。能阻碍平民運動之進步者。總而言之。能將聖人所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及耶穌所謂上帝爲天父。人類卽爲兄弟之真正平等親愛主義。推行全球。躬行實踐。以使個人家族社會國家。一國民與他國民。一國家與他國家。均彼此立於平等親愛之地位。則所謂平民之運動功成。基督之大道普及矣云云。演詞甚長。洋洋萬言。茲不過略撮梗概而已。是夕特別會議。爲時太晚。祇好打消。領袖代表會議。勉強照行。頃刻卽散。無甚可紀。

七日晨。因是日有南海之遊。擬提前一時開會。免蹈日昨延誤時間覆轍。旋以不及周知。弗果。仍於八時半開大會。歌頌祈禱畢。恭請德國哲學大家講演「基督教與哲學」。講畢休息逾刻。十時後。仍分股討論各種關於世界民生之重大問題。與基督教有關係者。座中唯以印度代表。對於人類不平等。國際不平等。基督教徒當如何負責。反覆辯論。再接再厲。一止一興。不遺餘力。於此可見印人思想之已增高。殊有獨立之精神。菲律賓代表。亦以世界各國口是心非。自私自利。不依基督之教訓。於不得已因愛護始施行武力。則武力濫用於強弱之間。恐有莫大危險。殊非本會所願。尤非上帝所能容云。又湖南女代表亦歷述近歲兩湖兵禍之慘苦情形。又漢口代表主張武力須分別施用。又荷蘭女代表主張體耶穌基督之心。甯犧牲個人。以保全多數人類。推而行之。以保全社會國家。一時紛然發言者爭起。大約此種武力與平和之問題。終歸難能解決。於今之世界。恐非各界勃興道德昌明。達於極點。亦斷難得有熙熙穰穰融融和新世界發現也。後於此為各國學業之報告。首紐西蘭女代表報告本國已漸能實行基督主義。但初時青年學子。稍有提倡改革。即受反響。自歐戰後。至今覺悟者。始逐漸增多。次丹國代表報告。丹國承諾威英美德等國學子之協助。進步日臻。雖屬人力。冥冥中亦有上帝之靈扶助。始得達此地步。蓋丹國人多守舊。自奉教後。始漸改革。又次為瑞典代表報告。瑞典以前亦行社會主義。但為政府所提倡。政治社會結果未得良佳。卒至於政治社會均有停滯不能進步之象。今始行宗教社會主義。

甚可望其普及全國。得美滿之結果。又次諾威代表報告。新舊學以前奮鬥甚力。歐戰終了。舊學始悟。遂犧牲物質主義。振作精神。以研究新世界主義。敬信基督。歐戰損失不少。亦概不要求賠償。以此聯絡國際感情云。又次波蘭代表起立報告云。十八世紀波蘭受一次之瓜分。因此阻滯學務進步。近始漸恢復。但仍他國從傍妨碍。致使波蘭精神上不能統一。殊屬憾事。現唯注意個人人格之改造。倘有經驗所得。殊願隨時供獻於世。至瑞士代表報告之言。記者聞之。甚爲感動。願吾國青年學子閱之。三致意焉。其言曰。代表此次來會。嘗聞有人對我言曰。瑞士風景好。糖好吃。瑞士爲首倡紅十字之大慈善國。均非今日之問題。唯所謂風景好一語。覺有感焉。蓋瑞士大不過中國二百七十分之一。語言龐雜。比較中國不如（瑞士用法德意三國語言故云）。何足稱焉。差幸瑞士有一種特色。卽平民主義耳。云。最後爲某國人代表朝鮮。內中一語云。各國助朝鮮可感。又一語云。朝鮮丁此受苦厄運。祇好暫忍以待時而已。午後一時。各代表由清華園乘專車至京。二時覲總統。禮節。各代表按各國地球方位立。中國代表環繞之。向總統行一鞠躬禮。總統致歡迎詞。同盟會長穆博士致答詞。指點各代表介紹於總統。總統一鞠躬。退。各代表退。茶點散出。漫游南海後。五時回清華園云。

四月七日晚講演大會。題曰「基督教與實業」。演者爲丹國學生袖領代表。其演詞之概要曰。現在實業發達。幾達極點。不能不令人佩服。但益發達。則作惡益甚。吾人亦不可不知。就發見所及者。（一）現

今之實業家。純係金錢主義。(二)資本家壟斷把持。(三)資本家所得太厚。勞動家所得太微。(四)設不競爭不進步。必遂奸宄。(五)資本家益發達。勞動家益艱窘。就以上種種惡因推測。將來世界上資本家勞動家二者之間。必致釀出不可思議之惡果。吾人目擊情形。心所謂危。能不本耶。穌基督慈善博愛之心。肩負責任。急起設法。以弭此巨患於未然耶。防患之法爲何。卽(一)限制私有財產。(二)限制有錢子弟繼承先人遺產。(三)改革賣工制度。(四)提倡共同作社。(五)防止改革資本家之一切不正當行爲。又實行以下主張。亦爲防消弭資本家勞動家衝突之良法。(一)社會主義家應爲勞工與資本家間之調劑人。勸告資本家尊重勞工人格。留心勞工之生活及社會事業。(二)社會主義家應注意於勞工之教育。不必專事鼓吹共產主義。(三)勞工應有完全自治權。(四)勞工應有公司股東權。(五)勞工與資本家間應有平等之交際。(六)資本家對於勞工應維持其家庭生活及疾病之治療。云云。演畢以後。各代表各區開領袖代表會議。關乎私事。無可記錄。

四月八日晨八時半開會。歌頌祈禱畢。請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演講『基督與文化』。演詞極長。大意謂宗教與文化關係極重。凡人僅有文學美術。而無道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吾人務必實心誠意。敬奉基督。庶幾可免以前之弊害。云云。演畢。繼以祈禱。十鐘後。分股討論。第一股。連日爲用武力與不用武力之問題。紛爭無已。不能解決。第二股討論會長霍德進特來代決其說。以爲凡戰爭無論如何。均爲萬

國。基。督。教。學。校。同。盟。大。會。所。極。端。反。對。蓋。傷。歿。人。類。之。身。心。靈。魂。為。基。督。教。所。絕。對。反。對。的。佳。兵。不。祥。亟。應。設。法。弭。止。不。唯。身。受。其。益。抑。且。澤。及。子。孫。云。其。後。意。大。利。日。本。印。度。荷。蘭。中。國。斐。律。賓。高。麗。丹。麥。等。國。男。女。代。表。各。有。發。言。對。於。霍。君。之。論。贊。成。反。對。各。執。一。辭。卒。以。基。督。真。理。戰。勝。主。張。廢。除。武。力。討。論。終。了。主。席。報。告。休。息。逾。刻。十。一。時。半。復。開。各。國。學。業。報。告。首。希。臘。代。表。報。告。云。各。國。均。稱。希。臘。文。化。智。識。甚。好。實。在。此。種。光。彩。之。譽。昔。時。誠。然。現。已。成。為。歷。史。上。之。陳。迹。希。臘。刻。下。所。處。地。位。不。但。學。業。上。須。希。望。各。國。協。助。即。國。際。上。亦。希。望。各。國。協。助。者。甚。多。蓋。希。臘。領。土。褊。小。位。於。三。大。洲。衆。強。國。之。間。自。覺。甚。為。危。險。賴。知。度。奉。基。督。尚。能。自。保。云。次。荷。蘭。代。表。報。告。荷。蘭。學。生。運。動。人。數。雖。少。但。精。神。甚。好。新。思。想。雖。欠。熱。心。但。有。所。得。即。欲。實。行。新。者。運。動。雖。漸。多。舊。者。保。守。亦。甚。力。大。約。現。在。荷。蘭。有。新。進。保。守。兩。派。學。生。之。別。尚。望。各。國。加。以。扶。佐。新。思。潮。必。當。益。見。活。潑。也。又。次。美。代。表。起。立。報。告。云。美。國。近。年。學。業。進。步。殊。多。甚。難。觀。敘。對。於。基。督。教。訓。則。多。以。為。奉。基。督。為。生。活。者。不。可。但。每。日。唱。幾。聲。歌。詞。即。算。了。事。務。須。實。踐。躬。行。方。可。期。望。躋。於。聖。域。并。實。心。實。力。協。助。工。業。界。且。有。許。多。學。士。投。身。工。廠。礦。穴。嘗。試。作。工。之。苦。驗。其。究。竟。者。是。皆。基。督。化。育。之。功。今。後。吾。人。當。益。本。基。督。之。意。旨。心。向。以。行。改。革。新。社。會。之。事。業。而。已。又。次。德。代。表。報。告。德。國。經。過。歐。戰。以。後。忽。然。陷。入。擾。攘。時。代。學。生。對。於。外。界。影。響。極。易。感。動。對。於。他。國。尤。常。生。痛。恨。之。心。凡。以。前。最。愉。快。之。學。生。現。亦。自。然。變。成。嚴。肅。狀。態。新。事。業。之。進。行。(一)注。意。經。濟。(二)設。普。通。全。體。學。生。委。員。

會研究新社會之進行。(三)虔奉基督。多以為宜。及此時傳道。又次為俄代學報告。以為俄國的過激黨。目無上帝。竟有公然懸掛反對基督之言語。不曰毒害。即曰應毀教堂。殺教民。(想是國教制的反響)變亂時。且確實殺害教民不少。至於今日。始略平靖。莫斯科大學門前。懸一額曰耶。穌。基。督。光。明。可。見。有。識。者。已。皈。依。基。督。吾。人。當。趁。此。時。機。極。力。傳。道。雖。不。免。或。有。因。此。被。捕。者。但。望。基。督。庇。護。吾。人。結。果。必。甚。佳。美。也。最。後。為。黑。族。代。表。報。告。該。代。表。面。黑。如。漆。自。遠。視。之。莫。能。辨。其。有。無。鬚。髮。據。云。此。次。實。來。自。美。洲。美。洲。黑。人。不。過。三。萬。左。右。非。洲。則。無。確。數。在。美。黑。人。憐。本。族。毫。無。教。化。擬。回。國。宣。教。但。隔。閩。殊。甚。不。易。進。行。尚。望。本。會。指。導。協。助。俾。得。早。日。化。此。頑。愚。云。云。全。堂。聞。之。均。深。嗟。歎。旋。竭。誠。為。之。祈。禱。而。散。是。日。午。一。時。拍。照。後。二。時。中。國。全。體。代。表。利。用。此。閒。暇。光。陰。預。約。余。君。日。章。主。席。特。別。開。一。中。國。全。體。代。表。大。會。主。席。致。詞。畢。討。論。計。畫。進。行。事。件。殊。多。弗。能。備。述。最。後。北。京。青。年。會。幹。事。等。提。出。重。要。問。題。數。項。詳。敘。如。下。若。要。使。中。國。的。基。督。教。學。生。有。力。量。能。够。成。全。他。應。有。的。事。功。應。當。注。意。下。列。的。要。點。(一)應。當。使。學。生。有。充。分。自。動。及。責。任。的。地。位。(二)應。當。組。織。及。發。達。每。一。個。學。校。的。運。動。(三)同。在。一。個。城。市。內。的。各。學。校。的。運。動。應。當。有。一。個。聯。合。的。組。織。(四)應。當。有。多。學。生。終。身。作。學。生。的。事。業。(五)應。當。研。究。現。在。的。中。國。對。學。生。最。大。的。需。求。是。什。麼。並。且。去。應。付。他。我。們。請。中。華。基。督。教。男。女。兩。青。年。會。校。會。組。織。一。個。委。辦。商。議。現。在。中。國。的。基。督。教。學。生。運。動。要。有。什。麼。樣。的。新。精。神。新。計。畫。方。能。達。到。上。面。所。說。的。目。的。並。請。這。個。

委辦計畫應當進行的事宜。這個委辦要代表各青年會教會學生立志佈道團等有關係的機關。委辦至少須有半數為學生。結果付表決。衆贊成。散會。四時至六時。為清華體育部學生與中外代表比賽棒球網球籃球等技術。結果互有勝負。并由清華學生約來中國大力士數人。蒞場比演武藝。頗具特別能力。拔山舉鼎。諒亦不過如斯而已。即夕八時三刻。復開大會。請漢口青年會主教演講『基督教與世界改造』畢。由主席穆博士報告本夕大會將終了。清華特為開會歡迎各外國代表。又另開一會歡迎日本暨我國各省代表。散會後。請隨清華招待員分別赴會。又聲請本夕各代表團會議。已為末次。務望各代表重視。並望中外各代表利用此極短而可貴之光陰。彼此作最親敬之談話。以留紀念。日後永為良友。至是夕九時後。青年會童子軍特別舉行野外夜操。以娛佳賓閉會云云。

一封自非基督教同盟來的信(附覆)

先生們：

你們所出版的『批評……彙刊』裏面這些大著我拜讀過了。你們底態度真光明。真有學者討論學理的態度。真不是『一味橫蠻』。『一點道理都沒有』。『徒然鬧笑話』。你們這些話真不是『像廣東人所說的「蛋家婆噏交」』。『湖南人所說的「王婆罵鷄」的口吻』。

閒話少說，我這次所以寫信給你們，想你們多寄幾十本小冊子給我們，以便分送會員，替你們傳佈。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沒有錢寄給你們，你們就不寄來。

我們底小冊子，另由郵寄你們二本，望查收。

上海南成都路輔元里二六三號國華一九二二、五、十六

覆

國華先生：

五月十六來的信，二十二接到。開首那一段所言，不知是恭維，還是挖枯，但我自信我們底態度的確是『光明』的確是『有學者討論學理的態度』的確不是『一味橫蠻』，『一點道理沒有』，『徒然鬧笑話』的確不是『像廣東人所說的「蛋家婆噏交」，湖南人所說的「王婆罵鷄」的口吻』，我的彙刊具在，雖要挖枯，也挖枯不來的。

你叫我多寄幾十本小冊子給你，所謂小冊子，不知是否即『批評……彙刊』如曰是，這小冊現在恰已賣罄，還欠梧州某書樓一千冊未交，要再版的（已於同月二十三日開始再版）出版纔有得給他。你老哥要，也須勞你等一等，大約再二十多天就有得來應命了。不是，則請示知要那幾種。

我們此次很感謝你們非基督教的先生們，替我們基督教開傳道之門。往日教外人多不喜歡聽

我們講道。一自被你們『非』起來了，全國的報紙，差不多都以載『非』字號的新聞論說爲趨時了，看的人的腦中因此就個個都有了基督教三個字，見着我們信基督教的人，就問說：『喂！基督教到底是怎麼樣的，會被人非得那麼利害？』我們就乘機把我們的基督真理，擇其足以破你們所非之繆的話，詳詳細細，對他們解說，他們皆聽得津津有味，已得了好些人因此而悔改入教。傳道的機會，比你們未『非』前，不知好幾千百倍。

我們的真光雜誌，向只銷一千五百份，這期大膽印多一二十倍，以爲總要一兩年纔賣得完；誰知不上二十天，已把這二萬多冊，賣得清光。不一月就要再版，這是我們中國雜誌界得未曾有的快事。我不敢說我們這冊真光（卽批評……彙刊）做得很好；我有自知之明，知道他裏頭的文字和理論，有很多尙欠斟酌的地方，但怎樣會得那麼多人歡迎呢？孟子說：『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基督教自今年三月中至四月底，被你們『非』的人，罵得一文不值；又全國的學界，全國的報界，都差不多是同一個鼻孔出氣，那種惡聲浪，與調動了千軍萬馬，要把基督教掃地剷清一樣。教會的老成人，又太過看輕你們，當你們是無意識的小孩子，不屑與辯；教會的報紙，也多半是持此態度，叫一般缺乏忍辱性的信徒，個個都惱得有冤無路訴，正如孟子這句話上文所說的，『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的景象了。既聞着有一種教會的雜誌，把全冊盡

載這反駁的文字，怎麼不會像那些「箆食壺漿以迎王師」的人那麼歡迎？怎暇問他內容好不好？這是我上期真光雜誌得這樣暢銷的原因，應該掏誠感謝你們的！

國華先生阿！一般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同盟人們阿！你們非基督教非宗教的非法，也太外行了。你們要非基督教，只好專向神和基督的自身下攻擊；此外的什麼「資本化」什麼「經濟侵略的先鋒隊」什麼「資本家的良善走狗」什麼「黨同伐異，引起戰爭」什麼「阻碍進化」什麼「束縛思想」……等等，反會叫人從教義上事實上證出你們的謬誤，而催促多些人信這種教。是你們一樁頂上當的事。就向神和基督的自身下攻擊，也還要在基督教最著名的神道學校裏學過幾年，明白了教會的內容，和他們對於上帝和耶穌是怎樣信法了，然後纔把他來非，纔不會非錯。我常說，嫖賭是一件最不好的事，你叫我爲文非他，我也不敢答應；因爲我沒有熟悉他的內容，非起來一定會有許多外行的話，叫人恥笑。何況基督教有那麼遠的歷史，有那麼多的偉大的事業，差不多是全球歸善的教，豈是一知半解，全憑感情衝動的幾句惡話，所能把他摧撼而廓清的麼？即如你此次附來的「非基督教同盟」

已不要學生兩個字不知
怎解我此後又有文章了 徵求同志啓」所說的。

「自近世科學發達以來，人智日開，對於前人所視爲不可思議的自然界現象，皆有分門別類的自然科學解釋無餘。故立脚在『迷信』和『上帝創造世界』的邪說上面的基督教，早已根本

不能存在。加以十九世紀以來，闡明社會組織和人爲現象的學說大倡，人類對於『貧』與『貴』，『賤』等社會現象和關係，愈益知其所由來，故『上帝制定命運』和『死後升天堂』等鬼話，尤其失了根據。徒以歐美社會組織還是建築在少數侵略家的私利上面，故由少數侵略家組織成的『強國』，不惜復活並利用這種已被自然科學和社會學說打死的基督教來奴隸殖民地，和被侵略民族的精神。我國人民不知不覺墮入其彀中者幾垂百年。長此習然不察，將來流毒何堪設想！

也還是『隔靴搔癢』，完全沒有得着我們的信仰和教會所以成立的真相。但無論怎樣攻擊，我們都是歡迎。總要你們能再得全國的報界同情，仍舊把你們這比以前尤利害的攻擊基督教的文字，按日發表出來，又鬧得滿天的烏烟瘴氣是了。若徒然自己派傳單或小冊，不能像新聞紙傳佈得那麼普遍，不能叫信基督教的人再受那難忍的激刺，不能叫本雜誌再得個暢銷的好機會，我是不再去批評你們了。亦鏡復。一九二二·五·二三。（所謂另由郵寄的二本小冊子未奉到又及。）

隨感錄

▲哀廣東某報。廣東某報，固自命爲新文化之前驅者也。報中主筆政者聞多係自北大歸來之青年。

彼輩在廣州報界中時岸然露其脾胃一世之概。當出版之始，又恒以宗旨純正相標榜。主任某君曾接到攻訐新聞之投稿而不肯發表，且宣言以矯正此種惡風自任。對於淫穢新聞足以予不良之暗示於社會者，復能刪除淨盡。其志亦可嘉哉！吾人方望其能永久保持此種態度，為廣州報界之明星。願會不幾時，而弱點一一暴發矣。一方痛罵交易所，一方為之刊登告白，已為同業所攻擊矣。社會之鬼怪新聞，另闢一欄以載矣。肉麻之小說，續續刊登矣。其受惡社會之同化歟？抑自身之墜落歟？哀哉！哀哉！此次非基督教風潮既起，廣東方面之非教運動，實以該報為大本營。每日另闢一欄，專載非基督教之言論。乃察其內容，竟多半互相抄襲，拾人唾餘，無一篇能值有學問的良心者之一盼。甚至登載一冒簽某校基督教徒名字發出非基督教同盟之通電，既屢經本人聲請更正，亦置不理。其鬼蜮墜落，一至此極！悲哉！悲哉！吾不知其純正之宗旨果何在也！吾不知其公平之態度果何在也！吾更不知彼輩反躬自省，其亦知己之墮落焉否也？（知白）（某報即羣報鏡注）

▲欲欺誰哉。此次非教運動，風起雲湧，舉國若狂，乃有周作人五人之宣言，獨能持正不阿，實為吾國智識界爭回體面不少。非宗教動運諸君，果肯平心靜氣，按諸本有之良知，即不能磊磊落落宣布已錯，亦應勿再出風頭，為撒潑圖賴之卑劣手段矣。不謂彼輩猶不醒悟，反嘵嘵然逞其詭辯。希冀維持面子於一時。吾人冷眼旁觀，真覺其可憐可笑。如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所載沈玄廬陳獨秀諸人論調，強詆

周作人等爲獻媚強者，陰持彼輩此次之非宗教運動，爲正當之自由權。嗚呼！欲欺誰哉？夫箇人對於宗教或是或非，誰則能出而反對者？去年少年中國不曾出宗教問題號三期，均載有反對宗教之言論乎？然爲學理上之研究，人又誰起而干涉之？但君等此次之反對，則宣言通電，聲勢洶洶。滿口『廓清』『掃除』『殄滅』『討伐』『宣戰』，實顯然爲法律外之行動。而猶不自懺悔，乃以人爲不許汝反對宗教。嗚呼！欲欺誰哉？（知白）

▲好一個梅劍鳳女士。有一個人，於五月十日自台山端芬赤坎女子小學來一封信，署名梅劍鳳女士，不知道有不有這個人，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人寫的。他的信是說看到前冊彙刊總論內『以重釀庚子聯軍入京之禍此責同歸誰負』兩句，就心火上湧，不欲再連續看去了。并說聯軍前曾入京，我們中國不亡，惟信萬物是上帝所造，不去研究科學，中國乃必亡。并說美國的科學家與政治家皆不信宗教，而科學家更起而攻擊宗教。還有很多醜詆和鼓吹人要放膽去滅宗教的話。這個女士，簡直不是英雄，而是雄赳赳的英雄了。但我要問你這位不知道是雄是雌的女士：你不怕釀聯軍入京之禍，我很佩服你的滅教的壯志；聯軍再入京，我也相信他必不會把中國搗沈，變成大海，中國的土地，必仍然存在於東亞大陸，不會亡失而不見；但怎見得信萬物是上帝所創造就一定不去研究科學；你知道近世那麼多科學，有大部份是信萬物是上帝造的人所研究出來的沒有？你怎麼不看完我那冊彙刊，就這樣

輕遽着筆？德國的帝國之亡，是信上帝不去研究科學之咎，還是太過精通科學之咎？能答我不說？美國的科學家與政治家皆不信宗教，他或者有一部份人不信，我不敢知；說他皆不信，我知道美國的總統差不多個個都是信宗教的，最近的哈定，他還是浸信會的執事，每有大會議，必先之以祈禱，難道哈定不算得是一位政治家嗎？又饒柏森常常在中國以電學幫助佈道，又難道這饒柏森不算得是一個科學家嗎？（亦鏡）

▲丈八燈臺 廣東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週刊的第三號，有一位錫聰先生駁我說：『我……把一本真光雜誌來看，見張亦鏡先主的「批評汪精衛的力斥耶教三大害」裏頭有句說：「聽說你汪老先生統大兵把我們教會四十萬衆聚而殲旃是了。」這句說話，真是似愚夫愚婦吵鬧的口氣，他們還說不是毒罵哈哈！張先生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可怪他們於我前期的真光雜誌全冊中，只找出這一句來駁我；而這一句，他也還要加多一個「說」字於聽字之下，纔有得來駁。咳！錫聰先生，你明白我這句用聽字的意思沒有？我上文是說：『……我們的信仰是這樣，你要指我們是保皇黨復辟黨一流人物，不能容我們於……中華民國，我們也是沒法聽你汪老先生……是了！』這聽字誰不知道是作「任由」解，怎麼要夾硬加多一個「說」字下去？難道真看我這句話不懂麼？且句頭用「聽說」句尾用「是了」，又怎成一句說話？咳！錫聰先生！你要批駁我的文字，我是很歡迎的；但我批駁人

家的文字，是先把人家的原文全錄在前，不加減人家一個字，我願你們批駁我的文字，也是像這樣公開。不然，被這個丈八燈臺，照見你是詭辯，也是沒有什麼趣味的。（亦鏡）

▲反駁人的話是這樣說的麼 某報是『非基督教』的大本營，後來他得見我們的『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就諸多非議，說我一定要反駁他；誰知一天過一天，竟寂無聲響。最後乃發表一篇不署名的文字，說些什麼『我們反對基督教，說他是資本化，說他在歷史上會造過許多罪惡，都是些枝節的話……他們的根本在聖經……』於是就改從『上帝子』『異跡』上攻擊。這樣的反駁法，就他們的知識上論，可算是進了一步；然在他一方面，實無異自認失敗，因為他們攻基督教，最下力是在這兩點呵。（亦鏡）

▲這樣是不平等的待遇麼 陳獨秀先生贊同學生界非基督教運動的十個理由，內有『教會學校對於非教會學生強迫讀經祈禱及種種不平等的待遇』語，不知道『讀經祈禱』是教會學校一種絕重要的功課，他能够公開辦理，不私於教會子弟，連非教會的子弟也得以同受其益，這是再平等沒有；此外種種的待遇，也彼此同是一樣，那裏有什麼不平等之可言。難道陳先生是以要非教會子弟讀經祈禱為不平等麼？那麼，須歧視非教會子弟，叫他不能與受教會子弟所受之益，纔是平等了。我不知道陳先生這平等是怎樣解法？（亦鏡）

▲竟有說基督徒到人案頭干涉人研究科學的怪話 廣東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週刊第三號嘯僊的「不可理喻的真光雜誌底一班骯髒東西」有說：「我們宣言過，但是破壞我們底改造事業，和到我們案頭干涉我們研究科學的，有排除之必要。」又說：「現在較有勢力的基督教，最狡黠的基督教徒，正預備做壞事，我們應該反對。」我請問嘯僊：基督徒會到過你的案頭干涉你研究科學嗎？預備做壞事，是否即預備做到案頭干涉人研究科學的事？你何據而說他有這個「預備」？他自己——如歌伯尼侯失勒等輩，正當發明科學供人研究，那反會干涉人研究？即使他誠會到你案頭干涉你研究，你不是於他到來干涉的時候「排除」他是了；怎能於未事而疑人預備，就預先起而反對？好笑（亦鏡）

▲均默說的認是亦鏡說的 嘯僊的「不可理喻的……一班骯髒東西」又有說：「在真光雜誌第一篇，亦鏡說我們反對基督教有兩種弊病：第一是缺乏深厚的人類同情，第二是缺乏縝密的研究態度。」誰知這是均默那篇「我們對此次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底感想和態度」的話，題下明明署有「均默」兩個字，嘯僊都要弄錯！一再指亦鏡名與之辯駁，他們的頭腦這樣混沌，手脚這樣忙亂，難怪他們一般非基督教者的言論，常常會弄出「時代錯誤」「張冠李戴」的笑話。嘯僊這篇文章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例（亦鏡）

▲剛認錯人名又記錯題目 嘯僊那「……一班骯髒東西」又說：「在真光雜誌第二篇，亦鏡的總論說」我

們反抗教皇和國教制的平民教會的教徒……鼓動勞工與政府和資本家并當時的專制教會作對……」是不承認教皇和國教制是你們的老祖宗，便是數典忘祖，已承認你們老祖宗做的是不對，就是你們本身的崩壞……」按「我們反抗教皇……」云云是本雜誌前彙刊第三題「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的話，不是第二篇「總論」的話，嘯僊前誤認均默文爲亦鏡文，是已經很疎忽的了；今既找着亦鏡文來辯駁，又要把題目弄錯，他那種頭腦混沌手忙脚亂情形，看來實極可笑可憐！至教皇和國教制的不對，我們反對他，與他脫離關係，別組一團體以回復基督教的本來面目，這是應該這樣做的事，基督教的祖在基督，基督教的本身也是在基督，打破教皇和國教制，說不得是「數典忘祖」和「本身的崩壞」。嘯僊這話，只表明他未經有觀察基督教的真知識罷了。（亦鏡）

▲真光雜誌第幾篇 嘯僊那「……說髒東西」駁我們的話，動稱在真光雜誌第幾篇，不知真光雜誌自出世至今，已辦了二十多年，本期已是第廿一卷第十二十三兩號合冊，嘯僊所指，究竟是在那一卷那一號？不說明卷數號數，只說真光雜誌第幾篇，比方引用史事所引的是漢書張耳陳餘傳這篇傳，固是在漢書中某一卷第二篇，然不能說在漢書第二篇。嘯僊這樣行文，不知是從那裏學來的文法。

▲自己失了國民外交的好機會 反非毀人家利用這機會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來中國開會，我們中國的智識階級當他是大敵，我引日本前此以十五萬日金蓋造大會場和以帝國大劇場歡迎世界

主日學大會事相比較，稍知道講國民外交的人見着，都應該痛悔他此次的舉動之失策，誰知嘯僊反以此自是而非人！我們中國之不能於國際上占一有榮譽的位置，是沒有可怨的了！（亦鏡）

▲何苦要這樣詭辯 我前此批評赤光的基督教與世界改造對於非毀教會底牧師在戰爭時對兵士祈禱戰勝，自己在禮拜堂祈禱和平一節，有說：『……即說這已是不對，他這樣的不對，是牧師的不對，並不是宗教自身的不對，基督並沒有教人對兵士要祈禱殺敵致果，又何能以這些事非毀宗教。』嘯僊駁我，竟隱却我『基督並沒有教人對兵士要祈禱殺敵致果』那一句，祇刺取這句的上下文肆攻擊，這種避實就虛的詭辯法，實自明他沒有反駁我的能力（亦鏡）

▲又何苦要這樣詭辯 『歌伯尼是以天主教教士發明地繞日行的新理，爲萬世科學界開一新紀元』我在批評汪精衛力斥耶教三大謬篇已說得很明白。乃嘯僊見得此已將汪『耶教是科學的仇敵』語駁倒，沒話可說，夾硬把『是以天主教教士』幾個字抹去，但說『歌伯尼發明地繞日行的新理』又把我曾用括弧別出的注脚移作正文，刪去『厥後他的說』五字，而以『開科學界新紀元』句緊接下『雖常遭教皇壓抑，這是人的不對，與教的自身無關』三句，就痛下攻擊，——這樣割裂竄易人文句的攻擊法，也是表明他沒有反駁我的能力。不然，怎麼不照足我原文錄出來，難道嘯僊能把我已散出三萬冊的真光原文滅去麼？無益，徒出自己是掩着良心講說話的醜罷了！（亦鏡）

▲真光雜誌第十期 我們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前編)是真光雜誌第廿一卷第八第九兩號合冊。嘯僊取而反駁，不說是某彙刊，也不說是某雜誌第幾卷第幾號，但說在真光雜誌第幾篇，已無此文法了；不料還有一個周其鑑，他作了一篇『基督教的末日』來反駁我們的彙刊，竟說些什麼「一般冥頑不靈的信徒，得着這次非基督教者的棒喝，仍然不知反省，還是像『瘋狗』亂吠般的亂鬧起來，在他們真光雜誌第十期裏面，七亂八糟(照原文)的說了一大部……」竟把我們第廿一卷第八第九兩號合冊的真光雜誌，作是『真光雜誌第十期』一個籠統言真光雜誌，不說明是第幾期，一個知道要說明第幾期了，又把期數弄錯；他們一般非基督教者的頭腦的學識，真自甲算到癸，又從一算到萬，都是一丘之貉(亦鏡)

▲瘋狗 周其鑑既說了我們像瘋狗亂吠般亂鬧；又說『諸君還記得上面說過的瘋狗兩個字嗎？這瘋狗兩個字，便是十六世紀時提倡新教排斥舊教的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得說着(照原文)痛罵農民的。他是爲着德國有思想的農民，向大地主和貴族們要求經濟解放的農民而痛罵的。德國的農民對於當時的大地主和貴族們，發生一種反抗的行爲，很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如果基督教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是主張反對資本主義的，那麼，便要 and 農民攜手，共同反抗那大地主和貴族們了。可是不然，那新教教主馬丁路得先生(竟說路得是教主，可笑)不特不贊成農民對於壓迫階級的反抗，反要助資

本家張目罵農民爲瘋狗……哈哈！周其鑑，你曉得說這些話，你就要快快承認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是「主張反對資本主義的」了。因爲路得所罵爲「瘋狗」的農民，就是我前彙刊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第四段所稱「德國當十六世紀時死了五萬的基督教平民教會中復行浸禮的農民」（復行浸禮一作復行洗禮或復洗派）在本期（第二十一卷二十三合冊）與陳獨秀先生論基督教與基督教會一文所引，尤爲詳盡。今日的社會主義，當認這一班基督徒爲始祖。周其鑑除是不贊成社會主義，既贊成社會主義，就不應該再反對基督教。我不是說基督教的一切教會都知道實行社會主義，也不是說馬丁路得所提倡的新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他所以罵當日平民教會中復行浸禮的農民爲「瘋狗」者，祇因爲（一）改革之始，他尚有賴於政府的助力；（二）他未能將舊教的失真的洗禮改復其初，那農民又斷斷執聖經與他爭辯；——爲此二故，他就很恨惡那一班農民。俗語說：相罵沒好口，「瘋狗」兩個字，不怪得路得會加上那班農民的身上。就如我們是你所認爲「很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的那班農民的教會——浸禮會的信徒，將我們的本色說出來，糾正你們非基督教者說基督教是擁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謬誤，你且要罵我們是像瘋狗亂吠般亂鬧，何況路得。乃舊時路得所罵爲瘋狗的，是復行浸禮的教徒；你如今所罵爲瘋狗的，也恰是浸禮會的教徒；先後竟這樣的不約而同，也是一段異聞！但路得之罵，是因爲他當日的改革，祇知道復信仰之原，而沒

有復洗禮和基督的平民主義之原，尙是僅錯在改革得不澈底，你則連這點不澈底的知識也沒有夢見，徒竊十六世紀復行浸禮派信徒所行出來的『很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的緒餘，又拿來反攻他所服膺的基督教，就更鬧得沒譜了。我如今願凡屬基督的各公會，都有比路得尤澈底的改革，勿再學路得以『瘋狗』罵人，而寧爲路得所罵的『瘋狗』，並願周其鑑和一般與周其鑑同見解者，須知道十六世紀時『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爲路得所罵爲『瘋狗』的德國農民，就是當日最熱心又改革最澈底的基督教徒，也就是今日被你周其鑑所罵爲『瘋狗』者的母會的開山祖，由是以進窺能够叫牠『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基督教的義蘊，同變爲當日改革不澈底的路得所罵的『瘋狗』，也就是今日被你周其鑑所罵的『瘋狗』，就大家都同有澈底的覺悟了（亦鏡）

▲科倫布不是篤信上帝的教徒麼 近日非基督教的人，把歐西近數世紀的偉人哲士，都說他是反對基督教的。卽如尋獲美洲新大陸的科倫布，他們也說：『假使科倫布是個篤信上帝的教徒，新大陸怕不能卽發見於當時了。』不知科倫布航海西行，得至美洲大陸時，甫登岸，卽伏地多謝上帝；回時，又曾得一羣紅人信教，帶回祖國（意大利）受水禮；再往，又曾帶一班教士往宣福音；臨死，又曾遺囑提家產若干成爲教會用；這都詳細細載在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Article*

“Christopher Columbus”之內。倘若他不是篤信上帝的教徒，能够有這樣的舉動嗎？須知我們信

教不信教，是我們一己的自由，不應該以古名人之向背為轉移。科倫布是篤信上帝的教徒，與不是篤信上帝的教徒，於基督教並無關係。非基督教者說這些話，大約是以科倫布知道信畢達哥拉士的地體渾圖說，而悟出航海西行可以直到東方的印度，是有科學知識的人的事；基督教是反對科學的；教徒也絕對的沒的科學知識的；科倫布能够有這麼大的科學知識，不問可知他必不是基督教徒，故就不再去看他的歷史，直武斷說『假使科倫布是個篤信上帝的教徒，新大陸怕不能即發見於當時了。』既可以堅自己的不信之心，也可以借來搖奪既信者之志，非基督教者的見解，和他說這話的用意，不外如此。今查出科的歷史，乃恰恰與他所武斷的相反，不知他見着知不知道醜（亦鏡）

按西史通志歐人覓美洲記有云：『先是哀婁瑪叩著有一書……詳論中華可汗（可汗中國北胡尊稱天子之名，哀婁經其地，沿其音以著書）之才能與其富足，科倫布讀是書，因欲把救世之道至中華，進誨可汗與教其民同歸於真主……』觀於此，科倫布不獨是篤信上帝的教徒，且大類一個熱心傳教的教士了。

▲沒命的罵 武漢星期評論第四十二（四月廿九）四十四（五月十三）四十七（六月三）三號的專件載一篇『駁基督教徒底一封信』那封信是一個沒有署名的中國基督教徒四月六日在漢口寫給英文楚報於四月七日登出來的，這駁者也沒有署名，祇於題目下著『反基督教學生同盟武漢支部』

一行字。基督徒那封信詞氣很和平；駁者就一味咆哮，沒命的罵；而且有很多處是替歐美平民教會罵過去的『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即以教統政的天主教會和以政統教的皇室教會）很是好笑！例如說信教自由：他說：『這信教的自由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基督教醜歷史的證人，就是從前因為你們的基督教絕對的束縛了人的信仰和自由思想，一般有自由精神有理性的人們，用血與你底基督教奮鬥了掉換得來的。許多人的血由你們基督教底專制底下掉換得來的。這信教的自由的一句話，反面就有反對宗教的自由。你現在却忘記了你們基督教的醜歷史，只記得一句血換得來的信教的自由，想重復你們基督教從前的醜歷史，要借政治的權力來剝奪別人反對宗教的自由。』

……誰知『用血換信教自由的』一般有自由精神有理性的人們，就是當日的平民教會的基督徒。他是受『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束縛』，不是受基督教『束縛』。他是與『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奮鬥』，不是與基督教『奮鬥』。基督教沒有『專制』，『專制』祇『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之罪。信教自由，祇是要得着憑良心合聖經的信仰，不受『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用人立的苛條或政權干涉，並沒有『反對宗教的自由』在他的『反面』。他們當日所『反對』的，祇是『反對』『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並不是『反對宗教』。因為他們俱是很真心很熱心信宗教的人。比方復洗派反對以政權行教，反對戰爭，反對大地主，而根據基督平等

自由的真理以鼓動平民起而奮鬥，爲後來社會主義的鼻祖，勒哲威廉反對政教混合的國教會，渡美創政教分離制，（用血換信教自由，就是此類人。）你能說他是「反對宗教」麼？作此駁論者，只錯在認「制度」或「教會」爲宗教，故見人反對不合理的制度和專制的教會，就說人是「反對宗教」，這是他讀歷史欠分析的知識的緣故。須知道信教自由，是許人這樣信自由，那樣信也自由，即總總不信也聽他自由，總不容有些微「政治的權力」來相干涉之謂。「反對」如作此駁論者的反對，只可惜他不够眼光，教會與宗教分不清楚，宗教與教徒又不爲區別，例囚吞棗，教會或教徒個人的行爲之不對，統說宗教——基督教就是如此如此；好的，自己所崇拜的，如「用血換信教自由」的人，又不知道他就是基督教徒，出盡一身力替他吐氣，也說是「反對宗教」，未免太沒分曉。不然，這等駁論原是很有功於教會。但無論怎樣，不信宗教的，當然是有他的「反對宗教的自由」。用政治的權力來剝奪一層，這是政府的事；反對而能講理性，不越常軌，我相信政府必不來剝奪。若如前者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動輒說「掃除」說「決死戰」，鬧出禍來了，政府要作匪辦理，也是他的權責，不待基督教去借。基督教如我們這樣講自立講平民主義的，也斷斷不去借。但千萬莫要以自作之孽，自受自政府自動的干涉，也妄說是基督教「重復」他的什麼「從前的醜歷史」，「記着」（亦鏡）

▲越樽代俎 反基督教學生同盟武漢支部的駁基督教徒的一封信有說：「援救中國脫出現狀的

險地，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責任，只有我們中國人自己努力，不能希望別人來為我們越罇代俎，也不應該希望別人來為我們越罇代俎。『兩用』越罇代俎，不知這『越罇代俎』四字是怎樣解法？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後人古典主義的文字，引用此語，祇有簡而言之曰：『越俎代庖』，沒有說『越樽代俎』的。因為『樽俎』都是尸祝的職責所司，不是兩個不同職的人所分管，那有『越』代之可言？那駁基督教徒的一封信者，連這點常識也沒有，難怪他那篇文章的謬點層見疊出（亦鏡）

▲基督教是會變會迎合會投機會投降麼 凡是一個教，他的教必定是在教義，而不是在奉教的人。本來奉教的人，應該能表現所奉的教的教義，叫人見人如見教；但人是流動的，孔子說仁道，祇稱顏子能三月不違，其餘只日一至或月一至而已，基督教徒於基督教的教義，也大率是這樣。或且違反教義，比較的會離道更遠。例如基督本教人不可有君有大人；馬太二十之廿五至廿八本教人要天弄天吃不可蓄積資財；馬太六之十九至三十四本教人於學識宜兼容並包，叫他能够像一個家主由庫中出新舊之物；馬太十三之五十二乃後竟有人醉心強權，弄出個教皇來；弄出個帝王神權論來；弄出事上帝又事瑪門，以基督徒而成個大地主來；弄出個異端裁判所，禁人憑聖經信仰耶穌，並禁人發明新學理的惡制度來；這都是羅馬舊教教皇，和一般主教違反聖經的罪過。（故他不許人閱讀聖經）歷代已有人反對，而且這些反對的人

就是知道憑聖經信仰耶穌的人，也就是知道講科學哲學社會學……的人，十六世紀時，憑聖經闡明平等自由的真理，某記者認為『很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被沒有改革徹底的路得罵為『瘋狗』的復洗派，就是一個例。就沒有反對羅馬教，而能潛心科學……的，也大有其人。歌白尼以羅馬教教士而發明地繞日行的新理，科倫布以熱心傳教，信地圓說，而尋獲美洲新大陸，也就是一個例。而今能倡廢君權成平民政治，像美國那樣，人莫不知是由一般清教徒，因反對英國國教制，浮海渡美之所開闢。倡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也已有社會史證明是前數世紀根據聖經為教，不服『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的壓迫的農民之所為。這樣看起來，只有人會變，會迎合，會投機，會投降；基督教載在聖經的教義，是一成不變，萬古常新的。變與迎合與投機，祇是沒有純粹根據聖經為教的『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度的教會是有這樣的事實；基督教和純粹根據聖經為教的平民主義教會，斷斷乎不會這樣的。投降一層：祇有把沒有改革和沒有徹底改革的教會，以及向來反對基督教而以間接得着他的教理以自誇的人：一澈底改革，一澈底覺悟，來投降基督教和純粹根據聖經為教的平民主義教會；斷不會以基督教和純粹根據聖經為教的平民主義教會去投降世俗。反基督教學生同盟武漢支部駁基督教徒的一封信，內中有基督教『會變』、『會迎合』、『會投機』、『會投降』的一番辯論，都是替基督教和純粹根據聖經為教的平民主義教會警告『教國制』和『國教制』兩個制

度的教會的話，非不着基督教，要明白（亦鏡）

▲罵人骯髒東西底阮嘯仙 廣東非基督教學生同盟週刊第三號阮嘯仙——廣東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底學生——做一篇反駁本誌底文字，題目寫作不可理喻的真光雜誌底一班骯髒東西。文中罵人吃教，罵人不入基督教，就沒有飯吃，就活不成。又把人家底言論，割開截斷，以施其詭辯之術。這簡直是一篇全無理性底妄話；不過把他底「頑皮」「尖酸」「味良」「狂暴」都盡地暴發出來罷！

我們對於這種「不可理喻」底人，原應該用不屑教誨底方法來教誨他。但眼白白看見一個青年墮落到這般田地，不把他大聲喝醒，令他長過那非人底生活，講那沒理性底說話，也着實對他不住於心難過。

我今特老實向嘯仙說幾句：像你嘯仙這個人，現在實不配講社會主義？你會否想想你現在讀書所在底甲工學校是靠什麼款辦的？你每餐所吃底飯，是從何處來的？據報紙揭載貴校甲工底經費，是靠一種最骯髒的花捐維持的。你現在所吃那碗飯，就是由許多在人間地獄中最可憐底姊妹犧牲了伊們底人格掉換來的。我不知道你每餐吃飯底時候，一念及此，究竟生一種什麼感想？罵人「骯髒東西」這四個字，今謹鄭重璧還，請你悄悄地接受罷！

哦！我從此也知道你竭力反對基督教底緣故了！基督徒在廣州運動廢娼，真是你底致命傷呵！也

不怪得你底貴校長龍先生在報紙上大吹特吹非基督教了。

奉勸嘯仙先生：你如果不甘於長過那骯髒生活，就請你馬上跳出現在底學校，不然，也要盡你底能力贊助基督徒底廢娼勸運，能這樣做，纔不愧為一個「志士」或「新青年」呢！

我還有幾句話忠告你的：你底大文章，實在還脫不了有寫白字底笑話。如留聲機器誤作流聲，鷄肋誤作鷄筋。這兩個白字，照情理想來都斷不是手民之錯。不知是你底不仔細呢？還是真不懂呢？以後要作文章，請慎重些。（知白）

▲厚面皮的學生 廣東高師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期刊有一個蘇熊瑞先生做一篇忠告基督徒文特別用四號字刊出；大概這位大作家和他底盟友都以為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了。我看了之後，真佩服他底膽子大！尤佩服他底皮面厚！

他開首說『瑞謹以誠懇態度告基督教徒曰：基督教義博愛犧牲。噫嘻偽矣！所謂博愛，言而不行；有害無益，矛盾滋甚。所謂犧牲，欺人更甚。』有他這幾句話，就知道他於耶穌底言行，實在絕沒有研究過了。

尤其離奇的隨着又說：『君等須知，覽此新約，耶穌罪惡，揭露無遺。蔑視女性，人類之讎，患神經病，安可與儔。』我真不信這位蘇先生是會看過新約的。他如果看過新約，能够找出耶穌有一點罪惡，或

有一句蔑視女性底話，我即刻賞以千金呢！

隨着又說：『君等須知世界文明演進之階，曰神人我。迷信神教，愚拙之民，神民華胄，其無長昏！』益發可笑！我不知道蘇先生怎樣研究過世界文明，而謂『演進之階，曰神人我』，倒要請教請教。且既然以迷信神教爲愚拙之民，怎又說神明華胄（他們應該自稱爲高等猴子才合其所信）豈不也是迷信也是愚拙麼？蘇先生既隱然以智巧自居，請問你底科學智識是高到什麼程度，能够和『迷信神教』之愚拙之民一比較不？蘇先生究竟用一把怎樣的『量智尺』量過，敢這樣大膽說我們信有神的就是愚拙？據我所知廣東高師裏面底教務長，哲學主任，和很多教員，都是信神教的。蘇先生這樣大言不慚，『抑何面皮之厚耶？』

此外還有兩段，說來說去，無非是耶教與科學不兩立底妄話，本誌已駁過很多，我也不再批評了！
白知

▲慎重些好 廣東高師非基督教同盟期刊，余鳴鑾之非基督教論篇末有幾句話，說『嗚呼！以余清潔可貴之筆墨，誅此種無恥不德之妖徒，是猶以狐父之戈，下剛牛矢，誠爲不值。願誅邪殫惡，義豈容辭。關妖破迷，吾與有責，故不得不起而非之。』這些是什麼話！這何止是原道式的文字，簡直是罵街潑婦的頭腦了。但我們因此也就看見了你底人格了！咳！言爲心之聲，請你以後還是慎重些好！（知白）

▲真是迷懵到底嗎 我於駁綺園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文中，曾說過『人類底思想，感情，信仰，無論在

何時何地或任何政治制度之下，都應該有絕對的自由，而不容他方面底干涉。」這原本是很普通底政治原理，稍研究過政治的，都無不知道和承認。不料竟有一位阮嘯仙先生駁我說：「不准人民信仰上帝。」俄國已經實行了，一切牧師都沒有國家的糧吃了，羅綺園先生就是先告訴你們。」這真可謂迷懵之極了。

我今更不憚煩的告訴嘯仙先生：俄國自紅軍革命成功以後，誠然是把俄國向來最有勢力之希臘教推倒，誠然是不許傳教士吃國家底糧；但須知道俄國向來最有勢力之希臘教，是不特紅軍所反對，而且是真正基督徒所反對，恰如馬丁路得之反對羅馬教一樣。傳教士吃國家底糧，是不合理底事——只是教國制和國教制纔有這種惡例——我們復原派底傳教士，是沒有而且反對吃國家之糧的。俄國宗教中，本有稱爲「精神基督徒」(Spiritual Christian)一派——此派主張原始基督教(Primitive Christian)以精神的信仰爲指歸。如托爾斯泰卽屬此派者。現在底俄國止不過把僞基督教推翻，正給真基督教復興底機會，斷斷沒有「不准人民信上帝」底道理。

日本布施政治著勞農俄國的新政策篇第三章說：「李甯執政的當初，便高唱「人們祇各爲自己，惟神是爲大衆」的話兒。並主張要做新共產世界的人類，先要脫却所謂「他的東西」「你的東西」的舊思想，不論什麼事，都應該存着「我們大家的東西的觀念」以破壞所有慾的「人類心中的舊房

屋」爲急務。」（見東方雜誌十九卷七號）是紅軍底首領列甯也是信有神的人呢。

由此我們更可以知道想實行共產主義，一定要抑制或調節人類底佔有性。想抑制調節人類底佔有性，一定要灌輸以「神」底最高理想。謂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不兩立底話，不過是瞎說罷了。

嘯仙聽過我這番話，還是迷懵到底嗎？（均默）

▲好一位幫基督教罵教會的朴先生。今年非基督教風潮最劇烈的時候，我們得着一本小冊子叫做「我們爲什麼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是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所贈送的，內容共十四篇文章。前八篇與末一篇，已見先驅第四號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我們的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經把他列出來批評過了。中五篇，有一篇叫做「爲甚麼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是署單一個字的「朴」先生做的。他這篇文章，純是替基督教罵今日的教會。我的朋友黃有敢先生說：「好！他們非基督教像這樣非法，我們很歡迎！倘若他們肯辦一個報，期期有一兩篇這樣的文字，我願每月送一百幾十塊錢薪水給他，好叫我們教會知道警醒，知道改良。我也是這樣說。他那篇文章的警語是：

「我承認基督教有相當的價值。……我所反對的，不是宗教，亦不是基督教，乃是弄壞基督教，丟掉基督教真精神，利用基督教，假冒基督教的教會。……」

我說教會假冒基督教，弄壞基督教，這話被教會裏的神父牧師聽了，也許要號咷大哭，說我誣毀

了他們但是真正我誣讎了教會嗎？來吃教的神父牧師們，且聽我一言。

基督教的精神在什麼地方？是在於熱烈的愛，同體一致的平等。這種愛與平等是僅掛在嘴上的嗎？不是要把他實現在人類社會上的。對了，照這樣說來，基督教的社會觀，一定是一個相互扶助，相互友愛，而且平等無差別的人類團體了。

吃教的神父牧師們，張眼看看現在這樣的人類社會，任你如何大膽，敢說已合基督教社會觀嗎？敢說基督教的精神已遍布在這種社會裏了嗎？……

基督教的社會觀，是一個融融怡怡一體平等互相友愛的人類團體，現在的社會却怎樣？要把基督教的社會觀實現出來嗎？當然要把現在的社會根本改造過。……

吃教的神父牧師們，聽見了嗎？要實現基督教的社會觀，非根本改造現社會不可。不把現社會上私有土地礦山等生產要具的權利取消，使人人都同樣的要勞動，則階級永不會消滅。……一切悲慘事實永遠存在，更不用說甚麼互相友愛了。

實現基督教的社會觀，即在於根本改造現社會，但是你們這班吃教的神父牧師們，非但不想把現社會改造過，却還死命的抱住現社會，百計想法延長他的壽命。本來基督的教義，是平等，不許有甚麼階級，你們却拚死的保持階級。……非但不本着基督的教義想把他消滅，并且還幫助壓迫

階級摧殘被壓迫階級。

說我誣讒了你們嗎？且聽着！傳布偽的基督道德，叫被壓迫者俯首聽壓迫者的摧殘，絲毫不許反抗……我沒有工夫一件一件的數出來。總之，你們非但不想根本改造現社會，以實現基督教的社會觀，並且還極力維持現社會……真是罪不容誅。

吃教的神父牧師們，我真個誣讒你們了嗎？我說你們是假冒基督教，弄壞基督教，利用基督教，丟掉基督教的真精神，有半句虛語嗎？

這些話，都說得很對。而且這些話不但是幫基督教罵教會，并已幫基督教駁倒了非基督教和非宗教兩個同盟。因為他們通是拿基督教所有的好處，又正是他們所共同要求，惟基督教纔能應付他的，來非基督教，絕不知分別基督教與教會，應非的祇假冒基督教，弄壞基督教，利用基督教，丟掉基督教的真精神的教會，閉起眼睛，把教會與基督教併為一談，得讀朴先生此文，真是裨益他們不少。朴先生可算是深明基督教道理的人。但罵教會，朴先生還沒有怎樣在行，因為不本着基督教教義，求實現基督教的社會觀，以根本改造現社會，固是神父和牧師之罪，但他若真是吃教的，那配說這樣高深的道理？還恐怕連他自己所管理的教會，都會給他弄糟哩！我知道神父牧師們，一定有很多真正知道謀根本改造現社會，以實現基督教的社會觀的在這個世界；下劣如本期王治心先生那篇打破教閥的文章

所述的，也還不知道幾多。我覺得王治心先生那篇文章，很有貢獻於幫基督教罵教會的人們。朴先生得着來讀，他罵教會的資料，一定會更加豐富；而如王先生所說的教會的改進的途，更有希望了。

末了我有幾句話要忠告朴先生：你這篇文章，是爲着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作的。開口就說『這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聚了幾千吃教的青年，在北京開大會』。又說『這次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如果真是基督教學生的大會，我決不反對；我所以反對，只因他們是教會所豢養的學生的大會，換句話說：這次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是假冒基督教的教會所豢養的學生大會；他們的目的，是在於擴張教會的勢力，引誘青年入他們的迷魂陣，所以非反對不可』。這些話，我未免嫌朴先生說得太早一些。因爲他們在北京開大會，是要到四月四日纔開場；你這篇文章是那一個月那一天作的，我不得而知；但載有這一篇文章在內的那一本小冊子，書皮上印了有『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日』一行小字，不問可知朴先生這篇文章是在那大會前一二十天作的了。既是在大會前一二十天作的，怎能懸斷那赴會的基督教學生都是吃教的青年，都是教會所豢養的學生，并是假冒基督教的教會所豢養的學生？教會中有不吃教的，并有非假冒基督教的教會，朴先生知道嗎？何不緩一些兒，到他開會時，進去調查一回，看他說的話是怎樣，做的工夫是怎樣，然後下斷語。咳！朴先生，你知道了沒有？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正是你所說的真的基督教學生，你所決不反對的哩。（亦鏡）

▲廣東非基督教大本營羣報之停版原因 廣東羣報爲非基督教風潮之大本營，經紀本誌。記者於續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之隨感錄中，曾做一篇哀廣東某報，亦即對該報而發，冀其閱後有所覺悟。不意該報竟突於此次廣東政潮中（新歷七月初）宣告停版，短命以死。亦一大可注意之事也。茲特將其停版原因，調查紀錄如下。據該報停版宣言，大意謂：該報組織之初，原欲於社會、政治、勞工、學生各方面有所輔助。不期事與愿違，出版兩年，曾不能覩絲毫之效。社會已屈入窳窳之時，深媿無術挽救，故暫停版云云。但知其內幕者，則謂此不過說得好聽底話；其實該報雖自視清高，而向來乃賴某軍閥每月數百金之津貼，今因政變停給，而出紙復少，遂致不能支持。尤恐其所戴軍閥失勢，難保不因平日持論欠公，危及生命。故爲後日計，迫於場合，此乃真實情況。更有一重大原因，則以該報主幹陳某去年由當道委任宣講員養成所所長，上台以後，即援引一般自命社會黨人分任教職，盤踞要津，彼輩月入不菲，既足維持生活，遂各在其機關報擔任義務編輯撰述，以鼓吹其狂悖思想，復於所內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社會上興風作浪，已久爲社會人士所側目。羣報之所以日有非教言論發表，即由彼輩作祟。近日陳某運動得官費渡美留學，告辭宣講員養成所所長職，薦其黨人某氏承乏。惟教育委員會會長陳宗嶽不允所請，改委黃霖生接任。委狀發後，一班舊日職員本欲聯絡學生，簽名反對，但卒無效。各舊人遂不安於位，紛紛他去。黃氏上場後，見所內附設之社會主義青年團，所定演講題目，大半係反對基督

教者，深致不滿。以該所係由政府撥款辦理，原期造就各學員畢業後赴各縣擔任演講，以灌輸常識於國民，何得借此公地專以反對國家所承認之一種正常宗教，遂毅然不准彼輩仍在校內有此越軌舉動，該團乃無形解散。因是羣報亦受此影響，無人維持，不得不宣告停版云。（知白投）

附錄

好一位「通人」

梁宗岱

——答非基督教同盟週刊振新先生的教會學校——

一個非基督徒執筆來寫反駁「非基督教同盟」的文字，看官們或者以為很希奇的；一個非基督徒執筆來反駁一篇自尊自大，目空一切，而其實毫無學識和理性的「非基督教同盟」的分子的文字，看官們或者更要驚奇了不得了！不錯呵！像那樣「搖旗吶喊」的文字，既不切一點實際，又徒有「無理性」的謾罵，實在無一駁之必要，實在無一顧的價值的！不過小子覺得寫那篇文字的人太墮落了，太荒唐了，倘不明明白白的教訓他一番，恐怕他要永遠沉淪於迷惘之淵，終古以為自己是全世界寫本國文字講本國言語最通的人！小子實在恐怕陷於「見危不救」的罪，所以才不惜犧牲一兩點鐘的工

夫來和他說個端詳。

把一萬幾千個學生，正在大學中學或小學念書的，都當作『一個個不知什麼東西，非驢非馬，連對於本國文字，語言，寫不通，講又不通，』恐怕舉古今中外的大文豪大演說家，也沒有誰敢出這話。有之，要算那標點符號弄不清的白話文大家，全國最通的文豪演說家，寫又通，講又通的，（老鼠跌落天秤的）振新通人的教會學校破天荒了。

振新通人的教會學校分三段。一二兩段是說及『基督教徒』和『教會學校是製造基督教徒的大工廠』的。我不是基督徒，姑且不去理他，也不必理他。現在我們且看那第三段所說的。

『教會學校的學生，大概多是膏梁執袴的子弟，因為他們的父兄，被誘了入教，漸漸和教士牧師「冶化一爐」可憐這班學生，也給他們的父兄做「應酬品」送入教會的學校裏去念書，淘成一個不知什麼東西非驢非馬連對於本國的文字，語言，寫不通，講又不通。教會的學生們，我是可憐你們！你們固是優秀學子，你們的身體固是父兄生養的，你們的精神却是自己的，你們自己可以有種種的自由，教會學校的不奉教的，我固是欽敬他們，那般奉教的，而能「返想自新」我更欽敬呵！』

以上一撇一畫一點也照原文抄下來的。讀者不要把這段文字和點句法輕輕的看過，因為『自

號通人」的大文章斷斷不容輕輕看過的。我們應該要一點，一撇，一畫，也細細的咀嚼一番才是。但要請這位大通人允許我問他幾句：這一段的標點符號太凌亂了，簡直分不出那裏是一句，或半句，或點；換一句話說，就是連句號分號點號也分不清楚。而其中「陶養」那個「陶」字又寫作「淘汰」的「淘」字。不知是這位通人自矜淵博，特地弄得愉快迷離，使我們這些「不通」的教會學生，看了莫名其妙呢？還是通了的人，不必拘拘於用字和點句呢？還是他覺得我們習用的不通，要把我們所習用的改到通處，給我們這些「不知什麼東西」的教會學生教法呢？我要問問這位自號的「跌落天秤的老鼠」的大通人！

好閒話少講，我且鄭重的對你說幾句話罷，寫通講又通的振新通人！

我們同學的父兄，多數是不奉教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進教會學校念書，是因為我們覺得教會學校的學生，正如陳獨秀先生所說，對於社會服務，接近社會，及紀律的衛生的訓練這幾點，實在比較你們好得多，而科學人格學風生活，也比較你們高尚得多，才很甘心很情願的進來的。我們所求的真理，所學的學術，所努力去做的是人格。我們相信我們沒有瞎鬧之弊，我們相信沒有打牌賭博嫖私娼之弊。（我也有朋友在官立學校念過書，我也曾經受過那腐敗的教育；你們的內容我知的清楚了。）我們相信我們在社會上很能自立的，我們相信我們都是堂堂底一個人，決不乞憐於誰，更必不

乞憐於一個自憐不暇的通人。我們却要可憐你在那黑暗的學校裏討活而不知，可憐你無學識的自尊自大，可憐你無理性的蛋婦般不切實際的瞎鬧，可憐你墮落！我們不是優秀的學子，我們只是一個平平常常要求學問的學生。我們久已知道我們的精神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決不要你在那兒阿諛諂媚。我們自己很有種種的自由，所以我們雖是非基督徒，也可以在教會學校優遊自在的求學，毫無阻礙的發展我們的個性。我們不信教是我們自己的意志，我們決不敢領受你『欽敬』的厚意盛情；他們信教的，也是他們自己的意志，他們也決不肯舍棄他們的信仰而領受你的『更欽敬』的更厚意更盛情。

最後，我還要無以無限的敬意警告你幾句：你要是真的想罵教會學校，就請你先平心靜氣的慢慢的研究比較一番，再執筆來出風頭未遲。要是想指摘別人的不通，請你自己再做幾年文字的工夫，多寫禿一百幾十枝毛筆，多讀爛一百幾十本書，再來鬧過未遲。現在呢，別獻醜了。還不如藏藏拙罷！還不如藏藏拙罷！

一九二二、六、十六、於培正。

快人快語

一個人對黃有敢君說：你們的教會學校，的確是辦得好了，外面的的確是趕不上；但有一件討厭

要叫學生讀聖經。黃君說：正因為他知道讀聖經，纔辦得那麼好；你們外面的趕不上，就是欠缺這一點。黃君又嘗對報界的朋友說：我們教會要趕急辦個日報，報界的朋友說：你們辦報，不講耶穌就可；若講耶穌，我恐怕只你教會內個幾人看，外面人是不喜歡看的。黃君說：什麼話？我們教會那一次佈道，不是講給外面人聽的。若只講給教會內人聽，教會早已滅亡了，人數還會年年加多麼？辦報亦然，只愁我辦得不好，不愁外面人不喜歡看。

非宗教的人，多說人信有上帝爲愚。張立才君指案頭的茶壺對他說：比方這一個茶壺，有兩個人站在遠處觀看，一個說壺內有茶，一個說沒有，兩個都未經揭開茶壺蓋看過，說無的怎能笑信有的爲愚，而誇自己斷他爲無的是智呢？

某報的記者說：教會中人說什麼他都是醒的；一說到宗教他就迷了。梁均賦君說：某報的記者說什麼他都內行；一說到宗教，他就外行了。

你們或以爲樹好，果子也好，或以爲樹壞，果子也壞，因爲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樹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好話來呢？因爲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善人從他的善庫裏，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的惡庫裏，就發出惡來。（馬太第十二章三三至三五）

編餘贅錄一（錄自前編彙刊首）

非基督教同盟運動，是以能打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爲目的，而不知彼自四月四日至九日，竟獲安然在該校開會，不受些微影響。且據報章所載，彼開會時所討論，遇關於資本制度一項，且力斥其罪惡，謂宜本基督之教義以改革之。而四月廿五夕，此同盟之一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瓦加利氏，在廣州青年會演說，亦是持此論調。作非教運動諸君，動斥基督教擁護資本主義爲外國資本家經濟侵略之先鋒隊，倘仍有差惡之良，不知其對此作何感想！

又廿六夕，法國代表畢琦蘭女士，演說歐戰後之基督教，英國代表楊教授，演說基督教與科學，亦皆與非教者基督教在歐洲已無立足之地，基督教是科學之仇敵之言，完全相反，亦不知其對此作何感想！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又曰，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作非教運動者之對於衆惡之基督教，非但不加察，非但不知其美，且舉全世界至大之罪惡，又爲基督教所絕對反對者，強以加諸基督教之身，此豈能損基督教毫末，適自明其爲不智及不道德之人而已！

又據報載：有基督徒郭維岳等四人，被人假其名字，發出一非宗教通電，登廣州某某等報，郭去函

力辯其誣，請照更正，竟置不理。（見四月廿五日現象報）非宗教者之鬼賊伎倆至此甚，其人格何如，概可想見！

某某等報又載：廣東基督教學生，將於四月四日開一同盟大會，以響應北京；及四日早又發表一段新聞，謂基督教學生，因畏非教者之勢，已將其四日開會之議取消矣；以此等毫無影響之事，竟言之鑿鑿如是，某某等報之價值何如，又概可想見！

本雜誌編首，向必冠以一二張電版圖書。此期無適宜者。滿擬彼廢教大巡遊實行，攜攝影具在馬路旁高處，於其行過時，攝得十數幅製版印編首，必大足為本彙刊生色。以其中必有某校某校請願廢教旗幟，及化裝教士教徒等醜態，如其蠱心所想像者，點綴於巡行隊裏；傳示中外，甚堪為廣東非宗教學生之知識之德作一永遠之紀念也。誰知至今仍未見舉行，頃聞俟五四五七始舉行，則已遲矣。

編內所引陳獨秀語，祇其當日所為文中之可採處，其全文（基督教與中國人）我經於前三年在本誌詳加批評，非謂其全部之皆當也。至其今日之態度何若，則有其前言可以自鏡，吾弗暇問。

周作人君等五人主張信教自由宣言發表後，除李石曾王星拱等之反響已略誌本刊外，尤無理是玄廬之質問（見上海民國日報四月十一日之覺悟）全篇俱怪其反對反對宗教，而不言其祇不贊成挑戰的反對宗教，此種詭辯，真不值一哂。（經透駁，再版日注）一九二二、四二九

一、記者向極崇拜吾國內有名學者。以爲彼雖不識教理，彼之他種學問與彼之人格，固足以爲人師也。而孰知一自有非宗教風潮發生，竟自將其蘊暴露無餘，雖欲爲之諱而不能。可嘆！

一、記者向自知學識謙陋，不敢輕易與有學之人聘辯。雖三十年來，在桂粵港汕等處，亦常常有辯道之著作；祇不過與一般知識比我尤低下者周旋耳。學養深純，羣推爲智識界泰斗之士，固望之如在天，而彼亦斷無鹵莽滅裂之毀教言論，惹我與辯也。誰知竟不然。興華報記者李逢謙先生曰：『我看今天的中國人，與二十年前的中國人，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與充走卒販夫的中國人，知識都在一個水平線上。』則我亦遂不得不視彼與一般知識比我尤低下者齊等，而出而糾正其謬誤矣。

一、對教觀察，日本人分別得最清晰。其所論著，往往解以『教國』『國教』『公認教』『齊民教』等名號，分稱意英德美等國之教制。間有所評論，除年少識穉如幸德秋水一流人物外，鮮有『時代錯誤』『張冠李戴』之謬說貽笑識者者。中國則一例囹圄吞棗，不問其是歷史上過去之事，今日已無；或某會中一會獨有之事，他會則否；或古今中外各教會所皆無之事，純由忌者之捏造；統以加諸今日基督教及基督教會之上，毫無分別，亦毫不加察。試一取日本知識階級之對教態度與相較，欲不目中國一般學界領袖之尙是穉子，得乎！

一、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本為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而起。今據彼同盟中領袖張國華來函所附徵求同志啓，已不要「學生」字，而但曰「非基督教同盟」矣。啓內亦不曰「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無端集合於我弱國之首都」，而曰「我國人民不知不覺墮入其彀中者幾垂百年」矣。此是否因獲讀我前號彙刊，而覺悟其前言之誤，不得而知；而其前同盟之失敗，則固已以此一啓而畢露。嗚呼！既不是非「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之學生，則既去「學生」矣，曷不并「同盟」而亦去之乎。

▲正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14	五	廿	門	們
17	七	十七八	敵仇	仇敵
19	三	廿八	議	義
23	十三	十八九	外域	域外
24	十	四	又	文
26	十三	四	歲	級
全上	全上	廿九	担	拒
27	十一	廿八	驅	驅
29	三	五	母	母
全上	四	四	母	母
33	五	卅國字下	』	』
35	七	十七	都	也

頁	行	字	誤	正
35	九	四	都	也
39	十四	卅二	己	巳
40	四	廿八九	青的	的青
41	二	二三	會集	聚會
全上	三	一二	會集	會
42	十	十五	對	
44	五	一	』	』
45	三	廿一	』	』
全上	九	九	』	』
46	八	廿三四	自己	巳
全上	十一	十二	都	也
47	四	六	抑	仰
52	九	二	難	得

60 五 十九 都 也
 62 十二 廿七 我 你
 81 六 五 力 方
 全上 十二 七 「
 83 七 五 道 道
 89 五 十九 寶 寶
 98 四 十一 步 少
 99 八 廿一 士 士
 103 十一 十三 看 閱
 106 五 卅四 生 學
 108 二 十九 幾 衍
 111 二 十五 平 年
 118 五 一 不 衍
 121 二 廿七 都 也

137 五 十二 點 些
 157 十二 十二 量 最
 165 六 十九 這 那
 全上 十一 廿五 「
 172 三 卅三 旅 施
 180 十 十五 蔣 蔡
 全上 十二 一 空 間
 187 十 廿三 請下脫 五
 189 十二 十七 們下脫 局外
 192 七 八九 於害 害於
 194 九 十二 格下脫 爾旨得成
 197 十二 十三 殺 散
 200 八 廿六 徵 徵
 208 一 十四 他 說他

212	十三	廿一	難	雖
226	三	十五	遺	遣
234	十	十四	輿	與
239	五	十四	教	穌
248	五	廿四	昧	味
249	五	四	土	士
252	十三	廿八	第	第
261	六	六七	死	一死
262	十三	十一	對	衍
266	五	十五	的下脫	譬
296	一	十七	面	而
298	五	卅四	以下脫	爲
318	七	七	問	聞
320	四	廿五	州	川

322	一	廿四	兢	進
330	一	三十	學	表
336	十三	九	撤	撒
337	一	十	墜	堅
全上	八	十一	同	問
350	九	十三	是	衍
352	九	十一	皮面	面皮
353	二	卅	民	明
全上	十四	十六	輿	與
360	三	八	教	散

此外圈點之誤不備正



A541 212 0020 15708



Sept. 20, 1927. 3000

批評非基督之言論全集編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眞光雜誌社

上海北四川路Y十六號

印刷者 中華浸會書局

上海北四川路Y十六號

發行所 中華浸會書局

廣州西堤

分售處 南華基督教圖書館

No. 336. Answering Attacks Upon Christianity
Price, Forty Cents Per copy.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Shanghai.

